武俠世界

奪命忘情　（新派俠情倫理恩仇錄）吳道子●著

沒有人知道冷忘情這個人從何而來，只知道他要忘情，他要奪命！沒有人知道他要忘甚麼情，但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已奪去不少白道中人之命。於是，有人懸紅黃金萬両，購買他的人頭！武林六大頂尖高手，齊齊出動，要找冷忘情，他能夠應付嗎？



第30年

5

革新號

$ 8.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奪命忘情」是吳道子先生又一佳作，冷星堡遭到血腥的屠殺，全堡三十餘人口死於非命，堡主冷飛雲運起龜息大法假死，才逃過這一劫難，但他的面龐也因此而變得醜陋萬分。此後，他幪着臉以冷忘情的名字出現在江湖，他要報仇雪恨，他要把毀家滅族的仇人置諸死地……故事情節曲折迂迴，道出了危機重重的江湖上你虞我詐的人性心理，更有一段旖旎纏綿，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深受廣大民衆喜愛的文學作品，今期刋出的「宋江被害」，更有一段精彩緊張的情節。

蕭玉寒先生所撰寫「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之「虹珠寶地」今期繼續刋出，喜讀蕭先生之作的朋友請勿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長風破浪」，唐山幫正面臨危機，幫主張一滄派女兒張京京到中原請柳花花來幫忙，張京京如何請柳花花來呢？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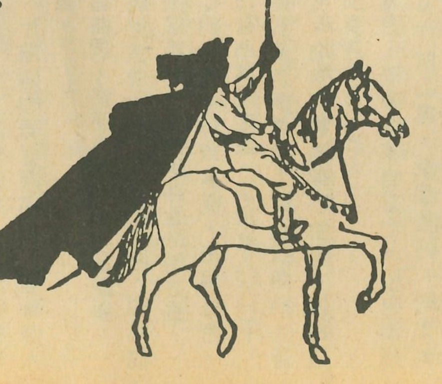
第30年

第5期

（總號 150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出版社精選介紹

借屍還魂——黃鷹著



流氓雷老大不甘被方鵬壞其行劫酒家事件，利用茅山術驅屍法設陷阱誘方鵬比武，豈料自己却墮陷阱枉死……

方鵬父親剛氣絶身亡，被雷老大鬼魂苦纏的茅山師便替他借方父屍還魂……

每本港幣＄18.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新派俠情倫理恩仇錄／吳道子・文

可飛・圖

奪命忘情

冷漠無情　熱誠化解

斷腸曲，是一闋琴譜，一曲斷腸。

奪命劍，是一套劍法，一招奪命。

提着琴的，是一個十二三歲之小童。他的名字很簡單，叫作琴僮。

捧着劍的，也是個十二三歲之小童，他的名字是劍僮。

琴僮和劍僮的樣貌，生得一模一樣。

琴僮和劍僮的衣着，也是一模一樣。

唯一不同之處，是他們手中的東西。

琴僮及劍僮長得活潑可愛，但沒有一個江湖人願意看見他們。

因爲琴僮和劍僮出現時，通常都象徵着死亡。

殺人的，不是琴僮，也不是劍僮。

琴僮不曾彈過琴。

劍僮不曾拔過劍。

彈琴，拔劍，以及殺人的都是同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做忘情。琴僮和劍僮都稱呼他做公子。

江湖中的人叫他做三不懂公子。

甚麼三不懂？那便是：不懂得笑、不懂得哭，也不懂得說話。

說實在的，天下間又有多少人懂得笑、懂得哭和懂得說話？

懂得在適當的時候笑是一種學問。

懂得在適當的環境之下哭更不簡單。

懂得在適當的場合裏說着適當的話簡直難乎其難。

忘情爲甚麼不笑？是否因爲這天下間已無值他一笑之事物？

忘情爲甚麼不哭？是否因爲他感情早已痲木，再也沒有眼淚可流？

忘情爲甚麼不說話？是否他認爲世間已無可說眞話的對象？或是他認爲行動比說話來得實際？

這些答案只有忘情自己才知道。

忘情的臉上，永遠是那般冷冰冰的，毫無喜、怒、憂、懼、愛、惡、慾；因爲他臉上永遠都戴着一副蒼白的人皮面具。

有很多人，要把忘情的腦袋劈掉，要把他的胸膛破開；看看他究竟有沒有心臟，看看他的血是否紅色的，看看他的血是否也是冷冰冰的。

只可惜，有着這些念頭的人都失望了，他們永遠都沒有機會知道答案，只有依靠他們的親友在日後祭奠他們時說出來，若果他們能夠聽見的話。

有一個人，有着更大的念頭。

她要把這座冰山劈開，她要把戴在忘情臉上的面具撕掉，她更要把忘情的樊籬擊散。

只可惜，她沒有機會遇上忘情。她的名字叫做雙雙。

提起鳳雙雙，江湖中無人不識。

因爲她是武林第一美人，因爲她不但艷如桃李，更是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雙雙、忘情是活在不同世界的人。

雙雙心裏有的是熱情，她要把冰山溶化。

忘情心裏有的是……他要……

× × ×

山西、太原、馬家莊。

莊主馬行空，一柄厚背九環金力，兩隻鴛鴦鐵膽，享譽江湖數十年。

今天是馬莊主六十大壽，亦是馬莊主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的大日子。

馬家莊內，人頭湧湧，嘉賓雲集。

大廳之中，喜氣洋洋，八音齊鳴。

鑼鼓之聲突然停下，賓客之交談聲亦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清脆的琴音，一片幽傷的琴音深深地竄進每個人心坎裏。

這曲調，在座也有不少人曾聽過。

聽過這曲的人都靜坐不動，因爲他們知道這是唯一能夠保存性命的方法。

他們也知道毋須驚慌，毋須逃跑，雖然這首曲奏過之後，定會有人死亡。

這首便是斷腸曲！聽過這曲的人若然不死，日後再聽時便不會死，因爲這曲之演奏對象另有別人。

當然，若有人不自量力，强自出頭，或是作賊心虛，企圖逃跑，則當別論。

一曲過後，大廳中步進三個人，一個白衣人和兩個小童。

兩個小童，一個捧琴，一個捧劍，分立白衣人兩側。白衣人把手輕輕一揮，琴僮的聲音不大，卻使大廳裏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一字一字道：「我家公子說，以前曾聽過斷腸曲的朋友，可以離開了。」

大廳裏的人，面面相對。

終於，一個中年壯漢排衆而出，走到白衣人身前，拱手一禮：「忘情公子，在下告辭。」忘情公子只點頭回禮。

「盧大俠請！」琴僮一口便道破中年壯漢之身份。

轉眼間，大廳中，少了二十多人。

每個離開的人，琴僮都能夠說出名字，沒有聽過此曲的人那敢冒充？

馬行空身爲主人，看見如斯情況，心中自然大怒。

只是，人的名，樹的影，在沒有弄清楚忘情的來意之前，他實在不敢輕舉妄動。

死在忘情劍下的高手，實在太多了，誰敢無緣無故去招惹這煞星？

主動去招惹這煞星的，只有三種人：第一種是血氣方剛，不計後果的人；第二種是不知天高地厚、急欲成名的人；第三種是自命俠義、要替天行道的人。

馬行空並不是其中之一種人，所以他只有啞忍，啞忍着忘情喧賓奪主，趕走他的賓客。

劍僮開口了：「各位武林同道，我家公子有件私事，要在此間與馬莊主了斷。如欲置身事外之同道，可現在離開，亦可靜坐不動。爲友爲敵，悉隨尊意。」

大廳中，登時走掉了一半人。

馬行空再也忍耐不住：「忘情，你可不要忘記這裏是馬家莊，那容你在此撒野？」

琴僮毫不理會：「留在此間的，只要

靜坐不動，我家公子仍以朋友看待，若稍有異動，可能招致誤傷，請各位留意。」

馬行空咆哮着：「忘情小子，你難道是聾的，你沒有聽見老夫的話嗎？」

忘情仍然是冷冷地站在原處，不見有任何動作，也不作任何表示。

琴僮從懷中取出一張字條，順手一扔，字條徐徐下降。

那份內功，那份力勁，在場各人無不駭然。琴僮的功力已是如此，那忘情豈不是……

「馬莊主，我家公子最痛恨用毒之人，所以請你放心。」琴僮似是看穿馬行空之心意。

馬行空那能示弱，伸手接下。

字條上只寫着六個字：「金陵城，中秋夜。」無頭無尾，不知是甚麼意思。

但是，馬行空一看之下，臉色卻大變。

他仰天長笑：「要來的，終須會來。姓冷的，你要怎樣了斷？」忘情原來是姓冷的。

琴僮代忘情回答：「馬莊主，我家公子一向之規矩，除正主外，其他的人一概不予傷害，自尋死路者例外。羣毆獨鬥，悉隨尊便！」

「好，冷忘情，可否讓老夫交代數言？」

冷忘情點點頭。

他的眼神是如此的冷漠，他的動作是如此的簡單。然而，他的冷漠眼神及簡單動作卻散發出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殺氣，令人不敢正視。

「各位武林同道，承蒙各位蒞臨敝莊，馬某人不勝榮幸。馬某多年前犯下大錯，致日夕備受良心譴責。今日債主臨門，馬某自當一力承擔。各位同道友好，萬勿插手，否則馬某內咎更深，請各位念在多年交情，成全馬某！」

馬行空從身後莊丁手中，接過厚背九環金刀，大步走向冷忘情。

「爹！」一條纖纖的小人影衝了出來。

「你跑出來幹甚麼，滾回去！」馬行空大喝。

「爹，讓女兒替你出戰！」

「胡說，這是爹自己的事，別人怎能代替？何況，若妳出手，定無生機，妳還是聽爹的話，回到後間去！」

「不，我便是死，也不回後間！爹，讓我先上吧！」轉向冷忘情：「冷忘情，父過子代，我代父與你一了恩仇，你可接受？」

冷忘情搖頭。

「翩翩，」馬行空一把捉住撲向冷忘情的女兒：「不要胡鬧，妳難道忍心讓馬家無後？爹求求妳，回去吧！」

馬翩翩堅決地搖頭。

「冷忘情，我爹年紀已老，求你放過他吧！我願意為奴為婢，服侍你一輩子！」

「翩翩，妳……」馬行空臉色鐵青。

「冷公子，我求求你，讓我替爹受死吧！冷公子，只要你放過……」馬翩翩還沒說完，馬行空已忍無可忍，把她點了穴道。

「翩翩，妳怎能這樣壞了爹的名頭，爹怎能卑躬屈節，忍辱偷生？妳好好的聽着，不論爹有任何事發生，妳都不准為爹報仇，否則妳便不是馬家的女兒！」

翩翩不能動彈，只有聽的份兒。

兩行清淚，已順腮而下。

冷忘情看在眼裏，無動於衷。

馬行空向女兒投過一眼後，把她交給莊裏下人。

冷忘情白晰的手，從衣袖裡伸出。

他的手指，修長而有力，是用劍的首選。

他的眼神，清晰而堅定，是信心的表現。

琴僮已把劍交到他的手中。

冷忘情紋風不動，凝視着馬行空。

劍僮、琴僮齊齊後退丈餘。

馬行空握着刀柄的手，不由自主的顫抖着，他的掌心開始冒汗。

他知道只要刀一出鞘，一切便會過去。

他知道死對於他，是一種解脫。

他對死已毫不恐懼，畢竟他已活了六十年。但是為甚麼會顫抖？他不明白。

他對女兒的安全，毫不擔心，因為冷忘情曾表示不會傷害她。但是為甚麼掌心仍在冒汗？他希望有人能告訴他原因。

「拔刀吧，快點拔刀吧，人頭落地，只碗大疤口，怕甚麼？」他告訴自己。

「拔刀吧，快點拔刀吧！冷忘情的劍，快而利，絕對不會有痛楚的！一切很快便會過去！」只是他的手卻不聽使喚。

終於，馬行空大喝：「我來了！」

厚背金刀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直劈向冷忘情。沒有人見過這捨命的招式。

冷忘情仍然是紋風不動，只是，他的眼裏，閃過一絲異采。

他的長劍終於出鞘，青虹只是閃了一閃，便已消失。

沒有預期的慘叫聲，只有一聲悶哼。

沒有預期的鮮血四濺，只有滴滴血漬。

馬行空的頭顱仍然在他的脖子上。

冷忘情當然仍屹立場中。

一招之下，勝負立分。

冷忘情轉過身，往廳外走。

全場鴉雀無聲，只有馬行空急促的呼吸聲。

琴僮的聲音打破了沉寂：「有緣聽過斷腸曲的朋友，他日有機會重聽時，可享有優先離開現場的權利。相逢時，只要各位不含敵意，我家公子絕不加害。」

兩小身形一閃，已失去踪影。

地面上，留下了一柄金刀，一柄斷為九截的金刀，每截都附着一個金環。

馬行空仍然呆站在原處，鮮血仍不停地從他手上滴下。

他的手已停止了顫抖，他的掌心亦停止了冒汗。只是他的手，他持刀的手，已少了一隻拇指。

他知道今後再也不能用刀；他對此毫不關心，因為他本已打算不再用刀。

他開始覺得頭頂上有陣陣涼快的感覺，他也毫不痛心，因為失掉的髮髻已代替他的頭顱。頭髮不見了，很快會重新長出來，頭顱不見了，最快也得等待十八年。

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誰敢保証？

「各位，從今天開始，馬行空已死。各位請回！」他的聲音變了，變得連他自己也認不出來。

「爹！」馬翩翩撲進他的懷抱，他覺得父女兩人從來沒有如此接近過！

× × ×

「公子，為甚麼不把馬行空殺死？」

「劍僮，馬行空已死了！」冷忘情原來不是啞巴。

「怎麼會呢？公子那劍分明只削掉他一隻拇指和頭上髮髻！」

「在馬行空拔刀衝向我那一刹那，他已死掉，是他自己殺死自己的。」

「公子，我不明白。」

「他那一刀，看似兇狠，實則半點威力也沒有，任何一個人，都能輕易把他殺死！」

「他是自殺？」

「是的，這是自殺，但是他提不起勇氣向自己脖子一砍，便希望我的劍能給他一個大解脫。」

「馬行空為何要如此？他大可與公子一拚死活的啊，說不定還有一綫生機。」

「一個尚有良知的人，犯了無可挽回的錯後，日夕都會受到良心譴責，那種無形的壓力，實在比死還要難受，所以馬行空選擇了這條路。我本該成全他的……」

「公子為何不成全他？」

「因為他有一個好女兒，只好讓他多受一點苦。但願他明瞭我那一劍的意思，這樣便會好過一點。」誰會相信這句話出自冷忘情之口？誰說冷忘情冷酷無情？

× × ×

能接下奪命劍一招，這人便可以不死。

聽過斷腸曲一遍，再聽時也定能安然無事。

這是冷忘情的作風，每個江湖人都知道。

聽過斷腸曲一遍、兩遍，甚至三遍、四遍的人實在不少。

能接下奪命劍招的例子，却沒有人聽過。

山西太原馬家莊莊主馬行空是第一個。

鳳雙雙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與死在冷忘情劍下的高手比較，馬行空之武功實在不值一哂。

冷忘情既然可以把馬行空之髮髻削掉，要削掉他的腦袋，實在是輕而易舉。

冷忘情這一等一的劍手，出劍絕不會有半點偏差，何況是數寸的差距！

唯一的解釋是，冷忘情手下留情。

鳳雙雙嘴角泛起一絲笑意。

冰山已有了一道裂痕，順着這道裂痕，不難把這座冰山劈開。

她收拾行裝，前住山西太原。

要找尋裂痕所在，首先要知道究竟是甚麼東西能令冷忘情的奪命劍偏差了數寸。

× × ×

馬家莊改了名，叫做「毋忘情」山莊。

馬行空也改了名，叫做馬空。

鳳雙雙雖然是武林第一美女，但馬空卻不願接見。

愛美是女子之天性，馬翩翩卻堅持父親接見鳳雙雙，因為她要看看這武林第一美女的廬山眞面目！

馬翩翩不但看見鳳雙雙容貌之美，更看到她那熱情誠懇之美。

在鳳雙雙身前，她覺得自慚形穢。

冷忘情殺人，有主動，亦有被動。

他主動殺人時，必定先演奏一趟斷腸曲。

斷腸曲一共在江湖出現了五遍，換言之，他主動要殺的人，已知的共有五個。

實際上，死在他劍下的人卻遠遠超出五個之數，只因世間上，有着很多好管閑事的人。

煩惱皆因強出頭，不該死的人，死了數十個。應該死的，卻只死了四個。

應該死的人中，有一個人沒有死。

這個人便是馬家莊莊主馬行空。

鳳雙雙來找馬行空之目的，是要知道冷忘情為何不殺馬行空。

她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要知道冷忘情為何要殺馬行空。

有人認為冷忘情是一個心理變態的殺人狂，喜歡把別人的喜事變成喪事。

因為斷腸曲每次演奏的時間，都是在喜慶宴會中，而且全部都是壽宴。

因為冷無情姓冷。

因為五年前，金陵冷家堡在堡主冷飛雲在壽辰那一天遇襲，全堡上下，悉數死掉。

冷忘情姓冷，可能與冷家堡有關係。

冷飛雲在壽辰當天被殺，所以冷忘情亦要別人在壽辰中被殺。

冷忘情殺人，與報仇無關。因為江湖中每一個人都知道，殺死冷家堡數十餘口的，是碧海狂僧所為。

並不是有人親眼看見碧海狂僧行兇，而是因為冷家堡死掉的人，每個人臉上都是含笑而亡。

碧海狂僧所殺的每一個人，都是臉帶笑容而逝。他叫這手法做「醉生夢死」。

天下間，懂得「醉生夢死」手法的人，亦只有一個。

事實上，冷家堡事件發生後，碧海狂僧並沒有出現過。

冷忘情所殺的人，與碧海狂僧扯不上半點關係。

冷忘情所殺的人，都是白道名宿。

冷忘情是冷飛雲的後人，鳳雙雙也相信這說法。

冷忘情已變成變態殺人狂，鳳雙雙却不同意。在她心目中，直覺上認為：冷忘情絕非嗜殺之人。

冷忘情殺人，有其合理之原因。

當日馬行空在壽宴時所說的一番話，更使鳳雙雙認爲她的看法是絕對正確的。

「馬莊主，冷忘情是來向你討債的？」鳳雙雙幸運地獲得馬空父女接見。

「可以這麼說。」

「馬莊主欠了冷忘情甚麼債？」

「過去的事，不提也罷。」

「冷忘情眞的是冷家堡的後人？」

「我不清楚。」

「冷忘情爲甚麼要殺莊主？」

「鳳姑娘爲甚麼不問冷忘情？」

「是否爲了當年冷家堡之事？」

「無可奉告。」

鳳雙雙不得要領，只好告辭。

馬空雖然沒有說甚麼，但鳳雙雙可以肯定……

冷忘情是冷家堡的後人。

馬行空與當年冷家堡數十口被殺有關。

只可惜，鳳雙雙不會聽見以下一段對話，因爲這段對話，說於離馬家莊數百里之外。

「公子，現在名單上只餘一人了。」這是劍僮的聲音。

「應該是兩個！」冷冷的聲音，說話的自然是冷忘情。

「公子不是已放過馬行空了嗎，爲何還有兩個？」這個是琴僮。

「毀我冷家堡，殺我冷家數十口的，共有六個人，一個主謀，五個幫兇。幫兇已去，現只餘主謀楊子超以及他的女兒楊娥。」

「公子，楊娥也有一份兒？」

「她不該欺騙我！若非是她，我怎會……」冷忘情沒有說下去。

提起了楊娥，冷忘情心中起了一陣惆悵。

他想起當年花前月下，與楊娥卿卿我我的情景。

提起了楊娥，冷忘情心中更有着一份陣悲痛，他想起了當日……

「公子，究竟楊子超躲在那裏？這麼多年了，總沒有聽到半點有關他的消息。」琴僮的聲音把他從回憶中拉到現實。

「總會找着他的。他並不是一個甘於平淡的人，絕對不會躲得太久；況且，他現時的武功，比當年不知強了多少倍，怎會甘心雌伏？」

「公子，近年來你先後除掉他五個幫兇，這狗賊應早已知道你的身份，爲何他不向你下手？」

「琴僮，你怎知他沒有呢？」

「他若向公子下手，怎麼我們會不知道的？」琴僮大爲詫異。

「這一年來，有不少不明身份來歷的人曾先後向我們挑戰、暗襲，表面上看來，他們是希望藉擊倒我而成名，或是替人報仇，或是替天行道，但誰敢保証這些人當中，沒有楊子超的手下？」

「奪命劍之下，從沒有僥倖生還之人，照說應該沒有人爲了成名而甘冒生命危險，原來這是受了楊子超之主使的。」

「劍僮，你錯了。爲了名、爲了利，有很多人是不顧一切的！向我挑戰的人當中，有不少確是爲了成名而來的。」

「公子，這些爲名向你挑戰的人，只是一些可憐蟲，爲何公子不網開一面，而要殺死他們呢？」

「爲名利而不顧後果的人，死不足惜，我若手下留情，找來跟我決鬥的人會更多，那時便煩不勝煩了，我這是殺一警百。」

× × ×

鳳雙雙獨坐在一小食肆裏。

她知道食肆中每一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她更知道這些目光之中，有不少是帶着非份之想。

她也沒空去計較，因爲她早已習慣了。

她也沒空去計較，因爲她心中正忙着。

她在盤算着一個接近冷忘情的方法。

她不明白爲何冷忘情會引起她的興趣。

是因爲冷忘情不哭？不笑？不說話？

大丈夫流血不流淚，男子漢不哭實在是極爲正常。

江湖中不笑的人，也數之不盡。

至於不說話的人，雖然不多，但也不是絕無僅有。有很多人，尤其是男人，生下來便不喜歡說話。

冷忘情這三不，實在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實在不值得江湖中人那麼誇大，特地給他起一個外號。

但有不少人，尤其是江湖中人，無聊得很。

冷忘情若然不懂得彈奏斷腸曲，不懂得奪命劍，不會殺死那麼多叱咤一時的風雲人物，不要說他不笑、不哭、不說話，便是他不吃飯、不睡覺，也不拉屎，別人也不會對他看上一眼。

只是，他的風頭實在太勁了，使得每個武林中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連帶使他每一個小動作、習慣，都成爲談話之資料。

鳳雙雙知道，要接近冷忘情，並非容易。

一個築起圍牆，把自己與別人分隔的人，不是極端自卑，便是極端自大。

無論這人是自大、或是自卑，都是難以接近、難以相處的人。

企圖衝破圍牆，會使他感到本身安全受到威脅，爲了保障自己，他可能會採取更徹底的防衛方法，便是把這個人消滅。

鳳雙雙在問自己，值不值得去這個險？。

她不會見過冷忘情，但她知道冷忘情絕非自己心目中的對象。除了武功外，冷忘情的條件，與她的無數追求者相比，差了一大截。

鳳雙雙的容貌，武林稱冠。

鳳雙雙的武功，未逢敵手。

追求鳳雙雙的人，數之不絕，每個都是文武皆精，家世顯赫，年輕英俊。

究竟爲了甚麼？難道只是爲了好奇？或是好勝心作祟？她自己也不能解

答。

遠處傳來陣陣琴聲。

鳳雙雙不假思索，拿起長劍、包袱便跑。

琴聲來自山中。

鳳雙雙沒有聽過斷腸曲，不知道斷腸曲是否像現在所聽到的那般傷感、那般滄桑、那般失落。

彈琴的人身穿白衣，比雪還要白。

彈琴的人臉色冷漠，比雪還要冷。

沒有人能說出他年紀有多大，因爲他臉上戴着一張人皮面具。

他的兩側，盤膝坐着兩個容貌、衣着都相同的童子。

不問而知，他是冷忘情。

冷忘情對她的來臨，毫無反應，仍是在彈着琴。

鳳雙雙盤膝坐下，細心聆聽。

良久，一曲奏畢。

「這便是斷腸曲？」鳳雙雙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聲音會這麼溫柔。

白衣人搖搖頭。

「可以告訴我這曲之名稱嗎？」

白衣人注視着鳳雙雙，不作回答。他的手指，再度在琴弦上活動着。

仍然是同一曲調，不同的只是開頭處多了一小段。

鳳雙雙沉醉在琴音之中，她把雙目閉上。

琴音停止後良久，鳳雙雙才如夢初醒過來。

她發覺白衣人在凝視着她。

「我看見豪情萬丈。」

白衣人點點頭。

「我也看見灰暗與失落。」

白衣人亦是點點頭。

「豪情爲甚麼這麼快便消失？」

「這是原曲，名江湖行。」

鳳雙雙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竟然能夠令冷忘情開口！

冷忘情的聲音雖然是如此冷漠、空洞，他的回答雖然與問題扯不上半點關係，鳳雙雙已是如獲至寶。

「你是冷忘情？」她恐怕找錯了對象。

白衣人不再開口，只冷冷地點點頭。

「你是當年金陵冷家堡的人？」鳳雙雙窮追猛打。

冷忘情站起身子，不再理會鳳雙雙，逕往山下走。

也不見他如何施展身法，只是隨意跨着步，身形已在十多丈外。

鳳雙雙登時呆在當場，這不正是道家無上輕功身法——縮地成寸，流水行雲？

兩條青影同時一閃，只見那對童子亦已挾着古琴、長劍，往山下直奔。

「他究竟是誰？冷家堡何時跑出一個如斯的高手？」鳳雙雙想不出冷忘情之眞正身份。

五年前，冷家堡堡主冷飛雲遇襲死時，只有廿七歲，全堡上下三十餘口，連同他那只有三歲大的兒子亦同遭毒手，無一倖免。

冷飛雲武功蓋世，一手「飛雲指」絕技，打遍武林無敵手，年紀輕輕便儕身武林頂尖高手行列，後因愛妻難產身亡，傷心之餘退居金陵冷家堡，不問江湖中事。

冷家堡遇襲後，家中財物，被洗劫一空，堡中人後事，全仗鄰居草草埋葬，連棺木也沒有一口，當時江湖人士，聞訊後亦大爲唏噓不已。

冷家還有誰？難道是冷飛雲死而復生？

莫非是冷飛雲之兄弟？但從來沒有聽說過冷飛雲有兄弟啊，不過，這可能性並非沒有，只因冷飛雲這人本身便是一個傳奇人物，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來歷，更沒有人知道他的家世。

他像一顆彗星，來時快，消失時亦快。挾着萬丈光芒而來，卻慘淡地殞落。

想不到五年後，來了另一顆星，一顆冷冰冰的星，一顆神秘之星，給武林中人帶來無窮之忖測與憂慮。

鳳雙雙銀牙一咬，往三人消失之方向追了上去。

× × ×

「爹，當年之事究竟是怎樣的？」發問的是馬家莊莊主愛女馬翩翩。

「翩翩，十二年前，武林誕生了一顆巨星。這人年輕英俊、武藝超羣，短短數年間便震動江湖，令人側目。」

「爹，這人姓冷？」

「是的，這人便是金陵冷家堡堡主冷飛雲。冷飛雲不但本身武功高深莫測，對江湖中每一門派之絕技亦瞭如指掌。因此，有人謠傳他家中收藏着無數武功心法。」

「象以齒而焚身，冷飛雲便是因爲珍藏着不少武功秘笈而招致殺身之禍？」

「是的，有五個人，受了某人之唆擺，於五年前的中秋夜，偷襲冷家堡，把堡中上下三十餘口悉數殺死！」

「五個人便能消滅冷家堡？爹不是說冷飛雲武功蓋世的嗎？」

「老實說，便是五百人也難以把冷家堡剷平。我們五個人，加上那主謀人，實在難接冷飛雲十招。」

「冷飛雲當時不在家？」

「當時冷飛雲與堡中好手，俱已中毒，武功全失，我們才輕易得手。」

「爹，爲何你要如此？」

「我當時被貪念所蒙蔽，過後悔恨亦已太遲。」馬空遙望遠方，痛心疾首地道。

「冷家堡眞的藏有不少武功秘笈嗎？」

「沒有，我們搜遍每一角落，只能找到一冊對武林各大門派絕學之分析，其他便毫無所獲。楊子超一怒之下，便把冷家堡裏的東西，統統劫光。」

「楊子超是誰？」

「楊子超便是那主謀人，亦是唆擺我們之人。」

「冷飛雲中的是甚麼毒，竟會如此厲害？」

「我也不知道，是楊子超負責下毒的。我只知道那些中毒而死的人，臉上帶着笑容，極似碧海狂僧的『醉生夢死』

手法。」

「難怪別人認為冷家堡之事乃碧海狂僧所為了！」

× × ×

金陵城外，聳立着一座小碉堡。五年前，這座小碉堡赫然有名，江湖中無人不識。

這小碉堡，昔日叫作冷家堡。

如今，附近一帶的人喚它為鬼堡。

因為，這座荒廢已久的碉堡在近兩年來，不時於夜間發現有白影如鬼魅般飄來飄去，亦不時發現有微弱燈光。

初時，那附近的人只是懷疑堡裏躲藏着一些宵小及不法之徒，遂找了一羣人入內查看，可是堡內不但未能發現半個人影，而入堡的人也離奇地全數失掉帽子，更有不少人的耳朵被人不知怎樣地扯了數下。

堡中鬧鬼之消息，不脛而走。再也沒有人斗膽前來這鬼堡查看。

鳳雙雙找着了當日負責殮葬冷家中人之地保，看樣子，這地保足有六十歲了。

「你肯定冷家堡的人全數死掉了？」

「是的，每個人都死了！」對着鳳雙雙這如花般的美女，有誰不合作？

「冷飛雲堡主呢？」

「冷堡主也死了，真是可惜。冷堡主為善不甘後人，如此年輕便慘遭橫死，蒼天真是……」

「你肯定他已死了嗎？身上可有甚麼傷痕？」

「當然是死了，難道我還會把人活埋嗎？脈搏、呼吸都沒有的人，只有瘋子才會說他沒有死去，我幹了數十年地保，怎會活人和死人都分不開？」

一個人的年紀愈大，說話便愈嚕囌，吃飯的時間便愈長，睡覺的時間則愈短。

這是極為自然及正常之事，因為來日無多，不久便沒機會開口說話，吃的是蠟燭，終日長眠。

因此，誰不趁有機會說話時多說上數句？誰不仔細品嘗人間美味？誰願意浪費時間在睡眠之上？

鳳雙雙忙道：「大叔，你還記得冷堡主身上可有甚麼傷痕嗎？」

「傷口倒沒有，只是左乳下瘀了一大片，藍藍黑黑的。其他的人則全身上下，毫無異狀，不知是如何死的！」

「大叔，冷堡主和其他的人，是不是臉上都帶着笑容？」

「噢，是的！他們都死得非常安詳，通通是含笑而逝，實在怪誕得很。」

含笑而逝，這的確是「醉生夢死」手法，但是中這手法而死的人，只會在笑腰穴、痲穴或是中樞穴上呈現一小點粉紅色，不小心及眼力不足的人實難以察看出來，而絕對不會在左乳下瘀黑了一大片。

冷飛雲究竟因何致死的？

鳳雙雙沒有見過冷飛雲，也沒有見過碧海狂僧，不知兩人武功如何，但從江湖傳聞，碧海狂僧的武功與冷飛雲應在伯仲之間，甚至略有不及，那又豈能將冷飛雲及堡中各高手殺死？除非他有助手！

馬家莊莊主馬行空以及早些時被冷忘情殺死的四位武林高手很可能便是幫兇。

冷忘情若非冷飛雲，那麼他是誰？師弟？兄弟？都有可能。

鳳雙雙要夜探冷家堡。

堡內白影飄飄，極有可能便是冷忘情在作怪。至於入堡查探的鄉民，頭上失帽之事，以冷忘情之功力，實在是輕而易舉。

入黑後，鳳雙雙帶備應用之物，拿起長劍，便展開身法，一縷煙似的奔向冷家堡。

在微弱星光之下，她小心翼翼的潛進冷家堡。

鳳雙雙雖然藝高人膽大，雖然心中也認定那所謂鬼魂便是冷忘情故弄的玄虛，但她的心仍有點發毛。

說實在的，女孩子之中，無論是如何大膽、勇敢，但對鬼魂之類東西總有着害怕之心理。其實，人怕蛇，蛇更怕人，鬼魂亦是同樣道理。一個人，若平生沒有做過虧心事，何須對鬼魂有所害怕？

鳳雙雙手持長劍，運足功力，小心地走向內宅。

驀地，她的心差點兒從口中跳了出來！

只因她看見一條淡淡的黑影，在她身前不遠處一閃而過。

她連忙屏息靜氣，運足眼力望向黑影消失之處，左手從懷裏掏出千里照明火，以備不時之需。

突然間，她反手劈出一劍，雷霆萬鈞的一劍，這一式反手劍，她已用過不少遍，每次都是得心應手，永不落空。

這一次也不例外，她聽見衣帛破裂之聲，以及一聲帶着驚奇之輕叫。

鳳雙雙左手一揮，登時亮起一片光華。

片刻後，當她眼睛重新適應光亮之時，她發覺身前不遠之處，站着一個廿餘歲，身穿藍色長衫之英俊青年。

那青年的衣袖已被劃破一道口子。

藍衫青年似是不敢相信把他擊退的竟是一個如斯美麗的嬌娃。

「姑娘是誰？為何來此？」

「你是誰？為何向我偷襲？」

「姑娘請勿誤會，在下只是把姑娘誤作此間扮鬼之人，意欲擒下一問！」

「哼，你倒說得堂皇，誰知道你有何企圖？要不是我知機，現在已任你為所欲為了！報上你的名字來，本姑娘一向不殺無名之輩！」

「姑娘，請勿動怒，在下雖有不對之處，但絕非姑娘所說之淫邪之輩！」

「廢話少說，報上名來！」

「在下海無涯。」

「天涯孤芳客海無涯？」

「正是海某！」語氣間流露着無比狂傲。

「哼，海無涯有甚麼了不起？拿出証明來！」不知怎好，鳳雙雙總覺得眼前這人比起冷忘情來，遠遠不如，怎會是聲震江湖之天涯孤芳客？

「姑娘說的一點也沒錯，天涯孤芳客並沒有任何了不起之處，怎值得別人假冒？」

鳳雙雙口頭雖硬，但心中卻有點相信這人便是海無涯，只因錯非海無涯，又有誰能逃出她那反手一劍？

「姓海的，你跑來這裏幹甚麼？莫非裝神扮鬼的便是你？」

「從姑娘剛才那一劍看來，想必是鼎鼎大名的南天一鳳鳳姑娘。」海無涯不答反問。

鳳雙雙心中卻是高興萬分，只因從她美艷容顏而認她身份的人不可勝數，但從她出劍而認出她便是鳳雙雙的，海無涯卻是第一個。

終於，有一個人注意着她的本領而非她的容貌，怎不令她高興？

「你還沒有告訴我在這裏幹甚麼，為甚麼我要告訴你我是誰？」

「我不是早已告訴妳，我是來捉鬼的嗎？」海無涯逐漸收斂起狂態。

「哼，鬼話連篇，快說實話！」

「鳳姑娘，實不相瞞，在下是來查探線索，看看冷忘情是否如傳聞中所說，與冷家堡有着莫大關係。」

「可找着甚麼沒有？」

「在下剛到不久，姑娘便到了，那會有甚麼收穫？」

「那麼還不快點找？」

堡內空洞洞的，只有一些破舊傢具，那能找到甚麼。

「鳳姑娘，妳可曾留意到一點奇怪之處？」

「甚麼奇怪之處？」

「這裏少了一種東西。」

「這裏何只少了一種東西，簡直是甚麼也不見了，那批人可貪心得很，不但殺人，連所有東西都搶走了。」

「我說的不是那些，我說的東西，沒有人會偷的！」

「別賣關子了，快說吧！」

「是塵埃，蛛網！」

「噢，是啊，這裏荒廢多年，怎麼會如此清潔的？簡直是一塵不染！」

「這說明了有人在這裏居住。最低限度，有人經常在此打掃地方。」

「你懷疑是冷忘情和他身邊兩個小僮？」

「對！姑娘有何意見？」

「我也有同感，冷忘情性愛整潔，錯非是他，誰有這般興緻把這偌大地方打掃得一塵不染？」

「姑娘認識冷忘情？」

「我不認識！」她想起冷忘情那種冷漠、高傲，心中不禁火光。

「那妳怎知道他喜愛清潔？」

「我曾見過他一面，只消從他身上衣着，便知他愛潔成癖。」

驀地……一陣空洞虛無的聲音飄了過來。

「海無涯、鳳雙雙，冷家堡乃私人物業，兩位未經堡主許可，擅自闖入，乃是不對。請兩位立即離開！」

海無涯、鳳雙雙簡直聽不出聲音從何而來，不由心中一凜。

「閣下是誰？何不現身相見？」海無涯揚聲回答。

「我是誰？哈！哈！我是誰？我便是看守冷家堡的護衛之神！」

鳳雙雙突然覺得握着千里照明火的左手一陣痲木，千里火竟然脫手，向屋外直飛數丈，懸在半空。

海無涯大駭，喝道：「冷忘情，有種的便現身，故弄玄虛的算是甚麼好漢！」

「冷忘情算是甚麼？告訴你，我不是甚麼好漢，也不姓冷，我只是負責看門的，我是護衛之神。」

海無涯、鳳雙雙兩人面面相覷，實在摸不透來者究竟是何方神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人之武功高不可測，簡直已達出神入化之境界。

兩人那肯就此罷手，忙運功戒備。

「砰」的一聲，千里火墮在地上。

一條灰色人影，在遠處出現。

兩人急忙定睛細看來者是誰，還沒有看清楚，腰間已然一痲，昏倒地上。

灰色人影如一縷煙般飄身而進。竟是一個和尚。屋裏，不知何時，已站着神秘莫測的冷忘情。

「老弟，你的飛雲指愈來愈出神入化了！」和尚笑道。

「若非有你吸引他們之注意，我那有這麼容易得手。」聲音仍然是那麼冷冰冰的。

「你打算如何處置這兩個好管閒事的東西？」

「這兩人只是好管閒事，別無大惡。吩咐琴兒和劍兒把他倆扔出堡外便算了。」

「這女娃兒如此漂亮，你就此便扔出堡外，難道沒有半點憐香惜玉之心嗎？」

「和尚，紅顏禍水，當年我若不是因為那女子，怎會弄到今日如斯田地？」冷忘情目中，隱約含着淚影。

「是了，是了，是我不對。你倆還不快點滾出來，把這兩人扔出堡外？」和尚大嚷。

一道暗門打開，跑出琴僮和劍僮兩人，扛着海無涯及鳳雙雙便往堡外跑。

× × ×

鳳雙雙、海無涯兩人醒來時，天已微亮。

鳳雙雙第一個反應是滿臉通紅地查看身上有否異狀。

海無涯卻是臉色鐵青，探手入懷摸索一番，看看有沒有不見了東西。

幸好，兩人都沒有失掉任何東西，也沒有多了甚麼。

海無涯以天涯孤芳客自詡，自負極高，那曾受過如斯挫敗？咬牙切齒：「若給我查出是誰施暗襲，定教他碎屍萬段。」

「我看你還是想一些實際一點的行動吧。光是說有何用？」

海無涯拾起丟在地上之長劍，怒道：「我要進堡找這斯算賬，鳳姑娘，妳來不來？」

鳳雙雙之好奇心、好勝心兩者皆強，怎會退縮？

日間的冷家堡，少了一份陰森。

鳳雙雙緊隨着海無涯，搜遍了堡中每一個角落。

只可惜，兩人連一個蜘蛛網也找不著，眞眞正正半點蛛絲馬迹也沒有。

兩人失望之餘，只得離開冷家堡。剛進金陵城，兩人便被一個消息所震驚。

「這冷忘情究竟是誰？」

「黃金一萬兩買他的人頭，出價的人可眞闊綽！」

「當然是闊綽了，即使這姓冷的頭顱有面盆般大，頂多也不過十來斤。你給我算算，每斤值多少？」

「有誰會這般大手筆？莫非冷忘情的頭顱好像唐三藏的肉一樣，吃了可以長生不老？」

「一萬兩黃金雖然吃上十世也吃不完，但有誰敢拿？有誰可以拿？出價再高也是白說！」

「話也不是這麼說，我看東海一龍便不比這冷忘情差上多少。」

「見你的大頭鬼，龍青風殺人通常都要用上十招人招，你見過冷忘情用多過一招嗎？」

「這只是兩人性格不同罷了。你見過貓兒耍老鼠沒有？東海一龍殺人便是像貓一樣，把對方玩弄夠本才下手，怎能因此便說他不及冷忘情？」

「我始終不看好他。我覺得天涯孤芳客反而有點機會！」

「你們不用吵了，東海一龍風流成性，他唯一目的是把南天一鳳追到手，那會爲這區區萬兩黃金冒險？至於海無涯更不用說了，這傢伙自命清高，孤芳自賞，爲錢殺人，豈不有辱他之人格？兩個人都不會找冷忘情比劍的！」

「那豈不是沒有好戲可看？」

「怎會沒有？聽說中原一枝花和北地胭脂都已出動了。」

一枝花弄月是個昂藏七尺的彪形大漢，職業殺手行業中，他稱王。

北地胭脂是個美女，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樣貌天天不同，職業殺手行業中，她稱后。

鳳雙雙呆住了，若然這對殺手王、后把冷忘情殺了，她的心願豈不要落空？

兩個殺手，一男一女，一明一暗，從來沒聽說曾經失過手。

花弄月喜歡明刀明槍，冷忘情應該可以應付得來。鳳雙雙並不擔心。

最可怕的是北地胭脂，這女子千變萬化，甚麼計謀都會用上。

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鳳雙雙立下主意，要把北地胭脂除掉，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出其不意的及不擇手段的殺死她。

「鳳姑娘，可要喝點酒嗎？」海無涯打斷了她的思路。

「吃早餐時喝酒？你腦子一定有點問題！」鳳雙雙嫣然一笑。

相識以來，海無涯還是首次看見鳳雙雙展露笑容，那笑容之美、媚、嬌、艷，實是畢生首見。

海無涯呆呆的，差點兒不懂得回答：「姑娘，喝酒講究的是心境、對象。時間和地點並不是一個問題，何況現在也不早了，我們這一餐實在是午飯。」

「昨晚碰了一鼻子灰，被人作弄個夠，你還有喝酒的心情？」

海無涯啞口無言。

「若然不是心情奇佳，你定是找到一個極爲滿意的喝酒對象了，是嗎？」鳳雙雙的笑容愈來愈燦爛。

「對，對，我的意思便是這樣！」

「昨晚偷襲不成，今天竟出動喝酒這一招！你究竟有何企圖？莫非要把我灌醉，然後……」鳳雙雙仍是滿臉笑意，絲毫不見半點怒容。

海無涯自負非常，孤芳自賞，對普通女子簡直不屑一顧。因此，對付女孩子的經驗根本也沒有，被鳳雙雙耍的不亦樂乎，滿臉通紅的否認：「姑娘請勿誤會，我那有甚麼不軌企圖？我只是……只是……」

只是甚麼，他卻說不出來。

「你還是喝你自己的吧，我稍後還有要事待辦，沒空陪你喝酒。」

「姑娘有要事？是甚麼事？可有在下效勞之處？」

「我要找冷忘情。」

「找冷忘情？這太好了，我也要找這傢伙，飯後我便陪姑娘找他！」

「海大俠，你的好意我心領了。你找冷忘情是爲了比劍，是爲了黃金，我卻是千里尋夫。道不同不相爲謀，我們還是分道揚鑣吧！」鳳雙雙開着玩笑。

「千里尋夫？姑娘不是說過和冷忘情只有一面之緣嗎？」海無涯大爲吃驚，不敢相信。

「只有一面之緣便不能結爲夫妻嗎？有些夫妻根本連一面也沒有見過哩，我和他已是强得多了！」鳳雙雙說得彷似眞的一般。

「既然如此，我確是不便與姑娘同行，就此別過了，鳳姑娘！」他飯也不吃便跑了。

「鳳姑娘可替天下間女子出了一口怨氣，這傢伙自命不凡，把女子都看成附屬品，從不放在眼中，姑娘可要把他耍個夠。」

鳳雙雙抬頭一看，竟是一個二十餘歲的俊俏文士，但那聲音卻是…

「鳳姑娘，我可以坐下來嗎？」

又是一個登徒子，鳳雙雙眉頭一皺，便要開口拒絕。

「鳳姑娘，我和妳同是一樣，絕對不會有不軌企圖，大可放心！」

鳳雙雙這才留意到眼前俊俏文士，乃是個女扮男裝的姑娘，便微笑點頭。

「我叫燕南飛。」

燕南飛，這名字陌生得很。

「燕姑娘是金陵人士？」

「江南人傑地靈，我那有這般福氣？寒家世居北京，我只是來金陵遊玩吧。」

燕南飛笑了笑。那笑容比起鳳雙雙的媚態，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還道妳是來遊覽冷家堡的。」

「冷家堡陰森可怕，鬼怪出沒，我那有這個膽子！」

「妳不是爲了冷忘情而來？」

「鳳姐姐，妳眞的是冷忘情的妻子？」

「妳相信嗎？」

「我當然不信。有妳這嬌妻，誰還會到處跑？」

「那也說不定，有很多人視美色如無物的。海無涯便是一個例子。」

「那只是他不曾見過鳳姐姐吧了。海無涯本是眼高於頂，但遇上鳳姐姐，還不是神魂顚倒，甘願追隨左右，當其裙下之臣。」

「妳不用替我套高帽子了。說眞的，那冷忘情就根本視我如無物。」

「眞的？」

「我騙妳作甚？」

「妳是怎樣遇上他的，可否說來聽聽？」

「我千辛萬苦的到處尋找，好不容易才碰上他。才問了他一句話，那知這傢伙冷冰冰的，答也不答便掉頭而去。」

「妳問他一句甚麼話？」

「我只問他是否冷家堡的人！」

「難怪他會掉頭而去了，妳劈頭便追查他之身世，能撿回性命實在是一個大奇蹟。」

「燕姑娘，聽說有人出價萬兩黃金要他的人頭，妳可知道這事嗎？」

「怎麼會不知道，我便是爲此而來！」燕南飛隨即發覺自己把秘密說穿了，忙掩口不已。

「妳終於露出尾巴來了，莫非妳對那萬兩黃金之懸紅也有興趣？」

「鳳姐姐，妳不要說笑了。以我那些不入流的功夫，連替他捧琴拿劍的資格都沒有，豈敢妄想殺他取賞金。我只是來趁趁熱鬧，看看有沒有好戲上演吧了。」

「原來妳只是看熱鬧來的。老實說吧，冷忘情的武功，實在可怕，有誰能有這種膽量去拔他的虎鬚？性命攸關，可不是開玩笑的。」

「鳳姐姐，妳這話却有點不對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萬兩黃金並不是一個小數目。據我所知，雙龍會已總動員要把冷忘情之頭顱摘下來。」

「雙龍會也對冷忘情有興趣？」

「雙龍會不是對冷忘情有興趣，他們只是對黃金有興趣！」

「哼，憑他武天龍三幾道板斧也敢對冷忘情打主意？簡直不知天高地厚？」

「話也不是這麼說，青龍幫自從獲得文龍李易超加盟，易名雙龍會後，實力大爲增强，實不能忽視！」

「大不了還是兩條蟲！待我把他們變成死蛇會給妳看！」

「鳳姐姐，妳要替冷忘情助拳？」

「不是助拳，冷忘情是我的目標，絕不容許別人捷足先登！」

燕南飛噗嗤一笑：「鳳姐姐，原來是妳對那些黃金有意思。」

「哼，我雖然不是富有，但黃金萬兩卻也不放在眼內。區區之數怎能驅使我？」

「鳳姐姐，妳可有冷忘情之消息？」

「如我所料不差，他昨天應是身在金陵！」鳳雙雙推測那個在冷家堡把她和海無涯點到的人，除了冷忘情之外，找不出另外一人。

舉世間，能夠同一時間不知不覺地把她和海無涯制服的，實在屈指可數。

除了冷忘情外，只有……

東海一條龍，若是龍青風這條淫蟲，她還能保存……

北地胭脂和中原一枝花都是殺手，沒有代價根本便不會動手，一動手便要命。

還有一個便是西域羅刹女，羅刹女甚少跑到中原，每次來到便弄出軒然風波，絕對不會如此靜悄悄的。

數來數去，只有一個人——冷忘情。

「鳳姐姐，我倆結伴找冷忘情好不好？我答應妳，找着他時，我只看，絕不插手！」

「妳眞的是只看熱鬧，而不插手？」

「鳳姐姐，人貴自知，我能插手管閒事嗎？只怕還沒有機會出劍，我這裏已多了一個洞。」燕南飛指一指自己胸膛。

「這個妳可以放心，沒有人忍心在妳那處刺上一劍的！」鳳雙雙咭咭笑着。

「鳳姐姐，想不到妳也是這樣沒正經的。」燕南飛臉上抹上了一片紅霞。

萬水千山　追尋俠踪

很多時，兵和賊，除了衣着服飾外，並沒有多大分別。

鏢局中，亦有個別害羣之馬，行逕與山賊不遑多讓。

合肥縣裏，便有着一間如此的鏢局。

在江南一帶，龍威鏢局響噹噹。

龍威鏢局所保的鏢，甚少失誤。其他鏢局所保的鏢，十居其九都有意外。

江南一帶，是雙龍會的地頭，山賊早已絕跡，單人匹馬的盜也不敢在這裏胡來。

劫鏢的是誰？明眼人都知道，不是雙龍會便是龍威鏢局。其實分別不大，因爲龍威鏢局根本便是雙龍會的分舵。

龍威鏢局收取的保費，高達貨價之四成，但託運的大有人在，因爲別的鏢局都已倒閉，龍威鏢局幹的是獨市生意，利潤當然深。

龍威鏢局內，總鏢頭與數名鏢師正在喝着酒，猜着拳。

每個人的懷裏，都偎倚着一個花枝招展的妖冶女子。

「各位弟兄，我們爲今天的收穫喝一杯！」總鏢頭麥雷滿臉笑容的大嚷。

登時滿座響應。

「跟着這一杯，是感謝二爺精明領導的！」全場掌聲雷動。

一名鏢師問：「總鏢頭，爲甚麼你會說是二爺的精明領導，而不是大爺呢？」

麥雷瞪了他一眼：「廢話，這麼多年了，我們那會如此風光過？要不是二爺加盟，你現在還不是對着家中那黃臉婆？」

衆鏢師齊聲嚷：「總鏢頭說的對，我們再敬二爺一杯。」

敢情他們的二爺比大爺更受衆人擁護。

一名鏢師推了推懷中的妖媚女子：

「倩紅，快唱首歌助慶！」

那女子扭動着身軀，不依地道：「劉爺，你這豈不是要我出醜嗎？無樂無曲，教我如何能唱？」

誰說沒有樂曲？一片琴聲已然傳了過來。

衆人剛要怕掌，便隨即發覺不妥。

因爲琴音幽怨傷感，而且從外面傳來。

在座各人，除了那些女子外，都不期然想起三個字來——斷腸曲。

在座各人，沒有人會有緣聽過這首催命一曲。因此，在座每一個人，都可能是這曲的演奏對象，亦即是死期將至之先兆。

畢竟還是麥雷比較鎮定：「各位弟兄，不要自亂陣腳，這未必是那廝來了。」

事實上，他心裏比在座各人都要害怕，因爲冷忘情通常都是找着一家之主，而他自己正是這裏之首腦。

但他知道自己絕不能表現出驚慌之態，否則手下更爲慌亂，那時更無能力應變。現在，他唯一的希望是這琴音所奏的，並非斷腸曲。

「總鏢頭，我們不如出外看看，總比呆在這裏等好得多！」一名鏢師建議。

「也好，快拿傢伙！」麥雷想了一想，也覺得出外一看是好辦法。因爲若然勢色不對，在外間時，逃竄起來也方便一點。

鏢局外，盤膝坐着一個白衣人。

這白衣人臉上，顯然是戴着面具。彈琴的，正是這白衣人。

「聽說你們要找我家公子算賬，是嗎？」琴音已停，代之而起的是一陣嬌嫩語聲，像是女子聲音，亦似是出自小童之口。

沒有人知道語聲從何處來。

「請勿誤會，我們怎會與閣下爲敵，這只是江湖誤傳罷了。」麥雷心中已開始發毛。

「是也好，不是也好，你們已違反我家公子之規矩了！」嬌嫩聲音繼續響起。

「我……我們違……違反甚……甚麼……規……規矩？」麥雷忍不住牙關打戰。

「我家公子一曲響起，你們便該留在原處，聽候發落，不得擅自走動。你們不但擅自走動，還帶備兵器，意圖對我家公子不軌，所以，你們要……」

一道青虹在夜色中閃起。

一陣血雨，帶着一個頭顱，射向半空。

出劍的，卻不是白衣人，而是一個不知從何處而來的絕色美女。

餘下的鏢師還沒弄清楚是甚麼一回事，絕色美女已衝進人羣。

琴音亦同時響起。

青色的劍芒，紅色的血影。

悲傷的琴音，慘厲的叫聲。

片刻後，一切歸於平靜。

場中，只有一個人站着，是那絕色美女。

還有一個人坐着，是那戴着面具的白衣人。

其餘的，都躺在血泊中。

「我們走吧！」美女收劍入鞘。

「爲甚麼不殺進鏢局裏？」白衣人的聲音竟然也是嬌滴滴的。

「裏面的只是一些不入流的可憐蟲，何必浪費氣力？」

「妳害怕裏面的人看見？」

「有妳穿腸曲押陣，誰敢偷看？」

兩人併肩離去。

「鳳姐姐，我們冒充冷忘情殺人，若給他知道了，定不會放過我們。」白衣人忐忑不安。

「燕妹子，我們何時冒充冷忘情了？」

「我們剛才不是嗎？」

「我們剛才何會提及過冷忘情三個字了？妳奏的是穿腸曲，和冷忘情的斷腸曲風馬牛不相及。難道只有他才可以彈琴、殺人？」

「我們可以這樣向他解釋嗎？」

「何必解釋？這是雷同，不是冒充。況且我們並沒有一對琴僮、劍僮在身側！」

不問而知，這兩人便是鳳雙雙和燕南飛了。

× × ×

鳳雙雙、燕南飛兩人之身形剛消失不久，暗處便轉出三個人，一大兩小。

「公子，這兩人如此大膽，冒充你的名頭胡作妄爲，爲何不把她倆殺掉？」

「琴僮，你沒聽見那鳳雙雙所說嗎？她們沒有假扮我的樣貌，沒有亮出我的名字，更沒有彈奏斷腸曲，那能說她們冒充我？」

「但公子，她們這是刻意影射，使別人誤會，認爲龍威鏢局的人是公子所殺的！」

「琴僮，這有何關係？只要我們自己知道沒有做過這事便成，何須理會別人如何想？」

「公子，話雖如此，但我總覺得替人揹黑鍋，實在不值！」

「沒有所謂值與不值，世間上白狗得食，黑狗當殃的例子不可勝數，又何止這一宗。何況，我們也是要找龍威鏢局算賬的，有人代勞，何樂而不爲？」

「公子，妳可知道和鳳雙雙一起的女子是誰？這女子的臉孔陌生得很！」劍僮問道。

「這女子毫不簡單，處事鎮定，眼睛清澈明亮，而那琴技更是出神入化，加上那高明之易容術，這人是誰，實不難想像出來。」

「公子，你說她可能便是北地胭脂？」

「不是她還有誰？武林中，琴技高超的女子本來便不多，況且她的化名『燕南飛』便含有胭脂南來的意思。」

「竟然是這女殺手，公子，她的目標顯然是公子，你既然早已認出她的身份，爲何輕易把她放過？這種爲了錢甚麼都可以做出來的殺手，殺了她也不過份啊！」

「琴僮，她當殺手是她的事，今天的冷忘情並非是八年前的冷飛雲，正派、邪派、白道、黑道、好人、壞人，在我心目中，都是一樣。我再也不會以大俠

自居，管那些伏義行俠之無聊事。你們知道嗎？好人會做壞事，壞人亦會做好事，好好壞壞，正正邪邪，是很難劃分的。」

「公子，怎能這麼說？北地胭脂是來殺你的啊！她是爲了那萬兩黃金來殺你的啊！你難道不知道，你不殺她，她卻會殺你，公子，先下手爲强。」

「她並沒有親口表示要殺我，這只是江湖傳聞而已。在沒有證實她對我不利之前，我不便對她有所行動。」

「公子，明槍易擋，暗箭難防。這女子善使暗招，甚難防備，公子還是小心一點爲上。」劍僮始終認爲應該先下手對付北地胭脂。

「北地胭脂不足爲患，還是查一查是誰如此欣賞我的頭顱，這麼大手筆的出價黃金萬兩。還有，雙龍會爲何要與我作對？」

「公子，答案很簡單嘛！出花紅對付你的，不消說定是楊子超那狗賊。至於雙龍會，那更明顯，定是爲了那萬兩黃金。」

「我也知道是楊子超出高價對付我。但他以甚麼身份懸紅呢？這消息是誰傳出來？殺了我的人如何領取賞金？向誰索取？這些都沒有人知道！」

「是啊，難道殺了公子後，賞金便會自動送上？誰會這樣笨？」

「雙龍會與我作對，表面上是爲了重賞，實際卻大有文章。取易不取難，這道理李易超不會不知道。以今天雙龍會的聲勢，萬兩黃金只是區區之數，他們不難賺到，毋須冒這麼大的險。人只會在窮途末路之時，才會鋌而走險的。」

「公子，也許這是武天龍之主意哩。武天龍有勇無謀，見錢眼開，做事從來不會計較後果，他要對付公子，實不足爲奇。」

「你有所不知了，雙龍會表面上仍是武天龍當會主，但實際卻是李易超這副會主策劃一切。這厮雖然不懂武功，但心思縝密，計謀惡毒狠辣，所以能令雙龍會業務在短短數十年間弄的有聲有色。這人絕不簡單，不會是如斯魯莽的！其中定有古怪。」

「哼，最可恨的是這傢伙加盟後，便沒有人知道雙龍會總壇躲到那裏，否則找上他一問便成。」

「不用找了，我們只須跟着鳳雙雙便成，一定有意外收穫。」

「是了，公子可知道鳳雙雙與北地胭脂兩人爲何要對付雙龍會嗎？」

「我也想知道答案，所以我才要跟着她倆。」

× × ×

明槍易擋，暗箭難防。暗箭難防於不知道從何而來，由誰發射以及何時偸襲。

冷忘情已掌握着北地胭脂之行踪，自己在暗，她在明。北地胭脂之最有利條件已蕩然無存，不足爲患。

至於另一名殺手，中原一枝花花弄月，這人一貫作風乃明刀明槍，有勇而無謀。

冷忘情雖然不會見過花弄月，但對自己之身手有着無比的信心，公然的挑戰，他從來都不放在眼裏——無論挑戰者是如何的强。

他忽略了一點，中原一枝花若像傳說中那般有勇無謀，怎能活到今天？

行走江湖的人，最大的錯誤是輕敵；冷忘情便是犯了這個錯誤。

行走江湖的人，必須只相信自己的眼，而不是自己的耳。冷忘情也犯了這個錯。

犯錯的人，都要付出代價。

通常，代價的大小與錯誤的輕重成正比。所犯的錯愈大，所付的代價愈高。

只可惜，世間事並非常常如此公平。

犯大錯的人未必要付出昂貴代價；輕微的過失卻往往能夠致命，前途盡毁，甚至家破人亡，屢見不鮮。

很多人把這歸咎於運氣。

人，誰不犯錯？

冷忘情也是人，所以他也犯錯。

他曾錯過一次，錯在相信不該相信的人。

這是嚴重大錯，所以冷忘情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這一趟，他不是錯在相信別人，而是錯在相信自己的耳朵。

相信別人和相信自己的耳朵其實都是一樣，所以冷忘情便要付出代價。

× × ×

一輛馬車在官道上奔馳着。

駕車的是一個矮小糟老頭兒。這老頭兒似乎很懂得保重自己，不但頭戴草笠，雙手也戴着手套。

事實上，他並非是懂得保護自己，而是懂得掩飾自己。因爲他若不戴草笠，便會被人看見他那烏油油的頭髮，若他不戴手套，便會被人看見他那對細小而皮膚嫩滑的手。

一個糟老頭兒怎會有烏油油的頭髮和皮膚嫩滑的手？答案很簡單，因爲糟老頭兒並不老，他只有十二歲，他的名字叫劍僮。

車廂內的，當然便是冷忘情和琴僮。

冷忘情喜歡乘車，理由很簡單，因爲乘車比騎馬或走路來得舒服，而且節省體力。

忽然，馬車停了下來。

「公子，路旁有事發生了。」傳來琴僮之低語。

冷忘情掀起窗簾，探頭一看究竟。

大路之旁，躺着一個滿身是血的中年漢子，一動不動的，看樣子已是死去多時。

漢子身旁，跪着一個身體孱弱、臉色枯黃，年約十三四歲的小童。

冷忘情一看那小童滿佈血絲的眼睛以及那臉上淚痕，已知死去的漢子定是他的親人。

冷忘情推開車門，一躍而出。

孱弱的小童看見冷忘情那冷冰冰、木無表情的臉孔，雙目登時露出恐慌的神色，伸手便抓向地上一柄斷刀。

琴僮亦已來到，急道：「小哥兒，不

要害怕，我家公子不是壞人，絕對不會傷害你的！」

小童聽了心中稍安，嗚咽着：「我爹……爹……他被賊人殺死了……」已是哭不成聲。

「不要怕，慢慢的把經過說出來，我家公子定會幫助你的。」琴僮柔聲安慰着。

那小童一面揩拭眼淚，一面斷斷續續的把經過說出。

故事很簡單，也很悲慘。

小童自懂事以來，便不知母親是誰。父子兩人，相依爲命，務農維生。

某日，父親收拾家中細軟，帶着兒子，離開家園，連夜趕路，據說是逃避仇家。

那知道，只跑了數日，已被仇家追上，父親不敵，被殺身亡。

殺人的，是一個身高七尺的魁梧大漢，一個有着嬌滴滴名字的大漢。

這魁梧大漢的名字叫做花弄月。

「小哥兒，你有沒有弄錯，那人眞的是叫做花弄月？」冷忘情忍不住開口。

小童聽見冷忘情開口，愕了一愕，隨即答道：「是的，我爹是這樣叫那賊的。」

冷忘情雙眉一皺，他實在不明白以殺人爲職業的中原一枝花怎會對一個莊稼漢下手。除非，這小童之父親昔日也是一個江湖中人，給仇家找到下落，僱殺手追殺。

花弄月殺人的付價很高，不是一個普通人能負擔。

這小童的爹究竟是誰？能令別人出高價僱請花弄月追殺的，決非無名之輩。

冷忘情端詳了死去的漢子片刻，甚麼也看不出來。他只能從傷口中，判斷出下手的人，武功甚高。

「小哥兒，你還有別的親人嗎？」

小童搖搖頭。

冷忘情大是爲難，若然丟下這童子不理，實在於心不忍，若帶着他，卻不方便。

「公子，這位小哥可憐得很，既然那姓花的遲早會找上公子，我們不若暫時把這小哥留在身邊，屆時遇上花弄月那斯，把他一劍殺死，替這哥兒報仇後再作打算吧。」琴僮提出一個建議。

那小童聽了，朝着冷忘情便跪下叩頭：「大叔，求你可憐我無依無靠，收留我吧，我甘願替大叔做任何事，定不會白吃大叔的！」

冷忘情沒有辦法，只得點頭：「劍僮，你先幫他一個忙，挖個坑把他父親安葬吧！小哥兒，你叫甚麼名字？」

「大叔，我叫小六子。」

「你還有兄長？」

「大叔，沒有啊，家裏只有爹和我兩個人。」小六子搖搖頭。

「小六子，稍後安葬好你爹後，便暫時和我們一起吧。只是，你得聽我們的話，不可以隨便與別人說話及到處走動，知道嗎？」

小六子連忙叩頭答應。

× × ×

鄭州西郊，一所大宅之外。

月色中，身穿白衣的燕南飛在一株大樹下，撫琴輕奏着她那首哀怨傷感、鳳雙雙戲稱爲「穿腸曲」的調子。

鳳雙雙則躲在樹上，手按劍柄，等候宅內之人出現。

這一次是她們兩人合作以來第四次出手，這個月來，她們除了剷掉龍威鏢局外，還除掉了雙龍會兩個據點。

這所大宅，是雙龍會鄭州分舵所在。

一曲剛起，兩人便隱約聽見宅內一片慌亂之聲。

這是極爲正常之現象，冷忘情之斷腸曲所到之處，有誰能保持鎭定？

可是，片刻後，宅內卻歸於平靜。

夜空中，除了琴音外，便只有斷斷續續的蟋蟀聲，與琴音作和。

一曲既畢，大宅裏毫無動靜。

燕南飛娥眉一掀，略爲抬首，似是徵詢躲在樹上的鳳雙雙之意見。

宅裏，驀地跳出一條黑影，撲向燕南飛，但在她身前丈餘處，便已停下，張口狂吠，卻是一條黃犬。

黃犬吠了數聲，見燕南飛毫無反應，便垂下尾巴，轉身奔回大宅。

樹上的鳳雙雙，眉頭緊皺，大惑不解。

難道宅內的人，都懾於斷腸曲之下，不敢妄動，任由處置？

這也有可能，因爲在前三趟，死的都是自不量力、企圖一搏的人，躲在屋內的人卻能保住性命。

但雙龍會鄭州分舵的人怎可能全是貪生怕死，任憑擺佈的人？

莫非其中有詐，屋內有厲害埋伏？

鳳雙雙心中冷哼一聲，飄然躍下，大步踏向宅門。

燕南飛美目一轉，也站了起來，緊隨着鳳雙雙。

「砰」的一聲，大門已被鳳雙雙一掌劈得粉碎。

天井裏，靜悄悄的，空無一人。

鳳雙雙、燕南飛毫不猶豫，步入大廳。

驀地，响起一陣大笑聲。

屋樑上，躍下十多人，團團的把兩人圍在中央。廳外，亦同時由屋頂躍下了數十人，把大廳重重圍困。

「老夫還道是冷忘情那三不懂前來敝會，原來只是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說話的人，五十來歲，鷹眼勾鼻，身形瘦削。

這人手中拿着一枝旱煙管，煙鍋特大，足有拳頭大小，一看便是知能作武器使用。

鳳雙雙一見此人，心中已是冒火，只因這人那對色迷迷的鷹眼，不停地在她那玲瓏浮凸的身上溜轉，似是要把她的衣服看穿。

「紀春，不要往自己臉子貼金了，憑你們雙龍會那些不入流貨色，何須冷忘情親自動手？」鳳雙雙柳眉倒豎，怒道。

手持旱煙管的，正是雙龍會首席堂主，煙怪紀春。據說他那吞雲吐霧的功夫，舉世間無人能及。

「聽妳如此說，敢情便是姓冷的相好，看妳的樣貌身材，跟着那甚麼也不懂的木頭，實在浪費。乖乖的放下劍，跟隨老夫吧！老夫保證妳，每晚都其樂無窮，欲仙欲死！妳只要看看老夫這管……」

鳳雙雙見他愈說愈下流，不禁怒火中燒，「嗆」的一聲，長劍已出鞘。

鳳雙雙的身手，在當今武林中名列前矛。

鳳雙雙的劍，快、準、狠，深得用劍之眞諦。青虹一閃，電射紀春的咽喉。

紀春身爲雙龍會首席堂主，當然也非等閒之輩，但是與鳳雙雙比，還是差了一小截。

只可惜，鳳雙雙這一劍，卻也偏差了一小截，只差了那小小的一寸。

紀春的身形，已急劇後退，但仍是慢了一點，頷下長鬚，蕩然無存。

鳳雙雙的劍，只消快上一點，只須長上一寸，紀春現時想必已身首異處了。

鳳雙雙不明白她自己這一劍，爲何會力不從心。她不明白這一劍爲何會差了一寸。

「大夥兒上，給我拿下這兩個丫頭！要活的！」紀春並沒有給她時間去想。

雙龍會這次的人手，每個都是出類拔萃。

很明顯地，這些都不是鄭州分舵的原班人馬，這些人應全是總壇派出來的高手。

鳳雙雙武功雖高，卻不能佔到便宜。

銀虹一閃，燕南飛已不知從何處拔出一柄短劍，加入戰圈。戰況登時改觀。

兩隻雌老虎，劍法是同樣的凌厲。雙龍會的人不時中劍倒下。

只可惜，一個倒下，便有兩個人補上。

紀春並沒有參戰，他只在旁抽着他的煙，一個一個的煙圈，從他口中噴出。

大廳裏，已倒下十多名雙龍會的人。

但是，鳳雙雙、燕南飛兩人的劍，已較前緩慢得多，似是力有不逮。

怎可能會這樣？百招還沒有到，怎會有後力不繼之事發生？一個劍手，若不能支持三、五百招，怎能立足江湖？

鳳雙雙與燕南飛也不明白，她們不明白手中的劍爲何會愈來愈重，重得簡直難以揮動。

終於，她們的劍變得千斤那般重，再也支持不住，噹的一聲，墮在地上。

她們的身子，亦軟軟的跌在地上。

「哈哈！哈哈！冷忘情這小子倒也不錯，竟送兩個妞兒給老夫享受！」紀春得意忘形地大笑。

「老匹夫，你究竟做了甚麼手腳？」燕南飛劈口大罵。

「哈哈！哈哈！江湖中人只知道老夫喜歡抽煙，但有誰知道老夫的煙絲是特別泡製的？只消吸入少許，便有意想不到之效果，箇中樂趣，稍後妳們便會領略得到！」紀春的笑聲，愈來愈得意。

只是，他的笑聲片刻後便消失。

因爲，他聽到了琴聲，要命的琴聲。

斷腸曲奏起時，總是在別人最高興的一刻。冷忘情這人，總是如此大煞風景，破壞氣氛。

當琴僮、劍僮出現時，紀春臉上不禁色變。他的任務，本來便是要對付冷忘情，照說不該如此害怕。

但是，冷忘情出現時，有誰能眞正保持鎭定？

琴僮、劍僮陪着的，當然是三不懂公子——冷忘情。

「我家公子說：今晚這裏的人，一個也不可以離開。」琴僮的聲音，仍然是那般清脆可愛。

「我家公子說，雙龍會的人，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是自己了斷，免得公子動手，第二條便是上前一搏。」劍僮的聲音卻是冷冰冰的，像是給冷忘情傳染了。

「冷忘情，你可不要如此得意，別忘記你還有兩個人質在老夫手中。」紀春一個箭步，躍到鳳雙雙兩人身側。

「紀春，你這人是愈老愈胡塗了，不死也沒用。你手中的人，與我家公子有何關係？她們的生死，我家公子怎會着緊？」琴僮大笑。紀春登時一呆，道：

「這雙女娃兒不是你們的人？」

「有誰聽過我家公子身側有女子？紀胡塗，你難道連我家公子的名字都不知道嗎？這兩個女子，你喜歡怎麼辦便怎麼辦，只是，我家公子沒空看。」

「冷……冷忘情，這傢伙的煙絲有鬼，小心。」鳳雙雙大嚷。

紀春冷笑一聲，也不阻止鳳雙雙說話，只因冷忘情進入大廳已有一段時間，現在要閉住呼吸已是太遲。

冷忘情向軟倒在地的鳳雙雙投過一眼，伸出了他那晰白的手。

劍僮已把劍遞上。

紀春下意識地後退。

驀地，青影暴閃，琴僮、劍僮如鬼魅般，以神奇無比的身法掠向地上的鳳雙雙及燕南飛。

冷忘情的劍亦同時出鞘。

紀春大是爲難，不知是對付琴、劍雙僮好，還是應對付冷忘情好。

匆忙中，他大喝：「兄弟們，並肩上！」

只可惜，他的反應還是慢了一步。

冷忘情殺人，只用一招，沒有人能使他用上第二招。每人一招，不多也不少。

紀春身手雖然不弱，但也不能例外。

鳳雙雙適才那一劍，把紀春的鬚削掉。

冷忘情現在這一劍，却把他的腦袋砍飛。

若非如此，怎能稱得上奪命一劍？

冷忘情回轉身，冷冷的望向三十多名呆若木雞的雙龍會會衆。

劍眉一揚，他的劍便要再度出擊。

驀地，一個漢子丟下刀，噗通一聲跪下。

登時，兵器墮地之聲此起彼落，三十多名雙龍會會衆，無一站着。

面對着三十多個本是無仇無怨，現在更是毫不反抗、閉目待斃的人，冷忘情的劍不禁猶豫着。

他靜靜的站在那裏，找尋着一個出劍的理由。終於，一盞茶工夫後……

「割掉一隻耳朵的人，表示有決心脫離雙龍會，沒有耳朵的人，表示永不再在江湖出現，再也不聽那斷腸曲。」

雙龍會的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冷忘情竟然懂得說話，而且說的竟是比天籟還要美妙的話。

地上多了六十餘隻耳朵，少了應該躺在地上的三十多具屍體。

「胭脂，以妳的所作所為，以我昔日的脾性，妳實在不該活着的。好好的反省過去，為自己的將來作一個打算，妳須要的，並不是黃澄澄的金子，那只會害了妳一生。黃金萬兩很重，妳提不起的，琴僮，給她倆澆一頭冷水，然後把這見錢開眼的扔出去。」

琴僮連忙照辦。

冷水澆頭之下，片刻間，鳳雙雙發覺體力已漸漸恢復。

「冷……冷忘情，你打算怎樣處置我？」

「妳是閑着無聊，還是腦袋有問題了？抑或是嫌活得太久？妳認為憑着妳和北地胭脂，便能剷除雙龍會？還是認為可以對付我了？」

鳳雙雙垂着下頭，不敢作答。

「那麼，妳定是認為我不敢殺妳了？」

「我的命是你救回的，你喜歡怎麼辦便怎麼辦！我絕不會皺眉，但你卻像我爹那般教訓我，我受不了。」鳳雙雙大嚷。

「扔她出去！」

鳳雙雙連反抗的念頭還不曾有，便被琴僮、劍僮一左一右挾持着，扔出屋外。

她爬了起來，大嚷：「冷忘情，你這冷血鬼、無情鬼，我恨你，我恨死了你，終有一天，我要你跪下來求我，終有一天，我……」

只是，當她看見身前那白影後，把要罵的都硬生生吞了回去。

「拿回妳的劍，不要再丟失了！我不是每次都在妳的身側的！」

鳳雙雙滿臉通紅，抬不起頭來，只默默的接回長劍。

一白二青，三條人影瞬即消失。

鳳雙雙臉上，多了兩行淚水。

「鳳姐姐，我們還是走吧！」燕南飛竟然還不曾離去！

「燕……妳是……」

「是的，鳳姐姐，我便是北地胭脂！」

「哼，虧妳還有臉見我！」

「鳳姐姐，我知道自己不對，但請妳相信我，我絲毫沒有半點加害姐姐之意！」

「妳還找我幹甚麼？難道妳認為我不敢殺妳？」鳳雙雙剛才被冷忘情罵得滿腔怒火，正好拿燕南飛來出氣。

「鳳姐姐，我剛才想透了，冷忘情說得對，我過去之所為，實在太任性了。」

「任性？妳殺人不是為了錢？」

「錢？當然不！我家是京師首富，錢在我眼中簡直如糞土一般。我只是覺得生活太平淡，毫無刺激，所以才跑到江湖四處闖蕩，當上殺手，尋求刺激吧！」

「那妳的名字是……」

「鳳姐姐，請妳原諒，我不能說。鳳姐姐，若妳相信我願意拋開一切，洗心革面的話，我叫甚麼名字又有何關係呢？畢竟名字只是一個代號吧了！」

「那麼我便仍然把妳當作燕南飛吧。燕妹子，妳有何打算？回家？」

燕南飛搖搖頭：「燕南飛這名字是我遇上鳳姐姐時才首次使用，不曾污染過。我希望能用這名字，幹一番有意義的事，以彌補我過去之錯失及罪孽。暫時，我仍不想回去。鳳姐姐，請妳容許我和妳一起吧！」

鳳雙雙娥眉頓皺：「燕妹子，妳要和我一起？妳可知道我要做些甚麼嗎？」

燕南飛神秘地一笑：「我當然知道，妳要找冷忘情。我看得出妳對他有意思！」

「我對冷忘情有意思？這眞是天大的笑話！我根本連他的樣子也不知道，怎會有意思！況且這傢伙冷酷無情，把自己看作比天還高，我怎會對他傾心？燕妹子，妳可知道天下間，有多少條件比他好的世家子弟在追求我嗎？」鳳雙雙嬌笑道。

「鳳姐姐，妳大錯特錯了，我知道武林中有很多條件極好的世家子弟都在追求妳，連那一向孤芳自賞的海無涯也對妳有意思，但他們的條件卻並不一定比冷忘情好，因為妳根本對冷忘情一無所知，所以無從比較。單是武功一項，天下間便無人能勝過他！」

「燕妹子，女子要嫁的是人，不是武功。他那冷冰冰，對人不屑一顧的模樣，看見便冒火了，這種人怎能相對一生一世？」

「鳳姐姐，不要抵賴了。妳若不是對他有意思，怎會到處找他？妳絕對不是為了殺他而找他的，因為妳早已見過冷忘情，妳早知道妳和我兩人的武功修為，加起來也挨不上他一劍。妳找他幹甚麼？」

「我只是對他好奇吧了。」

「我不否認這一點，在沒有見過他之前，妳確是對他好奇，在見過他之後，好奇心便變為傾心。實不相瞞，我也有着這種感受。冷忘情這人，不知怎的，只消站在妳身前，便能散發出一種魅力，一種令人不可抗拒的魅力，這魅力可能來自他的神秘，亦可能來自他的高傲，更可能來自他的自信。鳳姐姐，妳同意嗎？」

「難道我眞的對他傾心？難道我眞的喜歡一個冷冰冰，把我毫不放在眼中的人？」鳳雙雙喃喃自語。

「鳳姐姐，不要自欺欺人了，妳早已知道冷忘情絲毫不冷，絕對不是無情。

反之，他的感情非常豐富，只是為了某種原因，他要把感情收藏起來，做成這個外冷內熱的形象。」

「燕妹子，妳認為他是為了何種原因才這樣呢？」

「他的名字叫作忘情，並不是無情，這表示他要把某一段情忘掉。如我所料不差，這段情極有可能使他受到了極大傷害，所以他要忘掉。」

「燕妹子，妳眞了不起！妳和他只見過一次面，便對他有如此深刻的認識，我眞是十分佩服！」鳳雙雙由衷的道。

「鳳姐姐，因為我曾經當了數年殺手。一個成功的殺手，最重要的條件不是武功高明，而是心思縝密，觀察入微，這才能洞悉危機所在，趨吉避凶。」

「剛才我們也是太大意了，若非碰上冷忘情，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鳳姐姐，不知怎的，與妳一月相處，把我那殺手應有的警覺性也失掉了，否則，我應發覺那淫賊有古怪。」

「也許我們這個月來太須利了，被勝利沖昏頭腦，低估了對手。」

「今後，我們得小心一點了。」

「燕妹子，妳剛才說妳也對冷忘情傾心，這是眞的嗎？」

「鳳姐姐，妳害怕我會把他搶走嗎？」

「說眞的，我不希望我倆有任何爭執！」

「鳳姐姐，讓我說句老實話吧，冷忘情這人不是妳我所能霸佔的，若存有這個念頭，屆時定會一無所有。」

「燕妹子，妳的意思是……」

「鳳姐，我們姐妹兩人必須合作。」

× × ×

自從小六子加入後，劍僮和琴僮兩小輕鬆得多了。因為小六子為人勤奮，事無大小，都自動請纓去做。

做事勤奮，從不斤斤計較的人，通常也最易討人歡心。

冷忘情已開始有長期收容小六子的打算，他更準備在觀察多一個月後，便開始傳授小六子武功。

只是，在傳授武功前，他得先行找着和尚，看看小六子為何臉色如此差勁，體格如此孱弱。和尚醫道高明，應有辦法補救。

馬車正奔向金陵，駕車的便是小六子。

「公子，我可否問一句話？」劍僮問。

冷忘情點點頭。

「公子，你可知道師父為甚麼不傳授武功給我們兄弟倆？」

「劍僮，你師父何曾沒有傳授武功給你倆了？不要說你們的輕功和身法了，便是你們的內功根基，江湖中能勝過你倆的，實在少之又少。」

「公子，我不是說這些，我是指實用一點的武功，到目前為止，我倆連一招一式也不懂得，遇上敵人時，只有閃避和逃跑的份兒，永無機會還手，更不用說傷敵了。」

「武功一道，講求根基，按步就班，方有大成。內功根基紮實，練習拳腳、劍法時便會事半而功倍。內功沒有基礎，便試圖兼修招式的話，那便會分心，使內功進展緩慢，沒有內力輔助，任何凌厲高深的絕招都難以發揮應有之威力，變成破綻處處，不堪一擊，你們明白這一點嗎？」

「原來如此。請問公子，我們何時才算得上有基礎，可以開始練習招式呢？」

「修練內功，到了某一階段後，便毋須日夕苦練，修為會自動增長，因為到了這個階段，平常的呼吸已代替了吐納功夫，只須早晚修練少許時間便已足夠，這時便可以利用餘下時間練習其他如掌、劍的武學，甚至在內功上尋求突破。以我近來之觀察，你倆應可以開始練的了。這趟回金陵，我便問一問你們那和尚師父，若他首肯的話，我便傳你倆一些實用一點的功夫吧。」

「多謝公子。公子是否傳授給我們奪命劍招？」

「奪命劍招殺氣太重，你們年紀輕輕，不宜修練。但你們不必失望，我的武功，高明的並不在奪命劍法，日後你們自會知道。」

兩小大喜，齊齊叩謝。

「公子，他日不知誰有這個福份，能被公子收為徒兒。」劍僮似是略有遺憾。

「你們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的武功，比起你們師傅雖然高出些少，但在其他方面，我遠不如他。懂得如何傷人，並不值得驕傲，懂得如何幫助別人、救人才是值得敬佩。你師父在這方面，比我強得多了，你們應在這方面多下一點功夫，知道嗎？」

兩小默默無言。

「你們師父有一短處，你倆切不可學。他的酒實在喝得太過量了。酒這東西，適量對人體有輔助，但過量時便會有害，更往往誤了正經大事，甚至抱恨終身，你倆要緊記這點。」

說到這裏時，冷忘情掀起窗帘，遙望遠方，眼角輕微地顫抖着。

馬車突然間急剎。

「小六子，甚麼事了？」劍僮揚聲問道。

「劍僮哥，沒有甚麼事，只不過是一棵樹突然間倒下吧了，我下車看看。」

冷忘情心中一動，喝道：「小六子，不要。」人已推開車門，飄身而出。兩小連忙也跟着飄出車外。

官道上，一棵大樹攔在中央。

大樹後，慢步踱出一個身高八尺之魁梧大漢，雙手交叉橫抱胸前，口中咬着一枝鮮花。

小六子看見魁梧大漢後，惶恐的向着冷忘情站立處急退，嚷道：「公子，便是他，是他殺我爹的。」

「小六子，不用怕，我會替你作主的了。」冷忘情安慰着急退的小六子。

小孩子畢竟是小孩子，尤其是一個受過傷害的小孩子，只見他滿臉驚慌：「公子，快逃，他很厲害的。」邊說邊撲向冷忘情懷中。

冷忘情只得輕輕擁着小六子，道：「小六子，要對我有信……」眼睛卻注視着魁梧大漢。

他突然覺得有點不妥，因爲他嗅着一陣淡淡的幽香，一陣從女子身上散發出來的幽香。

他心中一動，便要……

可惜得很，他還是遲了一步。小六子纖小的手掌已印在他左胸心房之上。

砰的一聲，冷忘情的身軀已倒飛丈餘，鮮血狂噴，倒臥地上。

小六子也蹬、蹬、蹬的連退數步，口角溢着鮮血。

劍僮、琴僮兩小見狀，大吃一驚，撲向冷忘情，只見他已是奄奄一息，氣若柔絲。

劍僮破口大駡：「小六子，我家公子待你不薄，爲何要如此做？」

小六子一抹口角血漬，笑道：「你們太天眞了，你還以爲我眞的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兒嗎？哈哈！哈哈！」

魁梧大漢已跑到他身旁，攙扶着他。

「你……究竟……是……誰？」冷忘情張開眼，氣若柔絲的問。

「你已離死期不遠，告訴你又何妨？聽着，我名叫葉小綠，這名字聽過嗎？」小六子的聲音竟變成一個女孩子般。

「不……老仙娘……葉……小綠！我……應該……早……便……想……到。」他的手指卻慢慢的在地上畫着。

「你想不到吧！冷忘情，俗語有云：牡丹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一枝花若無我這綠葉，怎會如此風光？只不過，他在明，我在暗罷了。」葉小綠愈說愈得意。

「娘子，還和他胡扯幹甚麼？快點收拾這兩個小鬼，割下他們的頭去領賞吧。」中原一枝花道。

他的話還沒有說畢，劍僮、琴僮已雙雙挾起冷忘情，如飛般掠去。

昔才冷忘情倒臥之處，留下一個歪歪斜斜的逃字。

「快追！」葉小綠怒喝。

只可惜，兩人低估了劍僮及琴僮的輕功修爲。

葉小綠早已聽說過兩小的輕功甚高，但心中始終不信，認爲兩個小孩子，年紀輕輕，能有多大成就。

最要命的是在過去一個多月中，她從兩小口中獲悉他們根本不懂武功，所以自始至終都沒有把兩人放在眼內。

想不到，兩個小孩子，挾着一個傷重的人，竟能在片刻間便把她和一枝花擺脫，逃得無影無踪。

「想不到煮熟的鴨子也會飛掉，沒有人頭，那來萬兩黃金？」葉小綠頓足不已。

「黃金事小，我只怕日後那姓冷的找上門時，如何應付？」一枝花在提心吊胆。

「這個你可以放心，老娘那一掌，天下間有誰挨得着？何況他那時簡直毫無防備，連運功抵抗也來不及！恐怕他現時已心脈俱碎，一命嗚呼了。」葉小綠滿懷信心。

她卻忘記了自己也曾被冷忘情反震之力擊得口角溢血。冷忘情若眞的全無抵抗之力，何來反震力？

她不知道冷忘情內功通玄，修爲已達出神入化之境界，只要心念一動，護體眞氣已然把心脈及要穴保護着。

要不是冷忘情慢了一點點，她怎能傷得着冷忘情？

＊　＊　＊

「大哥，公子吃葯這麼久了，還是昏迷不醒，該如何是好？」是琴僮的聲音。

「二弟，唯今之計，只有盡快趕回金陵，找師父醫治了。」劍僮已是六神無主。

「大哥，午間那一陣奔跑，已把公子震得昏迷過去，若再長途跋涉，恐怕公子難以支持，你看看還有沒有其他較好的辦法。」

「師傅曾說過，續命保心丹乃療傷聖藥，功能起死回生，任何傷勢，一服見效。爲何公子吃了兩粒，也還是沒有起色的？」劍僮心裏想着。

「二弟，公子傷勢這樣重，連續命保心丹也沒有功效，我們不能再耽誤了，明天清早，我們便做個担架，把公子縛起，避免過度震盪，趕回金陵找師傅吧，這是我們唯一的辦法了！」

琴僮只得點頭：「大哥，我們還得要非常小心，避開江湖人物，以免引起麻煩。」

世間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愈是怕麻煩，麻煩便偏偏找上門來。

＊　＊　＊

兩個年紀加起來也不到二十五歲的小孩子，一個揹着長劍，另外一個揹着長形包裹，扛着一個臉色蒼白、昏迷不醒的中年人在山道上急奔。

正是劍僮和琴僮兩小抬着冷忘情。

數日來，兩小爲避開武林中人，尤其是雙龍會中人的耳目，走的全是僻靜小路，很多時甚至還要攀山越嶺。

以兩小的輕功，根本可以如履平地，但要抬着一個傷重昏迷的冷忘情，情況便大大不同，況且還要隨時留意敵踪。

唯一使兩人略感安慰的是冷忘情之傷勢並沒有惡化，且在每天兩粒續命保心丹之下，氣息已開始稍爲增强。

這天中午，烈日當空，兩小扛着冷忘情，在一小空地上略作休息。

把冷忘情放在樹蔭下後，劍僮道：「還有三數天行程，便可到達金陵了，希望公子能支撑着，不再起變化。」

「大哥，你看守着公子，我去找些清水及野菓。」

琴僮剛走不久，麻煩便到。

十多名清一色灰衣裝扮的漢子，手持着各式各樣的兵器，團團的把劍僮及冷忘情圍在中央。

劍僮大爲吃驚，琴僮不在，要逃也不能，怎麼是好？

他一咬牙齦，從背後就拔出冷忘情的劍。

冷忘情的奪命劍，聞者胆喪，兩小的輕功身法，見識過的人也不少。

劍僮懂不懂劍法呢？灰衣大漢們無所知曉。强將手下無弱兵，灰衣大漢們略爲一窒。

「各位弟兄，會主有諭，誰能割下冷

忘情人頭的，可獨得黃金三千兩，其餘的亦可獲重賞！」其中一灰衣大漢嚷道。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十多名大漢一湧而上。

劍僮大是焦急，他不懂劍法，如何是好？

沒有辦法之下，只得憑記憶模仿着冷忘情的招式，一劍劈出。

想不到，這胡亂使出的一劍竟能奏效，爲首衝到的一名灰衣人竟被他劈爲兩截。

劍僮大爲高興，施展出奇妙身法，在冷忘情身側重複地使出那唯一的招式，拚命抵抗來犯之灰衣人。

最難應付的除了武功高明的人外，還有兩種人。

一種是顧攻不顧守，不要命的人。

另外一種是一竅不通，胡打亂撞的人。

不要命的人使對手有所顧忌，胡來的人使對方無路可尋，不依常規的打法往往使人更爲頭痛。

劍僮便是這兩種人之混合體。

因此，一時間，十多名灰衣大漢如老鼠拉龜般，無從下手。

十多個照面後，再有一名灰衣大漢被劍僮劈翻，只是他自己身上亦已掛彩數處。

「大哥，不用怕，我來幫你！」一條青影從外圍撲進，在地上拾起一柄鋼刀便加入戰圈。

兩兄弟同出一轍，同是不要命，同是胡來亂打一通。

只是，若然不要命便能保存生命，若然胡來便能致勝，世間上，那還有人愛惜生命，那還有人練習武功？

琴僮加入戰圈後，幸運地也給他劈倒兩個對手。

兄弟兩人各殺傷了兩名對手，也就是唯一的四個，餘下的時間，便只有招架，而無還手之力。

因爲灰衣大漢們已摸清楚兩人之虛實，也逐漸適應兩人之打法。一旦打法被人摸透，兩小之武功便簡直不值一哂。

兩小的身法輕巧靈活，出神入化，莫說十多名普通身手之大漢，便是再多上十多人，也未必能奈何得了他倆。

只可惜兩小因要保護冷忘情關係，活動範圍受了限制，靈巧身法不能發揮作用。

數十招後，兩小已是傷痕纍纍，險象環生，眼看再也不能支撑多久了。

驀地，傳來兩聲嬌喝，一條淡紅及一條淺紫的纖小人影挾着青虹已衝進人羣，殺向灰衣大漢。

兩條纖小人影，竟是鳳雙雙與及回復女裝打扮的燕南飛。

兩個鼎鼎大名的女煞星，身手自然比兩小强得多。十多個照面下來，十多名灰衣大漢，無一倖存。

兩女相對一笑，回身便走向冷忘情躺身之處。

那知道，兩小已抬起冷忘情，急急逃走，邊嚷道：「兩位援手之情，他日圖報，後會有期！」

鳳雙雙大急，邊追邊嚷：「劍僮、琴僮，你們不用逃啊，我們並無惡意。」

燕南飛也追了上去，大叫：「小兄弟，快停下來吧，整個武林的人都在找你們，你們的處境非常危險，不要再跑了。」

鳳雙雙道：「憑你們兩人，絕對不能保護你們的公子的！讓我們幫助你們吧，請相信我，我們是一番好意的。」

鳳雙雙與燕南飛兩人的武功雖高，輕功身法卻遠遠不及劍僮、琴僮兩兄弟，已被兩小抛離甚遠。

「大哥，我們要不要停下來？」琴僮心裏有點動搖。

「萬萬不可！跑快一點。」劍僮毫不理會身上的傷勢，把速度加快。

「大哥，她們很像有點誠意呢，不如停下來看看她們意欲如何吧！」

「你瘋了嗎！我們怎可以把公子的性命來冒險？天下間，除了師傅外，每個人都希望把公子置於死地，怎可以胡亂相信別人？」

「大哥，我只是覺得她倆並沒有惡意吧了。」

「胡說，那鳳雙雙終日追纏公子，定不懷好意，難道她會找公子對親嗎？何況更有一個以殺人爲職業的北地胭脂在一旁哩！萬兩黃金不是一個小數目，有誰不動心？」

「是啊，我怎麼會忘記了？」

鳳雙雙與燕南飛兩人雖然出盡全力，但仍被兩小愈抛愈遠，眼看便要失去三人之踪影，只得大叫：「劍僮，快停下來，你這樣會加速害死你們的公子的！」

只可惜兩小毫不理會，更加快速度，亡命逃走。

鳳雙雙只得停下來，頓足道：「這兩個小胡塗、小混蛋，定會把冷忘情害死的。花弄月、海無涯、龍青風以及大批雙龍會的高手都在附近一帶搜索他們之下落，一旦碰上任何一方面的人，兩人都難以應付。」

「鳳姐姐，都是我不好，若不是我的聲譽太差，他們很可能會停下的！」

「燕妹子，不要怪責自己了，我很了解他們的心情，而現時的處境他倆絕對不會停下來的！」鳳雙雙嘆了一口氣。

「鳳姐姐，我們該怎辦？難道眼巴巴看着他們踏進鬼門關嗎？」

「燕妹子，我們還是追下去，希望能找着他們，再暗中照顧吧！」

「想不到這兩個小東西的輕功如此出色，但願他們能逃過劫數！」

「看樣子，冷忘情受的傷可眞不輕，一枝花的武功，應不比他們强，究竟用甚麼詭計傷着他的呢！」鳳雙雙邊說邊展開身法，往兩小消失之方向直追。

「花弄月的武功身手，我也見識過，實在無可能傷害得着冷忘情，難道他也懂得使詐？」燕南飛也是大惑不解，追上鳳雙雙。

「除了使詐，我想不出他有何能力可以傷着冷忘情！」

「我還道是只有我才會爲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想不到向來明槍明刀的花弄月也會來這一套。」

「燕妹子，一旦花弄月使起詐上來，可能比你更難應付呢。因爲他一向給予人的印象是光明磊落，沒有人會提防他施詭計，冷不防之下定會上當，我猜冷忘情可能便是這樣着了他的道兒。」

「好人做壞事，殺傷力通常都比壞人做壞事强，便是這個道理。」

兩女的身形漸漸消失。

兩小護主　令人感動

劍僮、琴僮兄弟倆扛着冷忘情，一口氣跑了十多里路，方停下來稍息。

琴僮從懷裏取出一顆藥丸，捏碎後，便倒進冷忘情口裏，再給他灌了幾口清水。

「大哥，公子的情況似乎比日前好得多了，你來看看他的氣息脈搏？」

「唉，公子終日昏迷不醒，實在令人擔心，若然他能醒轉過來，那便好了，最低限度也可以給我們出個主意，教我們怎樣做。」

「那還用你來說！以公子的修爲，若然醒過來的話，定能自我療傷，何須四處奔波？」

「鳳雙雙她們很可能沒有騙我們，附近定有不少敵人，我們得小心一點，否則便不堪設想了！」劍僮滿臉憂慮。

「大哥，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相信公子定會吉人天相，逃過這一劫的。」

突然，冷忘情發出一陣呻吟聲，兩小忙撲上前一看究竟。

「公子，公子，你醒一醒吧！」

兩小的呼喚竟然起了作用，冷忘情虛弱的張開了眼睛。

「劍僮，這……裏……是……甚麼……地方？」冷忘情的聲音低弱至幾乎聽不到。

「公子，我們也不知道這座山叫甚麼名字，只知道大約距離金陵還有三天路程。」劍僮見冷忘情甦醒，心中大喜。

「你們爲甚麼把我縛着了？快扶我起來！」冷忘情之聲音逐漸轉强。

兩小聽了，忙把擔架上用來綑綁冷忘情的藤蔓割斷，小心地扶起冷忘情，盤膝坐着。

冷忘情緩緩合起雙眼。兩小連忙一前一後的戒備着，爲他護法。

大約一盞茶工夫，冷忘情重新張開眼睛：「我們走吧。」

劍僮道：「公子，你的傷……」

冷忘情搖搖頭：「那賊婆娘的枯葉掌可眞厲害，把我全身的眞氣全震散了，沒辦法重新聚集，你們給我吃下多少顆續命保心丹了？」

「共吃了九顆了，公子。」

「劍僮，你們把這些靈藥糟蹋了。兩顆便應已足夠，只可惜你們不懂得眞氣療傷，否則便可助我重聚眞氣。」

「公子，你可以教我們的嘛！」

「沒有用的，現在臨急才學習，難以應用！一個力度用得不對，便會弄巧反拙。看你們的傷勢，應是遇上了敵人，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兄弟兩人便把經過說出。

「你們做得很對，即使她們眞的沒有惡意，我也不要領她們的情。你們現在先抬着我，找一個隱蔽地方暫時躲起來，讓我看看能否把眞氣重聚，另外，我要傳授你們一些劍招，讓你們在危急時可以用得着。」

「公子，你可否教我刀法？」琴僮問道。

「琴僮，你不喜歡學劍？」冷忘情大爲錯愕。

「公子，我當然喜歡學劍，只是，我現在只有一柄刀，學了劍法也是派不上用場，倒不如先學數招速成而實用的刀法。」

「其實刀和劍，各有長處，學甚麼也沒有多大問題，武功到達某一境界，便是拿着一根柳枝也能發出無窮威力。」

「公子，柳枝也可以作兵器？那麼，使的應是劍招，還是刀式？」

「有形的劍招和刀式，在武學來說，只是下乘。上乘的武學，講求無招無式，意到招到，順其自然，無拘無束，不受招式之限制。」

「那和亂打一通有何分別？」

「分別可說不大，亦可說極大，你們現在還沒到達那個境界，說出來會影响你們的進展，待稍後有機會時，我再告訴你們吧。」他虛弱地躺回擔架上。

「公子，你已到達無招的境界了嗎？」兄弟倆扛起冷忘情，齊聲問道。

「沒有。我心中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但始終未能擺脫那有形的軌跡。」

驀地，劍僮臉色一變，道：「二弟，快點，有人來了！」

兄弟兩人，扛着冷忘情便竄入遠處之樹林中。

來者正是追來的鳳雙雙及燕南飛。

「咦，鳳姐姐，這地上有些東西。」燕南飛目光銳利，一眼便看見適才冷忘情停留之處有些特別東西。

鳳雙雙一看，道：「唔，這是藥丸的封蠟。」她拾起碎蠟，湊近鼻孔一嗅。

「鳳姐姐，妳這是幹甚麼？」燕南飛對鳳雙雙之舉動大爲奇怪。

「咦，這是碧海狂僧的續命保心丹啊！冷忘情究竟和這和尚有何關係？」鳳雙雙登時疑團滿腹。

「鳳姐姐，憑一點碎蠟，妳便可以斷定冷忘情服的便是續命保心丹？」燕南飛實在不敢置信。

「燕妹子，實不相瞞，寒家對醫道頗有研究，我對天下間的靈藥，也略有認識，所以能分辨出來。」

「啊，鳳姐，妳是鳳家的人！」

「燕妹子，我姓鳳，當然是鳳家的人了。難道我家會姓凰嗎？」鳳雙雙噗嗤一笑。

「我的意思是淮南鳳家，以醫術享譽武林的鳳家。」

鳳雙雙點點頭。

「妳爹是否便是活命神仙鳳神仙，天下醫道第一人？」

「不錯，我爹便是活命神仙，但是他老人家只承認是醫道第二，第一的另有其人。」

「還有人的醫道比他更高？是誰？」

鳳雙雙和燕南飛適時趕來，替劍童、琴童解困。

「便是碧海狂僧！」

「碧海狂僧？眞想不到！我出道只有數年，無緣見這怪人一面，但聽說他行事古怪，但憑個人喜惡，怎會鑽研救人活命之醫術？」鳳雙雙的話，燕南飛實在不敢相信。

「這個我也不清楚，但我爹絕對不會欺騙我的。」

「噢，鳳姐姐，江湖上不是傳言昔年冷家堡上下數十口，都是死在碧海狂僧的『醉生夢死』手法之下嗎？若然冷忘情與冷家堡有關係，又怎麼會和碧海狂僧有來往？」

「我也想不透這一點。也許冷忘情根本便和冷家堡無關，只不過是姓氏相同；也許冷家堡的人並非死在碧海狂僧手下。」

「我看第一個可能性機會較大，由始至終，冷忘情都不會表示過他和冷家堡有關，況且冷家堡的人都已死光，那還有後人？第二個可能性機會不大，聽說醉生夢死這手法，天下間除碧海狂僧外，無人懂得，且無類似手法使人死後仍是滿臉笑容。」

「我最初懷疑冷忘情便是昔日冷家堡主冷飛雲，便跑到金陵找着那替冷家堡收屍的地保，一問之下才知道冷飛雲已確實死去，堡中高手亦無一生還，冷忘情與冷家堡堡無關連並不出奇，但冷家堡亦有可能不是毀在碧海狂僧之手，天下間無奇不有，可能有一種藥物，服下後可以令人死後臉露笑容，有機會時我倒要問一問我爹。」

「鳳姐姐，天色已不早，我們還是吃點東西，趕快上路吧。」

×　×　×

扛着一個人，若在平路上，甚至在山路上走，也難不倒劍僮、琴僮兄弟。只是，樹林中根本便是無路，單身行走也得披荊斬棘，前路難行之極，何況還要扛着一個人？

兩小幾經艱苦，才穿出森林，到達一小溪旁邊。兄弟倆放下擔架，拿出水袋裝滿後，遞給冷忘情喝。

「二弟，你去看看附近有沒有野兎、山雞之類的動物，捉數隻回來充饑吧。」劍僮吩咐琴僮道。

「不用了，琴僮，你還是採點野菓回來吧！」冷忘情坐了起來，喝了兩口水。

「公子，光吃野菓，甚難恢復體力的。你的身體如此虛弱，數天來只喝過水和菓汁，極須吃肉來補充體力，這樣才能快點康復。」劍僮急道。

「劍僮，我現時不能生吃肉食，若要熟食，必須生火。說不定附近有敵人在搜索着我們之下落，火煙會把他們引來。」

「公子說得對，我這便去找野菓吧。」琴僮說畢，便一縷煙般消失。

「公子，肉也可以生吃的嗎？」

「除了豬肉外，其他的肉類大部份都可以生吃，尤其是魚和蝦，活吃的味道更鮮美，抵抗力較差的人卻不宜這樣吃，因爲容易招惹疾病！通常，熟的肉類比較安全。但身爲一個江湖人，很多時別無其他選擇，爲求保持體力，生的肉

類也得吃！」

「魚肉和蝦肉，活吃的味道比熟的更鮮美？師傅卻從來沒有提過啊！有機會倒要試上一試。」劍僮已多日不曾吃過一頓滿意的，巴不得現在便有魚和蝦在身前，可以吃個痛快。

冷忘情看見劍僮那垂涎欲滴的模樣，差點兒便笑了出來：「你那師傅懂個屁，他連肉也不吃，怎知道這麼多。要不是我，這數年來，你倆還不是天天吃着素！」

不久，琴僮已捧着不少野菓回來。

三人吃着野菓時，琴僮道：「公子，小溪的上流，有一個不大不小的瀑布，瀑布後好像隱約還有一個山洞哩。」

「怎麼好像隱約的，你為甚麼不探個清楚才回來。」劍僮一副老大的語氣。

「大哥，我恐怕公子肚子餓嘛，那敢四處亂闖。」琴僮滿臉屈曲，嘟起小咀。

「琴僮，你來帶路，我們現在便去看看，若然瀑布後有山洞，而且比較隱蔽的話，倒是一個理想的匿藏地方。」冷忘情說着便要站起來。

「公子，路不易行，你還是躺下來，讓我們扛着走吧！」琴僮忙道。

冷忘情只得躺在擔架上，由兩小扛着。

不遠處，果然有一瀑布，瀑布中央，隱隱約約有個小山洞，目光若然不銳利的話，甚難看出來。

「劍僮，你嘗試用一塊小石，射向那洞，看看有多深，看有沒有猛獸在洞內。」

劍僮在地上拾起一塊石，運勁一擲，射向瀑布之中，片刻後才聽到回聲。

「唔，這洞足有數丈深，足夠我們三人容身的了。劍僮，稍後你進去看看，現在，你們兩人先行留心聽着這一招『撥雲見月』的要訣……」冷忘情道。

「公子，你現在便傳授我們武功？為何不留待進洞之後呢？」劍僮訝然。

「山洞中，很可能有敵人或猛獸潛伏着，你學懂這一招，可以應付突變，及時退出，知道了嗎？」

劍僮忙不迭點頭。

「琴僮，這一招你也要留心聽着，不論用刀或是用劍，這一招都威力無窮。」冷忘情跟着便詳細給兩小講解「撥雲見月」這招式之要訣。

兩小均是聰明絕倫，且內功根基深厚，只一頓飯工夫，已是使來頭頭是道，似模似樣。

「劍僮，可以進去了，小心一點，如有不對，立即退回，知道嗎？」

劍僮拔劍在手，一個閃身，已撲進洞中。

不多久，劍僮已經從洞中穿瀑布而出，回到冷忘情身側。

「公子，洞裏非常清潔，甚麼蛇蟲鼠蟻也沒有。」

「如此甚佳，你們有信心扛着我飛越溪澗進去嗎？這水面可有四丈餘寬呢！」

四丈餘寬，若單身飛越，以兩小的輕功造詣，簡直易如反掌，但兩人一起扛着擔架飛越，便毫不簡單，這不但要輕功高明，且兩人必須心意相通，合作無間。

兩小同時點點頭，答道：「公子，我們有信心！」

「好，我們這便進去吧！」

兩小扛起冷忘情，後退數步，再往前衝。只聽見前頭的劍僮輕喝一聲：「起！」兩小已扛着擔架，電射瀑布中央。

劍僮、琴僮兄弟之輕功，果然非同凡响，無驚無險的躍進洞中。

山洞中，果如劍僮所說般，一塵不染，寸草不長，毫無蛇蟲鼠蟻之踪跡。

「咦，公子你看，這是甚麼東西？」琴僮輕嚷着，語聲帶着驚奇。

「噢，是隻小海龜！怎麼會是白色的？」劍僮已搶着回答，便要上前捉來玩。

「劍僮，回來，不要騷擾牠。」冷忘情輕喝道。

小孩子見了小動物，通常都非常喜愛，巴不得捉來把玩一番。劍僮只有十二歲，當然不會例外，只是冷忘情既然喝止，那敢不聽？只得收回一雙小手掌，向冷忘情投過疑問的眼光。

冷忘情與兩小相處數載，怎會不知劍僮之心意，道：「海龜此物，大多通靈，對人無害。此龜通體白色，晶瑩可愛，應是罕有神物，我們前來打擾牠的居處，已是不該，怎可再使牠受驚？」

兩小這才明白冷忘情心意，不禁大為羞愧，低下頭來。

那知道白色小龜似是懂得冷忘情所說，伸出頭來，向冷忘情點了一點，便緩緩爬出洞外，「噗通」一聲，跳進水裏。

「多日來，你倆也辛苦了，好好的調息一番吧，明早我便開始傳授你們一些速成的劍法和刀法。」冷忘情說畢，便閉起雙目，運功調息，希望能把眞氣重聚，治療傷勢。

當日葉小綠那一掌，實在把冷忘情傷得不輕，若非他及時警覺，護體神功在心念一動之下自動護着心脈，早已被葉小綠的枯葉掌打得心脈碎裂而死。

饒是如此，冷忘情之眞氣亦被擊散，無法重聚，幸好有續命保心丹給他支撐着，否則亦會傷重而亡。

只可惜當時兩小挾着他亡命奔跑，未能及時救治，亦不懂輸入眞氣，幫助藥力運行並協助他把流散之眞氣重納丹田，否則冷忘情早已能夠利用本身眞氣，療治傷勢。

多日來勞碌奔波，使他體內血氣震動，眞氣岔入經脈，要重納丹田，談何容易。

經過數天休息後，冷忘情之傷勢已康復的七七八八，但恢復功力之進度卻不甚理想，重納丹田之眞氣不足一成。

幸好，兩小的武功都有不錯的進展，和當日力拚灰衣大漢時不可相提並論。

冷忘情正在思考着如何能夠盡快恢復功力之際，洞外已響起一聲暗號。外出採摘野菓的琴僮已穿過水簾，回到洞中。

「公子，不好了，有十多名雙龍會的高手正向着這方向而來，其中有一人好像還知道這洞之所在哩！」琴僮急急的道。

冷忘情眉頭一皺，若給敵人發覺自己三人在洞裏躲着，情況實在不妙，對方只消在外守着，三人便得活活餓死。

「立即離開這裏，你們扶着我出洞，把擔架留在這裏。」冷忘情迅速作出決定。

三人出洞不久，便已碰上一羣灰衣大漢，為數足有十多人。

冷忘情冷冷地迎風而立，兩小一左一右，站在身側。

灰衣大漢們正是雙龍會中人，看見冷忘情氣定神閑的站着，絲毫不似受傷極重之人，都大為錯愕，不知所措。

劍僮心思靈活，已知冷忘情之心意，不徐不疾的道：「哼，我家公子剛想找你們雙龍會算賬，你們便自動送上門來，可眞好極了！」

雙龍會因聽聞冷忘情已被中原一枝花花弄月重傷，甚至殺死，便派出兩名堂主，率領百多名會衆，到處搜索冷忘情三人之下落。

百多名會衆，分作十隊，各由一名香主率領，在附近一帶分散搜查，數日前被鳳雙雙及燕南飛消滅的，便是其中一小隊。

人的名，樹的影，雙龍會中人看見冷忘情不像受傷的樣子，心裏已是大為惶恐，再聽劍僮所說，更是魂飛魄散。

冷忘情見雙龍會中人臉露驚惶之色，知道機不可失，便輕輕的把左手一揮。

琴僮登時會意，青影一閃，已展開妙絕人寰之身法，射向最近的一名雙龍會手下。

新近學會的一式「撥雲見月」已然出手，但見刀光一閃，那雙龍會的手下已被劈成兩截，腸流遍地。

琴僮也不戀戰，一閃身已回到冷忘情身側，咧着小咀，向着灰衣大漢們一笑。

跟着，冷忘情便把右手一揮。

右側之劍僮早已蠢蠢欲動，見狀便欺身而進，也看不清楚他如何拔劍，一名灰衣大漢已是身首異處。

劍僮這一招，也是近日學會的一招絕技——雲鎖巫山。

灰衣大漢們登時臉無人色，連對方身形也不曾看清楚，己方已死掉兩人，而冷忘情還沒有出手哩。

怎麼辦？主其事之雙龍會香主猶豫不決。

拚命還是逃命？那種方法活命的機會較大？

關鍵在於冷忘情有沒有受傷！他現在的模樣是裝出來的還是根本沒有受傷？

沒有人能在冷忘情劍下走多過一招！也沒聽說過有人在他眼前逃脫。換言之，拚也是死，逃也是死。

但若然冷忘情內傷極重，不能動手的話，那便大大不同了。兩個小的，身手雖高，但己方未嘗沒有機會一拚。

表面上，他可以有兩條路可走，逃與拚。

事實上，他並無選擇之餘地，因為兩條路的後果都是一樣。

冷忘情可以動手的話，他們必死。冷忘情不可以動手的話，他們便有機會。

所以，他只有假定冷忘情不可以動手，才有活命的機會。他終於想通了，只有一拚。

一個人能否成功，在於他能否當機立斷，在適當的時候作出適當的選擇，把握機會。

雙龍會這名香主沒有這種本領，只能在猶豫一大番後才想通如何做，所以，他只能當一個小小的香主。

可是，他卻有點運氣，他的猶豫不決給他和他的部下帶來了活命的機會。

所以，人能否成功，運氣也佔着一個極大的因素。

那香主還沒有下令進攻，冷忘情卻開口了：「以你們的武功身手，實在不值得我拔劍。回去告訴李易超，叫他派些像樣一點的人來，我只對堂主級以上的人有興趣。」

灰衣大漢們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帶頭的香主。

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目光裏，都有一個願望——立即離去。獎金雖然吸引，生命卻更寶貴。

「離去之前，每人留下一隻耳朵！」冷忘情加了一句話。

那香主終於銀牙一咬，揮動鋼刀。

他率先把自己的左耳割掉，踏步離去。

他給了自己一個安慰：「我不是貪生怕死，我只是顧全大局。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平白送掉十多名弟兄的命，實在划不來！」

他這解釋並不是光告訴自己，也在稍後告訴他的手下。因此，有十多人把他當作救命恩人般看待。

地上，留下了十多隻耳朵和兩具屍體。

「公子，這批雙龍會的人只是一些膿包，為甚麼不讓我們把他們通通殺光？難道你對我們沒有信心嗎？」劍僮不明白冷忘情為甚麼不給予他們兄弟倆一個大演身手的機會。

一招得手，兄弟兩人對自己所學信心大增，雄心勃勃的意欲一展所能。

「你們還愁日後沒有動手的機會嗎？」

「這些雙龍會的人日前可把我們欺負夠了，我恨不得把他們通通殺光！」琴僮想起日前那狼狽情形，憤恨得咬牙切齒。

「你們有所不知了，以你們兩人現時的身手，應付這些飯桶，自然綽綽有餘，但要全數留下，則略嫌不夠，少不免會逃脫三幾個！」冷忘情道。

「那有甚麼關係？逃脫三幾個能成甚麼氣候？我們殺得多少便是多少嘛。」劍僮道。

「這有很大的分別。向我動手的，有誰可以活着離開？他們逃脫後向別人一

說，其他的人會怎麼想？他們很快便會聯想到我根本不能動手，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在我身前舞刀弄劍的敵人逃跑；他們很快便知道我只在虛張聲勢。現在，你們明白我剛才爲甚麼會放過這些雙龍會的人嗎？」

「公子，我明白了，你放過這些人，是要借用他們的口，傳出你並沒有受傷的消息，使追踪你的人知難而退，對嗎？」琴僮道。

冷忘情輕拍琴僮肩膊，道：「琴僮，你開始懂得運用腦袋來思考了，不錯，我是要借用雙龍會手下的口，告訴每一個人，冷忘情還沒有死去，我要每一個人都知道，冷忘情是不會這麼容易便倒下不起的！」

劍僮豪氣萬丈：「對，看有誰還敢來？」

冷忘情道：「人爲財死，萬兩黃金的吸引力實在太大，仍然會有不少人找上門的。那些人不會因爲我仍然屹立不倒便會退縮！」

劍僮不大明白：「那麼公子借雙龍會中人所傳出去的消息豈不是沒有作用？」

「怎麼會沒有作用？我根本沒有奢望會嚇退那些人，只是藉此打擊他們之士氣，使他們有所顧忌，不敢輕舉妄動。若他們知道我不能動手的話，一旦碰上的時候，他們會毫不考慮便動手，屆時，你倆能應付得了誰？但現在便不同了，沒有十足把握，對方不會輕易動手，我們的機會便大得多。」

「原來如此！」兩小這才明白。

× × ×

雙龍會的人剛慶幸自己運氣不錯，能夠這麼便宜，以一隻耳朵換回自己一條性命之際，噩運便已尋上門來。

兩個女煞星，一穿淡紅，一穿淺紫，橫劍攔在路中央。

穿淡紅的，正是燕南飛；穿淺紫的，當然便是鳳雙雙。

兩女看見十多名雙龍會打扮的人，撫着左臉，亡命逃跑，便現身阻攔，一問究竟。

「你們究竟碰上甚麼？快說！」燕南飛老實不客氣，劈頭便問。

老實說，雙龍會的人，除了遇見冷忘情，以及江湖六大高手外，怕過誰來？

攔路的兩名嬌滴滴姑娘，美艷如花，弱不禁風，那放在他們眼裏。

一名灰衣大漢凶星高照，唯恐落後的，一個箭步撲了上前：「姑娘，這麼兇幹甚麼？還是陪大爺樂上一樂吧。」毫不客氣的伸出祿山之爪，一把便抓向燕南飛酥胸。

燕南飛也不氣惱，格格大笑：「你要樂嗎？很好……」

人如玉，劍如虹，鮮血如噴泉般射向半空中。灰衣大漢的雙手，已齊腕被削掉，只可惜他自己根本已看不見。

因爲他的頭顱已被劈飛老遠，掉進樹林中，留下無頭無掌的身軀在現場。

餘下的灰衣大漢登時魂飛九霄之外。他們這時才想起，武林中六大高手：一條龍龍青風、一枝花花弄月、天涯孤芳客海無涯、南天一鳳鳳雙雙、西域羅刹女以及以殺人爲業的北地胭脂，其中佔了一半是女的。

而這三個女的都是嬌艷如花的美女。

眼前殺人的正是一個嬌艷如花的美女。

雙龍會的香主乾咳一聲道：「敢問這位姑娘貴姓？可是與敝會有甚麼樑子嗎？」

燕南飛格格笑着：「我姓甚麼與你們有甚麼關係？我更不管你說甚麼樑子、娘子的！還有誰喜歡樂一樂，我索性大大方方，通通送你們去尋找極樂！」

那香主的老臉登時把持不住，明知眼前這美女絕不好惹，但怎能在手下面前，一而再的示弱，當下便要……

鳳雙雙卻及時開口：「我姓鳳，我們只是希望知道你們遇上甚麼事情，別無惡意。只要你們老實說出來，我答應放你們離去！」

那香主大吃一驚，果然是南天一鳳！這個出手殺人的紅衣姑娘又是誰？

能和鳳雙雙結伴而行的，定非等閑之輩，自己這裏雖有十多人，但實在也是對付不了她們。

權衡輕重之下，他拱手爲禮道：「原來是鳳女俠芳駕在此，在下有眼不識泰山，尚請恕罪。」

燕南飛道：「不要嚕嗦了，快把經過說出來！」

那香主臉色微變，終於强忍心中怒火，誰願意將自己寶貴生命拿來開玩笑，作那無謂犧牲？他一五一十的把經過說出來。

鳳雙雙聽了之後，芳心大爲安慰，揮揮手讓雙龍會中人離去。

「鳳姐姐，爲甚麼不把這些狗賊殺光了，這豈不是透露了冷忘情等人之下落嗎？」燕南飛對雙龍會的人，絕無好感，巴不得把他們通通剷除。

「燕妹子，冷忘情既然能放過他們，我們爲甚麼不能呢？說不定冷忘情另有目的呢！他若怕洩漏行踪的話，早已把這些狗賊殺掉了，那有光割下耳朵的道理？」

「這倒是我過慮了。鳳姐姐，冷忘情這人眞神奇，數天前，他還是奄奄一息，昏迷不醒，今天已是生龍活虎，我眞懷疑他究竟是甚麼做的，竟能在這麼短時間內便康復。」

「續命保心丹乃療傷聖藥，無論怎麼重的傷勢，只要服下兩粒，再由一內功深厚的人爲傷者打通經脈，只消半個月……噢，有點不對！」鳳雙雙臉色微變。

「鳳姐姐，有甚麼地方不對了？」

「續命保心丹雖然神效，但也不是甚麼朱菓、靈芝之類的世間奇珍，絕無可能在短短三數天之內，便可以把一個奄奄一息的傷者恢復正常，何況劍僮、琴僮兩人的修爲亦未達到可以替人療傷之地步！」

「鳳姐姐，妳認爲冷忘情只是虛張聲勢，擺出一個空城計，把雙龍會的人嚇走？但是剛才那人不是說，劍僮和琴僮

兩人，一刀一劍便劈死兩個他們的人嗎？」

「燕妹子，問題便在這裏！妳記得嗎？數日前，兩小根本不懂一招一式，只能胡亂招架，即使數日前，冷忘情便已甦醒，把武功傳授給他們兩人，在短短數日間，兩小的武功能高到那裏去。以冷忘情高傲之性格，他若是能夠出手的話，怎會讓兩小冒險？這麼多年來，妳有聽過劍僮和琴僮出手殺人嗎？」

「鳳姐姐說的對，冷忘情用的只是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的計策，使人認爲他並無受傷，使人不敢找他。」

「怎會沒有人找他？冷忘情在沒有受傷之前，還不是有人要找他算賬，何況他會傷在一枝花之手，使人產生錯覺以爲他並非武功蓋世，現在有不少人都蠻有信心認爲可以擊敗他的。」

冷忘情却沒有想到這一點。

「鳳姐姐，冷忘情豈不是非常危險，我們得快點找着他！」

鳳雙雙苦笑，從這數天所遇上的武林人物來看，即使能及早找着冷忘情，又有何用處，以她們兩人，加上兩個可以說不懂武功的小孩子，能應付這麼多的武林頂尖高手嗎？

沒有辦法，只得見機行事了。

只是，她倆根本便找不着冷忘情。

原來冷忘情這時已重新跑回那瀑布後的小山洞。

「咦，小龜兒，怎麼你也跑回來了，對不起，我們得打擾你這兒數日，請勿見怪！」劍僮看見那小白龜竟然出現在洞中，大爲奇怪，不知牠怎地能夠爬進來的。

小白龜對劍僮毫不理會，筆直的爬向冷忘情，輕抓他的鞋子。

冷忘情盤膝坐下，輕聲道：「小白，怎麼了，你不歡迎我們嗎？我們只是暫住數天，絕不會騷擾你的。」

那知小白龜仍然不停地抓他的衣服，最後竟然爬上冷忘情膝蓋之上。

「公子，也許小白希望和我們在一起呢！」事實上，劍僮希望冷忘情把這可愛之小白龜帶走。

「小白，是眞的嗎？你眞的希望和我們在一起？」冷忘情只是半開玩笑地說着。

那知道，小白龜似是懂得他所說，把頭點了數下。

冷忘情啞然失笑，道：「既然如此，我們離去時，便帶着你一起吧，好嗎？」

小白龜再度點點頭。

冷忘情心中對這小動物也非常喜愛，輕輕的把牠放在地上，道：「小白，你現在先去玩耍吧，我們離去時自會找你的了！」

小白龜緩緩地爬往一隅，一動不動的，似是睡了。

冷忘情連忙收起雜念，運功調息。只可惜收效仍然不大。他只好長嘆一聲，收功躺下，略睡片刻。

睡夢中，他看見一個人，面目猙獰地向着他笑，向他喝問：「姓冷的，究竟把武功秘笈藏在那裏？你說出來我不但饒你一命，你的兒子也可以不死。」

這是謊話，天大的謊話，誰會相信？把秘笈收藏處說出來，恐怕會死得更快，死得更慘。何況他根本便沒有藏着秘笈！

猙獰的臉孔消失了。

代之而來的是臉帶笑容，卻又是五孔流血的一羣：「堡主，我們死得很慘，堡主，替我們報仇，堡主……」

這些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他的下屬。

跟着，便是一個活潑可愛、天眞無邪的小孩子，這小孩子只有三歲！

冷忘情心中大嚷：「小浩，快到爹這裏來，讓爹親一親。」

驀地，一個美艷如花的女人從天而降，把小浩捉着……

他看見小浩臉上血肉模糊，一動不動的躺在泥土裏……

他大喝一聲：「小浩……」

冷忘情醒了過來，他知道自己又發了惡夢。這個夢，他也不清楚曾經發過多少遍。

「公子，你沒有事吧？」劍僮、琴僮瞪大眼睛望着冷忘情。

「我沒事，你們休息一刻吧！」

「公子，天已亮了。」

冷忘情想不到他這一覺，足足睡了一整夜，這數天來，他爲了恢復功力，實在是心力交瘁。

他盤膝坐下，運功調息。雖然進展緩慢，他也不能放棄。在這環境之下，多一分眞力，便多一分生機。

運功片刻後，他大爲高興。他發覺這天早上，情況比往日大有不同，遍體有着一種極爲舒暢的感覺。

功行三周天後，冷忘情發覺自己的功力已回復約三成，若依照目前進境，三數天後，便能全部恢復。

他不敢繼續運功，因爲他明白欲速則不達的道理。若然强來，冀求一步登天，只會招致走火入魔，武功盡失。

可惜，他不知道爲何這天早上會與往日不同，亦不知道那奇怪而舒暢的感覺從何而來。若然他知道的話，只消繼續練功，運氣療傷，兩個時辰之後，他定能恢復全部功力。

他一伸懶腰，竟發覺懷中有物蠕蠕而動，連忙伸手一掏，竟然是那小白龜，正瞪着牠那對小龜眼，望向冷忘情。

他啞然失笑：「小白，你這頑皮東西，竟躲到我懷裏睡覺了，難道在我懷裏會暖一點嗎？」便要把小龜放回地上。

劍僮卻搶着道：「公子，它一定是害怕你不把牠帶走，所以才躲在你懷裏哩！」

冷忘情聽見劍僮如此說，便道：「既然你如此不放心，我便先帶着你吧。」把小龜重放入懷。

驀地，洞外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

「冷公子，你在洞裏嗎？」

冷忘情眉頭一皺，輕聲道：「是鳳雙雙，不要回答。」

鳳雙雙續道：「冷公子，我是鳳雙雙，我現在進來了，請勿出手，請相信我，我們絕無惡意，冷公子，你聽見我的話嗎？」

冷忘情雙眉緊皺，仍然不作回答。

一條紫色人影，以及一條淡紅人影，一先一後的穿過水簾，進入山洞中。

冷忘情冷漠地道：「妳們來幹甚麼？」

燕南飛搶着道：「冷……冷公子，我們是誠意來幫助你的。整個武林的高手，都在附近，你的處境非常危險！」

冷忘情仍是那樣冷冰冰：「整個武林的高手？那又如何？在冷某人心目中，何曾有這些人在？」

鳳雙雙道：「冷公子，我們都清楚，那些人在你心目中，簡直不值一哂。只是，以你現時的體力，怎能應付？劍僮和琴僮輕功雖好，但也不能夠照顧你的啊！」

冷忘情毫不領情：「那是冷某人自己的事，不須兩位操心。」

燕南飛道：「冷公子，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你這樣固執，對你自己毫無好處，爲了你自己，爲了劍僮、琴僮，請你接受我們的幫助。有了我們，雖然不一定能夠把對手擺脫，但最低限度，機會也會大得多。」

鳳雙雙幽幽地道：「冷公子，請你相信，我們是誠意的。」

冷忘情哈哈大笑，冷哼一聲：「女子的誠意也能相信？女子的好意也能接受？妳們不用欺騙我了！你們走吧，我絕對不會接受女子的幫助的，我不殺妳們，是妳們的幸運。」

兩女畢竟看見冷忘情笑了，但她們所希望看到的，與這笑法實相差太遠。

鳳雙雙、燕南飛齊聲道：「爲甚麼？爲甚麼你對女子會有這樣的偏見？」

冷忘情的一對手，不停地顫抖着。

他慘笑一聲，道：「妳們眞的要知道嗎？好，我便讓妳們了解一下，爲甚麼女子的好意絕對不能夠接受！」

冷忘情的手往臉上一抓。

藏在面具後的臉孔，沒有人敢說它是人的臉孔。

臉孔上，滿佈着一個個小洞，不是痲子般的小洞，而是像蜂巢般的洞。

沒有半寸地方是光滑的，沒有半寸地方有着相同的顏色，蒼白夾雜着鮮紅，令人慘不忍睹。

鳳雙雙、燕南飛兩女那曾見過一張如此恐怖的臉孔？嚇得口定目呆，花容失色，齊齊掩面痛哭。

「妳們滿意沒有？這便是妳們女子，妳們這些貌美如花、心如蛇蝎的女子給我的疤痕。我曾相信過妳們這些美貌女子的誠意，但我付出的代價，妳們知道有多高嗎？好，我告訴妳們吧，我付出的是家破人亡，賠上了整家上下三十多名人口和我那三歲兒子的性命！」冷忘情一對眼，已滿佈紅絲。

燕南飛首先放下雙手，嚷道：「這和我倆有何關係？你怎可以爲此遷怒天下間所有的女子？」

冷忘情咬牙切齒：「若妳們有關係，我早已把妳們碎屍萬段。若我是遷怒天下間的女子的話，我早已把她們通通殺光！」

鳳雙雙、燕南飛看見冷忘情此刻之神態，不由心中一凜，急道：「冷公子……」

冷忘情已恢復常態，重新戴回面具，冷冷的道：「妳們已知道我爲甚麼不會接受妳們的好意，應該滿意了吧？現在請妳們走吧，請妳們放過我，讓我清靜一刻吧！」

鳳雙雙掩着臉，轉身便衝出洞外。

「鳳姐姐，請妳等一等……」燕南飛連忙跟了上去。

「劍僮、琴僮，這裏已不再隱蔽，我們走吧！」冷忘情說畢便站了起來，他現時的聲音，已恢復平靜。

「公子，你認爲她們會洩漏你的行踪？」琴僮對兩女之印象，一向都不錯。

「琴僮，防人之心不可無，即使她們不說出去，我們也得離開了。她們既然能夠找到這裏來，別人也不難找着，這裏已無留下之價值了。」說畢，已率先穿過水簾。

兩小見狀，登時驚喜萬分，齊道：「公子，你的功力……」急忙跟着出洞。

冷忘情雖然只恢復三成功力，但仍是比兩小强，四丈闊的水面，那能難倒他？他輕易地便飄落小溪澗彼岸。

鳳雙雙與燕南飛兩人，並沒有遠去，只坐在小溪旁的大石上，呆呆的發怔。

「鳳姐姐，妳看，他的功力已恢復了！」燕南飛輕推着鳳雙雙。

鳳雙雙呆呆的望着冷忘情逐漸消失的身形，搖着頭道：「不，我曾見識過他的身法，比現在强得多了，他只是恢復一小部份功力而已，比妳、我任何一人仍差上一大截，實在沒有能力應付那些高手。不要說別人了，便是雙龍會的人，他也難於應付。」

「鳳姐姐，照昨晚所見，雙龍會似乎是傾巢而出了，兩個護法加上四個堂主，實是空前未見之事。」

「燕妹子，我們走吧！」鳳雙雙說畢，輕抹臉上淚痕，站了起來。

「鳳姐，我們現在怎辦？」

「怎辦？我們當然是追上冷忘情，暗中協助他們啊！」

「鳳姐姐，我覺得這不大妥，若給他知道了，只會對我們更加反感。」

「那妳有甚麼好建議？」

「我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便替他減少敵人。先向雙龍會的人下手，見一個，殺一個，豈不是更好嗎？」

鳳雙雙啞然失笑，道：「燕妹子，在沒有碰上妳之前，我也曾有過這念頭。妳可知道我那時要拿誰來開刀嗎？」

「鳳姐姐，我又不是妳肚子裏的蛔蟲，怎會知道？」

「我要拿來開刀的人便叫做北地胭脂。」

「北地胭脂！那豈不是我？」

「是的，便是妳！想不到我倆現時會變成好朋友！」

「鳳姐姐，說實在的，北地胭脂早已死了，當我陪着妳到處闖及遇上冷忘情後，北地胭脂已死了，現在活着的只是燕南飛。」燕南飛唏噓萬分的說道。

「燕妹子，我恭喜妳，妳終於找到自己了！」

「多謝妳，鳳姐姐，那還不是妳的功勞？」

「不要說那麼多了，我們這便去找雙龍會的人。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

「鳳姐姐，我們得小心一點，不要忘記冷忘情曾說過的話。」

「他說過甚麼話？」

「他並不是每次都在我們身側的！」

鳳雙雙登時滿臉通紅。

「鳳姐姐，妳臉紅時的樣子眞漂亮，眞是我見猶憐哩！」

「妳這丫頭竟還取笑我，還不快走！」

× × ×

冷忘情帶着劍僮、琴僮兩小，只走了半個時辰，便已遇上敵人，三十多名雙龍會的灰衣大漢，爲首一人身穿藍衣，左胸上繡着兩條小銀龍，正是雙龍會堂主級的人馬。

既然遇上了，冷忘情當然不能廻身逃避。說實在的，以他和兩小的輕功修爲，若要轉身逃跑，雙龍會的人又豈能追得上？

他停了下來，冷冷的望着雙龍會的人。

藍衣人一拱手：「在下何一帆，忝爲雙龍會外三堂堂主，閣下想必是冷大俠了！」

冷忘情微一點頭。

何一帆道：「客套的話也無需多說了，本會會主有命，要暫借閣下頭顱一用。在下等只得冒犯，請原諒！」

冷忘情也不答話，右手一伸，從劍僮手中接過長劍。

何一帆一聲令下，已有十多名灰衣大漢揮動兵器，衝向冷忘情三人。

人冷，劍亦冷，冷森森的劍已然出鞘。

冷忘情雖然只有三成功力，但對付這些雙龍會的二三流手下，還是綽綽有餘。

冷忘情殺人，只用一招。

奪命劍一出，永不落空。

首先衝到的十多名灰衣大漢，耗費了冷忘情十多招。

一招致命，無人倖免。

餘下的廿多名大漢，在何一帆號令之下，亦已衝到。

在旁觀戰之兩小大爲焦急，因爲他們清楚冷忘情的奪命劍招，最是消耗眞力。

冷忘情若然功力全在，當然沒有問題。

只是，他現在只餘下三成功力，能否支持，實屬疑問。

兩小很想插手，但是在冷忘情沒有示意之下，兄弟兩人，誰也不敢出手。

他們希望灰衣大漢們會找上自己，好讓自己有藉口出手。

可惜，灰衣大漢們只把冷忘情作爲對象，畢竟，冷忘情的人頭價值萬兩，萬兩黃澄澄的金子。兩小卻是一文不值，試問有誰會對一文不值的兩小有興趣？

人說取易不取難，只是在易和難之間有着相距不遠的價值時才會這樣做。

同樣是拚命，當然是找價值高的來下手！

所以，兩小只能站着乾焦急。

所以，兩小只能留神場中變化，準備他們的公子支持不住時，隨時接應。

可惜，他們是空焦急了，因爲那些灰衣大漢根本沒有出手的機會。

雙拳難敵四手，這情況只在大家武功修爲相差不遠才會發生。

雙方藝業相距太遠的話，根本便沒有好漢怕人多這回事。

有誰見過猛虎衝入羊羣後，會被羊兒吃掉的？

三十多名灰衣大漢，在三十多個照面之後，全數躺下，無一生還。

藍衣堂主何一帆呆在當場，他何曾見過如斯場面？他何曾見過如此厲害的人？

現在，他唯一想到的，只有一個字——逃。

他知道，死掉了三十多名手下，實在難以向上司交代。他知道準有一頓好罵，甚至難逃會規處置。

只是，他也清楚，這總比留在這裏送死的好，誰不怕死？

只有活着難受的人不怕死，只有生無可戀的人想死！

何一帆兩者都不是，他活得舒舒服服，他有的是銀子、嬌妻、美妾。所以他不想死，所以他要逃。

佷多人不想死，但是還是要死。

何一帆便是這其中之一個。

冷忘情輕喝一聲，長劍已然脫手，射向何一帆背後，去勢如電。

長劍强勁的去勢，在穿過何一帆後心之後，仍不停止，把何一帆的身軀帶前丈餘，方始倒下。

冷忘情已是搖搖欲墜，他猛吸一口眞氣，暗中調息着。

「公子，你沒事吧！」兩小關心地問。

冷忘情只是擺擺手，不停喘息。

× × ×

在消滅了三十多名雙龍會的人後，冷忘情知道自己體力已消耗殆盡，再不找個地方調息的話，便無餘力應付其他敵人。

「劍僮、琴僮，我們先離開這裏，找個僻靜的地方休息片刻。」

只是，有人卻不願意他離去。

「人說冷忘情武功蓋世，果然名不虛傳，夏侯勇佩服之極！」聲音響亮雄壯。

說話的是一個昂藏七尺，滿臉于思的魁梧大漢，身上的衣着不似中原人士。

「夏侯勇？這名字倒陌生得很，看他的衣着，似是西域人士，難道和西域羅剎女夏侯英有着關係？」冷忘情心中忖道。

「冷壯士，莫非你認爲夏侯勇不值得你對話。」夏侯勇見冷忘情不答話，大爲不悅。

「姓夏侯的，你難道不知道冷忘情的外號叫作三不懂嗎？」響起另一陌生的聲

音。

場中愈來愈人多，說話的是一個年約廿餘歲的俊朗公子，藍衣飄飄，左胸繡着一條小銀龍，與雙龍會的標誌截然不同。

他是東海一條龍——龍青風。

除了龍青風外，冷忘情還看見了天涯孤芳客海無涯，更有那令冷忘情一見便怒從中來的中原一枝花花弄月。只是他那寶貝妻子不老仙娘葉小綠却不見踪影。

另外，還有三個藍衣人，率領着數十名灰衣大漢陸續出現。正是雙龍會的高手。

劍僮已把冷忘情的長劍取回，並替自己找了一柄合用的劍。

冷忘情心中苦笑，這麼多高手現身，自己却是眞力全無，有劍又有何用？

他知道他今天已是凶多吉少，難逃劫數。

「姓冷的，怎麼樣？你究竟是否認爲夏侯勇不值得你對話？」夏侯勇並不理會東海一條龍，把問題重複一遍。

「冷某人向來不喜歡說話，夏侯大俠既然要冷某說，冷某人只得奉陪，不過，夏侯大俠老遠來到中原，並不是單純找冷某人談話的吧？」冷忘情保持着一貫之冷靜。

夏侯勇大笑：「冷壯士，夏侯勇也聞說你向來不說話，所以前來一看，試試能否有幸聽你說出一兩句話，承蒙賞面，夏侯勇感謝萬分。冷壯士，老實說，我是來找你比武的！」

冷忘情爲之一愣，在這個時候來找他比武？實在開玩笑！只不過也沒有甚麼關係了，多一個與少一個，有何影响？

「夏侯大俠，你眞的是找我比武，而不是要殺我，拿我的頭去領賞？」

「胡說，我若有此念，我的妹子便是婊子，我的女兒也是婊子，我的老婆便會偷漢……」夏侯勇臉上脹紅的道。

「大哥，怎麼把我也拉上了！」

不知何時，場中出現了一個千嬌百媚的絕色女子。

冷忘情一瞥，忖道：「這夏侯勇原來便是羅刹女夏侯英的哥哥！」

「妹妹，怎麼妳也來了？」

「難道便只有你可以來嗎？哥哥。」

雙龍會的一名藍衣人不耐煩地道：「夏侯大俠，既然你只是來找冷忘情比武，可否先讓一讓，好使敝會和冷忘情先行了斷一段恩怨？」

「胡說，冷壯士是夏侯勇首先遇見的，該是讓我先，爲甚麼要讓你？」夏侯勇道。

「你們要搶先嗎，也可以，但先要過我們兄妹這一關。」夏侯英笑道。

雙龍會出面的人，正是該會中身份僅次副會主的首席護法單子英，聞言登時一窒。

强敵在側，有誰會愚蠢到多樹兩個大敵？他只好道：「夏侯大俠既然堅持，那便請夏侯大俠先行吧！」

夏侯勇大嚷：「還有誰人要搶先，請站出來說話。」

沒有人回答。

冷忘情道：「夏侯大俠，不用問了，他們只是對我的人頭有興趣，並不是來找我比武的！他們巴不得你先上呢！」

夏侯勇冷哼一聲：「卑鄙——爲了錢，甚麼都幹的人都是該死！」

「劍僮、琴僮，我死後，你們趁機會逃跑吧，他們應不會爲難你們的！」冷忘情乘此機會吩咐兩小。

「公子……我們要和你一起……」兩小亦知道情況惡劣，淚如雨下。

「胡說，你們敢不聽我的話！」冷忘情厲聲道。

「公子，我們知道了。」兩小嗚咽着。

「不准哭，你們年紀也不小了，怎可以動輒便流淚。大丈夫頭可斷，志不可斷；血可流，淚不可流，你們知道嗎？」

「公子，我們知道。」

冷忘情轉向夏侯勇，道：「夏侯大俠，我們現在便開始吧！」右手一伸，向劍僮接過長劍。

「好，冷壯士請！」夏侯勇如一座山般屹立在冷忘情身前一丈處。

「夏侯大俠，你的兵器？」冷忘情問道。

夏侯勇一揚那巨靈神掌，道：「我的兵器便在這裏。」

冷忘情把手中劍交還劍僮，道：「夏侯大俠，請出招！」

夏侯勇一愣：「冷壯士，你也懂用掌？」

冷忘情道：「誰不懂用掌？」

「好，看掌！」

夏侯勇人雖魁梧，卻毫不遲鈍，一個箭步，已衝到冷忘情身前，當胸便是一掌。

他這一掌，只是試探性質，所以只用上六成眞力。

那知道，砰的一聲，這掌竟然能夠結結實實的擊在冷忘情胸口之上。

冷忘情整個人被震飛丈餘，鮮血不停在口中湧出。

夏侯勇呆在當場，他不明白冷忘情爲何不閃不避，也不招架。

他大嚷道：「冷壯士，你爲何不閃，以你的身手，應可輕易躲過這一擊的！」

「哼，我家公子重傷未癒，再加上不久前一場搏鬥，致眞力用盡，這才不能閃避，否則十個夏侯勇，也不夠我家公子一劍。」劍僮怒道。他已忘記冷忘情之吩咐，要他倆逃走之吩咐。

「大哥，快來保護公子！」琴僮已首先躍到冷忘情身旁，拔出鋼刀戒備。

劍僮聽了，急忙閃身掠往冷忘情卧地之處，掏出一小玉瓶，倒出僅餘的一顆續命保心丹，捏去封蠟便塞進冷忘情口裏。

「我竟然挑戰一個重傷未癒，眞力全失的人！我竟然傷害一個毫無還手能力之人，我眞該死！你爲甚麼不告訴我？你爲甚麼要挨我這一掌？你爲甚麼要和我比武？」夏侯勇仰天大叫。

他不知道冷忘情是要選擇死在他手上，冷忘情寧死在比武之中，而不是被人追殺而死。

「大哥，你的目的已達，還留在這裏幹甚麼？」夏侯英跑了過來道。

「妹妹，我害死了他！我殺了一個毫無還手之力的人！」

「算了吧，大哥，你縱使不殺他，別的人也不會放過他的，還內疚甚麼？走吧！」

「不，我不走，我要把他安葬！」

「你不走，我先走了！」鮮紅色的影子，如一縷煙的離去。

夏侯勇緩緩望向冷忘情所卧之處，登時怒火中燒。

雙龍會的人，正向着兩小及冷忘情逼近。

夏侯勇大喝一聲：「你們幹甚麼？」人已撲了上去。

其餘的一枝花、東海一龍、天涯孤芳客都在旁觀望着，毫無表示。

「夏侯大俠，你們的比武已完結，也應該到敝會和這姓冷的算賬了！」單子英道。

「哼，人已死了，還算甚麼賬？你們可不是連小孩子也不肯放過吧？」夏侯勇怒道。

「夏侯大俠，這姓冷的沒有死！」

「哼，這更不該，這麼多人欺負一個奄奄一息、不能動彈的人，算是那門子的好漢？」

「姓夏侯的，敝會尊重令妹夏侯女俠，所以才尊稱你一聲，可不要三分顏色上大紅，你估道雙龍會怕了你嗎？」單子英老羞成怒。

夏侯勇狂笑：「你們聽着，今天這事，夏侯勇是管定的了！有我夏侯勇一口氣在，無論任何人，也不能動冷壯士分毫！」

這時，躺在地上的冷忘情微睜着眼，虛弱的道：「琴僮……劍僮……你們……還……不……快點……逃……」

劍僮嗚咽着道：「公子，我們不走，我們只要有一口氣在，也要保護你。」

單子英大嚷：「兄弟們，併肩子上，把這姓冷的頭顱割下來！」

「你敢？」

一大兩小，拚命地維護着奄奄一息的冷忘情，與數十名灰衣大漢及藍衣人斷殺。

夏侯勇武功雖高，但吃虧在手無寸鐵，單對單比武時問題不大，以寡敵衆時便大大吃虧。更加上雙龍會的單子英及另外兩名藍衣人的武功並非差勁，三人之情況實在惡劣非常。

兩小雖然近日學得數招劍法刀法，但畢竟時日尚短，火候不深，未能發揮應有之威力。

數十個照面下來，雙龍會的人雖被三人擊倒不少，但三人亦已負傷纍纍。

旁觀的三人，仍然只是旁觀着。

驀地，場中突然出現一個身穿灰袍的和尚，只見他衝入人羣，舉手投足間便擊倒數名灰衣大漢。

兩小一見來者，登時大喜，叫道：「師傅，公子他……」

灰袍和尚衝到冷忘情身側，一把將冷忘情挾着，便向外衝。

單子英看見來者模樣，已是臉色大變，他做夢也想不到失踪多年的煞星竟會在這緊要關頭出現。

和尚身手奇高，脅下雖然挾着一人，但仍是所向披靡，登時衝出一個缺口。

旁觀的三人見狀，大吃一驚，也圍了上來，意圖攔截。

幸好，和尚的修爲比他們想像中還要高，只見他一掌便把昂藏七尺的一枝花擊退數尺，而跟隨而來的夏侯勇亦能震退龍青風。

至於劍僮、琴僮兩小，因無須照顧冷忘情關係，輕功身法便能盡展威力，如一縷青煙般從海無涯身側閃過。

片刻間，灰袍和尚已帶領着夏侯勇、劍僮、琴僮，衝出重重包圍，跑得無影無踪。

「唉，損兵折將，所爲何來？如今更跑出一個碧海狂僧，日後雙龍會將食不寧、寢不安。」單子英望着躺在地上的部下，長歎一聲。

灰衣和尚原來便是鼎鼎大名、武功比當今江湖六大高手還要高出一大截的碧海狂僧。

六大高手，其實不可以算得上是江湖上武功最高的六個人，只不過他們的名頭最响吧了，亦不曾經過比武排名。

天下間，武功比他們六人高的亦有不少，只不過這些人甚少過問江湖中事，甚至已退出江湖，致被人遺忘，碧海狂僧當年便也曾被喻爲天下第二人，只因失踪多年，江湖人心目中便沒有了他這名號。

這時，碧海狂僧和其他的人正在一破舊土地廟中，距離血戰現場三十多里。

「這位壯士，剛才承蒙你拚命照顧他們三人，老衲在此謝過，壯士請回吧！」

夏侯勇搖頭道：「我暫時還不打算離開。大和尚，你打算怎樣處置冷壯士？」

碧海狂僧楞了一楞，道：「怎樣安置他？當然是帶回去治療了，還能怎樣安置？」

夏侯勇瞥了氣若柔絲的冷忘情一眼：「他還能醫治？」他當然知道自己那一掌的威力有多大。

和尚嘆了一口氣：「很難說，他的五臟六腑，差不多已全部破碎，只靠一口眞元保着性命，全身眞氣，蕩然無存，即使能夠撿回生命，這身武功，今生也難望恢復的了。」

劍僮、琴僮大吃一驚：「師傅，公子的傷勢眞的那麼嚴重，連你老人家也沒有辦法？」

碧海狂僧道：「你倆估道師父是神仙嗎？冷小子現時的情況，能撿回性命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要恢復武功，除非奇蹟出現。」

劍僮、琴僮齊問：「師傅，要有甚麼奇蹟才可以？」

「例如，天上掉下一顆朱菓，或是一株深山靈芝，那便有希望。」

「師傅，那裏有朱菓和靈芝？我們現在便去找！」兄弟倆急問道。

「傻孩子，這些東西只是江湖傳說，也沒有人能說得出來，到那兒找？我若

知道那裏有，早已採來製藥了，還留到現在？」

夏侯勇大是慚愧，道：「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打了他一掌，他便不會如此。」

碧海狂僧大爲奇怪，問道：「是你傷他的，怎會如此？」

夏侯勇便把經過說出。

碧海狂僧道：「原來如此，難怪他會傷的這般重。你也不用責怪自己了，即使你不出手，其他的人也不會放過他的，說不定會比現在還要慘上數倍。」

夏侯勇道：「話雖如此，但我仍難辭其咎。大和尚，我和你們一起，我一定要看見冷兄弟傷勢康復後才離去，若果他不幸傷重死去，我也要爲他守墓三年。」

碧海狂僧道：「壯士，這又何必呢？」

夏侯勇堅決地道：「大和尚，我夏侯勇決定了的事，絕不更改。我這樣做是敬佩他乃是一條漢子，若我現在便離去，我今生也難以心安。」

劍僮、琴僮大爲感動，撲將過來，跪着道：「大俠大仁大義，我們兄弟先代我家公子謝過。」兄弟倆便向着夏侯勇叩起頭來。

夏侯勇連忙扶起兩小：「不要這樣，你們忠心耿耿，捨命護主，夏侯勇應向你們叩頭。小兄弟，你們不怪我傷了冷兄弟，我心中已是非常高興。」

碧海狂僧道：「既然夏侯壯士如此堅持，我們便走在一起吧，劍兒，你和琴兒快去找輛馬車回來，可有銀両在身嗎？」

兩小點點頭，如飛般離去。

有錢能使鬼推磨，兩小跑到附近縣城，出高價買了一輛馬車，趕回土地廟。

碧海狂僧已不知從何處找來一頂帽子，把頭上戒疤遮蓋着，變成一個老車伕模樣。

一行五人，直往金陵奔馳。

自毀容顏　攫取歡心

鳳雙雙、燕南飛兩人離開冷忘情後，便一直在找雙龍會的人來殺，倒也被她們殺了不少雙龍會的手下。

「鳳姐姐，眞是奇怪，怎麼總是碰上這些膿包的，那些堂主、護法究竟跑到那裏去了？」燕南飛望着身前躺着的十多名灰衣大漢，收劍入鞘，不大滿意的道。

「燕妹子，也許他們在另一些方向哩，我們稍後可以……有人來了，快躲起來！」

兩人連忙找了一棵大樹，縱身而上，藏起身形。

首先入目的，是一大羣灰衣漢子，由三名藍衣人率領着，垂頭喪氣的來到。

爲首藍衣人看見地上躺着的十多名雙龍會手下屍體，咬牙切齒道：「又是十多人，究竟是誰下的毒手？」正是雙龍會首席護法單子英。

另外一藍衣人略爲檢查一下各人死因，道：「全是劍傷，應不是他們一行人所爲。」

單子英道：「若我所料不差，他們應是死在鳳雙雙和另外一個不知名的丫頭劍下。冷忘情已是難於應付，再加上這兩個丫頭，實在使人擔心！」

另一藍衣人道：「單護法，你認爲冷忘情還可以活嗎？」

單子英道：「周堂主，這很難說，上次一枝花不是把他打得傷重垂危嘛，只不過數天工夫，他便康復了不少，還殺掉何堂主等三十多人。」

周堂主道：「當日一枝花把冷忘情打至重傷垂死，只是他傳出來，並沒有人看見，也許他是誇大其詞哩。但是，今早夏侯勇那一掌，威猛無比，冷忘情縱使不死，武功也得全廢。護法實在不必擔心！」

鳳雙雙聽見了，不知怎的，芳心大爲煩亂，便要撲下。

燕南飛連忙把她拉着，指一指遠處。

遠處有三個人，正慢慢的向這邊走了過來。正是一枝花、東海一龍及天涯客三人。

「但願如此了，否則我們今後永無寧日。我們還是快點離開這裏，回去向副會主報告吧。」單子英道。

「護法，我們現在便回去？」

「冷忘情既然已被救走，我們還在這裏幹甚麼？難道你還要追下去，以我們現在的人手，還不是穩敗無疑。」

「護法說的是，這裏的兄弟，要不……」

「任由他們吧！死了這麼多人，能葬得了多少！身爲江湖人，少不免曝屍郊野的了。」

片刻後，所有人都已離去。

「鳳姐姐，看情形冷忘情的情況不大妙哩！我們現在怎辦？」

「燕妹子，從雙龍會不敢追踪冷忘情這點看來，他定是被武功極高的人救走了，暫時來說，我們不必爲他的安全而擔心，唯一憂慮的是他的傷勢！」

「聽剛才那人說，傷他的是夏侯勇，這人究竟是誰？」

「江湖中，姓夏侯的高手，便只有夏侯英這羅刹女，聽說她有一兄長，只不過從沒有到過中原來，若然是他，情況便不妙。」

「爲甚麼？」

「羅刹女來自西域，擅長西崑崙金剛掌，她的兄長應也是用這掌功。被這威猛掌功擊中的人，後果如何，燕妹子應有所聞。」

「不死也得殘廢！」燕南飛花容失色。

「唯今之計，只有回家跑一趟，問問我爹可有醫治的辦法。」

「唉，有醫治的辦法也沒有用，他怎會接受我們之好意？」

「難道我們便就此放棄嗎？只好到時才想辦法了。」鳳雙雙也嘆了一口氣。

「能使他接受我們的辦法倒有一個，可惜機會並不大，而且我們要作出重大犧牲。」

「燕妹子，是甚麼辦法？快說來聽聽，看看是否可行！」鳳雙雙急道。

燕南飛便將辦法說出。

鳳雙雙沉思良久，方道：「燕妹子，當日妳對冷忘情的看法，一點也沒有錯，他這人外表看來，比冰還要冷，其實內心熾熱非常，感情豐富，所以妳這辦法成功的機會甚大，只是，我們得考慮一個問題。」

「鳳姐姐，甚麼問題？」

「那便是，我們值不值得作出如此犧牲！還有，我們日後會不會後悔？一旦做了後，便我也沒法補救，這關係着我們終生之幸福，必須詳加考慮！」

「鳳姐姐，我不知道妳的想法怎樣，但我自己早已想過，亦早有決定，當我第一眼看見他時，便已被他那神奇魅力所吸引，何況今日的冷忘情，便是昔日之冷飛雲，他怎麼會變成今天的樣子，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冷飛雲雖然改了名字，但仍然是昔日的冷飛雲，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如此的一個人，我甘願爲他作出任何犧牲，莫說妳剛才說成功機會很大，就算只有一綫生機，我也會冒險一試，而且我也絕不會後悔。」

燕南飛堅決萬分的道。

「燕妹子，妳肯定他便是冷飛雲？」

「鳳姐姐，妳沒有聽見他今早所說嗎？他姓冷，他曾家毀人亡，死了三十多人和一個三歲大的兒子，他曾躲在冷家堡，把妳扔出堡外，這種種提示，證明了他便是冷家堡堡主冷飛雲。如我所料不差，那曾嚴重傷害他的美女便是昔日有武林第一美人之稱的楊娥。」

「燕妹子，妳的分析非常合理。楊娥自冷家堡事發後便已失踪，其後這第一美人名號才加到我頭上來，冷忘情若是冷飛雲的話，實在值得令人作出重大犧牲，燕妹子，妳打算怎樣？隨我回家還是先找冷忘情？」

「我打算先往冷家堡一行。」

「燕妹子，我預祝妳成功，暫時，我先回家一行，稍後再和妳會合，希望能夠在冷家堡見到妳。」

「鳳姐姐，恕我多問一句，妳有沒有同樣的打算？」

鳳雙雙苦笑，道：「老實說，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甚有機會步他之後塵，畢竟，我們相交一場，怎能讓妳獨個兒受苦？」

燕南飛笑了，她知道鳳雙雙定會和她並肩作戰的。

×　　×　　×

金陵已然在望，冷忘情的傷勢經碧海狂僧數日來之悉心料理及各種靈藥之醫治，已是大爲好轉，神智早已清醒過來。

只可惜，他的眞氣不但不能重聚，四肢也絲毫不能動彈。

碧海狂僧的臉色沉重非常，向夏侯勇問道：「夏侯壯士，你是從西域而來？」碧海狂僧近來不曾踏足江湖，對西域羅刹女夏侯英之事根本一無所知，更不要說夏侯勇的來歷了。

夏侯勇點點頭。

「那可難怪了！數日前，我本存有一絲希望，借助金針之法，刺激冷小子體內潛能，恢復部份功力，誰知道數天下來，功效全無，不但各穴毫無反應，四肢經脈更逐漸萎縮，原來是中了你的大金剛掌力之故。」

夏侯勇慚愧萬分，道：「大師，我眞該死！」

碧海狂僧搖頭嘆息：「這不關你的事。老衲略懂禪理，這小子命中註定有三大劫，早年喪妻、家破人亡、餘下的便是現在這一劫了，想不到這一劫會如此大，令他終生殘廢，永不翻身，這實在是天意。」

「大師懂得命理？」

「只是略懂一二，却也不甚準確，就以冷忘情來說吧！我算出他有三劫，首劫在親、二劫在朋、三劫在自身。三劫中，以最後一劫爲最輕，逢凶化吉，屬小劫。現在，除了第一劫劫去了他的妻子外，其餘的都不大準確，第二劫應不包括親人，但他的兒子却死掉，第三劫應是最輕，但却是最重。我也得把酒戒掉，多點潛修了。」

終生殘廢，實在生不如死，冷忘情這一劫可謂大極了。

×　　×　　×

碧海狂僧、夏侯勇、劍僮、琴僮帶着冷忘情回到金陵冷家堡時，已有一個不速之客在等候着他們。

不速之客正是燕南飛，仍是一身淡紅色的裝扮，不同的只是臉上蒙上一塊黑巾，只露出雙瞳剪水的美目。

兩小大喝道：「妳來此幹甚麼？」

燕南飛平靜的道：「小兄弟，我來此並無惡意，旨在照顧冷公子。」

劍僮道：「原來是妳這女殺手，我家公子不是說過不想再見到妳的嗎？妳還跑來？快點走吧！我家公子不用妳來照顧。」

燕南飛道：「小哥兒，可否讓我和冷公子單獨說幾句話？」

劍僮道：「北地胭脂，妳可謂妙想天開了，妳要單獨和公子說話？倒不如說妳要殺死公子去領賞。」

碧海狂僧道：「姑娘，妳有甚麼話，便在這裏說吧！」

燕南飛道：「老前輩，我只是希望能夠求求他，讓我留在這裏陪着他、照顧他吧了，請老前輩恩准。」

冷忘情仍被夏侯勇背着，聞言道：「北地胭脂，我不是早已和妳們說清楚了嗎，妳還來這裏幹甚麼？」

燕南飛道：「冷公子，鳳姐姐已回家找她爹活命神仙，尋求辦法來醫治你的傷，我先來這裏是希望能夠給你一些照顧和幫忙的，絕無惡意。冷公子，相信我吧，昔日的北地胭脂聽過你一番話後，早已死去，現在我只是燕南飛。」

冷忘情道：「燕姑娘，那我恭喜妳了。只是，我的傷勢是永遠無法治療的，妳們的心意，冷某人感激萬分。請姑娘回去吧！」

燕南飛大急，道：「冷公子，你怎麼說我也不走的了，你要擺脫我，除非你殺了我！」

冷忘情略爲動容道：「燕姑娘，妳留在這裏，有甚麼用處呢？妳應該明白，這只會令我更難過吧了。」

「冷公子，讓我單獨和你說幾句話吧，我絕對不會令你更傷心的。」

「好吧，既然妳一定要和我單獨說過話才心息，我便成全妳。劍僮、琴僮，扶我進密室。」冷忘情無法可施，只得答應。

「公子，不要信她，她會害你的！」劍僮急道。

「我這樣子，死了倒是乾脆，劍僮，你何時學會不聽我的話了？」

兩小不約而同地瞥向狂僧，狂僧微笑地點點頭。兩小無可奈何，從夏侯勇處接過冷忘情，帶領着燕南飛前往密室。

夏侯勇欲跟上去，那知狂僧却擺擺手，帶着他往另一方向走。

密室中，只有一床、一桌，和一張椅子，另有一個小衣櫃。佈置極爲簡單，似是冷忘情之居所。

兩小把冷忘情斜靠床上，向燕南飛狠狠的瞪了一眼道：「妳可不要耍什麼花樣，否則我們絕不會放過妳！」這才退出，並掩上暗門。

「燕姑娘，有甚麼話請隨便說吧！」

燕南飛早已準備一套與冷忘情說的話，只是這時却不知如何開口。

冷忘情耐心的等着。

終於，燕南飛以顫抖的聲音道：「冷公子，我希望能和你在一起。」

冷忘情道：「爲甚麼呢？我的起居生活已有劍僮和琴僮照顧，妳實在不必如此啊。」

「冷公子，請聽我說，劍僮和琴僮會逐漸長大，他們將會有自己的生活、前程，怎能永遠留在你身邊，何況你需要的，並不是一個只會照顧你起居飲食的僮僕那般簡單，你需要的是一個能照顧你一切、鼓勵你、安慰你，以及治療你心靈創傷的人。冷公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燕姑娘，我很明白。但我早已告訴妳們，我曾受過重大打擊，我對女子已失去信心，妳留在這裏，只會令我更加痛心。」

「公子，你這是因噎廢食，逃避現實，一個人怎可以因爲受過一次挫折便失去信心，怎可以因爲一個女子便認爲天下間的女子都是一樣的？公子，不要逃避了，這對你有害無益。」

「不，我不能夠接受妳的好意，看着妳們，我便會想起那賤人，我不希望日夕都做着惡夢。」冷忘情大嚷。

「公子，我不敢媲美你那亡妻，但我敢保證我不是楊娥那種人。」

「不要提這賤人！」冷忘情雙目滿佈血絲，神情激動。

「對不起，我今後也不會提起這個名字，但你今後見着我，也不會想起她！」

「不，不可能的，每當我看見美麗的女子，我便想起那賤人，想起那賤人所做過的事！」

「公子，我現在已毫不美麗，所以你不用害怕。」她平靜地扯下蒙面的黑巾。

映入冷忘情眼簾的，是一張可怖的臉孔，那本是吹彈可破的粉臉滿佈着縱橫交錯的傷痕，令人不敢多望一眼。

「爲甚麼會這樣的？快告訴我！」

「公子，我只是希望你明白一點，世間上縱有很多人想傷害你，但願意幫助你，誠心誠意幫助你的，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也不少。劍僮、琴僮不惜捨命保護你，我這容貌又算得是甚麼？只要你能接受我，我一切的犧牲都是值得的。」

燕南飛的聲音已開始有點激動。

「爲甚麼？爲甚麼妳要這樣做，爲了我這面貌全毀，現在更是四肢殘廢的廢人，值得嗎？」冷忘情大嚷，雙目已湧出淚水。

「公子，無論你變成怎麼樣，你永遠都是冷飛雲，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你只是受了創傷，你只是遺失了自己吧了，爲了使你變回冷飛雲，我願意作任何犧牲。」

「燕姑娘，這對妳有何好處呢？」

「公子，當日初會時，你那番說話使我找到了自己，使我重新做人，除此之外，我還有一個奢望：我希望能夠成爲冷飛雲的妻子，而不是被人不齒的北地胭脂。」

「冷飛雲的妻子……哈……哈……好！我不能辜負妳這番心願，從今天起，冷飛雲復活了。只是，燕……」

燕南飛大喜，撲進冷忘情懷中，泣道：「相公，叫我燕吧，我喜歡這叫法。」

「燕……只可惜今後妳只能當個有名無實的冷飛雲妻子吧了。」

燕南飛緊緊的擁抱着他：「相公，我這樣已心滿意足了。」

「燕，披上妳的面巾，我的妻子必須在別人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印象，知道嗎？」

燕南飛連忙披上面巾，道：「相公，怎麼你懷裏有塊好像是石頭的東西的？爲何不交給劍僮他們攜帶？」

冷忘情如夢初醒，道：「啊，是小白，快替我拿出來。」

密室的暗門驀地打開了，走進了狂僧等人，狂僧這時已恢復他那和尚打扮。

「恭喜妳了，冷嫂子，夏侯勇對妳致萬二分之敬意！」

而劍僮、琴僮則雙雙向燕南飛下拜：「參見少夫人！」

冷忘情——現在應叫冷飛雲了——忙道：「甚麼少夫人？快叫堡主夫人，或是夫人亦可。」

兩小連忙改口，狂僧却微笑點頭。

冷飛雲道：「燕，快從我懷裏拿出小白來。牠在裏面已很多天了，一動也不動，使我忘記了，希望牠還活着。」

燕南飛連忙伸手探入冷飛雲懷中，掏出那小白龜來。

「咦，怎麼是隻死了的小龜？眞可惜！」燕南飛道。

狂僧不經意的瞥了燕南飛手中的小龜一眼，跳了起來。一把便搶過小龜細看。片刻後大叫道：「冷小子，這東西你從何處得來？」

「怎麼了，有甚麼特別嗎？」

「冷小子，你有救了，你知道這小東西是甚麼嗎？我告訴你吧，這便是千年寒玉龜，牠活着的時候，只要把牠放在人體任何部份，再運功調息，任何內傷，只要還有一口氣在，數個時辰內便能全部復原。」

「只可惜牠給悶死了！」燕南飛大爲頹喪的道。

「所有龜都懂得龜息，怎會悶死呢？牠是給打死的！只要看看龜甲上的裂痕便知道了，而且是極重的手法。」狂僧道。

「噢，是我打死的，我當日打在冷兄身上時，感覺得好像擊在硬物之上，我當時還道是護心鏡之類的東西，原來是這小龜。」夏侯勇說到這裏，不禁大爲懊悔：「我那掌眞累事，竟把這寶貴東西毀了！」

敢情是這小龜卸去了夏侯勇那一掌部份之力道，否則，以夏侯勇的功力，毫無抵抗能力的冷忘情那有命在。

狂僧笑道：「夏侯小子，你也不必自怨自艾，這小東西你不打他，他也會死的。千年玉龜最是通靈，從來不會給人找着，只有在壽緣將盡時，才自動出現人世間，把寶物留給有緣人。」

劍僮嚷道：「怪不得牠自動躲進公子懷裏，我們還以爲牠貪圖公子懷裏暖呢。」

冷飛雲道：「和尚，死了的還能用嗎？」

狂僧道：「死了的千年玉龜，最貴重的是那龜甲，把它熬成膏後，功效比傳說中的朱菓和靈芝還強得多，只是肉却不能吃，必須找河流或大海，整個放在水裏，據說，若千年後，牠便會復活。」

冷飛雲道：「如此說來，很可能牠根本便不會死去，只是在龜息狀態，褪甲後，若能逃過被別的魚類吃掉，便能重生，進入另一境界，與道家應劫練仙的程序相似。」

狂僧道：「我這便去準備一切，你們一大兩小快來幫忙，留在這裏幹甚麼。這裏如此小地方，你們不嫌太人多嗎？」

夏侯勇連忙與兩小離開密室，琴僮臨行時還向燕南飛眨一眨眼，方掩上暗門。

燕南飛雙目含淚，整個人偎倚在冷飛雲懷裏，喜極而泣道：「相公，我太高興了。」

冷飛雲道：「燕，答應我兩件事……」

燕南飛道：「相公，別說兩件，便是兩千件我也答應，但你可不能把我趕走。」

冷飛雲笑道：「我像是休妻的人嗎？」

燕南飛終於能看見他笑了，開心的道：「那是甚麼？」

「第一，我要妳稍後找一找和尚，看他能否替妳恢復容顏。」

「唔，我不。那會令你想起那女子的，難道你眞的要趕我走嗎？」

「不，無論妳是美是醜，我也不會趕妳走的。我適才已想通了，所有的事都是註定的，若不是妳，很可能和尚便見不着小白，我便永無翻身之日。」

「怎麼會呢？小龜是你的東西，大師定會見到的，你怎可以把功勞都給了我！」

「怎麼不會？劍僮和琴僮給我換衣服時，發覺小白已死後，隨時會順手扔掉，狂僧便永無機會見到，這不是妳的功勞是誰的？」

「相公，這是你的緣份，是小白自動找上你的。」

「對了，小白找上我是緣，我遇上妳也是緣，所以我才說一切都是天意。因此，我怎能爲了楊娥便把天下間的美女都恨上了。」

「眞的嗎，相公？你再也不恨美女了？」

「不，所以我要和尚給妳想辦法。」

「相公，和尚是否便是碧海狂僧？」

「對了！他的醫術天下第一，應有辦法的！」

「他既然有辦法，爲甚麼他不替你醫治？」

「我因爲傷勢太深，而且時間相隔太久，所以沒有辦法可想。」

「既然你不介意我美麗，我當然希望能夠恢復容顏。啊，不好，我得通知鳳姐姐。」

「通知鳳雙雙！爲甚麼要通知她？通知她甚麼事？」

「鳳姐姐也要和我一樣，自毀容貌來換取你的歡心，我要阻止她這樣做。」

冷飛雲眉頭大皺：「她也和妳一樣？」

「是的，相公，我知道鳳姐姐也是對你很傾心的。相公，答應我，讓她也和我們一起吧，好不好？」

冷飛雲沉思良久，方才答允：「好吧，稍後妳修書一封，吩咐琴僮送去給她吧，但願能夠及時送到，妳知道她家在那裏嗎？噢，是了，她的家在淮陰。」

「相公，你還沒說第二個要求呢。」

「這很簡單，妳很容易辦得到的，便是替我多生幾個胖胖的兒子！」提起兒子，他的心不禁一陣疼痛。

燕南飛不依地在他懷裏扭動。

× × ×

龜甲膏足足熬了一日一夜，當劍僮捧着一小碗來到密室時，燕南飛正陪冷飛雲在聊天，見狀便要接過那碗龜甲膏。

「夫人，讓我來服侍公子吃便成了，師傅找妳呢，請妳跑一趟廚房。」劍僮道。

燕南飛心中略有不悅，覺得狂僧好像不相信她，恐怕她偷偷吃下龜甲膏似的。

「燕，妳便跑一趟吧，順道向他提及妳的事，知道嗎？」

燕南飛無可奈何，只好點頭，跑到廚房去。

「大師，找我有事嗎？」她的語氣很明顯地帶着不悅。

「兩口子終日相對，也不覺得厭倦的，我只是把你們分開片刻，已是如此了，若然要你倆分開一段日子，那豈不是

要了我和尚的老命？」狂僧打趣着道。

「大師，是我不對，請你原諒。」

「那小子有妳這般對待他，確是幾生修來之福。快點喝掉這碗東西吧。」狂僧向灶上一碗黑黝黝的東西指了一指。

「大師，那不是龜甲膏嗎？」燕南飛大為奇怪。

「當然是龜甲膏了，還會是毒藥嗎，毒死了妳，那來妻子賠給那小子！」

「大師，我不吃！」燕南飛搖搖頭。

「甚麼？妳不吃！妳眞的以為這是毒藥？」狂僧臉色大為不悅。

「不，大師請勿誤會。這藥如此珍貴，還是留給相公吃吧。我又怎會懷疑這是毒藥呢？」燕南飛急忙解釋。她的心裏，實在是羞愧萬分。別人一番好意，她卻認為別人對她不信任，怎不使她心中難過？

「原來妳是不捨得吃！放心吧，還餘下不少呢，我都把它練成藥丸，留待他日之用。快點吃，吃了對妳有益。」

燕南飛只得吃下。

「大師，我的容貌還有沒有機會康復呢？」她低聲問道。

「有，怎麼會沒有？這事包在我身上。妳先回去陪那小子吧，看他有何進展。」

燕南飛回到密室，劍僮便隨即離去。

「燕，和尚找妳有甚麼事嗎？」

「噢，沒有甚麼，他只給我吃了一碗龜甲膏。」

「吃龜甲膏？那也不用要妳跑出去啊，叫劍僮一起捧進來便成！他這樣做有甚麼意思？」冷飛雲大是奇怪。

「我的意思是不讓那小鬼知道，免得他也嚷嚷着要吃。」狂僧不知何時跑了進來。

「為甚麼不給點他吃？份量不夠嗎？」冷飛雲大為奇怪。

「份量多着呢，他只是年紀太輕，暫時不能吃吧了。」

「年紀輕便不能吃？是甚麼道理？」

「這是甚麼道理，你們再過數天便明白，你們好好的聊聊吧，若有甚麼效果，可要立即通知我。」說罷便離開密室。

「相公，你服過藥後，可有甚麼特別感覺嗎？」

「有啊！我覺得懶洋洋的，特別舒服，很想睡覺。燕，妳呢？」

「相公，我也是一樣。」

「快上床來，陪我一起睡！」

「相公，我……」燕南飛感到臉上一片火熱。

「還害甚麼臊，我們是夫妻嘛！何況我又不能動，妳害怕我把妳吃掉嗎？」

燕南飛只得低下頭，在冷飛雲身側躺下。

也不知過了多久，燕南飛在睡夢中發覺有異，一驚而醒，發覺冷飛雲的身軀，竟整個壓在她身上。

燕南飛初則羞答答，繼而喜洋洋。她輕輕地推醒冷飛雲。

冷飛雲睜開眼睛，問道：「燕，怎麼了？天亮了嗎？」

「相公，你能動了，快起來試一試，能否運功調息？」燕南飛道。

冷飛雲這時才發覺自己竟然整個壓在燕南飛身上，急忙起來，只覺得身輕如燕，遍體舒適萬分，那有半點不妥的樣子。

他連忙盤膝坐下，運功調息，功行三周天後，只覺體內眞氣充足，通行無阻，百穴舒暢，功力似乎比往日更進一步。

「燕，我已經全部康復了，妳也來運功試一試吧！」冷飛雲歡喜若狂。

燕南飛忙也運功一試，發覺自己的功力竟也加深不少。

室外響起琴僮的聲音：「公子，鳳姑娘來了，可要請她進來嗎？」

「琴僮，不用了，我這便出來！」

「知道了，公子。咦，公子，你可以出來了嗎？」聲音中帶着無比喜悅，人也隨即衝進密室裏。

「琴僮，我已全部復原了，這多日來，可辛苦是倆了。」

「公子，那眞是太好了！」琴僮喜極而泣道。

當冷飛雲看見鳳雙雙臉上也是幪着一幅黑巾後，登時眉頭一皺，瞥向一旁之琴僮。

「公子，這可不關我的事啊，我到達淮陰時，鳳姑娘還是好端端的，那知道今天早上便變成如此了。」琴僮聰明絕頂，已知道冷飛雲目光含義。

「冷公子，請不要要怪責琴僮，這是我自願的。燕妹子與我雖然相交時日不久，但是，我倆情逾姐妹，我怎忍心讓她獨自受這痛楚呢？」鳳雙雙道。

燕南飛一撲上前，與鳳雙雙相擁，泣道：「鳳姐姐，妳何苦如此呢？」

冷飛雲搖頭嘆息，想不到為了自己一時之愚昧，竟害致兩個如花美女容顏盡毀。

「鳳姑娘，妳對我之情意，我實在難以相報。」冷飛雲激動地道。

「相公，現在大家都是自己人了，還叫甚麼鳳姑娘啊！」燕南飛道。

碧海狂僧道：「鳳丫頭，我這裏有顆藥丸，妳先行吃下吧。」從懷中小瓶取出一顆藥丸，拋了給鳳雙雙。

鳳雙雙也不問是甚麼，接過後，便揭起面巾吞下。

面巾揭起處，冷飛雲依稀看見鳳雙雙臉上之傷痕，不禁大為痛心。

「冷小子，現在你既然全部康復，也該研究如何報仇雪恨了，這些事情，我不願參予，留待你們三口子慢慢商量了。」

「冷兄弟，你既然沒事，我也安心了，就此告辭，他日冷兄弟大喜時，我再來暢飲幾杯！」夏侯勇走了過來，向冷飛雲告辭。

「夏侯兄大仁大義，冷某不敢忘懷，他日定與夏侯兄痛飲一番。」冷飛雲長揖相送。

「這小子可眞是個血性漢子！」狂僧對夏侯勇極為讚賞。

「公子，你現在已恢復功力，不若便搬進書房居住吧，那邊比較舒適一點。」琴僮道。

「不用了，書房留給鳳……鳳……」冷飛雲實在不知道如何稱呼鳳雙雙才好。

幸好燕南飛及時解窘，道：「鳳姐姐有很多話和我們說的，不若我們三人一起擠在密室，研究如何找那些混蛋算賬吧！」拖着鳳雙雙的手便往密室跑。

「冷小子，你可得趕快向鳳家及燕家提親了，人家女兒做了你的夫人，老子還不知道，這可是天大的笑話！」

「和尚，這也得等到報仇之事辦妥後才說吧！夫人這名稱只是我一時說說罷了！」

「胡塗，這也可以隨便說的嘛！這樣吧，明兒我替你作跑腿，到鳳家和燕家把這兩門親事作實吧，至於儀式可他日補辦。」

「和尚，這可以嗎？」

「為甚麼不可以，我們江湖中人，凡事都將就點便成，那能理會那麼多，明早你可得把燕家的地址告訴我。」

冷飛雲只得唯唯以應，返回密室。

密室中，鳳雙雙已和衣睡着，燕南飛向着冷飛雲一笑，却忘記自己幪着面巾。

「相公，大師是給了鳳姐姐一顆龜甲丸，所以她才倦極欲眠。」

「這也好，免得阻礙我們親熱一番。」

燕南飛啐了他一口：「不害臊，誰和你親熱了！」臉上已是火一般熱。

冷飛雲一個閃身，已把燕南飛一把摟着，伸手便要揭開她的面巾。

「相公，不要，我臉上醜得很！」燕南飛掙扎着。

「我不怕！」面巾已被揭去。

冷飛雲呆在當場，不明所以。

燕南飛掙扎着離開他的懷抱，掩面痛哭道：「相公，我早告訴你不要揭的了！」

冷飛雲一個箭步，把床上酣睡的鳳雙雙臉上面巾也扯了下來。

燕南飛對冷飛雲這奇怪舉動大吃一驚，剛要出言詢問之際，眼睛却看見了奇蹟。

鳳雙雙臉上縱橫交錯地滿佈傷痕，剛結成的疤却在冷飛雲扯開面巾時一絲絲地飄起，留下無數血痕。

奇蹟在於血痕逐漸變淡，終於消失，露出一張白裏透紅，晶瑩如玉，吹彈可破的嬌艷臉龐。

燕南飛立即便想起那神奇的龜甲膏，下意識地撫摸自己的臉頰，但覺一片光滑，嬌嫩柔軟，那有甚麼疤痕，大嚷道：「相公，我的臉究竟……」

冷飛雲擁着她，激動地道：「燕，對不起，我錯怪妳了！」

燕南飛只問：「相公，我的臉怎麼樣了，快告訴我吧！」

冷飛雲道：「燕，妳的臉便和雙雙的一模一樣，比以前更漂亮！」

燕南飛聞言大喜，仰起頭：「相公，親一親我。」

冷飛雲連忙報以熱吻。

良久，燕南飛方始喘息着道：「相公，掀開你的面具吧，我要看看那龜甲膏對你有沒有功效。」

冷飛雲道：「燕，我的與妳們不同，妳們只是新傷口，而且入肉不深。我的却是舊創，蟲蟻咬掉及腐蝕去的，那有這般容易復原？」他實在不敢再一次接受打擊。

燕南飛撒着嬌：「不，我一定要看。否則我不原諒你剛才誤會我們假扮毀容欺騙你！」

冷飛雲沒有辦法，只有把面具扯下。

面具剛扯下，燕南飛已驚叫一聲，捧着他的臉狂吻。

門外響起了狂僧的聲音：「你們三口子好好地歡聚吧，龜甲膏功效神奇，能令枯肌重生，消疤除痕，兼能長駐容顏，所以我才不給兩個小鬼吃，免得他們永遠長着一張娃娃臉。你們放心地互相欣賞吧，我明早才會來找你們的了！」聲音逐漸遠去。

燕南飛紅霞滿臉，啐了一口，罵道：「缺德的臭和尚！」

× × ×

一輛馬車從金陵開出，目的地是長白山。

駕車的，是一個身材細小，頭戴草帽的糟老頭。

馬車剛離開金陵不遠，便已引起整個江湖的注意。

有人說，這駕車的不是別人，正是冷忘情身邊兩個小童中劍僮所假扮。

馬車內的據說便是碧海狂僧和琴僮，帶着奄奄一息的冷忘情，前往長白山找朱菓或千年參王療傷。

有人確實看見車廂裏有一個病人、一個小童和一個老頭兒。

不久，一個美婦便騎着一匹紅馬，尾隨的跟踪着馬車。

這美婦嬌媚妖艷，身後揹着一柄長劍。

沒有人敢兜搭這美婦，因為江湖中人都能想像出這美婦是誰。

誰敢招惹殺人不眨眼的北地胭脂？

北地胭脂的獵物，當然便是前面的馬車。

北地胭脂雖然甚少如此招搖，但誰敢說她別無其他詭計？

馬車中人一路上都不曾投店，只在郊野過夜；也不打尖，只在路過市鎮時購買乾糧。

這天傍晚，馬車停泊在濟南縣郊。

追踪馬車的人，已逐漸增多。其中，當然不乏喜歡看熱鬧的江湖中人。

武林第一美人鳳雙雙也在其中，鳳雙雙的身邊，多了一個護花使者，一個英俊瀟洒，風度翩翩，唇上長着小髭子的男仕。

這男子據說便是鳳雙雙的未婚夫婿。

這男子不是別人，正是冷飛雲所改扮。

他正與鳳雙雙嚴密地注視着每一個來看熱鬧的江湖人。

「相公，燕妹子這辦法可能不成功了，這麼多日，還不見一個正點子露臉。」鳳雙雙倚在冷飛雲懷裏低聲道。

「燕妹的辦法很有效哩，已有一個正主兒出現了，只不過妳從來沒有見過她，不認識吧了！」

「是誰啊？」

「妳看看馬車左首不遠處約十丈左右，大樹下不正是有一個小叫化嗎？」

「是那小叫化，怎麼你連丐幫的人也牽涉上了？」鳳雙雙大爲奇怪。

「她不是丐幫的，是一枝花的渾家，葉小綠，那個會暗算我的賊婆娘！」

「原來是她，怎麼好像只有十四五歲的？」她從來沒有聽過不老仙娘這名稱。

「十四五歲，倒過來唸便差不多，這婆娘足有四五十歲了，多年前不知從何處得到一本邪門秘笈，學會一種採補術，使人返老還童，變成了十多歲的模樣。」

「她怎麼會這樣蠢的，回到十四五歲也願意！女子最吸引人的是二十餘歲，既有青春，又有成熟感。她這個模樣，誰喜歡？」

「據我所知，她當年是採補過度，致走火入魔，不能控制才弄成這樣的，那有妳這般幸福，永遠都是現時的模樣。」

鳳雙雙心中甜絲絲的，問道：「相公，爲何你還不下手？」

「殺了她，一枝花便不敢現身，我現在正等待她和一枝花接頭！那時才一併下手，省却他日找尋花弄月那般痳煩。」

這時，小叫化却一跛一跛的離去。

「鳳妹，妳留在這裏照應燕妹和馬車，我去跟踪那賊婆娘！」說畢便失去踪影。

冷飛雲跟踪着小叫化，不久，見他在一棵大樹下停了下來，忙伏下身形。

只聽見小叫化怪叫數聲後，一條魁梧人影便從樹林中跑了出來。果然便是中原一枝花花弄月。

「夫人，妳看清楚沒有，是否那姓冷的在車中？」

葉小綠搖搖頭：「看不見車內情況，但駕車的確是劍僮那小鬼！還有，那美婦的武功甚高，比起我來，只强不弱，可得要小心。」

「她準是北地胭脂無疑，衆多殺手中，只有她不知武功有多高，有她在場，情況大爲不妙，我們只能智取！」

「兩位久違了，還認得我這老朋友嗎？」冷飛雲驀然現身。

兩人嚇了一跳，喝道：「你是誰？」

「兩位眞善忘，這麼快便把我忘了，我姓冷，冰冷的冷！」

葉小綠這時也認出冷飛雲的聲音，登時臉色大變，道：「你是冷忘情？」

「我是冷飛雲！」

一枝花不會聽過冷飛雲日常的聲音，當日冷飛雲與夏侯勇對話時，眞氣全無，聲線虛弱，與這時自不相同，花弄月自然聽不出來。

他輕吁一口氣，道：「冷飛雲？我們……」

他的話還不曾說完，已看見銀虹一閃，葉小綠已經身首異處。

「你……你怎麼暗箭傷人？」花弄月大駭，拔出長劍。

「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的妻子當日暗算我一掌，我現在還她一劍，公平之至。我原想還她一掌的，只可惜她這妖怪，不值得我用手觸摸，只好送她一劍。」

「你是冷忘情？」一枝花臉色大變。

「你準備好沒有，我要出手了。」

語聲方落，冷飛雲的長劍已再度出手。

功力全復的冷飛雲，他那奪命一劍，天下間有誰能擋？

號稱武林六大高手之一的中原一枝花，名頭雖响，但也不能接下一招奪命劍。

冷飛雲在路旁摘了一朵花，隨手一揚，便射進已離開身軀數丈的花弄月頭顱之口中。

「一枝花口中怎能沒有花？」他心中輕笑，趕回馬車附近。

鳳雙雙迎了上來，道：「一切順利？」

冷飛雲點點頭：「燕妹呢，怎麼不見了？」

「東海一龍把她勾引走了！」鳳雙雙嬌笑道：「現在正躲在那山後幽會！」

「怎麼不等我回來了？」

「放心吧，一條龍這淫蟲虛有其名，怎能在燕妹手下逃脫？」

說話間，已見燕南飛輕鬆地回來。

冷飛雲這才放下心來，道：「下次可別這樣輕舉妄動了。」

「相公，現在只有海無涯和雙龍會了，海無涯只是孤僻一點，並無大惡，放過他吧！」鳳雙雙與海無涯曾有一面之緣，實在不忍見他死去。

「我根本便沒有殺他之意。」冷飛雲笑道：「否則當日在冷家堡，我早已宰掉他了！」

冷飛雲說畢，眉頭已是一皺，轉過身來。

不遠處，站着傲慢無比的天涯孤芳客海無涯。

「哼，姓冷的，想不到你也懂使詐，用上黃雀在後這着。」

「海無涯，在我沒有改變主意前，離開這裏吧，回到你的天涯裏，不要爲那些黃金送命！」冷飛雲苦口婆心的道。

「誰說我是爲了黃金而殺你了？」

「難道還有別的原因？」

「我坦白告訴你吧，第一個原因是你曾在冷家堡戲弄我，第二個原因是你是鳳姑娘的丈夫！」

冷飛雲大惑不解：「第一個原因我了解，但我是鳳雙雙的丈夫又與你有何關係，怎會爲此找我拚命？」

海無涯道：「因爲我喜歡她，不願意看見別人得到她。」

冷飛雲恍然大悟：「原來你是爲了和我爭妻子。但這是沒有用的，你即使殺了我，她也不會嫁你，何苦來哉？」

海無涯道：「我只要把所有企圖和她接近的男子都殺光後，終有一天，她會嫁我的！因爲除我之外，她是不能嫁給別人的！」

冷飛雲搖搖頭道：「海無涯，你瘋了，竟會有此念頭！」

海無涯道：「不要多說了，拔劍吧，

今夜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冷飛雲道：「我本不想殺你，但你既然變成如此瘋狂，我不能不殺，否則日後便有很多人死在你手下。」他把劍交給鳳雙雙。

海無涯變色道：「你這般小覷我？」

冷飛雲搖搖頭：「我沒有小覷你，那柄劍是用來報仇雪恨的，你不是我復仇對象，所以我不用劍，我現在是用我本來的身份冷飛雲來殺你，免得你日後遺害江湖。我首先告訴你，免得你死不瞑目，那便是劍去劍猶在！」

海無涯大怒：「廢話少說，看劍！」

海無涯的劍很快，也夠狠。

只可惜，他的對手是冷飛雲。只可惜，他的對手實在太强。

海無涯只有一柄劍，無論他的招式有多少變化，能刺中對手的只有一劍。

冷飛雲只是右手，便有五柄劍。

五柄劍都射上海無涯前胸五個要穴上。五柄無形的劍。

「這是甚麼武功？」海無涯死不瞑目。

「這便是劍去劍猶在，也便是我的成名絕技——飛雲指劍。不同的是，我昔年只叫它做飛雲指，因爲我昔年不殺人，所以沒有劍！」

海無涯早已聽不見。

鳳雙雙目定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相公，這是你昔年絕技？」

「是的，有甚麼不妥嗎？」

「實在太可怕了，比你那奪命劍還要可怕得多！」

「這是無劍勝有劍，無招勝有招。飛雲指劍的要訣便在無劍無招，昔年我只能做到無劍，日前我不能動彈，便專心思考，方領悟出無招的要訣。」

燕南飛亦跑了過來，道：「相公，你剛才那一招叫甚麼，可以教我嗎？」

「當然可以，我們現在先回家吧！」

「這麼快便回去，我們還有雙龍會要對付呢！」燕南飛道。

「這裏附近，早有雙龍會的暗探，看見我們輕易解決這些高手，還會來嗎？」

「是蠢才方會來！」竟是夏侯勇的聲音。

陪同夏侯勇現身的，是他的妹子夏侯英。

「兩位也來看熱鬧？」

「冷兄弟，我不是來看熱鬧的，是來抓人的！」夏侯勇笑道。

「抓人，抓甚麼人？」冷飛雲問道。

「抓我這刁蠻妹子，我聽見你們北上的消息，便立即趕來。因爲我恐怕這頑皮東西不知天高地厚，找你比武，到時便不妙。幸好她只在旁觀看，沒有出手。」

夏侯英格格笑道：「我本來早便想現身向你挑戰的了，那知道却見你離去，我便跟踪你，看見你殺一枝花那一劍，我那敢出手？」

「那時妳便認出我？」

「我何必要認出你，只要認出鳳姐姐便知道你在那裏了。」

夏侯勇道：「冷兄弟，幸好我挑戰你時，你半點眞力也沒有，否則你那五柄劍在我胸前開五個洞，那便冤枉。」

× × ×

數個月下來，大江南北的雙龍會各地分舵，不論明的也好，暗的也好，率數被冷飛雲、鳳雙雙、燕南飛及兩小五人挑掉。

雙龍會傷亡慘重，一蹶不振。

「相公，我們已差不多把雙龍會剷掉了，只餘那不知在何處的總舵。」燕南飛道。

「算了，雙龍會現在已變成雙蟲會也不如，實在不足爲患，我們無須浪費精力找尋他們的下落了。」冷飛雲不爲己甚。

劍僮却道：「哼，雙龍會一切大惡都是他們副會主李易超攪出來的，想起當日他們多次圍攻我們便敎人氣憤，恨不得把這姓李的匹夫抓出來剝皮抽筋。」

「算了吧，劍僮，你倒不如多費一點精力去查那楊子超老匹夫之下落吧。」冷飛雲道。

「這傢伙躲了起來，教人怎麼找？公子，你既然不想再找雙龍會晦氣，不若把冷家堡重修，再趕快和兩位夫人成親吧！」

「我不打算重建冷家堡了，這裏只會令我想起往日之傷心事。」

「但是公子，你不打算成親嗎？」

「劍僮，我打算搬往蘇州或杭州，找一個清靜莊院定居便算了，昔日之冷家堡實在太招搖一點！」

「相公，這不失爲一個好主意，我們不若便往杭州找一找，看看有沒有適合的地方吧！」鳳雙雙道。

「相公，找一間大一點的，我還有很多積蓄呢！」燕南飛道。

「燕妹，妳是嫁給我還是招郞入舍了？」

「相公，你的財產都給人搶走了，那來銀兩買屋？那些錢是我幹殺手時賺回來的，又不是向我爹拿，怎算招郞入舍？你可以當作向我借的嘛！」燕南飛道。

「好吧，不過我得先行告訴妳，我不知道何時才能歸還的啊！」

× × ×

冷飛雲帶着鳳雙雙、燕南飛、劍僮及琴僮在杭州近郊找尋地方居住，行了數天，仍未能找到一處合適的。

終於，他們來到一條僻靜小村，環境甚爲幽美。

「琴僮，你到河邊問一問那位在洗衣服的嫂子，村長住在那裏？」冷飛雲道。

琴僮連忙應諾。

「這位嫂嫂，請問村長住在那裏呢？」

那洗衣少婦轉過身來，便欲回話，驀地……

「琴僮，速退！」冷飛雲大喝一聲，人已閃電般衝前。

洗衣少婦雖然粗衣痲布，却是天姿國色，這時她正望着冷飛雲發呆。

「飛雲，你是飛雲，你沒有死？」

「哼，想不到在這裏見到妳，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楊娥

，今天妳得給我一個交代！」

「飛雲，我知道我對不起你，但我是身不由己的，而且，在事前亦不知道會有如此大悲劇發生。」

「姓楊的，妳可推得一乾二淨，難道妳會以爲那些毒酒只會令我全堡上下睡一個安靜的覺嗎？哼，妳自己了斷吧！」

「飛雲，你聽我說，當日我……」

「我不聽，你要我親自動手嗎？」

驀地，一個孩子的聲音傳了過來：「姨。」一個年約七、八歲，長得唇紅齒白、惹人喜愛的孩子已來到楊娥身前。

楊娥一把拉着孩子，嚷道：「飛雲，你看清楚這孩子！」

「這是妳的兒子？」他只不過和楊娥分開五年，怎麼可能有這般大的兒子？

「不，這是你的兒子。」

「胡說，怎可能是我的兒子，我和妳根本便沒有做過……」

「浩兒，你叫甚麼名字？」楊娥向那孩子問道。

「姨姨，我叫冷浩然。」

「你的父親是誰？」冷飛雲强忍心中激動，冷冷的問道。他依稀認出這孩子的輪廓。

「姨姨，我可以說嗎？」

「當然可以！」

「我爹是冷飛雲，我娘是趙佩佩，只是，他們都死了。」

「不，浩兒，你爹沒有死，你爹便在你身前。」楊娥道。

「姨姨，眞的嗎？」孩子的大眼睛不相信地瞪着眼前之陌生人冷飛雲。

冷飛雲一把捉着孩子，扯開他上胸之衣服，但見孩子頸間懸着一玉牌，上刻浩然正氣四個字。

冷飛雲緊緊摟着孩子，激動萬分的道：「浩兒，你果然是浩兒，我的孩子！」

「爹！」

「娥姐姐，究竟爲甚麼會這樣的？」鳳雙雙插口問道。

原來當年楊娥的父親楊子超不知從何人口中聽見，冷飛雲家裏藏有不少練功心法、武功秘笈等武林瑰寶。

於是，他便吩咐女兒在冷飛雲生日那天，帶酒前往祝賀。他只告訴楊娥，這是一種特別易醉的酒，而且喝後有異樣感覺，飄飄若仙。

冷飛雲自愛妻死後，深居簡出，弄兒爲樂，生日也謝絕外間到賀，只有堡中上下慶祝，楊娥是唯一例外，因爲她是未來冷家堡夫人。

所以，冷飛雲相信她的話，當發覺酒不妥後還以爲是那種異樣感受，到眞正發覺中計時已是太遲。

楊娥不善飲酒，所以不敢飲這易醉的酒，當楊子超率領其餘同黨殺進冷家堡時，她當機立斷，把冷飛雲三歲大的兒子點了睡穴，藏在堡中密室。

少了一個人，一個如此重要的人，楊子超怎會不察覺？根本楊子超便沒見過冷飛雲的兒子，而這年冷飛雲生辰時，厨間一個幫厨特地從家中帶了一個與冷浩然年紀相若的小孩來和他玩耍。楊子超便把這孩子誤作冷飛雲之子。

冷飛雲中毒之後，知道大難已至，唯今一法只有運起龜息大法，一邊壓止毒性蔓延，一邊扮死。

楊子超不察，竟被他瞞過。

只可惜冷飛雲和堡中其他的人葬在一起後，他中毒太深，龜息醒後無力推開壓着他的人，只有龜息下去。

他的龜息大法，最長可以龜息一年。

他却沒有想到泥土中，有不少蟲蟻，還有其他屍體的蛆蟲，把他臉上的肉咬得不似人形。

幸好，他的摯友碧海狂儈及時想起他懂得龜息大法，把他救出。

「飛雲，我求你一件事。」楊娥道。

「看在浩然份上，我不追究妳所做過的事。」

「求你放過我爹！不要殺他。」

「不可以，他在那裏？」

「我也不知道，自當日後，我恨透了他，帶着浩兒便一直躲在這裏，替人洗衣過活。」

良久，冷飛雲沉思良久，方仰天長嘯一聲，點頭應允。

「娥姐，和我們一起吧！」燕南飛道。

楊娥望着冷飛雲。

冷飛雲道：「娥，我們現在正在找屋子，你來嗎？」

楊娥連忙點點頭。

× × ×

這是冷飛雲和三個夫人成親的大喜日子。

整個冷家都喜氣洋洋。

突然，琴僮跑了過來，拉着應酬着賓客的冷飛雲往後間。

「公子，有人送來這份怪禮。」琴僮指着一個巨型錦盒。

冷飛雲閉住呼吸，打開錦盒。

錦盒之中，有一封信和一個人頭。

冷飛雲看見這人頭，便火從中來，恨不得把它劈碎。

那封信寫着：

「飛雲吾兄大鑒：敝會日前與閣下爲敵，悉是前副會主李易超之挑撥，出價黃金萬兩以取閣下性命的亦是李賊，多年來，小弟被奸人挾持，大權旁落，故身不由己，做出有違本會宗旨之事，幸賴敝會總護法單子英及時醒覺，伺機擒獲李易超。現將此賊人頭奉上，作爲敝會對吾兄之誠意，萬望吾兄賞敝會兄弟一口酒，一口飯，感恩不盡。弟武天龍叩。」

「送禮的人何在？」

「他們在莊外等候公子回音！」

「統統請他們進來，喝杯水酒。還有，這禮品之事，不可向任何人提及，尤其是娥夫人，知道沒有？」

「知道了，公子！」

冷飛雲右掌按在李易超首級之上，默默運功，片刻後，冒起一陣青煙，李易超之首級登時變成粉末。

「李易超，楊子超，寫法都差不多，只是上下次序有所不同，我爲甚麼會想不到的？」冷飛雲聳聳肩，大步踏出外堂。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七

宋江被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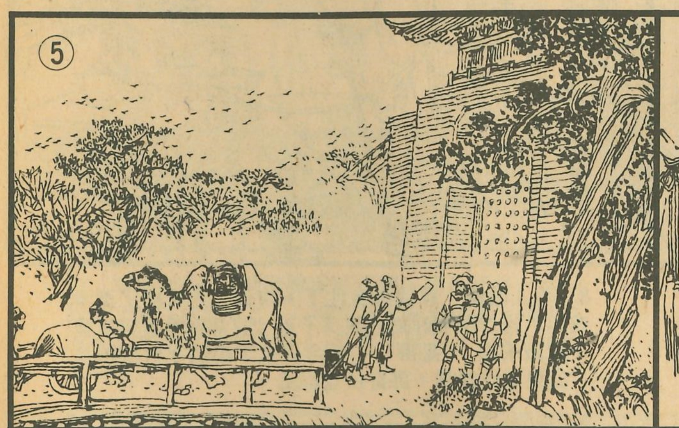
高石・編繪

1　且說宋江和吳用送走高俅後，和衆頭領商議招安之事。吳用說：「高俅是個轉面忘恩之人。他折了許多軍馬，回京必然推病不出，騙過天子，若要等招安，是空勞神力。」宋江聽了，十分着急。

2　吳用主張再派兩個精細人，多帶財物，去京師探聽消息，同時，另找門路，把梁山衷情達聖上，使高俅隱瞞不住，這是上策。燕青說李師師這條門路，似還可以再去試試。宋江應允，派戴宗和燕青同去。

3　神機軍師朱武道：「兄長昔日打華州時，和宿太尉打過交道。此人是個忠厚仁慈的人，若得他在天子面前保奏招安之事，大有好處。」宋江聽了，想起聞煥章和宿太尉交往密切，便請聞煥章給宿太尉寫信訴說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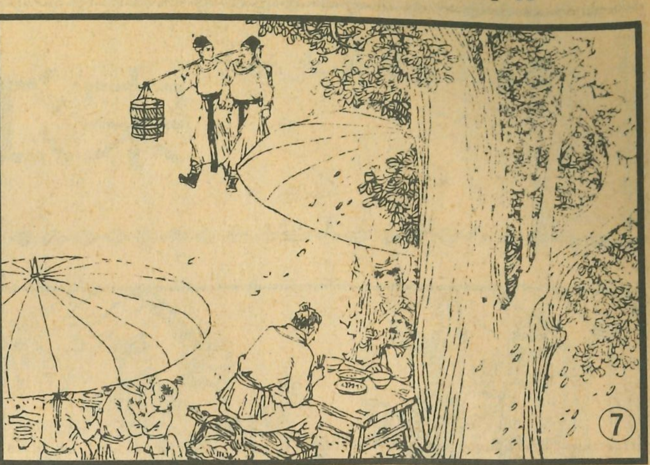
4　聞煥章立刻動手寫好一信。宋江把信交給燕青，讓他隨身帶好，又叫人收拾金珠細軟兩大籠子，打發燕青戴宗二人下山行事。



5　燕青、戴宗二人扮作公人模樣，不一日，來到東京。把門軍漢擋住，不准他們進城。燕青笑問：「這是怎的？」軍漢道：「殿帥府有鈞旨：爲防梁山賊人混入，過往人等一律盤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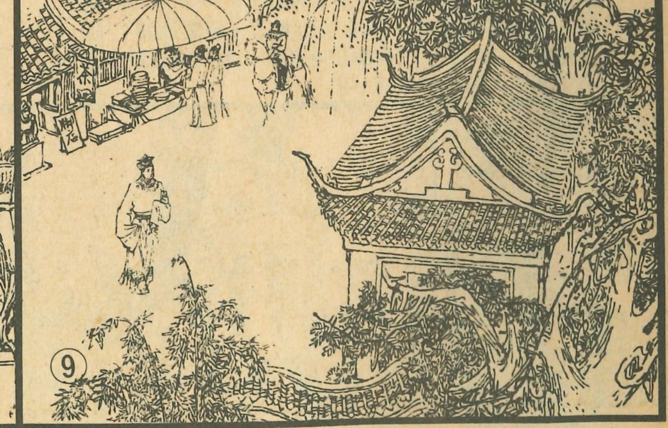
6　燕青取出假公文，劈臉丢將過去：「你看這是開封府公文不是？俺兩個從小在開封府當差，這門下不知出入了幾萬遭，你反倒只管盤問。梁山泊的人，却眼睜睜都放過去了。」



7　那監門官聽得，便對軍漢喝道：「有開封府公文，只管問他怎的！放他入去。」燕青一把抓了公文，揣在懷裏，和戴宗挑起行李便走。軍漢忙退向一邊，放他們進城。



8　兩人進城，尋個客店住下。次日，燕青換了潔淨衣衫，扮作游手好閑的紈袴子弟，隨身帶着金銀珠寶，對戴宗道：「哥哥，小弟今日去李師師家打探消息，如果事情敗露，哥哥快自回去。」



9　燕青徑投李師師家來，到了門前看時，依舊曲欄雕柱，綠窗朱戶，比先時修得更好。這李師師家原是東京有名的妓院，因皇上時常來，閑雜人等，都不敢入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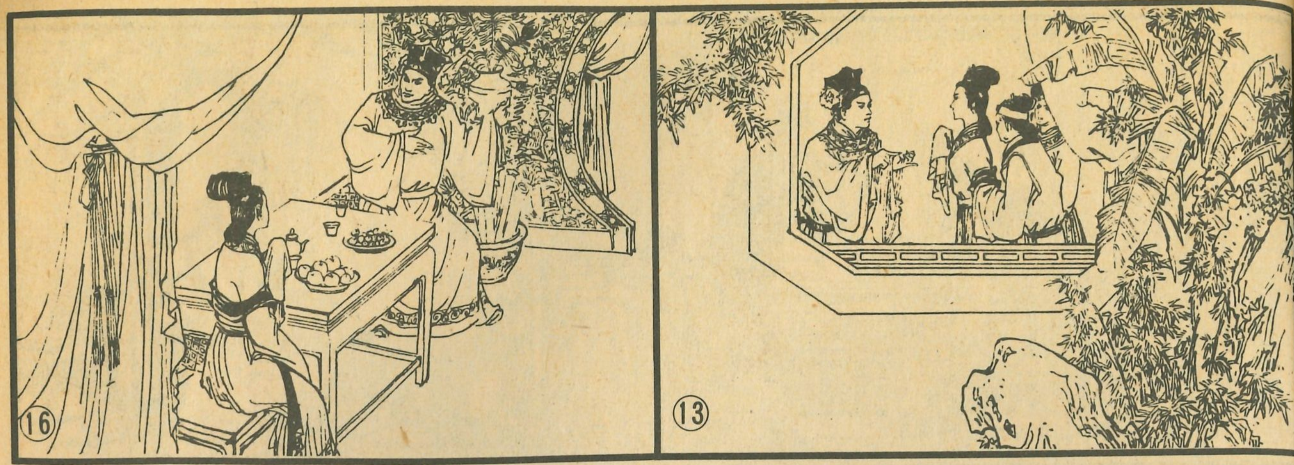
10　燕青進得門來，李媽媽見了大吃一驚，說道：「你如何又來此間？」燕青道：「請出娘子來，我自有話說。」李媽媽道：「你們前番元宵節鬧了大禍，如今還有甚麼話好說？」燕青道：「只等娘子出來，方才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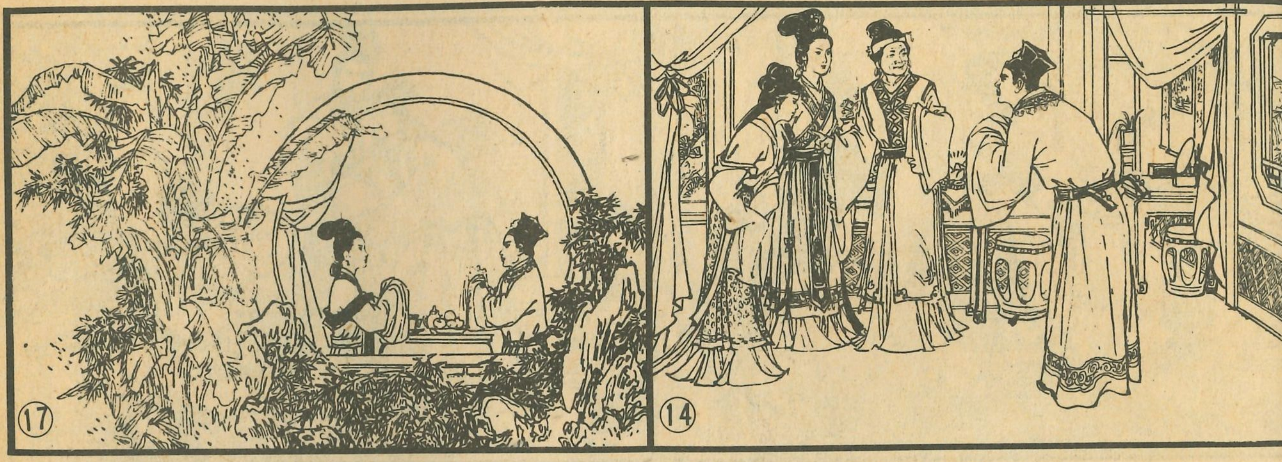
11　李師師在窗後聽了多時，見他如此說，便走了出來。燕青忙拜了兩拜，說道：「前者驚嚇了娘子，特來請罪。」李師師道：「你們當初說是行商客人，却鬧出那般大禍，如今須將實情對我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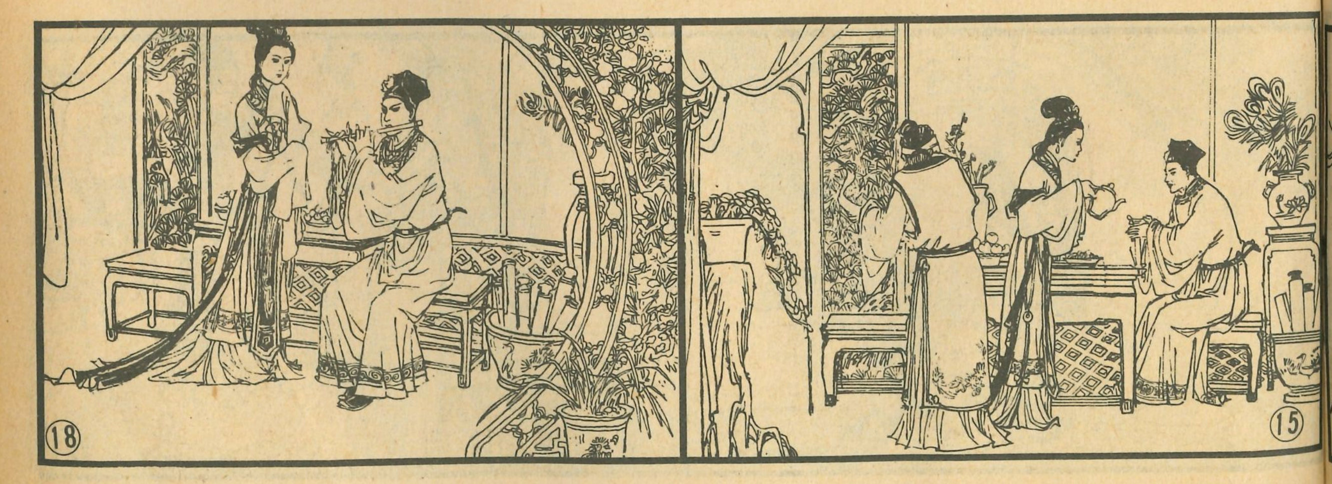
12　燕青道：「小人乃是梁山浪子燕青。前次上元夜大鬧東京，都是梁山好漢。當初我哥哥宋江求見娘子，非爲買笑圖歡，實指望娘子將梁山『替天行道』、『保國安民』的心願，轉奏聖上，早得招安。」



13　李師師等人聞聽大驚，燕青又說：「請娘子勿驚，我等實無歹意。只是如今奸臣當道，讒佞專權，閉塞言路，下情不能上達。因此才尋這條門路。不想驚嚇了娘子，罪該萬死。」



14　燕青又打開帕子，將珠寶攤在桌上，笑道：「今俺宋江哥哥無可拜送，帶來些微禮，還請笑納。」李媽媽愛的是財，一見便喜，忙命丫環安排細食茶果，殷勤相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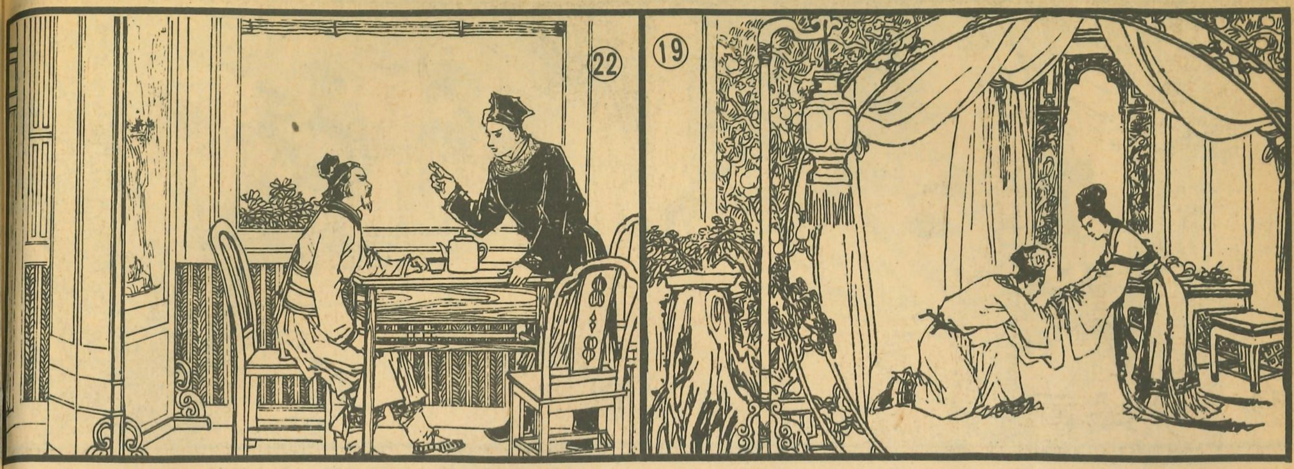


15　李師師親自陪酒。燕青道：「小人如何敢和娘子對坐。」李師師道：「快別這樣說。你們梁山義士，久已聞名，只是中間無人作成，下情不能上達，才使你們受了許多委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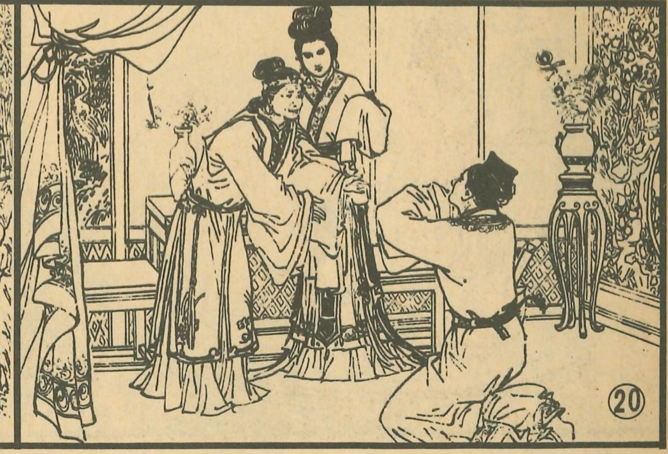
16　燕青又將梁山兩破童貫，三敗高俅等情況，細說與李師師聽。又道：「高俅被擒上梁山，曾發誓回朝之後，保奏招安。因此，我哥哥放他下山，重派蕭讓、樂和兩個兄弟同去，誰知一去却無消息。」

17　李師師道：「他這樣耗破錢糧，損兵折將，如何敢奏？這話我盡知了，以後當設法面奏聖上。如今且放寬心，請飲幾杯酒吧！」燕青推辭不過，只得陪飲了幾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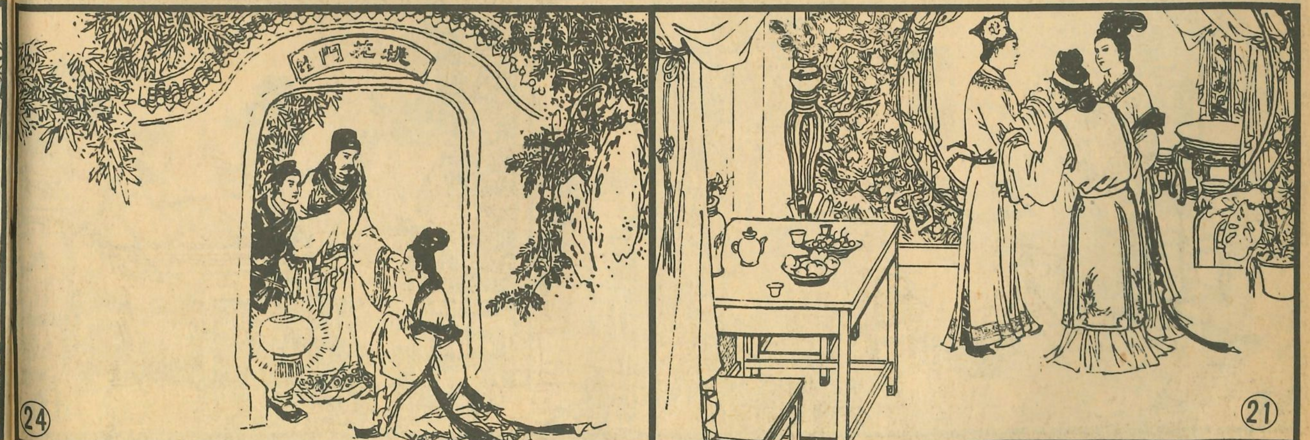
18　李師師見燕青一表人材，能言會說，心下喜愛，便爲他吹笛唱曲取樂；接着又要燕青吹笛。燕青推辭不過，吹了一曲，師師聽了，連聲喝采。



19　燕青怕被李師師糾纏，誤了大事，心生一計。他問過李師師年庚，說道：「娘子二十七歲，比燕青大兩歲，願拜爲姐姐。」說着起身就拜。李師師倒也歡喜，忙不迭把燕青扶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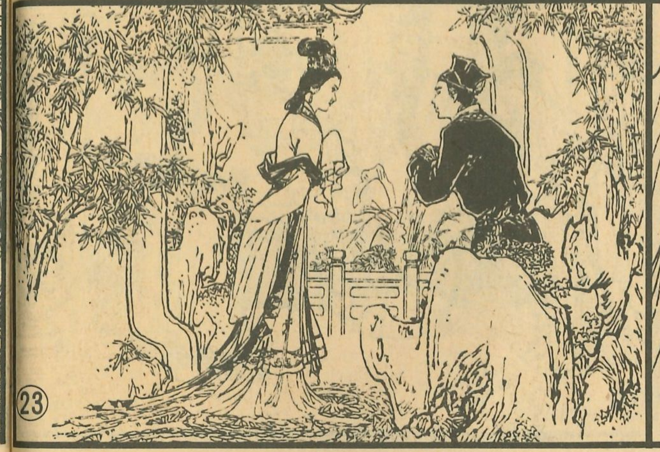


20　燕青又請出李媽媽，拜了幾拜，認做乾娘。李媽媽自是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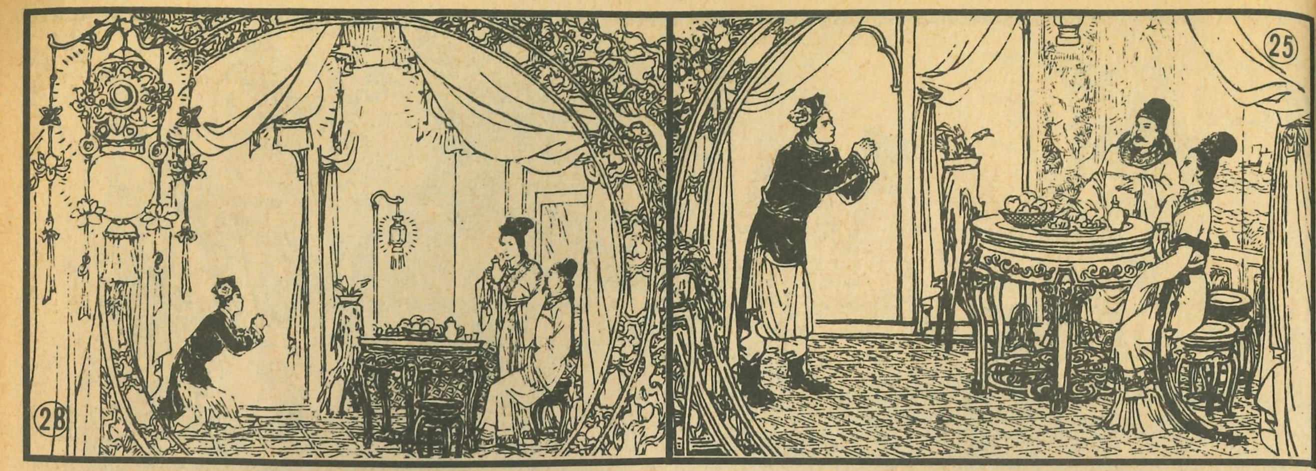
21　燕青坐了一刻，便要辭回。李師師道：「小哥哥住在店中多有不便，可來我家住下。」燕青尋思在李師師家，也許能再遇天子，有緣當面陳斥奸臣誤國和梁山願受招安之意，便答應下來。

22　燕青回到客店，把上面的事情和戴宗說了。戴宗道：「如此最好。可千萬不要爲酒色誤了大事。」燕青道：「大丈夫處世，若爲酒色而忘本，就如禽獸一般。燕青如有此心，死於萬劍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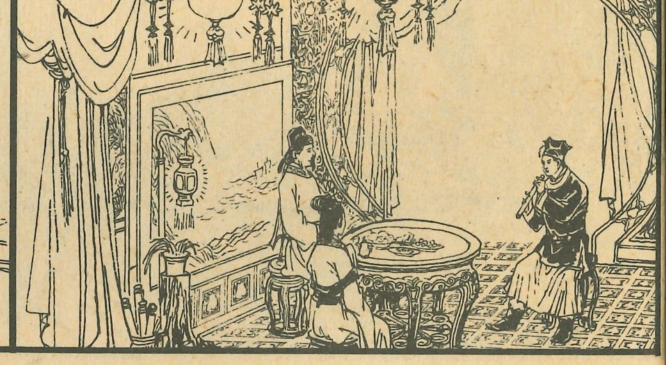


23　燕青搬到李師師家。當晚便聽說徽宗要來。燕青就央告李師師，引他面見徽宗，當面陳訴梁山願受招安之意。李師師見他忠義可佩，就一口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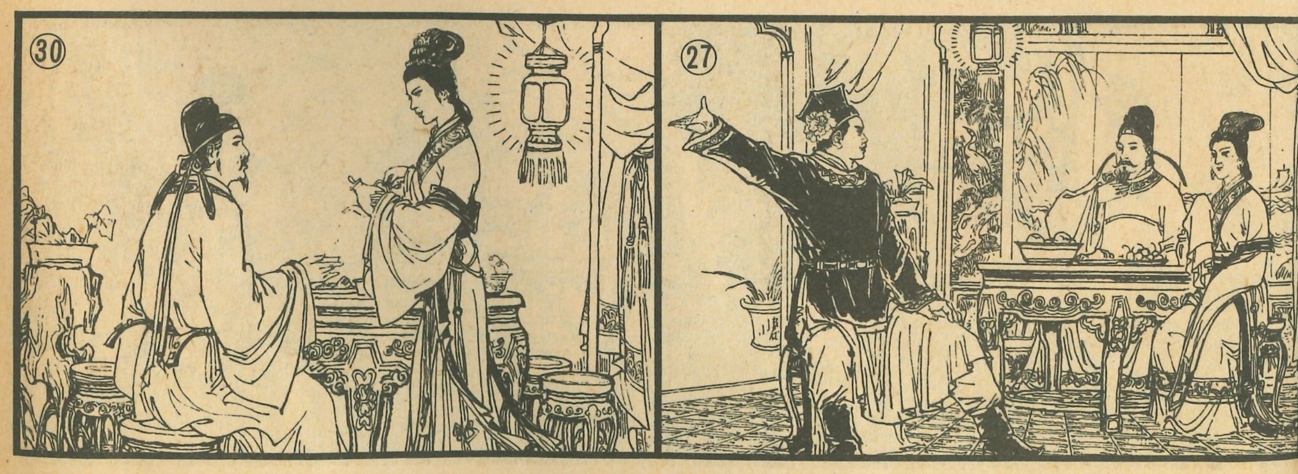
24　當晚，徽宗果然扮作白衣秀士，由一個小太監引着，從地道中來到李師師家。李師師盛妝接駕，迎入房中。



25　二人吃着酒，李師師假稱有個姑表弟想拜望聖駕。徽宗道：「既是你的兄弟，見見又何妨。」遂喚燕青入內。徽宗見燕青一表人材，非常喜愛，問李師師：「你這個兄弟，因何一向未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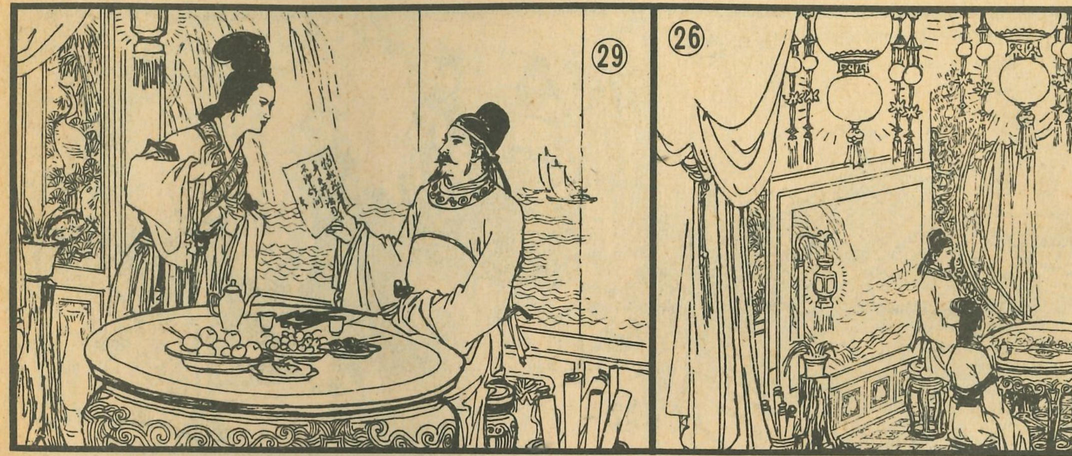


26　李師師便說：「他自幼飄泊江湖，流落山東，後被梁山好漢擄上山去，一住三年，今日方回。」又叫燕青爲天子吹簫唱曲。燕青唱了漁家傲一曲。那清韵悠揚，使徽宗大喜，便令他再唱一曲。



27　燕青又唱道：「聽哀告，聽哀告，賤軀流落誰知道，誰知道！極天罔地，罪惡難分顛倒！……」歌聲凄厲哀怨，徽宗聽了大驚，問道：「你爲何唱這悲哀的曲子？莫非有甚麼難解之事？」

28　燕青急忙跪下奏道：「臣恐因此獲罪，不敢上奏。」徽宗道：「赦你無罪，但奏無妨。」燕青便說自己是流落江湖，被梁山劫去，現在逃了回來，但不敢在街上走，怕被公人拿住，因此苦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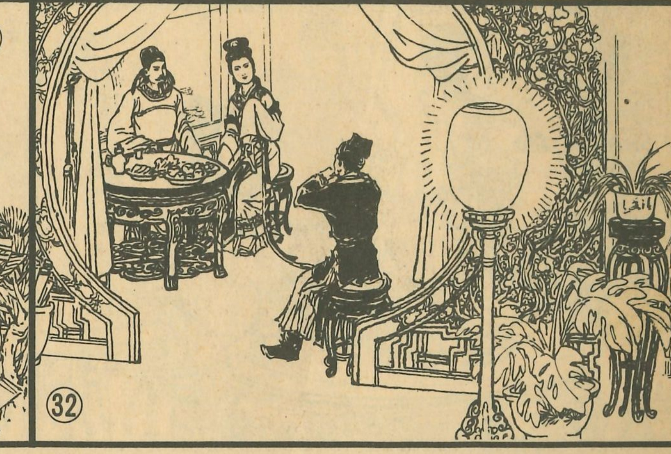


29　李師師就勢請求徽宗親筆寫一道赦書，給她「兄弟」做護身符。徽宗果然應允。師師送上紙筆，徽宗提筆，寫道：「特赦燕青無罪，諸司不許拿問。」還在下款提了「道君皇帝」四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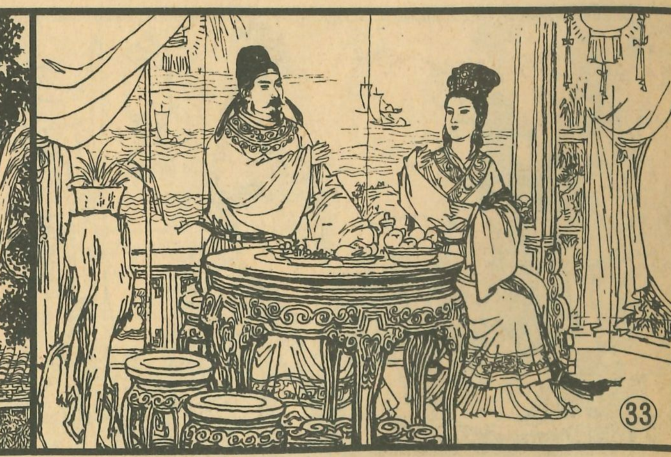
30　李師師和燕青大喜。燕青接過赦書，再拜謝恩。師師忙執盞擎杯，爲皇上敬酒。



31　徽宗又問燕青：「你在梁山，必知那裏備細。」燕青便把宋江等如何「替天行道」，不擾害良民，單殺贓官汚吏，以及早望朝廷招安，好爲國家出力的願望，細說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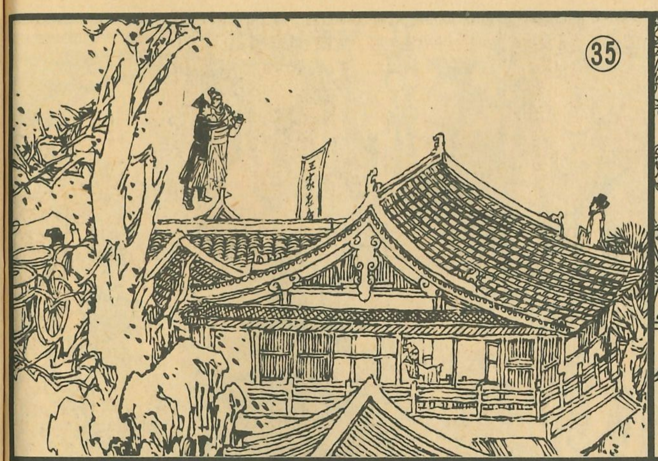


32　徽宗道：「前者幾番差人招安，爲何抗拒，不願歸降？」燕青又把二次招安未成的原因，和兩破童貫，三敗高俅的經過，以及如何釋放高俅下山，留下聞煥章作質等等，都奏與徽宗知道。



33　徽宗聽罷，嘆道：「寡人怎知此事！童貫回京時奏說：軍士不服暑熱，暫且收兵罷戰；高俅回軍奏道：因患病不能征進。原來都是謊報妄奏。」

34　李師師也在一旁說道：「陛下身居九重，却被奸臣阻塞賢路，下情不能上達，不知多少人受了寃屈，可怎生是好！」徽宗嗟嘆不已，說道：「寡人定要查明此事。」



35　次日一早，燕青回到客店，對戴宗一一說知。戴宗自是歡喜。兩人又帶了一些金珠財寶，拿了聞煥章的書信，去宿太尉府中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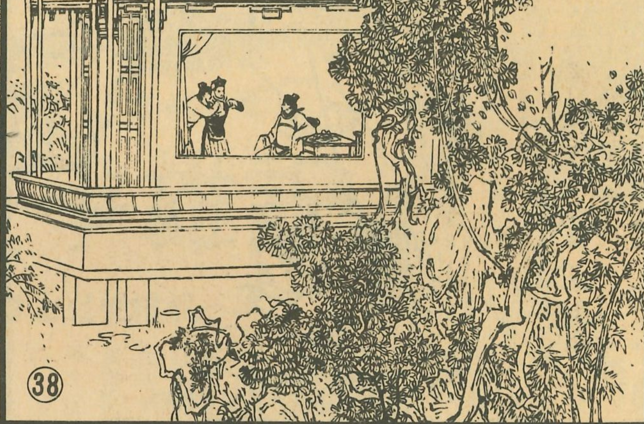


36　兩人來到府外，正遇見宿太尉乘轎歸來。燕青便攔住轎將聞煥章的書札呈上。宿太尉一看是梁山來書，當街不便說話，忙召他二人一起進府。



37　進府以後，宿太尉細看了來書，才知道高俅征討梁山，三番敗績，被梁山捉去和梁山義士欲請招安的事，不禁脫口說道：「原來如此。朝廷上下都被蒙在鼓裏。明日早朝，待我奏明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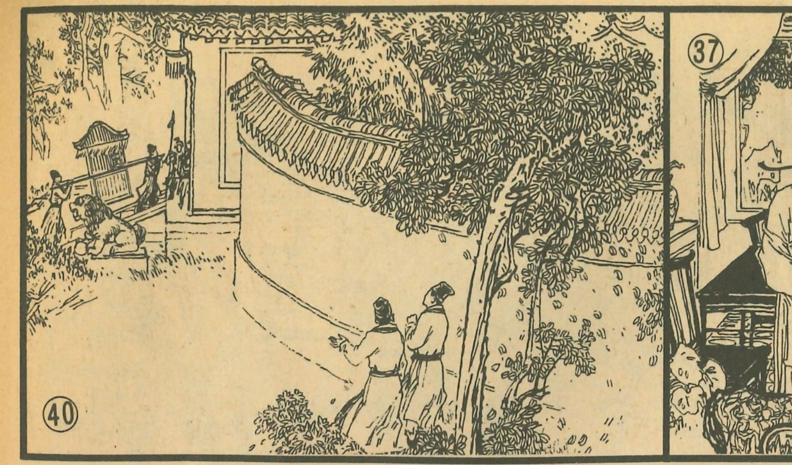




38　宿太尉又問他二人姓名。燕青答了，說道：「太尉在華州降香時，曾相見過。宋江哥哥有些微物呈送，聊表我梁山一點心意。」遂將珍寶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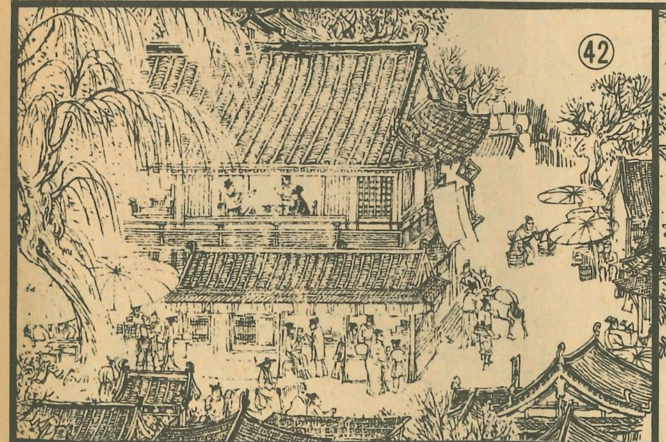


39　宿太尉收了珍寶，要他們回復宋江等頭領，他定要盡力面奏聖上，早日降旨招安。燕青和戴宗又拜謝了，這才告辭出府。



40　如今頭兩件事都有了眉目，只是蕭讓和樂和還在高俅府中，沒有下落。他二人又扮作公人模樣，在高俅府衙外面窺探，等他府裏有人出來，設法通個消息。

41　不一刻，有一個小家人搖搖擺擺走了出來。燕青便向前與他施禮。那家人問道：「你是甚麼人？」燕青道：「請小官人到附近茶樓中一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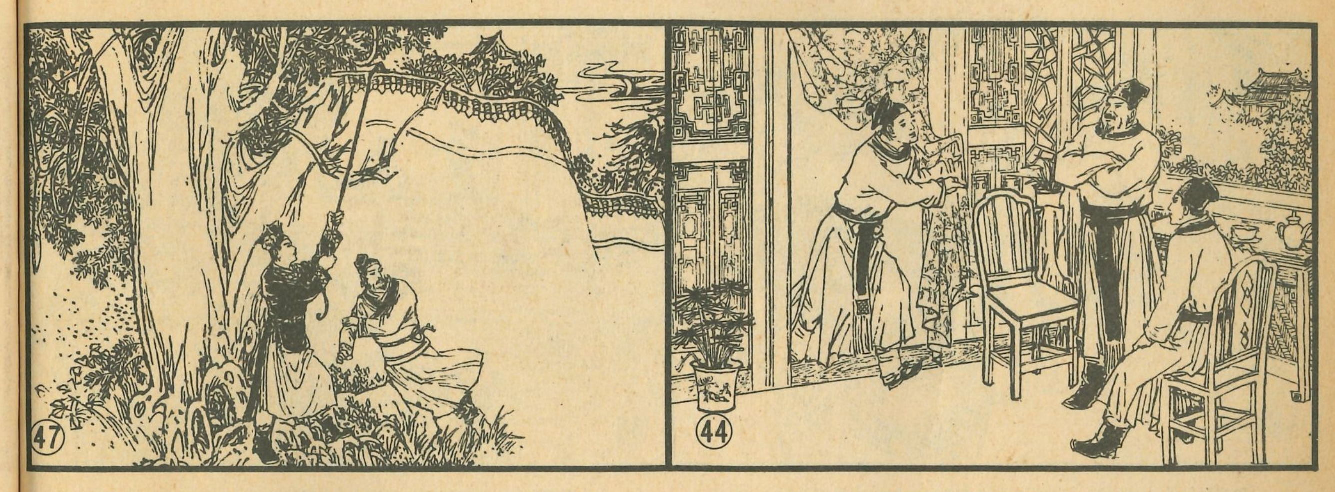


42　三人同坐吃茶。戴宗道：「實不瞞小官人說。前者太尉從梁山泊帶來那兩個人，有位叫樂和的，與我這哥哥是親眷，欲要見他一見，請小官人賜個方便。」那家人只是搖頭不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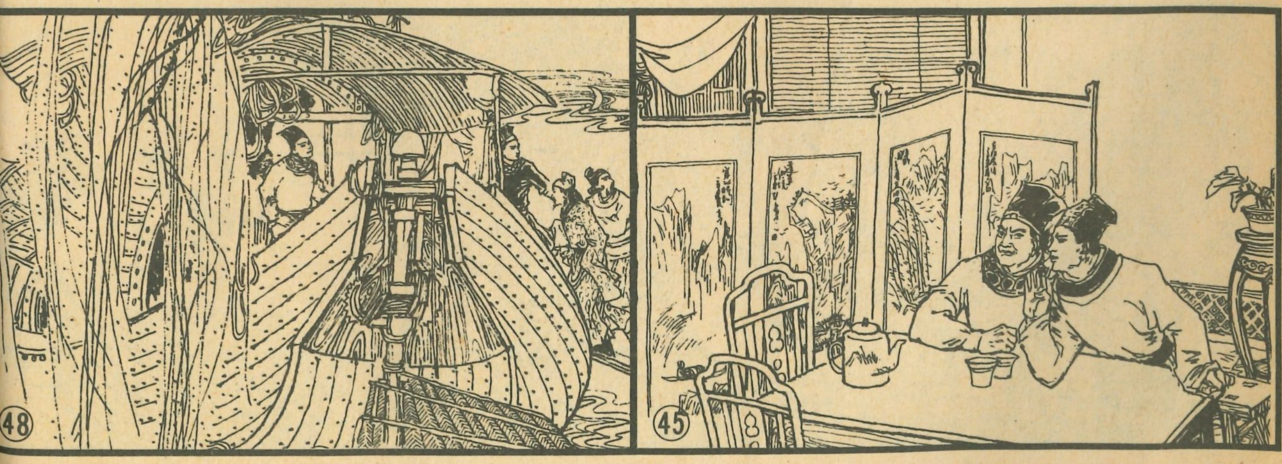
43　戴宗便向袖內取出一錠大銀，放在桌子上，說：「你只要引樂和出來相見一面，不要出衙門，便送這錠銀子給你。」那人見了財物，才說：「我與你喚出來，說了話，你休失信。」

46　燕青與戴宗出來，到街上買了兩條粗繩，藏在身邊。然後便到高俅府後去看落脚處。府後有一條小河，正有兩條空船纜在那裏。二人便在空船裏躲了。



44　小家人進去不到半個時辰，急慌慌地出來說道：「先把銀子拿來，樂和已叫出在耳房裏了。人多不便，只許一人入內。」戴宗便把銀子交與他。小家人即引燕青進府。

47　看看已打四更，兩人便上岸來，站在墻外咳嗽，墻裏也回應咳嗽。兩邊都已會意。燕青便把繩索丢過墻去。



45　燕青見了樂和，問知他們被囚在後花園內，便和樂和定下一計，要在今晚四更天前來救他二人出去。

48　過了一會，樂和和蕭讓都攀着繩索，越過墻垣，又順着繩索溜將下來。因爲天色未亮，四人仍舊伏在船內。(待續)

上文提要： 戰國時代的楚國，輪到楚昭王當政，寵用囊瓦，而囊瓦忌左令尹郤宛之才，暗起家將圍剿，將郤宛家族殲滅了，郤宛自知難免，解下自己的「銅龍」劍，令部將協助幼兒郤桓度逃離楚國……郤桓度從家中秘道逃出，由家將卓本長護送，郤桓度用計突圍，來至夏浦，留各家將在楚國作綫眼，化整爲零，獨自逃往國外……



戰國英雄傳奇故事／黃木·文
可飛·圖

荊楚爭雄記

利用掩護夏姬　潛上出使樓船

展成沉聲道：「郤桓度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姬夫人不需稱他郤公子。」

姬夫人輕嘆一聲道：「你們男人的事，我也不想多管，只知郤宛左尹爲我國名將，這就是了。」這姬夫人語氣對郤宛甚爲尊重，又隱隱透出對囊瓦一方的不滿，在車底的郤恒度心生感激。

展成不敢爭辯，轉向戚隊長道：「戚隊長，麻煩你小心護送夫人，我要先行一步了。」一聲告辭，十數騎電馳而去。

郤桓度心下暗驚，襄老的手下紛紛注入夏浦，想是以夏浦作基地，佈下天羅地網，襄老確是厲害，這楚國的大都會扼緊水陸交通的樞紐，封鎖此地，便等如握緊他郤桓度的咽喉，使他有翼難飛，這時車上女聲響起，郤桓度連忙收攝心神，靜耳細聽。

在轆轆車聲裏，那婢女道：「夫人你眞勇敢，只有妳一個人敢說眞話。」

姬夫人幽幽的聲音傳來道：「那又有甚麼用？強權便是公理。惡勢力是巨浪洪流，任何反對它不肯同流合污的，不是都遭到滅頂之禍嗎？郤宛將軍千萬倍勝於我這命如薄紙的小女子，但他眼下還是落得家毀人亡。只願他僅餘的骨肉，能逃出魔爪。」郤桓度心內感激，這姬夫人大異於趨炎赴勢之輩，她似爲襄老之妾，卻絲毫不表露半點對襄老的感情，還似乎站在完全不同意見的立場，心下奇怪萬分。

婢女又道：「夫人，自從妳從陳國來楚後，我從未曾見妳有半點歡容。」

郤桓度乍聞「陳國」兩字，腦中轟然一震，登時暗罵自己腦筋不靈，省起這個女子是誰，心內衝動，幾乎想用匕首在車底開個小窗，一窺芳容。

劍術和美女，這兩者是郤桓度藉以維持生命意義的目標，雖然現在加上了家族血仇，但那卻非郤桓度自己追求，只是命運加於他身上吧。

關於這千嬌百媚姬夫人的事跡，名傳當代。姬夫人名夏姬，艷冠天下，顚倒衆生，陳國的內亂，便是因她而起，經楚國派兵平定後，這艷姬被帶返楚國，楚國權貴公族，頓時羣起爭奪，看來是襄老這凶名最著的惡人，奪得美人歸。據聞襄老面容陋惡，全身發臭，不禁大感惋惜，頗有牛嚼牡丹的感慨。

大概襄老好色如命，這夏姬勝比洪水猛獸，隨時會因別人的嫉忌而產生禍害，怪不得要高手重重護衛。即管來夏浦出差，也要把她携在身旁，據傳有一兩個有權勢的人，對夏姬色授魂予，豈容襄老獨得美人，看來好戲還在後頭。

郤桓度對所有助紂爲虐囊瓦方面的人物，均欲誅之而後快，心想若能把夏姬從襄老手上奪過，對他的打擊，可能比死更能令他難過，一顆心不由朝這方面活躍起來，不過就目前的情勢來說，這好比水中撈月，毫不實在。

婢女又道：「不知他們下一個目標，會否是沈尹戍？」

夏姬輕嘆一聲，沉吟不語。

沈月戍與郤宛並譽爲楚國兩大支柱，同爲囊瓦的眼中刺，欲去之而後快。平時左尹的郤宛和沈尹戍，互爲聲援，

郤宛一倒，囊瓦自然要向沈尹戌開刀。

這時車子轉上直路，從車底看出去，行人的密度大增，郤桓度知道刻下已進入通往城門的直道，果然不一會車子緩緩停了下來。

城門處守衛森嚴，戚隊長和守門的兵士交待了幾句，遞過手令，車馬才緩緩入城，車底外面車來馬往，行人衆多，一片繁華昇平的景象，郤桓度心想若非正在落難逃生，到此一遊，應是人生一快。

車行約一炷香的功夫，車馬駛進一座巨大的莊院，馬車悠然停下。

戚隊長急忙上前，打開車門，先是一對少女的雙尺，踏在地上，郤桓度知道是那婢女，跟著才是那姬夫人纖巧的雙尺，踏在地上輕盈柔弱，直往莊院的主宅走去，只見莊院內所有人都停止了動作，顯然注意力都給她吸引了過去。郤桓度也想伸頭出去，看看這位著名的尤物，可是想起血海深仇，不禁廢然而止。

馬車又再緩緩而行，轉了幾轉，到了莊院的後面，不時有馬嘶在旁響起，是馬廄和糧倉儲物的地方。

郤桓度忍不住微笑起來，襄老凶名遠播，無人敢惹，又有囊瓦作後台，這番搜捕自己，任何人都會認為自己這經驗薄嫩的小子，必難倖免，假若他反而深入虎穴，躲進他臨時的巢穴內，這一著奇兵，當然大出襄老意料之外，任他其奸似鬼，只好栽個觔斗。

馬伕停下馬車，便離開而去，郤桓度再不遲疑，一閃身便從車底躍出。

後院渺無人跡，這時天已開始昏黑，他迅速觀察四周的形勢，左方有個大花園，園內的空地有幾所糧倉模樣的建築，正是藏身的好地方，心下一喜，身形一閃，便向左方掠去。

* * *

在糧倉內，郤桓度渡過了平靜的三日，他在山野逃走時掘了大量黃精，營養豐富，足供果腹，他又乘夜外出取水，飲食無憂。

這幾天的靜養，他在劍術上有極大的進境，他以前做郤家公子時，便像個未開靈竅養尊處優的貴家公子，這十多日來險死還生的磨鍊，使他像一塊玉石般被雕琢成美玉，無論精神體力和智能，都進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所以他藉着三日的靜修，把這些日來領悟劍術上的心法，融會貫通。

糧倉外間有人聲傳來，偌大的空倉卻是深幽無聲。郤桓度在糧倉一個隱蔽角落，略加佈置，利用雜物輕易做成了一個上佳匿藏之所，即管有人入來，只要並非是有目的之搜索，幾乎沒有可能會發現他的存在，反而他可以清楚地窺看全倉的形勢。

這一天迅速過去，剛入黑的時份，郤桓度正在思索劍術上的問題，忽有感應，他睜目從雜物的隙縫往外望，糧倉的一扇窗戶無聲無色地打了開來。

微弱的光線從打開的窗戶透了入來，跟著一個瘦長的男子身形，靈活地掠了進來，順手把窗門緊閉，糧倉內又回復一片漆黑。郤桓度目力雖佳，可是在這完全與外面光線隔絕密封的倉庫內，他的夜眼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咿呀一聲，把郤桓度嚇了一跳，倉門給打開了一線，透入微弱的光芒，這糧倉是從外關閉的，這人必先從外面把門推開，這時卻能從內把門推開。這人不知用了甚麼手法，在推開門時，完全沒有弄出聲音，致使他全無所覺，這闖入者處處予人莫測高深的印象。

郤桓度心下飛快盤算，這男子行動間聲色全無，如果不是雙眼目睹他的存在，眞令人難以相信，好像他只是一具沒有實體的幻象。這在郤桓度心中敲響了警號，此人絕對是一個可怕的高手，如果他是蓄意來對付自己，這一回必是凶多吉少。另一方面，又覺得這人來此，與他全然無關。

藉著門縫透入的光線，郤桓度看到這瘦高的男子蓄滿鬍子，氣度不凡，一對眼睛閃閃生光，不怒而威。年紀大約四十上下，正是那種有成就、富於魅力的男姓，兼具性格和深度。

這男子站了一會，開始不安地在門前來回走動，面上透露出期待和焦慮。郤桓度心下奇怪，通常這類人都應是城府深沉有若大海，喜怒不形於色，否則如何能爬上他們的地位。只不知是甚麼事情，致令他大失方寸？

男子忽地掠向正門，往外望去，同一剎那，一陣輕柔的步色，由遠而近，郤桓度大惑不解，後來他竟然對這陣步聲，泛起似曾相識的感覺。

大門微微打開，一個纖美的身形輕盈而入，那男子一手掩門，另一手便把這入來的身體抄入懷裏，跟著便是兩唇相接，衣服和肉體磨擦的聲音香艷刺激，在漆黑裏春色無邊，郤桓度兩眼雖然因大門關閉而看不到一丁點兒倉內進行的勾當，但他也是過來人，腦海中很容易便勾劃出正在進行的實況，身體自然起著正常的反應。

好一會兒，傳來女子低微的喘聲，顯然兩人的嘴唇分開，男子功力深厚，女子卻因纏綿的熱吻後，嬌喘細細。

郤桓度終於知道這女子是誰，心中居然升起一股妬忌的憤怨。

這女子正是名聞天下的艷物夏姬，難怪他對她的步聲如斯熟悉，那日他在車底，便曾耳聽目睹尤物的離去。另一方面他也有點啼笑皆非，不知是否上天作弄人，她雖然近在眼前，依然看不到她使世人神魂顚倒的美貌。

夏姬輕輕吁出一口氣，她一呼一吸的聲音，也是那樣豐潤性感，叩人心絃。

男子道：「姬，我原以為你不會到來。」

夏姬嬌喘細細，默然無語。轉瞬又傳來擁吻的聲音。郤桓度妬忌得幾乎要出去把那男子殺死。這心情連他也難理解，雖然他連夏姬的面貌也未曾看過，但通過她的聲音和言談，她的傳說，他已在腦海中把她塑造成心目中的女神，這女神就在面前被人侵犯，教他如何不妬火中燒。

良久男子又說：「姬！想不到巫臣二十年來靜如古井的心，動起情來，竟完全失去控制，比之年輕小子更有不如。」頓了一頓又道：「你知否我的心早已死去，終日沉迷如何增強自己的權勢。見到你後，這顆死去的心才再度復活。唉！我眞是其蠢如豬，甚麼功名富貴，怎及得上和你一起時任何半刻的快樂。」他說來深情流露，但夏姬只是嗯的一聲，也不見如何激動。

他在娓娓訴情，郤桓度卻是心中大駭。剛才男子自稱為巫臣，把他的妬火驚走大半　這巫臣的地位眞是非同小可。

當時國家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祭祀和戰爭，所謂「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就是說這兩件事。巫臣就是在祭祀神權上，楚國最重要的人物，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巫臣本身武功高强，又是楚王的主要謀臣，時常代表楚國出使各地，是外交的專才，在諸國中備受尊敬，以囊瓦的專橫，也不敢輕易惹他。想不到居然來到夏浦，在此時此地這種複雜的形勢下，和囊瓦手下頭號大將的禁臠攪上了。他也算神通廣大，居然能避過襄老的耳目。

夏姬輕聲道：「巫先生，你這樣約我前來，一旦被襄老發現，縱使能當時逃過他的毒手，但囊瓦一定會利用這件事，動搖你的地位，陷你於萬劫不復的劣地，我於心何安！」她的聲線柔美動人，婉轉溫文，使人感到體貼入心。

巫臣冷哼一聲，郤桓度耳膜一震，心想你不要為了在美人面前表現英雄氣概，驚動倉外的人，引得襄老前來，便要殃及他這池中的另一條魚了。

巫臣接著道：「囊瓦若要動我，還是氣候未足。襄老現在為了搜捕郤宛之子，正疲於奔命，否則我們也難以在此相會。哈！想不到此子如此難鬥，連我也覺得頗為出奇。可能是他佑我們，此刻應是你脫離襄老的最佳時機。」

夏姬喜道：「只要能脫離襄老，我甚麼艱苦也不怕。」郤桓度暗忖她不說只要我能跟你而說只要能脫離襄老，顯然她並非深愛巫臣，只不過是襄老令她太討厭吧了！可笑那巫臣愛火熊熊，竟體會不到佳人對他的眞正心意，愛情盲目之言，眞是不錯。想到這點，妬恨稍減，心靈又回復通透圓滿。

巫臣又道：「襄老劍術高明不用說，今次隨他來的龍客、鄭樨和萬悉解三人，絕對是可怕的威脅；所以我們的行動要萬二分小心，一出錯，便永無翻身機會。」他一邊說，郤桓度的心一邊往下沉。剛才巫臣說的三人，都是楚國著名的高手，各有絕藝，若一下撞上他們，他郤桓度能活命的機會，眞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又暗自慶幸，現在還有逃走的機會。

巫臣道：「公子反也率領了一批高手來夏浦，我怕他也是要打你的主意，不過你卻不用担心，我已有萬全的安排，可保我們能逃往國外。這一次我到夏浦來，是奉有王命，來此再乘船沿江而下，出使齊國，希望能聯成陣線，對付晉國，只要你能依我指定時間，走上我安排的馬車，我倆便可堂而皇之，逃離楚國。這處我早已安排下我方的人手，一切應無問題。」

郤桓度心下恍然，這巫臣一定是早已在此佈下內鬼，所以才能出入自如。

巫臣跟著又詳細反覆地述說逃走的細節和應變的方法，甚至把預備好的救急烟花，施放方法，一一授予夏姬，連在旁竊聽的郤桓度，不由也暗讚這巫臣的嚴密和精細。

他和這兩人的目標並無二致，都是要避開襄老，逃離楚國。

* * *

第二日黃昏時份，襄老收到消息有個形跡可疑的青年，在夏浦以西江水的上游出現，還有幾十個陌生人，同時間分抵該地。這和郤桓度和他的子弟兵的情形，非常吻合。

一接到線報，襄老不疑有他，連忙盡起手下，快馬趕往。

他駐紮的大宅一時間便只剩下基本的護衞和傭僕，他自恃聲名赫赫，並不以為有人敢來冒犯他。任何人若要在太歲頭上動土，都要想到事後報復的惡果。

襄老大批人馬離開了好一會，一輛灰色的馬車，在暮色中緩緩駛過大宅旁的道路，車速明顯減低，恰好對面另一隊騾車隊經過，車輪嘈吵的聲音，騾鳴人喝，場面一時呈現混亂，假設有人在對街觀看，視線便恰被隔斷，騾車隊慢慢離去，灰車向另一個方向開出，路上恢復平靜。

這一切都沒有瞞過郤桓度的雙目，他知道這都是巫臣的巧妙安排，這灰色的馬車，趁剛才的混亂，載走了艷著天下的美女夏姬。

他心中大感刺激，一則很想知道巫臣這樣精密的安排，會否失敗，另一方面能看到夏姬的花容，亦是人生一大快事。郤桓度再不遲疑，緊躡而上。

路上很快便黑下來，今晚月色良佳，路旁的景色清晰可見，灰車在前面轉了幾個彎後，來到一個道路交滙處，忽地同樣外形的另三輛馬車，從隱蔽處駛出來，分向四個不同的方向馳去，馬車的速度開始增加。任何人若發現夏姬的失踪而加以搜查，現在一定大感頭痛，甚至在事後襄老也必然混淆了一陣子，摸不清敵人的去向，致阻延了行動，巫臣這安排確是簡單有效。

這一著郤桓度也沒有想到，幸好他一直緊跟馬車，又知道夏姬的眞正目的地，所以毫無困難跟著載有夏姬的馬車而去。

夏姬坐在車內，心情緊張，巫臣雖然勢力龐大，安排巧妙，手下又多能人異士，看他對襄老仍是十分忌憚。

襄老實在是個非常討厭的男人，言語無味不解溫柔，尤其是他身具異味，性情殘虐，舉手投足，無不使她活在苦海裏，她雖然服侍過不少男人，卻以此人最為可厭，何況還要在他的凶威下强顏歡笑。

夏姬眼角溢出．滴淚水，她便像飄

浮水上的鮮花，雖在未枯前不可方物，卻完全不能由自己控制，此刻亦是如此，無盡的冀求和渴望，完全沒有成功的可能，即管能和巫臣相偕往國外，她只是依從著另一個較佳的男人，這是否便是上天加諸於她身上的命運，看來她只好認了。

轟的一聲馬車驀然停下，夏姬從無盡的愁思中霍然驚醒。

車外跟著一連串兵器交鳴的聲音，夾雜著怒喝。忽地四周都是劍戈之聲，夏姬知道必是隱身在暗處保護自己的巫臣手下，走出來護衛，但若果是襄老親來，自己便全無逃生的機會了。

在車後緊跟的郤桓度，見到一羣身穿黑衣的武士襲擊馬車，和隨車護送的巫臣手下對上了手，也是大叫不好，以爲襄老識破玄妙，趕返來攔截，但很快他便知道不是襄老，五十多名黑衣漢雖然不乏高手，實力龐大，依然沒有像襄老、龍客、鄭樨和萬悉解那類特級高手，這是另一股勢力。

郤桓度稍安，靜心細察雙方形勢。黑衣武士在人數上和實力上都擁有絕對的優勢，巫臣的人顯已不敵。這並不是說黑衣武士那方的實力强大過巫臣，而是巫臣的實力，最少分了一半去應付襄老突然趕回的突變上，兼且人手又再在沿途各地接應，所以登時在這敵人的集中攻擊下，吃了大虧。

嘩啦一聲馬車開出，巫臣的手下護著馬車死命衝出重圍，黑衣人的攻勢加强，巫臣的手下一一倒下。

郤桓度右手握上銅龍的劍柄，心想這該是我出馬的時候了。

夏姬坐在馬車內，也不看往車外，她不是驚怕，而是對命運完全失去抗拒的意志，怎樣便怎樣好了。

車門倏被推開，一個滿面于思，衣衫襤褸的男子，在門外看進來，一動也不動地盯著自己，明顯爲自己艷光所懾。這類情景幾乎無時無刻不發生在她身上，即管如襄老等和她朝夕相對的男人，也時時目定口呆地望著她的一舉一動，一皺眉，一蹙額。

她的目光大胆地回敬這位男子，她雖然只有二十四歲，但歷盡滄桑，早沒有小兒女的羞澀。她忽地心神一動，這男子雖然沒有梳洗，衣衫破爛，卻自然有一股高貴的氣質，他身材健碩，眉目間清秀溫文，使人有種文武雙全的印象。雙眼利如鷹隼，令人生出倚賴之心。

那人的目光在她身上巡遊了一會，又收回目光，夏姬靈敏的感覺告訴她，這人所看的部份，在在顯示他是「欣賞女性」的大行家，例如一般世俗的人，看女人很自然便去看她的面容身段，但這男人的眼光，卻包括了她的耳珠小指、頸項腰身等等，這些地方更能看出女子的眞正面目。她亦知道在觀察後，對方非常滿意。這類事已多次在她生命中發生，但不知怎地，今次卻特別前所未有的興奮，或者是這男子和她年紀相若，想起那些老頭兒，他們乾枯的身體，老人的穩重保守，都令她索然無味。

那男子道：「夫人請隨我來。」語調中含有使夏姬遵從的力量。這時打鬥聲音加劇，男子忽的伸手進來，抱起夏姬，手中洒出千道寒芒，直衝出去。

夏姬給那男子攔腰提起，眼前盡是刀光劍影，不禁閉上雙目，身體不時劇烈地震盪著，轉急彎時身體似欲飛去，但覺縱躍飛跳，兵刀聲漸漸遠去，忽然幾滴液體落在臉上，入口微鹹，夏姬張目一看，那年輕男子肩上染滿鮮血，有些正滴在自己臉上，男子似乎對她的睜眼有感應，側頭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這時夏姬才想到他不是巫臣的人，心裏反而有種自由和舒暢。

在月夜下兩人迅速奔馳，轉眼來到城南的高大城牆下，男子身形不停，一條連著掛勾的飛索，從他身中射出，準確地勾在城牆上邊，夏姬兩耳生風，男子低喝一聲：「抱著我！」夏姬順從地雙手攀上男子的頸項，觸手是他强壯結實的頸側肌肉，兩人這下身體相貼，一股青年男子的獨有氣息，令她感到新鮮刺激。

兩人迅速離開夏浦城，又避開大路，很快便來到一個無人的山頭，眼前是黑壓壓的樹林，從高望去，樹林外便是滾滾向東流去的長江，在月色下反射如鏡，一艘巨舟，泊在江心，夏姬心神一震，這不是巫臣的舟駕，心來驚異不定。

男子放下夏姬，她感到他有點依依不捨，顯然留戀自己在他懷內時的感覺，他居然不乘機佔點便宜，非常君子，遠勝她過往所遇的其他男人，心下感激他對自己的尊重。

山風吹來，拂起她一頭秀髮，她覺得面上有點痕癢，雙手自然把頭髮向後抹，側頭一看，那男子正目定口呆盯著她，不禁嫣然一笑。那男子有點不好意思，借故環首四望。

夏姬撕下衣服的下襬，走向那男子低聲道：「讓我看看你的傷口。」

男子猶豫了片刻，伸手便要撕開肩頭衣服，夏姬的纖手阻止了他的動作，溫柔地拉開他肩上的破衣，見到血已停止溢出。

男子坐在石上，夏姬連忙給他包紮，傷口幸而不傷及骨骼筋脈，並不影响他的行動。

兩人並排坐在石上，一時默然不語，那像逃命求生，更像一對幽會的情侶，共同享受無聲勝有聲的時刻。

這男子正是郤桓度，刻下正在雙方交戰，不知應否把她交回巫臣，夏姬乃無主名花，只要她不反對，便可把她據爲己有，如此尤物，眞是男人最寶貴的財產，想到這裏，不禁咽了一口口水。

夏姬垂頭望著膝前的小草，輕聲道：「你是誰？」

郤桓度脫口道：「在下郤桓度。」

夏姬全身一震，側頭望來，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郤桓度禁不住昇起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觸，兩人遭遇雖不同，但要逃脫魔爪的境況卻是一樣，郤桓度擁有的是高强的武功和才智，夏姬的便是絕世美貌。

夏姬道：「令尊一代人傑，被奸人所害，令人扼腕。」

乍聞父親之名，郤桓度懍然一驚，暗忖自己身負家族血仇，怎能戀棧美色，但如此佳麗，又是難捨難離，心下痛苦不堪。

他第一次在車廂內看見她，便被她至美的面容，無倫的秀氣，和成熟美女的風韻，萬種風情所吸引，難得她正義而有思想，令人敬重。

郤桓度下意識地取出懷內匕首，就利用刀鋒，在面上刮削起來，鬍子紛紛落下，一直以來他並不覺得有整理儀容的需要，但在夏姬這美女的目光下，自然而然便刮起鬍了來。

夏姬有趣地望著正在刮面的郤桓度，原本被于思遮蓋的面孔，露出輪廓分明，心中無限溫柔。

夏姬柔聲道：「公子打算怎樣處置妾身？」

郤桓度剛完成了刮鬍的任務，聞言一愕，這一問坦白直接，表達了任君處置的心意，這一句話出自這迷人的尤物的香唇，試問天下那個男人能拒絕這美麗香艷的要求。

郤桓度聽到自己軟弱地道：「郤某現下自身難保，怕會牽累夫人。」他知道自己正徘徊於崩潰的邊緣，夏姬若再加哀求，自己一定不會拒絕，那時要照顧自己，又要照顧這嬌柔的女子，眞是不堪設想。

一陣破風的聲音傳來，救了郤桓度，連忙一伸猿臂，摟著夏姬直往面前的樹林風馳電掣地奔去。

樹木茂密非常，月色通過枝葉洒照下來，化作一點點的金黃，左右都傳來異聲，郤桓度揀了株枝葉特別粗橫的大樹，挾著夏姬，便往濃密處竄上。

郤桓度站在樹幹開叉處，背貼樹身，兩手繞過夏姬不堪一握的蠻腰，把她緊貼身上，夏姬身形極高，幾乎是面面相對。

夏姬全身柔若無骨，豐滿充滿彈性和青春活力，郤桓度立時顯示了原始的反應，緊貼著他的夏姬立即清楚感到，嚶嚀一聲，雙手緊纏著郤桓度，一副任君採摘的態度，郤桓度燃起了熊熊的慾火，唯一阻止他這樣幹的理由，便是這實在是不適宜於動作和說話的。

樹下的四周人影閃動，把郤桓度的注意力從夏姬修長火熱的玉體移開。

附近周圍最少有十多個人來回搜索，他知道他們不是巫臣方面的人，否則便會用巫臣和夏姬約好的暗號聯絡，只不過未知是早先截劫的戰士，或是襄老方面的人，假設是後者的話，他的處境也是非常危險。

左下方响起一把男性的聲音道：「官兄，那小子帶著夏姬，應是來了這裏，但巫臣的專船還未開走，夏姬還未能登船，令人難解。」

另一把沙啞的聲音應道：「赤兄之言有理，但試想夏姬天生媚骨，風騷動人，這等年輕伙子有何定力，怕已背著巫臣，在隱蔽處及時行樂了。」說完附近各人一齊嘿嘿淫笑。

郤、夏兩人聽在耳裏，又是另一番滋味，夏姬豐滿的肉體在郤桓度懷裏一陣顫動，郤桓度感到高度肉慾的刺激，同時升起無限憐愛，雙手輕輕在夏姬的背臂來回愛撫。兩人不敢弄出半點聲息，默默享受那消魂的滋味，既香艷又驚險。

另一把聲音道：「那小子劍法高明，爲我生平僅見，巫臣之下何來這等高手？」

早先姓官的男子道：「會否是襄老方面的人？」

姓赤的沙啞聲音响起道：「不論如何，我們都要把夏姬搶回來，否則公子怪罪下來，我們都要吃不消。」跟著一番商議，定下截查的路線，這才散去。

郤桓度在夏姬耳邊道：「姬！巫臣有沒有教你應變的方法？」

夏姬連忙省起當日巫臣交給她的煙花訊號，連忙點頭道：「噢！在衣內。」她雙手緊纏著郤桓度，絲毫也沒有鬆手的意思，不啻要郤桓度探手入她衣內取物了。

郤桓度强忍着探手入夏姬衣內的行動，有點貪婪地凑著這尤物如雲秀髮的芳香，一邊道：「你一定要聽著。」

夏姬在喉嚨唔了一聲，蝕骨消魂，一雙明眸鳳目，半開半閉，仰起媚態橫生的俏面，已是情思難禁。

這一下眞的要命，郤桓度幾乎要朗誦郤宛的名字，眼下如不能擺脫情慾的難關，不但會破壞構思好的計劃，一個不好夏姬亦會一是被這不知名的勢力擄去，一是落回襄老的魔爪裏，自己滅族的大仇不但不能報，還惹天下人恥笑，爲家族留下臭名，想到這裏，逐漸清醒過來。

郤桓度突然把嘴唇靠近夏姬的耳邊，强忍著吸啜她圓潤耳珠的衝動，運氣輕喝道：「襄老！」

這兩字有如透心涼藥，夏姬全身一震，兩眼睜大，射出驚懼的神色，郤桓度一陣憐惜，這嬌美的女子，受盡襄老的淫虐，一聽他名字，才驚懼如斯，心想若有機會，一定搏殺這兒人。

郤桓度說：「姬！你一定要照我的話去做，否則不但我性命難保，你也落回襄老手上。」他故意提出他的生死，又再提襄老的名字，夏姬爲他爲己，都要聽命而行。

夏姬果然俏臉一變，臉上艷紅的色澤逐漸消淡，眼睛回復清醒時的明亮，泛著純美的光輝，郤桓度發覺這才是她最引人心絃的地方，她的神情和氣質，變化萬千，豐富動人，一時媚態引人，如蕩婦淫娃，萬種風情，一時又如清純少女，答答含羞，有時郤高雅孤傲，有時又溫婉從人，使和她在一起的人，目不暇給，每一刻都有新鮮不同的感受，尤其是她一雙會說話的明眸，可以清楚傳達出她的心意和感受，難怪這麼多人爲她不能自拔，的確是有道理。

夏姬輕搖他一下道：「怎麼了？」語聲有嗔怪的意思。

郤桓度從沉思中驚醒，道：「一會兒

我要留你在此，當聽到我一聲長嘯，便須立即發出訊號，巫臣自然會……」

話還未完，夏姬雙手再度纏了上來，豐滿的嬌軀死命抓緊郤桓度，眼睛濕潤，這個使自己第一次動了眞情的男子，這樣便要離去，他日相見的希望有如鏡花水月，怎不敎她傷心欲絕。

郤桓度理智的提防徹底崩潰，一把捧起夏姬的俏面，狠命地吻在她豐滿溫潤的紅唇上，心神迷醉，剛想還有進一步的行動，夏姬用力掙了兩掙，郤桓度不解地離開了她的咀唇。

夏姬吹彈得破的俏臉上滿佈紅霞，明艷不可方物，神情卻非常堅決地道：「你去吧！我會照顧自己的了。」

郤桓度心中感動，知道剛才曾提到自己的生命危險，夏姬爲了自己，才這樣毅然要他離去。

郤桓度深深地望了這美女一眼，將她放好，躍落樹下，轉眼便消失在叢林茂密處。

看著這奪得自己芳心的男子遠去，夏姬兩行情淚，奪眶而出。

月亮掛在西天，離天亮還有個把時辰。

* * *

郤桓度離開了夏姬，在樹林內迅速飛躍，忽感有異，他像一條充滿活力的斑豹般，一弓身便竄上附近一棵樹上，緊伏樹幹，與月夜混融爲一。

片刻後一條人形在樹下掠過，就在剛過了郤桓度藏身的樹下，郤桓度凌空下撲，銅龍化作一道長虹，電閃般向敵人刺去。

那人也是了得，身形一轉，一對短戟回身一架，恰好擋開銅龍凌厲的一擊，但郤桓度這樣突如其來的全力撲擊，雖然給他架住，仍然把他撞得倒飛向後，鮮血狂噴。

郤桓度豈容他有喘息的機會，手上銅龍有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一劍重過一劍，一劍比一劍狠辣，把他迫得連連後退，狼狽萬分。

噹的一聲那人左手短戟先被挑飛，跟著右手在郤桓度無孔不入的急刺下，連中三劍，郤桓度長劍再閃，那人胸前鮮血狂噴，來不及慘呼，便倒下斃命。

郤桓度一陣力竭，剛才全力出手，一舉斃敵，心頭大快，他之所以要不擇手段地襲殺此人，因爲從他提著的雙戟認出這人正是襄老座下三大高手之一的飛戟龍客。這人在這裏出現，可能是襄老來此的先兆，搏殺了他，一方面可以防止他回報襄老，另一方面又可削弱襄老的實力，何樂而不爲。

這龍客的雙戟名震楚地，雖說自己攻其不備，佔了先機，但居然在毫無損傷的情況下，使他命喪劍下，不由信心大增。

郤桓度再不遲疑，仰天發出一聲長嘯，往東南方疾馳而去。

這龍客武功高强、橫行無忌，估不到猝不及防下，不明不白便命赴黃泉，不得好死。

現在幾股勢力的關係糾纏不清，郤桓度在其中穿插，使到局面的發展更爲複雜。

再沒有人可以預料事情的變化。

* * *

郤桓度展開身形，將速度發揮到極限，心中有種難以言喻的興奮，正如那次在大別山的逃生，逃避隱藏並不是辦法，一定要把主動操於手中，才能著著制勝。

幹掉龍客對他有極大的鼓舞，這是他首次面對眞正的高手，雖說今次自己是以戰略取勝，但這正反映了郤桓度現下應採用的戰術，這是在敵人惡勢力下掙扎求存的唯一方法。

兩邊的樹木在他眼前飛快的倒退，在月色洒射下，變成銀光閃動的世界，使人懷疑一時錯失下，撞進鬼神的領域。

四圍隱隱傳來人聲和衣衫在密林行動時弄出的聲音，敵人的包圍網，在四周展開，郤桓度希望能在包圍網完成前，在缺口處衝出，他還要在巫臣大船開遠前，潛匿其上。

左方四里處一聲尖銳的聲音，一股濃煙在天空化開，郤桓度心下稍安，知道夏姬已發射出求救的煙火，召來巫臣方面的援手。現在唯一難測的因素，就是襄老的去向，他們方面到現在爲止，只出現過一個飛戟龍客。

郤桓度忽地大感不妙，原來敵人非常高明，特別在三方面弄出聲音，使自己避開那些方向，其實全無動靜的一方，才是敵人實力的眞正所在，到他知道這眞相時，他已陷身在敵人的羅網內。

* * *

巫臣卓立岸上，背後是他出使齊國的巨舟「騰蛟」，在月夜下有如一隻俯伏在江流上的巨獸，江水在月色的照耀下，反映出一絲絲顫動的銀光。

巫臣身前一排站了二十多名全副武裝的戰士，這都是他轄下最精銳的死士，只要他一聲令下，每一個人都會毫不猶豫爲他付出性命。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目下他卻是有力無處使，此刻他面上冷靜如昔，不露半點內心的感情，其實內心的煩躁焦慮，非筆墨所能形容萬一。

尤其是在半個時辰前，他接到襄老趕來此地的訊號，若襄老在夏姬上船前抵達，不用說要把夏姬拱手予人，怕連本身的安全，也非常可慮，襄老一向以兇殘惡暴著名，盛怒下這狂人甚麼也幹得出，屬下中還沒有可與抗手之人，那就情況惡劣了。

就在這時，右方的樹林冒出一般濃煙，裊裊地升上半空，巫臣大喜，知道這是夏姬發出的訊號，因爲這煙花經特別設計，非要知獨門手法，否則難以點燃。

巫臣身形展開，飛掠而去，衆手下慌忙跟隨。

* * *

郤桓度悠然停下，站立在樹林當中，一點也不似撞進敵人的重圍裏，其實他停下的地點大有講究，因爲再向前行便已穿過樹林，抵達沿江兩岸的空地，

若要以寡勝衆，當然是充滿障礙物的樹林來得有利。

郤桓度一停下，便從懷中取出汗巾，把下半邊面矇上，只露出閃閃生光的雙目，一副莫測高深的模樣。

不一刻黑衣的戰士在四周出現，估計最少有二百多人，把孤單的郤桓度重重圍困起來，正和先前攔路要强搶夏姬的武士同一裝束。

一身穿白衣，身材高瘦的男子，緩緩排衆而來，他的白衣在武士們黑衣的襯托下，份外特出，顯示他與衆不同的身份。

這白衣男子年近四十，面色稍嫌蒼白，但眉目卻極爲俊朗，只是眼肚泛青，酒色過度的現象，一對眼似開非開，給人陰狠毒辣的感覺。手上提著一支銅製的洞簫，也不知是否他的武器，還是把玩的東西。郤桓度心想答案只好以生命去探求了。

白衣男子傲然一笑道：「這位藏頭露尾的朋友，若能放棄抵抗，提供我所要的資料，我不但饒你一命，還給你賞賜。」他語氣强橫，是那種慣於高居人上的權勢人物的典型語氣。

郤桓度沉聲道：「我連你是誰人也不知道，怎能信你？」

白衣男子哈哈一笑道：「你連我公子反也不知道，怪不得竟敢跟我作對了。」

郤桓度心中一懍，果然是公子反，這人在公子族中出名難惹，武功雖然還未能擠身高手之列，但手下卻的確有無數能人異士，纏了起來，也極頭痛，另一方面巫臣的大船接到夏姬便會立即開出，若果不能脫身，便全盤妙計付諸流水，可能還弄出殺身之禍。

一邊想著一邊應道：「我何時和公子作對？」一副理所當然的眞誠模樣。

公子反一愕，他早先得手下報告，知道一衣衫襤褸滿臉于思的灰衣男子，橫裏將夏姬帶走，直向這邊趕來，現今這幪面男子確是身穿灰衣，卻不知是否滿面于思，於是喝道：「那你給我除下面巾。」

郤桓度毫不遲疑，一手拉下遮面的汗巾，光淨平滑，那有半點鬍鬚。

公子反和衆戰士齊齊一愕，郤桓度已貼著身旁的大樹躍起，直往樹頂竄去。

數十聲暴喝在四周響起，已有十多人同時躍上樹頂，在附近的大樹上阻止郤桓度突圍。

郤桓度一上樹頂，四方八面人影幢幢，他不退反進，手中索鈎閃電迴射，就在掛鈎射回公子反身傍的大樹時，他的身形迅如鬼魅地，利用索鈎的拉力，閃電般反身射向在樹下的公子反。

這時公子反身傍的高手都躍上樹頂，還未弄清楚究竟有何事發生時，郤桓度的銅龍已向公子反擊去。

公子反身傍還留有兩個護衛，見郤桓度凌空擊來，兩支長劍死命阻擋。

噹噹噹！一連串金屬交鳴的聲音，兩個護衛打著轉橫跌出去，渾身浴血。

這凌空下擊的凌厲，連襄老座下三大高手之一的飛戟龍客也命喪劍下，這等一般好手，焉能倖免。

周圍戰士一齊撲近，刀光劍影，忽地全部靜止，凝固在原地，樹上樹下，二百多兇神惡煞的武士，沒有人再敢動一個指頭。

郤桓度的銅龍，劍尖正緊貼公子反的咽喉。洞簫仍在公子反手中。

郤桓度露齒一笑道：「你的簫是要來把玩的吧！」

公子反也不知郤桓度的含意，模糊的應了一聲，陣陣寒氣，從劍尖透入，他第一次這樣接近死亡。

郤桓度露出神經質的笑容，跟著雙目忽地全無表情，看著公子反，便像看著一件沒有價值，沒有生命的物件，公子反一陣心悸，自制力終於崩潰，全身抖震起來。

郤桓度是蓄意這樣做，用以給這狂妄自大的公子反一個壓力，見果然奏效，便淡淡道：「我要你立下毒誓，由這一刻開始，你或你的手下都絕不干涉我的行動，我便饒你一死。」世易時異，剛才是公子反饒郤桓度，現在卻是他饒公子反了。

公子反那敢遲疑，連忙罸下毒誓。

郤桓度眼中射出凌厲的光芒道：「我要你當衆大聲立誓。」這一招極絕，當時的人很重信義，若立誓而不行，便會成爲別人鄙視的對象。公子反沒有法子，當衆立下誓言。

郤桓度大笑收劍，施施然從黑衣戰士中空林而去，公子反始終沒有發出攻擊的命令，面色卻是難看之至。

出林後郤桓度連忙展開身形，一到江邊連忙暗叫僥倖，原來這時巫臣的巨舟才緩緩開來。

* * *

一隊四十多騎的武士，旋風般電馳而來，這時巫臣的巨舟早已去遠，在江水下游處剩下一個小黑點。

天色發白，黑夜終於過去。

騎士們直奔至沿江的直路上，又奔馳了一回，知道不能趕上，這才勒住馬頭，戰馬口邊都沾滿了白泡，顯然趕了很遠的路。

當先一騎坐了一個鐵塔般的大漢，鷹勾的鼻樑，兩眼兇光暴閃，喉嚨間不斷作響，狂怒非常。正是兇名遠播的襄老。

襄老一聲暴喝，胯下的駿馬連忙人立而起，獰聲道：「巫臣！我要你家破人亡。」

他四十多騎在身後扇形散開，每人都面現驚容，他們都深悉暴怒的襄老是可以幹出任何事來。

襄老道：「給我看龍客滾到甚麼地方去。」他在盛怒下，仍然發出極爲理性的命令，可見他雖然性格凶暴，卻是膽大心細的人才，否則有勇無謀，早已命喪人手。

立時有手下去四周搜索。

他早先搜查郤桓度的行動，還差一點才完成，所以在接到長街有人打鬥時，心中輕視，只派龍客回來調查，直到接到夏姬失踪的消息，這才知道事態嚴重，連忙趕回，領悟到所謂郤桓度的出

現是調虎離山之計。

這下既丟了美人，又中了敵人狡計，心中的窩囊那是不用說了。尤其夏姬似乎自願隨人而去，對他男性自尊的打擊，沉重處眞的是有苦自知。

襄老喝道：「程越！」

一名漢子走了出來，垂手道：「程越聽命！」

襄老道：「你立即快馬趕往郛城，傳我之令不惜任何手法，務要阻延巫臣巨舟的行程，一切後果，由我担當，我等隨後趕來。」

程越接令之後，急率數人上路，轉瞬去遠。

身後位列襄老座下三大高手之一的鄭樨道：「主公，巫臣今次奉有王命，出使齊國，我們若要和他正面衝突，必需小心從事，若給人找着把柄，就算令尹也難保得住我們。」

襄老嘿嘿冷笑道：「剛才的線報中，街頭搶奪我小妾的搏鬥中，其中那劍法超絕的男子，無論衣著氣度，尤其是手中特長銅劍，十有九成是郤宛之子無疑，今次巫臣扯上欽犯，看我將他弄個身敗名裂。」忽地一陣長笑：「公子反這廢物也來爭逐夏姬，幸好他攔路搶人，引發打鬥，竟是幫了我一個大忙，否則我現在還給蒙在鼓裏。」

鄭樨奇道：「不知如何會把郤桓度牽涉在內？」

襄老哂道：「世事曲折離奇，往往出人意表，這事日後或有水落石出一日，不用這時來費神，現時當務之急，是要發動沿江的偵案網，一方面追查郤桓度的行踪，又可避免巫臣半路偕夏姬上岸私逃。只要捉奸在船，任他三頭六臂，也要吃不消。」襄老愈說愈激動，面上神色猙獰可怖。

這時龍客的屍體給人扛了回來，衆人心神一震，以龍客的雙戟，居然不能自保。

襄老細細觀察龍客的屍體，面容冷酷，和剛才的暴跳如雷，判若兩人，使人感到城府深沉，才是他眞正的性格。

襄老抬頭道：「我曾經被郤宛所殺的人的屍體上，研究郤家劍法，所以可以肯定龍客是死於銅龍之下，由於再無其他類型的傷口，所以龍客是在一對一的決鬥下，被郤桓度擊斃。而且雙戟乾淨無血，所以郤桓度應該是一無損傷。」說到這裏，停了下來。

衆人都露出掩不住的驚容！襄老的分析和觀察，把當時的情形掌握了個大概。

襄老沉吟不語，他知道他正在追捕的目標，已從一個養尊處優的公子，變成一個狡猾多智的可怕劍手。

太陽慢慢升起來，太陽照遍了大地。

長江滾滾向東流去，帶走襄老生命上最有意義的美好事物。

襄老把拳握緊，這個在楚國有絕大權勢的凶人，決心把美人奪回。

襄老揚起長鞭，重重打在馬臀上，駿馬狂痛下沿江放開四蹄狂奔，襄老一聲長嘯，令人耳鼓劇震，似乎要藉此發洩心中怨憤。他陷在極度屈辱的情緒裏，決定不惜一切去報復。

身後四十多名劍手，齊齊揚鞭，在衆馬嘶叫聲中，踢起滿天塵土，尾隨襄老疾馳而去。

今次若能扳倒巫臣，他們都可以從巫臣龐大的家族土地裏，分取利潤。

長江上一時戰雲密佈。

* * *

郤桓度一聳身，四十五度角斜斜插入江水裏，冰冷的江水令他精神一振，他在水底潛行了一會兒，換了兩次氣，來到大江的中心，巫臣的使船「騰蛟」，正以高速向他正面駛來。

船上的巨帆全部迎風而張，在日出前的昏黑裏，破浪滑向下游。

郤桓度揚腕一振，索鈎箭矢般射往船邊的欄杆上，沒有弄出半點聲音，原來銅鈎上包了布。這索勾是郤桓度一項絕技，原來他自幼便羡慕飛鳥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飛翔，他既不能振翼高飛，唯有利用索鈎攀高躍遠，後來更把索鈎融會於武技，想不到這些日子來大派用塲，屢屢助他化險爲夷。

再有一刻便要天亮了，那時要上船，便很難避開船上巫臣方面的耳目，郤桓度不敢遲疑，一用力，飛魚般帶起一陣水花，直躍上船面。

郤桓度一伸雙手，剛好抓緊船欄，探頭一望，前面堆放了一堆雜物，雜物後正有兩個人背對着他談話。

郤桓度心中叫苦，一動也不敢動，這兩人只要有一人轉頭，他便全盤大計告吹了。

其中一人道：「主公今次出使前，早已先後把我們的家小運往國外，所以今次我們是不會再回來的了。」

另一人說：「我始終不相信以主公的精明厲害，會爲一個女人而放棄在此地的偌大基業。」

早先那人說：「左指揮，你還未曾見過那尤物，見過之後，你就不會那樣說了。」兩人跟着一陣低笑。

那左指揮道：「誠佑！我跟隨主公多年了，他那一步行動不是可以同時帶來幾方面的利益，近年囊瓦他們勢力迅速膨漲，排除異己，連郤宛也給他扳倒，我們主公朋友遍及國外權貴，地位尊崇，爲甚麼要留在楚國受氣。」這一番話頭頭是道，那誠佑不住點頭。

郤桓度心中正在咒罵他們，天已開始微亮，他們再不走開，他的處境便更加危險了。

就在這時，船身撞上一個急浪，向兩邊一陣搖擺，船上的貨物發出吱吱的聲音，郤桓度一咬牙，一翻身便躍上船，伏在兩人身後的雜物堆後。

那兩人毫不察覺，再談了一會，便走往他處。

郤桓度暗叫僥倖，把掛在船欄的索鈎收起，趁着天還未全亮，向船艙處鼠伏而去，希望避入艙底，找個藏匿的好地方。

巨舟「騰蛟」足有十二三丈長，三丈闊，這樣龐大的船，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

（未完．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夜班司機

心神恍惚　虛驚一場

「前晚深夜時分，我在灣仔營業。有一個青年人上車，要去赤柱。我驅車前往，怎知到達寂靜的目的地，想索取車費時，就被那青年用刀指嚇，刦去身上三百多元，而且還刺了我一刀。」

老陳駕著的士，想起行家老李的遭遇，不禁有點不寒而慄。

老陳今早去探望過老李，見他頸旁被刺了一刀，在醫院縫了十針，如果賊人稍微用力，肯定老李就會完蛋了！而老李躺在病床上那份憂傷無助的眼神，此刻更清晰地浮現在眼前！

一個夜班的司機，往往就要冒着被刦的風險，更何況現在是深夜十二時半，是刦匪打刦的士的黃金時間。

老陳駕着空車，在荃灣營業。綠楊新邨的士站內，只有他一輛空車。新光酒樓的酒席早已散了，而且酒樓亦關了門。周圍是靜悄悄的，沒有行人，沒有警察，也沒有行家駛進這個的士站載客。

老陳本來想將車子駛離，但在這週日的晚上，到外邊碰運氣也是徒然，倒不如安安份份地將車停在站頭，總比四處摸索找客好得多。在寂靜的的士站內，就只有他自己的士的摩打聲。

老李的遭遇無疑對老陳投下了一片陰影，所以他對自己說，「今晚不如早點收工吧！賺少一些，總好過連命也賠了。」

但是，空車返市區，未免太不值了。而且這個月生意淡薄，今天由四時半開工，做了七八個小時生意，也只有百多元的進賬，除了車租及油渣錢，餘數眞是寥寥可數，更何況昨天才給交通警發出一張告票，看來這個星期不勤力點也不行了。

老陳從袋裏拿出一包煙，緩緩將煙點上，腦子裏又想起他的兒子來。

兒子今年剛好升讀小二，成績也算中規中矩。「强仔，如果你今次測驗一百分，爸爸送一副超合金模型給你。」而昨天兒子放學回來時，就神氣地拿測驗卷給他看，卷上的分數，正是一百分！

一副超合金模型，要百多二百元。一家三口，只靠他一個人幹活。除去房租、家用、學費，事實上整個家庭的開支是十分吃緊……他想到這裏，不禁長嘆了一口氣。看來還是再在的士站等客好了。

十五分鐘了，站裏仍沒有客的跡象。看來還是到別處碰運氣吧！

老陳踏下離合器，入了高波，準備將車子駛離。怎知就聽到背後有人大叫「的士」。

他立刻下意識地停了車。由倒後鏡望去，見到兩個人正跑向的士來，老陳心中就掠過一絲的興奮。

客人慢慢走近，老陳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他看到其中一個人手持着旅行袋，另外一個人就拿着一包用報紙包裹着的東西。

「究竟袋裏是什麼東西，是一些繩索或是偸竊的器具，而報紙內包裹着的是什麼？是鐵枝抑或是西瓜刀？」老陳正陷入困惑之中，腦海中又浮現出老李，於

是他不期然地鎖上了後座的車門。

人客已經到達了，想拉開車門，但車門卻開不動，於是他們示意老陳開門。

老陳開了少許車頭的玻璃窗，問：「你們去那裏？」

「赤柱。」其中一人答。

由荃灣去赤柱，車資要百多元，而且的士還可以過海，返回灣仔收工，這一程本來是十分划算的。但是，一聽到赤柱，不期然又想起老李。

這兩人穿起西裝，相信不會是劫匪吧！但兩人卻手持着旅行袋和用報紙包裹着的東西。

「爸爸，我要超合金。」强仔的聲音似乎特別響亮。

老陳就開了尾門，讓他們上車去。

的士駛出了綠楊新邨的士站，沿着大窩口方向駛去。

「唉，我以爲對方斯斯文文，一定不會是賊，怎知他到赤柱後，就自袋裏拿出一柄露出冷光的西瓜刀說要打劫，我稍爲猶疑一下，頭上就中了一刀。」

老陳想起後座兩個人拿着旅行袋和用報紙包裹着的東西時，就有一陣劇烈的心跳。

「如果不幸遇劫，我千萬不能反抗。」老陳警惕着自己。

「不要反抗，那些人是無情的。」老李警惕過老陳。

「我不要反抗！」老陳腦海裏重複着這句說話。

「喂，司機，你怎麼攪的？四十咪車，幾時才到赤柱。」

老陳嚇了一跳，但又不敢回應。

的士轉入了葵涌貨柜路。

「喂，你還行這條路？快行新路過隧道吧。」

「不過，新舊路沒有什麼分別嘛！」

「不，行新路！」

「不過新路有雷達呀！」

「算了吧，反正相差無幾。」後座另一個乘客說。

老陳心想：舊路有小巴經過，而且亦有屋邨，如果行新路，萬一有什麼事，眞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了。

兩個乘客再沒有出聲。

這是否風雨的前夕呢？

老陳這時正盤算着如何可以脫身的辦法。

以前夜更的老黃教過他，如果要緊急脫身，最好是在踏離合器轉波時，不加油而馬上鬆離合器，的士就會「跑馬仔」般死火，那時趁混亂就衝出車門求救。

老黃那次如果不是機警，一定難逃一劫。

「但千萬可別在沒有人的地方停車，因爲那是自討苦吃。」

車子駛過了美孚橋，正向長沙灣道駛去。

沿路上就只有他一架的士在行駛！巴士早已收了工，通宵巴士又沒有見過，奇怪就是連小巴也碰不到！

今晚的街道上似乎比平時寧靜得多，一切就是死寂的！

老陳安慰自己說：「他們不會是劫匪吧，看他們都很斯文。」

在心裏稍爲安定下來，於是，他想起何不來一招投石問路。

「你們要去赤柱？」

「是。」

「這麼晚？」

「關你什麼事。」

老陳見對方態度不友善，就不敢再問下去。

但是，剛才不是等於問了也是沒問嗎？

的士仍在馬路上飛馳着，轉眼已到了隧道收費站，不如叫他們在香港轉車吧。

老陳盤算好，準備過隧道時通知他們。

「先生，你們可以在怡東酒店轉其他的士嗎？」

「什麼話？」

「我想你們轉乘其他的士。」

「你想拒載？」對方憤怒地說。

「不是。」

「那我們爲什麼要轉車？」

「因爲……」老陳停了一停，然後又說道：「因爲車的油門可能有毛病。」

「我聽車頭還是順順的，倒不似有什麼毛病，繼續去吧！」

老陳無可奈何，過了海底隧道後，唯有取道香港仔隧道行駛。

但是過了香港仔隧道後，香島路的一段入夜是十分寧靜的，那怎麼辦？

車子很快又駛離了香港仔隧道的收費亭，似乎老陳的遇劫就快要上演了。

我寧可不收車資了，老陳眞的想對後座的乘客說。

這時，他看到前面有一輛私家車停在路旁，車子正亮了壞車燈。老陳想起老黃的一番話，倒不如現在將車子弄死火，說的士壞了，要他們搭小巴，或是等另一部空的士，就可以逃過惡運吧！我寧蝕油渣錢，也不再冒險了。

就在這時，老陳一踏離合器，轉了低波，不加油，右脚離開了油門，再鬆了左脚，的士就立即向前一衝，突然停下來了。

「怎麼辦？」

「我都說油門有問題。」

「在這個時候壞車？」其中一人忿怒地說。

「沒辦法吧！」

「你下車，讓我來看看。」其中一名乘客說。

「不用嗎，我不收你們車資。」

「他不收車資。」另一乘客說。

「不是車資的問題，這麼晚，那裏有的士？」

「對。」另一人附和着說。

「我沒辦法了。」老陳說。

「拿鎖匙來，讓我試試。」

「你？」

「有什麼奇怪？」對方說着，已開了車門，正準備上前座去。

老陳無奈，只好交了車匙給他。

對方坐上司機位，放進車匙，一撻車，車又輕易地着了，他再踏了幾下油門，車的反應相當良好。

「車子沒有事，繼續去吧。」

老陳坐進司機位，但那試車的乘客並沒有坐回後座，卻坐在老陳的隔離。

「你不用坐回後座嗎？」

那人用奇異的眼光怪怪地望了老陳一眼，但沒有答話。

老陳無奈只好開車，但內心更是不安。他想：「對方一定知道我懷疑他們，所以就更小心，以其中一人坐在車頭監視，如果我逃走或反抗，他一定會一刀劈過來。」

想到這裏，老陳就感到一陣陣的赤痛由頭部發出，而且鮮血正在冒着似的。

在黑暗的路上，老陳的車子繼續向前進。突然間，他的腦子又想起了他的太太。

老陳差不多四十歲，好不容易經過朋友介紹，才在鄉間討了個老婆。他的老婆雖然說不上漂亮，但卻相當嫻淑，每天爲他打理家務，總算是一個賢內助。何況，他的太太再度有懷孕的跡象。

老陳生活雖然艱苦，但他是充滿希望的，他不想死！

雖然打劫的士司機時常都有，而且有同行被殺，但機會不過是千份之一吧，該不會今晚輪到自己呢。何況上星期他還中了一條六合彩安慰獎，運氣該不至如此快就離開吧。

「不會有事的，快到赤柱了。」老陳想。

但另一則的士司機在土瓜灣被劫殺的新聞又浮現在他的腦子裏。

老陳最初入行時，一切都感到很新鮮，而且有趣，更聞說的士司機艷福多多，就這樣把他吸引入行。但一年復一年，艷福不但沒有，反而恐怖的新聞卻越來越多。

觸目驚心的交通意外、凶殘的劫殺，令老陳的胆子愈來愈小，眞的達到草木皆兵的地步。

這時，老陳的心又起了一陣劇烈的跳動。

「昨晚，秀茂坪拚鬥的事你知嗎？」後座的乘客說。

「這班人眞不識死，我看還是要我親自出馬。」

「如果你在，相信他們就不敢太猖狂了。」

聽到他們的交談，老陳愈來愈害怕。

爲了自己的安全，他一定要想辦法脫身。

的士經過了淺水灣道。

「停車！」前面的男人大喝一聲。

老陳嚇得急忙煞停了車，在緊急之中，的士死了火。

「做……做什麼？」老陳嚇得聲也轉了。

「你開得這麼慢，不如由我來吧！」由他駕駛，那還得了，老陳心想這一回死定了。

「我是做替工的……」老陳含糊地說出這幾個字，因爲他三魂已不見了七魄。

「算了吧。」後座的人說。

老陳一身已在不斷的冒汗，而且是一粒粒豆大如珠的冷汗。

老陳再重新開車，但這會他更加戰戰兢兢。

他們是否在未下手之前，先要把他玩弄一番呢？

老陳感到自己的手，簡直不聽自己的命令，轉動着駕駛盤，每一下都是吃力的。

不知爲什麼，老陳的腦海這時又浮現出一幕不祥之兆。

他好像看到自己被安放在靈堂中，靈堂上掛着四個「沉寃待雪」的大字。一片都是凄清蕭索的。

「停車！」坐在司機位旁的人又喝着。

「你爲什麼不從赤柱路轉？」那人喝道。

老陳定了定神，才發覺自己錯過了要轉的路口。

「我……」

老陳不知怎樣回答。前面又是雙白線，根本就不可以掉頭。

「我不去了。」老陳見到迎面有一個警察路障時，好像螞蟻見到蜜糖一樣，不期然地說道。

「你說什麼？」

「我不去了。」說完，就加速駛向路障旁。

老陳不顧一切下了車走向一名警察。

「我……我懷疑他們想打劫。」老陳氣喘喘地說。

站崗的警察立刻進入戒備狀態，旁邊的警員也立刻將手放在槍套上，準備有所行動。

「他們要打劫我。」老陳指着車上的人說。

立時，幾名警員立刻一窩蜂地撲向的士，將車內的兩個人拖下車。

「你們誤會了。」兩個人一邊被拖下車時一邊嚷着。

「警察先生，他們眞是心懷不軌，看看他們的手提行李便知到。」

於是，警員就打開他們的行李袋，但赫然發現的只是一些運動衣服。

「我們是守橫頭磡的。」其中一名乘客對站崗的警員說。

「你們是警察？」

「不像嗎？」

「好吧，沒事了，一場誤會。」一名警員說。

「豈有此理，今天晚上眞倒霉，碰到你這個司機。」

「對不起。」老陳抱歉地說。

「立刻車我們返警署，我要落案告你。」

「他們告我什麼？」

「我告你繞路行，而且不遵守的士司機守則。」

「給我一次機會吧。」老陳哀求着。

「我一定要告到你停牌。」

老陳伏在駕駛盤上，手和脚都像癱瘓了似的，完全不能活動了。（全文完）

上文提要：賴布衣爲九龍新界的土財主張老爺改家宅風水、治邪辟鬼，救了他的女兒一命，張老爺奉上酬金，賴布衣將酬金贈給當地的窮人鄧氏，替她在大帽山找到了眞龍寶穴，葬了她的丈夫，可惜過了午時下葬，故九龍之穴地從新界到香港，只發大富聞名天下，不能大貴，而土人性情傲戾，賴布衣覺得不對，是地氣之故，應如何引導……



虹珠寶地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積福得五鬼運財　揚善獲蛙鳴奇穴

賴布衣和司馬福一路向那山脈查探而來。到近處一看，但見這座大山猶如一尾眞龍，起伏跌昂，奔騰踴躍，有手有腳，龍頭沉埋於山腰，龍尾逶迤於山脊。賴布衣取出羅盤，細細相看，沒半晌，才失聲叫道：「此乃五鬼運財格，葬之立得天財致富也！」

司馬福一聽，喜道：「何謂五鬼運財格？」

賴布衣急道：「所謂五鬼，即五元大卦中之廉貞、巨門、輔星、破軍、四星是也，五水朝堂，便成五鬼運財格，葬之必得橫財以致巨富，百發百中，萬無一失，大地大發，小地小發。但須得人緣相局相輔，切勿勉强，若失人緣相局之輔，勉强爲之，反招其害也！」

司馬福心癢難煞，抓着頭皮，涎臉笑道：「賴兄啊賴兄，依你之見，我可有人緣之格？若然有之，這五鬼運財佳穴，便成全一二吧。」

賴布衣微笑道：「司馬兄人緣之格雖具，但財局平平，只得其一，未得其二，你問這怎的？」

司馬福道：「眼看這五鬼運財格局，雖不心動？但賴兄既說我無此相局，想來羨也枉然，不說也吧！」

賴布衣點頭笑道：「正是！正是！司馬兄此說，足見你是得人緣之人。你我皆非富貴相格，想也枉然，但得人緣必得長壽，這是一得一失，司馬兄不必耿耿於懷。」

司馬福笑道：「但得長壽，快活多幾年，逍遙自在的，甚麼富貴，不說也吧！」

兩人正說笑間，但見遠處有人走來，便連忙住口，作態扮樣起來。

這遠處走來三人，原來卻是一位年方十五的男娃，只見衣衫襤褸，釘滿補釘，大概是自己縫補的，破布一塊塊的露出半邊來，隨風飄拂，別有景緻，他手裏捧了隻破了半邊口子的爛瓦砵，十足乞兒模樣。他一路歡蹦亂跳的走來，瞧樣子大概剛在富人家處討得一砵冷飯吧。小乞兒走過來，突然瞧見一老乞兒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樣子，旁邊蹲着另一老兒，正搥胸頓足的道：「老哥哥啊老哥哥！想我與你一道南來，到此地錢銀花光，淪爲乞丐，又沒人施捨可憐，眼看你便要活生生餓死了，我好心痛啊……」訴說着，又乾嚎起來。

小乞兒見了，老大不忍，他走近前去，問那哭嚎的老兒道：「你等想必是外地來的啦？怎的落到如此地步？就算沒飯吃，也可到劉家莊去討呀，那兒人好，見了你等這般，說不得便會施捨打救！」

這老兒正是司馬福，他聽小乞兒這般說，便裝模作樣的忙道：「我兩人剛挨到此地，他已餓昏過去，我老兒也已餓得周身無力，就算有心去乞討，亦無力走動啊！天可憐見！」

小乞兒見這兩位老人家這般可憐

，心中不忍，便把爛砵中的冷飯菜汁往司馬福手上「遞」，道：「這是我剛乞討來的，你就先喂這老人家吃了，然後我帶你等再去乞討，我熟路哩！」

這躺着的老兒自然便是賴布衣，他躺在地上，耳朵卻把二人的對答聽得一清二楚，他見小乞兒誠懇，心頭一動，悄悄的睜開眼來，仔細的端詳這小乞兒一眼，心中一陣喜悅，便乍作突然醒來，呻吟着道：「哎哎……小哥兒這般好心腸，難得！難得，但我吃了你的，你便沒有吃的了，萬一乞討不着，豈非累你會餓死麼？這個你卻要思想清楚！」

小乞兒慨然道：「沒事！沒事！我年少，餓一天半日還挺得住，但你老那能再支持下去？我少吃一頓，救你一命，值得極了！」

賴布衣一聽，大喜，便一骨碌的爬了起來，他不去接那砵冷飯，卻抓起小乞兒的手，把他拉近身前，仔細的相察一番，這才點頭歎道：「小哥兒人緣相局兼備矣，不想竟在此地遇上這福緣俱佳的人！」說罷，高興得哈哈大笑起來。

這可把小乞兒嚇了一跳，他驚道：「你老方才是半死不活的，怎的便突然生猛如此？」

賴布衣微笑不答，卻道：「小哥兒姓甚名誰？因何弄到沿街乞討？」

小乞兒道：「我姓劉，叫二狗，是人家隨口亂叫的。我自幼父母便捨我而去，可憐我連父母的樣子也沒有見過呢！是一戶貧苦人家把我抱去養大，但在我六歲時，他們亦一病去世了！」這小乞兒說到傷心處，不禁嗚嗚的哭起來。

司馬福最怕眼淚，連忙道：「小哥兒莫哭！莫哭！一哭就膿包也！你如今有幸碰上這位老哥，只要他發一下慈悲，你的苦根便立可挖掉也！」

劉二狗聞言瞧了賴布衣一眼，心中驚疑參半，眨着眼，卻不作聲。

賴布衣甚喜這娃娃心性良善，又可憐他身世淒涼，便坦然告道：「劉哥兒，實不相瞞，我乃風水先生賴布衣是也，南來此地，乃欲尋有緣之人，抑惡揚善，以警世人花假浪浮之氣也！」

劉二狗一聽，心中亦喜，他雖然年少，不曉賴布衣大名，但他亦曾聽人說及，有精於風水相術之人，每每可以給人帶來富貴好運。

賴布衣問劉二狗道：「你生身父母下葬何處？你可還記得？」

劉二狗道：「我生身父母也沒甚山地下葬，只在草屋後面亂掘了一座土坑，便草草葬了，這還是養父一手弄妥的。」

賴布衣、司馬福二人，着劉二狗引路，來到劉二狗棲身的草屋。賴布衣隨劉二狗往屋後，他的親生父母下葬的墳坑中轉了一圈，不禁皺眉歎道：「如此寒苦之地，後人焉得不終生窮絕！我已細察你之相局，並非福薄之人，只是被先人居寒脊之地戾氣所累。如今事不宜遲，我已替你相準一處眞龍之地，你把先人骨骸下葬，吾保你三更貧五更富，速驗異常！」

一宿無話。第二天一早，賴布衣擇過時辰，便與司馬福、劉二狗一道，把劉二狗親生父母的遺骸掘了出來，再用床板釘了一副棺木，三人輪流抬着，向村西面的山峯走去。

到正午時份，已然下葬妥當。賴布衣舉起羅盤唱道：「吉日良辰大吉昌，吉日圓墓正相當，好時好日來圓墓，榮華富貴足錢糧，後有來龍千百里，前有朝山萬秀峯，四水朝堂吉氣多，萬派吉源更吉昌，左有金獅右有象，獅象相朝萬年昌，坎山坎水坎向流，五鬼運財永無休，朝貧夕富即時見，越富越貴天地長！速來！速來……」

賴布衣祝畢，又跪下叩拜一番，然後招呼二人掉頭便走。三人剛離了山腳，驟然一陣山風飛捲到墳前，把墳頂的紙錢刮得滿天飛揚。

三人返回劉二狗的草屋，賴布衣堅執不肯與劉二狗同睡一處，他與司馬福在草屋一角草草睡了。

劉二狗獨自睡着，他矇矓間正欲合上眼皮，突見一老婦人滿面污垢，猶如剛從污水溝中爬上的一般。劉二狗心性良善，見狀便出去打了盤水，給老婦人洗淨了。這老婦人不言謝，卻趁機開口哀求道：「小伙子！方才我想回家，路中有石絆我腿，便摔下小溝中去，你可肯替我移去此石？」

劉二狗不假思索，便點頭答應道：「這有何難？我隨你去搬移這塊絆腳石便了！有石攔路本是不該的。」

老婦人笑笑，便領着劉二狗出門而行。來到村西面的山腳下，老婦人指着路邊一塊大石，道：「便是這塊石頭也！你可把它移去了！」老婦人言畢，突然不見。

劉二狗大奇，便欲追趕婦人問個明白，但剛欲抬腳，猛然驚醒，卻原來是南柯一夢。

劉二狗記起夢中的情景，猶歷歷在目。他心中又驚又奇，小孩子心性，他也按捺不住了，便連忙跑過去，推醒賴布衣，把方才夢中所見一一說了。

賴布衣一聽，便向劉二狗賀喜道：「恭喜！恭喜！劉哥兒，這回恭喜你了！你只記住了夢中情景，待兩年後，去那山腳邊，依婦人之言，搬起那塊石頭，便有奇緣矣！但千萬不可提前動作，否則，便徒招災禍！切記！切記！」

劉二狗本乃忠厚良善之人，他聽了賴布衣之言，便牢記心頭。待兩年後，他已十九歲成年之時，才依言趕去村西山腳，果見路邊有一大石。他也不急着發財，先跪了下來，望空祝拜一番，這才打算依言去掀起大石。

這也是他心地善良，忠厚之故，

正當他跪下欲站起之時，突然發覺大石旁邊有一黑洞，洞中竟伏了一條奇毒的金環蛇，盤作一團，蛇舌吞吐，作勢欲噬！方才他若是急着發財，貿然搬石，只怕財未到手，便一命嗚呼，命喪蛇口了！

劉二狗驚出一身冷汗，登時明白橫財看人緣這天大道理。他既知石旁伏有毒蛇。自然不敢魯莽，先尋來一把青竹，把金環蛇引走了，這才掀起大石。

大石下面，果然有土坑，坑中藏了一隻古老塔缸，他打開塔缸蓋一睢，登時驚喜得合不攏嘴！原來裏面竟是滿滿的一缸金銀珠寶！上面放了一張草草書就的字條，說是，某年某月某日，因官兵追捕，逃到此地，再也不支，垂死之際，掀石而藏於此，願有善心之人，路見不平，搬去擋路大石。便以此橫財相贈，云云。

「這想必是當年這位海盜，雖得了這滿塔珠寶，不及享用，垂死之際，良心大發，留下這個遺願！既是如此，能今日得之，也是問心無愧了！」劉二狗心中想通。

劉二狗得了這筆錢財，便做起生意買賣來。幾年之後，家境越發充裕，便起大屋，娶老婆，接連生下十個兒女。從此之後，劉姓之人便儼然成了當地一戶大族。據說今日新界劉姓之人，便是發自當日得賴布衣五鬼運財穴福蔭的劉二狗。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 × ×

賴布衣、司馬福別過劉二狗，一道走出。

司馬福道：「這五鬼運財穴端的如此靈驗麼？」

賴布衣微笑道：「丁點不差，如假包換！」

司馬福笑道：「既靈驗如此，賴兄爲何卻着劉娃兒兩年之後才去應夢？若在此時應驗啊，說不定我等亦沾沾光，分他三幾百兩換酒嚐也！」

賴布衣道：「這卻不然，因賴某斷定這劉哥兒目下尚未到財運大發之期，貿然行之，不但無益，反而有害，促其壽折也。是故才着他兩年後方可應夢。一者待他秉承五鬼運財龍穴精脈，二者令他陶冶心性，三者亦可考驗其人品格根基也。」

司馬福笑道：「話雖如此，但目下我等已然離去，這劉哥兒何時前去應夢，賴兄如何知悉？」

賴布衣微笑道：「若這劉哥兒心急發財，眞的不依吾言，提早前去應夢，只怕財未到手，人已夭亡矣！賴某已算準其財運發在十九歲上，若促其早發即促其早亡，早發一日壽折一年，若早發兩年，其壽數便立斷矣！」

司馬福吐舌道：「乖乖！不料這橫財就手，竟是有這般根究！若我等凡夫俗子，眼見橫財在前，如何不趨之若鶩？豈料這卻把自己送進鬼門關去！落得個空對橫財垂淚的光景！」

賴布衣點頭笑道：「正是！正是！財來自有方，何必太匆忙？我等且與二牛會合，再作計較如何？」

司馬福連忙點點頭，他深知賴布衣言出之事，必靈驗非常，他對這橫財之事，那還敢存半點希冀之想？若司馬福知悉兩年後劉二狗前去應夢，在金環蛇口下命繫一綫之奇事，只怕他連吐出的舌頭也收不回去呢！這是後話，一筆帶過也就不提。

這天，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一行三人，來到一處地方，但見田基柳林、紅墻綠瓦、屋舍林立，猶如重臨粵川江南水鄉。向村人打聽，才知道這兒原來卻叫錦田圍。

三人一到這處地方，立時便聽到一陣「吱吱咕咕」的叫聲。李二牛笑道：「已是入冬時份，怎的還有夏蟲兒叫？莫非歡迎我等到此麼？」

司馬福道：「二牛，這並非蟲叫呢！你可聽清？蟲叫是吱吱呀呀的，但這叫聲卻是吱吱咕咕，依我看，這是青蛙鳴叫哩！」

賴布衣側耳傾聽，他越聽，臉上就越發露出喜悅神色，及後更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司馬福、李二牛一見，均面面相覷，心道：「莫非又要再詐癲扮傻了麼？」司馬福心計多，這麼轉念，連忙就遠遠跑了開去。

李二牛怒道：「司馬叔！你這便開溜麼？」

司馬福笑道：「如賴兄再要人伴着詐癲賣傻，可莫要拉上我，今回也該輪上你二牛啦！」

賴布衣這時回過頭來，見兩人神情古怪，便笑道：「怎的了？苦口苦臉的？莫非肚蟲兒又作怪麼？待會去飽吃一頓便是。」

司馬福一聽，連忙搖手道：「我不餓！我不餓！你要請酒，便請二牛去吃，他嚷着肚子餓哩！」

李二牛怒道：「賴先生莫聽這司馬老兒胡說人道，他方才說你又要找人裝傻，他便溜開去也！」

賴布衣笑道：「今回司馬兄卻是猜錯矣！賴某不但不要你等扮傻，更打算請你等去瞧一幕好戲哩！但不知你二人是否有興趣吧了！」

司馬福一聽，連忙跑了回來，涎着臉道：「如眞箇有好戲看，賴兄可莫要撇開老不死也！」

賴布衣笑吟吟的招呼道：「來！來！且跟着賴某去瞧一幕好戲也！」

賴布衣領着兩人，循那吱吱咕咕的叫聲，摸到一處池塘邊。

這塊池塘寬約二畝，池水清幽幽的，水面上的蓮蓬卻爬滿了白點。

司馬福一看，笑道：「賴兄，這有甚麼好瞧的？不外是一塊死水塘罷了！連魚兒也沒一條浮上來哩！」

賴布衣笑道：「早哩！早哩！眼下自然瞧不見，但待會擔保令你等大開

眼界便是！」

賴布衣往四周細察一番，轉到一座土堆旁，靜靜守候。過了幾個時辰，眼見已近傍晚時份，賴布衣霍的站起身來，嘴裏默默的祝禱一番，隨即往池塘蓮蓬上的白點一指，輕喝道：「有主歸主！青蛙，青蛙，何不歸穴……」

賴布衣這般的喝了幾聲，說時遲，那時快，原來滿佈在池塘蓮蓬上的白點突然翻動起來，鳴聲大作，「吱吱咕咕」的此起彼落，一忽兒後，萬千的白點便逕直向土堆這面浮來！

賴布衣一見，連忙招呼司馬福、李二牛二人道：「蛙神歸位！速離此地！」

三人飛快的跑開了十丈八丈遠，在一棵柳樹後面隱起身子來。

那萬千白點突然昇離水面，冉冉的落在土堆之上，突地白點化作萬千隻肥胖歡躍的青蛙，蹲在土堆之上，發聲大叫大喝，其聲猶如旱天之雷，響徹半里之外！

司馬福、李二牛瞧得痴了，李二牛傻笑道：「乖乖！這許多肥蛙，便捉得十隻八隻，我等肚子便有福了！」

賴布衣搖手制止李二牛亂嚷，低聲道：「二牛別說瘋話！這些蛙兒皆蛙神所化之物，別說吃牠，便動一動，包保你十根指頭爛掉九隻也！」

李二牛一聽，登時嚇得不敢作聲。司馬福低聲道：「賴兄，這土堆莫非又有甚古怪名堂麼？」

賴布衣點點頭，笑吟吟的道：「正是！正是！司馬兄今回可猜對了！方才我聽那吱咕響聲，便知此地必有不凡之物，便尋聲追來，果然不假，那土堆之下，竟是速發速驗的蛙鳴奇穴！」

李二牛道：「這蛙鳴穴有甚好處？莫非用了之人，日後子孫便會像青蛙般能叫能唱麼？」

賴布衣道：「非也！非也！二牛之見差矣！青蛙者首重齊心協力，你看牠等但凡有頭蛙出動，其相隨者必衆；又青蛙終日鳴叫，其性豪爽，必得人心；故用此蛙鳴穴，日後此地必出一鄉中望族。且這族人豪氣干雲，團結一心，令外人輕易不敢相侮！此乃一地之精所聚滙凝結之靈氣，非同小可！」

司馬福道：「依賴兄之言，這蛙鳴穴果然不同凡響！但不知賴兄可有屬意之人，點贈此穴？」

賴布衣沉吟道：「我亦正爲此事費神，蛙鳴穴龍氣雖佳，但穴中陰氣太重，須得一雄陽之氣大盛，且心性純良之人，其祖宗遺骸方可下葬此穴，日後自有靈驗。不然所出之人必陰柔狠毒，爲禍鄉里，非我所願。但雄陽氣盛之人，其性慾必旺，稍一不檢，便有姦淫不軌之事幹出，是故這等人純良之性甚少，所謂好色之人，其性難有純良之謂也！」

三人談論之時，土堆上的青蛙突然滙成一團青影，向池塘中飄落，倏忽不見。

賴布衣見天色已晚，便和司馬福、李二牛一直向村中走去，這兒多是耕種爲生之人，每到入黑時份，便炊煙四起，家家戶戶均忙着趕做晚飯。

李二牛的肚子本就餓得咕咕作響，乍聞這四處飄溢的白米飯香氣，肚子更加打鼓般擂響，便一疊連聲的催促着找一處人家弄頓吃的再作打算。

三人在這村中轉了一圈，才知這村落並沒有大戶人家，且全是雜姓之人，每一戶便是一姓，更無宗廟祠堂之類的建設。賴布衣仔細查察四周的風水佈局，但覺這兒全無章法，雜七亂八的胡亂築的便成一屋，但屋子倒全部用紅磚築砌，上面蓋了綠瓦，別有一番風格。

賴布衣等走到村東，見一戶人家，是一座不大的平房，平房門口栽了兩棵柏樹，柏樹的方位擺得甚好，與屋子恰成一個「品」字形。賴布衣暗道：「栽樹之人，必非等閒之輩，但爲甚屋子所建，卻亂七八糟，壞了丁財二局呢？這卻令人費解！」

賴布衣心中動疑，便對司馬福、李二牛二人道：「這戶人家，想必好客，我等便上前求宿一晚可也！」

三人走上前去，大門半掩着。司馬福大聲叫道：「借光！請問裏面有人麼？」

一會後，裏面走出一個年約二十的青年男子，粗眉大眼，身子精壯結實，他瞧了賴布衣三人一眼，便粗聲大氣的道：「你等找誰？」

賴布衣乍見這年輕小子，心中便驀地一動，暗道：「這小子好精壯，正是一位陽剛氣奇盛之人！但不知其人心性如何？」心中存了這念頭，便故意粗聲答道：「我等外鄉人，也不找誰，只借問小哥兒一句，上這兒借宿一宵是也！」

賴布衣說話口氣，哪像一位求宿之人？倒像下令似的，這簡直是喧賓奪主了。

這年輕小子一聽卻沒作怒，反而哈哈大笑，道：「天下間哪有這等向人求宿之理？但不怪你，因你等外鄉人，初來甫到，大概饑餓所逼，故此禮貌欠周。請進！請進！怠慢休怪。」

賴布衣心頭又一動，心道：「這小子身上，不但陽剛之氣奇盛，且有一股豪氣，難得！難得！但陽剛氣盛之人，其性慾必旺，性慾旺者，難保不好色，一好色者便難免不幹出姦淫敗倫之事，如此者，這後生小子倒要仔細查察方可定奪！」賴布衣心下存了此念，眼珠子便不離這年輕人左右了。

這年輕人把賴布衣等迎進去。三人剛坐下，便有一婦人施施然的走了進來，但見這婦人眉目含春，長得非常俏麗，但眼波流轉，顯見心性不定。這婦人向三人作禮，嬌聲道：「三

位客官遠道而來，請勿客氣，隨便起坐便是。」說着，眼波卻盡往那年輕人身上轉。

賴布衣一見，眉頭馬上皺緊。那年輕人忙道：「三位！這是我大嫂，我大哥剛死半年，大嫂立志守在家。」

賴布衣等三人不敢怠慢，站起來向婦人謝了，婦人便退了出去。賴布衣問年輕人道：「請教小哥貴姓？尊嫂夫人可是當地人麼？」

年輕人道：「我姓鄧，和大嫂皆本地人。各位請稍候，待會大嫂便送飯菜上來啦！」

一會後，鄧大嫂果然便送上飯菜，雖不算豐盛，但鄉村人家，也算過得去了。賴布衣心中又一動，覺這叔嫂二人待人尚算厚道。

賴布衣三人吃過晚飯，向鄧家叔嫂謝了，便上鄧哥兒剛為他等三人收拾的一間客房安歇。剛躺下，賴布衣便蒙頭大睡。李二牛日間疲倦，這時身子剛沾床，便呼呼睡着了。

司馬福卻另有心眼，他鬼靈精，自一進這屋子，便察覺賴布衣的神情有點古怪，方才那鄧氏出來時，更見賴布衣的眉頭一皺，便知賴布衣必隱有心事，卻不便探問，心中上勁，留意着賴布衣的動靜。他知賴布衣這時必是裝睡，他也不去點破，也閉着眼睛，打起呼嚕裝睡起來，但耳朵兒卻尖豎着，以便留意動靜。

賴布衣的呼嚕這時越發響了，司馬福心中暗笑，心道：「裝睡的功夫你還及不上老夫哩！」於是，他也就越發仔細用勁的打起呼嚕來。

一會兒後，司馬福突然見窗外對面鄧哥兒的睡房有人閃了進去，他心中一驚，正欲發聲招呼，但賴布衣卻一骨碌的爬了起來，草草的披了一件外衣，便躡手躡腳的爬下床來，就要開門出去。

司馬福一見，知機不可失，便也馬上爬了起來，悄聲道：「賴兄！半夜三更的，你往何處去？」

賴布衣突然聽到背後這一聲低叫，嚇了一跳，連忙示意轉身，道：「噓！噤聲！你不是已睡着了麼？怎的卻醒覺這般迅速？」

司馬福笑道：「賴兄，彼此彼此吧了！你的裝睡本領卻也瞞過了二牛，但打呼嚕的功夫卻還比不上我老頭子哩……有甚好去處，也帶挈老夫一道走走如何？」

賴布衣笑道：「你就不怕我拉你去淌渾水麼？」

司馬福吐舌道：「賴兄乃厚道人家，大人不記小過，諒也不會難為我老頭子吧？」

賴布衣正容道：「司馬兄小心！可別吵醒二牛！待會所見之事，有傷風化，讓年輕小子見了便多多不妥！司馬兒也是上了年紀之人，諒也把持得住，既然有心，便跟着我來可也，但千萬小心，無論見到任何物事，切勿喧嚷出聲！切記！切記！」

司馬福鄭而重之的答應了，賴布衣才悄悄的推開門，領着司馬福走了出去，躡手躡腳的向對面那間臥房摸去。

這時已是半夜時份，黑黝黝的，突然，對面那臥室點亮了一盞油燈，賴布衣和司馬福便連忙隱身在窗下，用手指沾水戳破窗紙，往裏面一瞧，這一瞧之下，便是賴布衣與司馬福這兩位上了年紀之人，也把不住心頭狂跳！

原來臥室裏面，剛才摸進的人影，竟是鄧哥兒的大嫂鄧氏！這時，她只穿了一件短衫，短短的半截，連雪白的頸子和柔軟的肚皮也現了出來。鄧哥兒周身上下也只穿了一條短褲，似乎是在床上被嫂子喊了起來。

司馬福臉上一紅，悄悄與賴布衣耳語道：「賴兄，天下間那有嫂子半裸與叔子相對？他兩人定必是姦淫亂倫矣！老夫着實瞧不過，這便去制止揭破！」

賴布衣連忙搖手道：「此婦眉目含春，斷非心性堅穩之人，她出來相見之時，嘻皮笑臉，那像一位亡夫守寡之人？故賴某已暗暗留意其動靜，如今果然不差！但捉姦非我等所為，天下間好色淫徒萬萬千千，我等捉得那個？要留意的，倒是這位鄧哥兒心性端的如何？再作打算，靜靜的瞧下去便是，切勿聲張！」

賴布衣這一說，司馬福也就不再言語，只把眼珠子貼緊窗邊。往裏面這一幕「淫嫂嬉小叔」的亂倫戲瞧去。

這時，只見那鄧哥兒口吶吶的道：「大嫂！半夜三更來怎的？不如先請出廳，我穿了衣服再出來見你如何？」

鄧氏眼波直往小叔子身上那粗壯的胸肌上轉，笑迷迷的低聲道：「二叔！自你大哥過世，這鄧家便是剩你我二人相依為命，我做嫂子的，待叔子自然得盡嫂責，吃晚飯時，我見你胃口欠佳，便特地做了一碗鷄蛋糖水，捧來替你補補身子哩！」

說着，鄧氏從飯盒裏捧出一碗熱氣騰騰的鷄蛋糖水，碗裏的湯匙卻有兩隻。鄧氏把糖水端在手裏，舀了一匙，往嘴裏舔了舔，才遞往鄧哥兒手上，嬌聲道：「不冷不熱，剛好入口哩！」

鄧哥兒的臉孔噗的紅透了，這便連窗外的賴布衣、司馬福也瞧得一清二楚。

「接啊！接啊！你若不接，這幕好戲便沒得瞧了！」司馬福童心未泯，在心裏叫道。

「接不得！接不得！這一接啊，你便向淫嫂亂倫的罪惡跨進一步矣！」賴布衣對鄧哥兒有所期望，情不自禁在心裏提醒着說。

臥室內，這鄧哥兒手顫顫的，竟然伸手把糖水接住了！

鄧氏嬌笑一聲，竟挨着鄧哥兒貼

身坐落床上，看鄧哥兒捏一隻湯匙，她自己也捏了另外一隻，就着碗裏，兩人依依偎偎的吃起鷄蛋糖水來。

這情景，着實羨煞了窗外的司馬福！他心中暗道：「若換了是一對情人啊，這可當真恩愛之極！可惜卻是一幕叔嫂亂倫的醜劇！」

賴布衣歎了口氣，心中對鄧哥兒又恨又氣又憐，他深知鄧哥兒乃陽剛之氣奇盛之人，年方二十，如何抵受得住美艷嫂子的逗引？但若真箇如此，他又極感失望，好端端的一位蛙鳴龍穴人選，便因此完了！

賴布衣心中十五十六，眼睜睜的瞧着鄧哥兒，而人性交戰之事，便任由他學究天人，也萬難逆轉！

這時，鄧哥兒臉上也是一陣紅一陣白的，顯見內心正爭鬥得厲害。

賴布衣心頭一動，暗道：「看這鄧哥兒陽剛之氣奇盛，性慾必強，面對這如花似玉的年輕嫂子，那有不動心之理？更何堪她刻意的挑逗？但在此關鍵時刻，鄧哥兒內心人性慾念交戰，爭鬥激烈，顯見其良心未泯，並非見色忘義之輩……但端的如何，尚須仔細察之！」

賴布衣這般轉念時，那婦人嚶嚶的嬌笑着，悄聲道：「嫂子有話對你說，但這兒不甚方便，對面有客人哩！待會你悄悄到我房中，我才對你說知，呵？」

說罷，這婦人站了起來，走出去，在門邊又迴轉身子，悄眼兒往鄧哥兒身上送了個迷人的眼波，這才輕盈的嬌笑着走了出去。

婦人走後，鄧哥兒獨自捧着那碗鷄蛋糖水出神，他的臉上迅速轉掠着不同的神色，一會紅、一會白、一會又轉了青。他也再沒心思去吃那碗糖水了，他默默的放下，似乎這是一碗毒藥似的，他後退了幾步，呆呆的望着出神。

賴布衣心道：「這後生小子內心好矛盾也！這是臥室的門檻啊，就是一道交界線，你若跨過去啊，你這一生便註定了為好色之徒告終；你往後退啊，那你這一生運命就大大不同！一線之隔，且看你如何抉擇！」

鄧哥兒的臉上忽爾漲得通紅，他的手指骨捏得啪啪作響，突然，他像下定決心似地向前走了！他幾步便是走到門邊，就要邁步跨出那道門檻！

賴布衣暗暗歎息一聲，乾脆便把眼睛閉上，他實在不忍眼睜睜的瞧着他走過這道罪惡的門檻！但他又不能出聲制止，否則，便不能判定這年輕人的心理！「咎由自取，由他去吧！」賴布衣在心內暗道。

「賴兄！他又走回去哩……」突然，司馬福在賴布衣耳邊叫道。

賴布衣睜眼一瞧，這鄧哥兒果然咬着牙關，艱難的一步一步倒退回去！

鄧哥兒一屁股的摔在床上，臉上依然漲得通紅，似乎慾火尚未消退，過了一會，他又站了起來，又往前走，走了幾步，又艱難的退了回來。

這般的來來回回，終於，鄧哥兒毅然退回，坐在床上，痛苦的低嚷了一聲道：「大哥！你在天之靈鑑諒，小弟此舉有違孝道，要鄧家從此絕後，但非此不能脫此困境，為存兄弟手足情義，唯有出此下策矣！」

這般說着，鄧哥兒突在枱邊抽出一柄利刀，又把自己身上僅剩的短褲一把脫了！

司馬福一見，咬牙道：「這小子竟然這般逼不及待，尚未入巷，便搶先脫掉褲子！」

賴布衣卻沒答話，他見這鄧哥兒神色有異，忙定睛細看，只見鄧哥兒咬牙切齒的舉起那柄利刀，狠狠的一揮，便要向自己腰下那命根兒斬去！

「鄧哥兒！且慢……」

說時遲，那時快，賴布衣一見，馬上跳起來大叫一聲，隨即衝了進去，把鄧哥兒手上那利刀劈手奪了，一疊連聲的叫道：「為何出此下策？為何出此下策？」

鄧哥兒滿面通紅，忙把褲子抽上，苦笑道：「二位為何半夜尚未睡？方才那事兒想必已被你等瞧破了？說來也是羞人，小子委實抵受不住這種誘惑，為存兄弟情義，逼得出此下策，引刀自宮，永絕色慾之念！」

賴布衣、司馬福目睹此情此景，不禁聳然動容，齊聲歎道：「鄧哥兒小小年紀，便有這等毀己存義壯舉，委實令人佩服！佩服！」

鄧哥兒羞道：「這等羞家之事，不提也吧，說出來，汚了你等耳目也！」

賴布衣正色道：「你嫂年輕守寡，且其心性不定，一時把持不住這也難怪，但難得鄧小哥竟能懸崖勒馬，用自宮壯舉剋制色慾淫念，這足見你心性純良，委實萬中無一也！你也不必自疚，實不相瞞，在下乃賴布衣是也，日間查得一穴，正欲尋渡有緣之人，如今總算有所着落也！」

鄧哥兒一聽，奇道：「小子素聞粵川一帶，近日來了一位尋龍大俠，先生莫非便是這位奇人麼？」

司馬福笑道：「當今天下，除了他，還有誰敢自稱尋龍大俠？他正是賴布衣先生也！今日你有緣與他相見，算你鄧家三生有幸！」

鄧哥兒向賴布衣細細端詳，聳然動容道：「此地雖僻處海角，但賴大俠之名已從廣府傳頌到此，村民均欲拜見，豈料小子今日竟有緣與賴大俠見面……請受小子一拜！」

鄧哥兒說着，翻身便欲拜倒，賴布衣連忙伸手把他扶住，急道：「不必如此！不必如此……」

司馬福笑道：「鄧小哥不必多禮，我這位賴兄不喜這一套，他若有心成全，便不管你窮富貴賤，也一般樂於助你；但若他認定你不堪造就，你便

在他面前把腿子跪斷了，也難令他回心轉意！他既肯以眞面目相見，便是認定你是可造之材也！」

當下賴布衣問明鄧哥兒家世，才知他自幼父母雙亡，隨兄過活。尙幸家中留有幾畝田地，大哥勤力耕種，兩餐倒也不必犯愁。但自大哥娶妻鄧氏後，因鄧氏年輕貌美，性慾又强，房事過度，大哥娶妻不到兩年，便染上肺癆惡疾，吐血身亡。這半年來，叔嫂二人相依爲命生活，倒也能和諧相處。可惜其嫂鄧氏難耐閨中寂寞，慾火難禁，便不時向鄧哥兒諸般挑逗，今晚兒更打明誘鄧哥兒入巷。鄧哥兒血氣方剛，眼看難以抵受其嫂引誘，做出亂倫之事。尙幸他能懸崖勒馬，爲存兄弟手足情義，保存嫂嫂名節，竟毅然引刀自宮，心懷壯烈！

賴布衣聽罷鄧哥兒訴說，拍桌感慨道：「若非老夫親眼所見，眼前這事斷難相信！豈料粵川僻南村落，竟存如此義薄雲天之士！好！好！好！這方顯得你心性純良，義氣過人，不失爲可造之材，賴某人必助你錦田圍鄧氏一族光大門楣便了！」

鄧哥兒素聞賴布衣在粵省一帶的大名，如今不但有幸相見，更得他慨然相助，心內自是感激不盡，連聲的謝過了。

賴布衣返回他那間卧室，心頭依然起伏不定，感歎道：「世間竟有這等壯懷激烈的年輕小子，賴某也是平生僅見！」

司馬福往李二牛床上瞥了一眼，見他正熟睡如猪，悄悄地笑道：「貪睡猪！活該你沒眼福，白白錯失了這幕好戲！」

× × ×

第二天一早，賴布衣便着鄧哥兒上他家祖墳處勘查。

鄧家祖墳皆在村東面的禿山腳，其父母、兄長皆分墳而葬。兄、母之墳雖平平無奇，但也不致有甚災煞，但當賴布衣在鄧家父墳處轉了一圈，眉頭便緊皺，他繞墳走了一遭，心中默默計算，便忽地開口問鄧哥兒道：「請教鄧小哥，你父是否先亡？下葬於此兩年後你母是否續亡？」

鄧哥兒一聽，大奇道：「正是！正是！正是如此！但賴先生你如何得知？父母之亡，小子也並不知悉，是後來兄長所言。」

賴布衣微笑不語。司馬福笑道：「鄧小哥啊鄧小哥！如今你才僅悉我這賴先生的本領於皮毛也！站於這山川大地上，這位賴先生有甚不悉？有甚不曉？只怕用上窮蒼天九霄，下盡茫茫大海之語，亦難道盡他胸中所學哩！」

這邊司馬福力吹捧賴布衣，那面卻把鄧哥兒敬佩得五體投地，他張開了嘴巴半晌合不攏去，好一會才歎道：「是極！是極……但不知賴先生如何便連二十多年前的舊事也瞭如指掌？」

賴布衣指着鄧家父墳，微笑道：「此地山水雖佳，但龍虎似抱非抱，似朝非朝，假抱假朝，又西面青龍壓穴，案旁一山尖射穴堂，朝水分八字，且更反背，正是煞後凶格。葬後兩年之期，乃煞氣首次盛期，你母不幸擋了這煞氣而亡，但不幸中而有大幸，因此一擋，第二度煞氣二十年後當旺之期，便只破你鄧家一脈，尙存鄧小哥兒一脈，否則，你我亦難於今日相逢矣！」

賴布衣一席話，把鄧哥兒驚得汗流浹背，這才知人世間尙有這許多難以明瞭的學問！

離了鄧家祖墳，賴布衣這才領着鄧哥兒上他勘定池塘蛙鳴穴上，他先着鄧哥兒在穴地上誠心跪拜一番，然而便擇定吉日良辰，助鄧哥兒把父母及兄長之遺骸，從禿山上移植於蛙鳴穴上。

葬畢當天晚上，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鄧哥兒等四人，携了一枝簫笛上池塘畔的鄧家新葬墳來。賴布衣着鄧哥兒口吹簫笛，先從西面吹起，再移近祖墳這邊來。鄧哥兒依言，持着簫笛走了開去。

司馬福笑道：「賴兄，蛙兒最怕受驚擾，這一吹簫笛，豈非嚇散蛙羣麼？」

賴布衣道：「不然！蛙羣若因簫笛之音而遁，則鄧哥兒雖是有緣之人，但尙欠了天運，則雖得龍穴，成就有限。但若蛙羣聞之趨至，則鄧家一脈，人丁財祿皆旺，日後必成地方領袖，前程無可限量……」

司馬福心中半信半疑，正欲再出聲詢探，就在此時，鄧哥兒的簫笛已然在遠處吹起，池塘中的蛙羣鳴聲突地收斂。

李二牛驚道：「賴先生！蛙叫停了！這鄧家有點不妙哩！」

司馬福亦咬牙道：「這鄧哥兒眞是，偏他中氣足，吹簫這般用勁！這用力一吹啊，別說蛙兒，便天上飛的老鷹也給嚇跑了！」

賴布衣微笑搖頭，示意兩人靜心瞧着。

鄧哥兒的簫聲緩緩的移近了，直移到祖墳蛙鳴穴這面。說也奇怪，當鄧哥兒口吹簫笛，在祖墳前面剛站定時，池塘之中，羣蛙突然鳴聲大作，一和一應，似欲與鄧哥兒的簫音鬥勁。

一會後，池塘上那爬滿蓮蓬的萬千白點，突地向中央滙聚，化作一團巨大的雲狀的東西，翻滾着，直向鄧家祖墳飄來，冉冉的落在墳上，突然又散成無數白點，爬滿墳頂、墳前、墳後，此時，蛙鳴之聲更盛，其聲猶如響雷，震動遠近。

賴布衣一見，即高聲向鄧哥兒賀道：「好了！鄧哥兒，恭喜，恭喜！此是萬蛙歸墳之象，鄧家靈氣已成，日後自有一番大際遇也！」

鄧哥兒聞聲，便停吹簫笛，說也奇怪，鄧哥兒的簫笛聲一停，鄧家墳上的白點隨即不見，如雷的蛙鳴亦隨即消逝。

當晚，賴布衣等重返鄧家。過了幾天，鄧哥兒的氣色便漸變，擧止談吐威嚴而得體，隱隱然已備長者之風。他的大嫂鄧氏，雖對小叔子仍未死心，想方設法挑逗，但每當鄧氏媚眼觸及鄧哥兒身上，便立感一股莫名其妙的壓逼感抑制着她的慾念，使她收斂媚態，而當她收斂媚態、神態端莊時，那壓逼感又化作一團祥和之氣，令她心胸舒暢、慾念全消。不知不覺間，這鄧氏面對年輕男子那種媚態便消失了。

司馬福把這一切瞧在眼內，他心中暗暗好笑，趁賴布衣身邊無人，便悄悄問賴布衣道：「賴兄，你又瞞着我老頭子弄甚玄虛？」

賴布衣道：「我又弄甚玄虛？」

司馬福嘿嘿笑道：「如果不然，爲甚這蛙鳴穴一經葬下，鄧哥兒未得甚麼，這鄧氏那淫媚之性卻就先行改變了許多？莫非你這蛙鳴穴乃專爲鄧氏而點勘麼？」

賴布衣笑道：「司馬兄差矣！鄧氏性情之變，全因其小叔子鄧哥兒之故也！鄧哥兒正氣凜然，一經淫媚之人，碰上一位正氣大盛之人，怎會不受陶治而收斂邪性？你不見鄧哥兒近日之氣色與前已有不同？連我見之，亦不覺肅然起敬也！此人長者之風已隱隱然露於形外，他日前程必無可限量矣！」

這時，李二牛走了進來。他在錦田圍周遭逛了半天，也沒甚興緻，悶悶的返回。他見賴布衣正與司馬福興緻勃勃的說着話，但他一進來便即停住，便抓着腦袋道：「怎的了？這多日怎的事事把二牛撇開了？司馬叔知道，偏我二牛是例外？」

賴布衣笑道：「二牛別多心，只因其中有些事涉風化，不便對你等年輕人明言也！」

李二牛對賴布衣最是信服，聽他這麼說，便不再追問究竟，轉口問道：「方才我在村周逛了一遍，但覺家家戶戶關門閉戶，死氣沉沉，那像一塊眞龍結穴之地？」

賴布衣沉吟道：「二牛之言不差，吾南來此地，便感這兒人性浮而不實，恰處飄浮之地，但尙幸虹珠降臨，眞龍結穴之位不小，只要善加引導，日後自然有一番大作爲也！可惜千年之後，發自大帽山之龍氣便因火龍再度現身，有龍氣隨龍珠逸遁之象，此刧只怕難以倖免！就算鄧家這處蛙鳴穴龍氣雖盛，亦一樣難逃這場龍珠逸遁之禍！」

司馬福道：「賴兄如此說，此地龍氣，豈非再隔千年，便有一次大輪廻麼？」

賴布衣點頭道：「正是！正是！但凡一地龍氣，若非本身之根生，而得自外力，便必有一個輪廻之期，此乃萬難倖免之事。但龍氣奇盛之地，輪廻之期必長，龍氣弱小之地，輪廻之期必短。此地龍氣雖發自外來，但虹珠之力非同小可，龍氣因而奇盛，千年輪廻，已是極之難得，可謂奪天地之造化矣！」

李二牛笑道：「賴先生既如此說，怎不爲此地百姓預早佈局，令他等免卻此刧？」

司馬福感歎道：「二牛之言差矣！世上顚倒循環，乃理所當然，何况此地已得享千年繁盛，還去奢求萬年，豈非貪得無厭麼？但話雖如此，所謂相由心生，天意亦不外人意，屆時，但看那些賢能之士，是否精誠團結，以護虹珠，或許眞有廻天之力，這也難說！」

各位，當日賴布衣在錦田圍鄧氏家中留下的偈語，日後果眞一一應驗。鄧哥兒在賴布衣離開此地兩年後便遇着一位賢淑女子，娶其爲妻，不久連產三男三女，而鄧家的田畝竟從此年年豐收，收入倍增，數年間，便多添了幾百畝地。及後，鄧哥兒的兒女有後，子子孫孫，鄧家在當地成了一大望族。據說，這鄧家的後人不少成了當政的達官貴人。不過，在幾百年後，鄧家便日漸式微，到今日，已到破敗輪廻之期了。這虹珠寶地的運命如何？至今卻尙未能見分曉，這便有待有識之士，去仔細體會賴布衣當日留下的偈語矣！

× × ×

賴布衣在粵川僻南虹珠寶地一帶，志在揚善懲惡，替當地不少有緣男女造了福，到點了蛙鳴穴，賴布衣有感於此地龍氣雖盛，但全仗火獸龍珠之力，每到千年，便臨一次大輪廻，心下悶悶不樂。

賴布衣心道：「當日在羅浮山上，差點葬身火獸之禍，有幸得見火龍虹珠降臨此地，但千年之後，火龍獸再度現身，火龍虹珠又將降臨何處呢？這虹珠龍氣千年大輪廻是否便萬難改變？」這麼轉念，心下便萌重返粵川上羅浮山查勘之意。但心中又暗道：「只怕司馬福、李二牛二人怕苦不願勞頓，這話如何開口？」

如此悶在心裏，一連幾日，皆沉默不言，滿懷心事似地。

這先就把司馬福悶壞了，他最怕見到賴布衣這副模樣，當下抓耳撓腮，思忖着如何逗他開心。

李二牛卻約莫猜中了賴布衣的心事，他悄悄對司馬福道：「賴先生正爲虹珠寶地千年大輪廻之事憂悶哩！瞧他神氣，不弄個究竟，是不肯罷休的了！」

司馬福道：「然則爲何他對我等隱而不告？說出來，彼此也有個商量！」

李二牛笑道：「司馬叔何太大言不慚？請問你我對尋龍之道知道多少？

賴先生精於此道，尚且憂悶難解！依二牛之見，要探明究竟啊，除非追踪尋源，重上羅浮山去！」

司馬福暗吃一驚道：「再上羅浮山麼？那火龍獸想起來猶心有餘悸，萬一再碰上這傢伙，又將如何？上次僥倖脫身，今回大概無此幸運矣！老夫一把老骨頭倒沒甚麼，便死了也活了幾十年，只可惜你年紀輕輕便横遭夭折也！」

李二牛決然道：「賴先生常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等既有心隨賴先生行走，還怕甚兇險？況且賴先生之能，再到危急之際，總有逢兇化吉辦法，他也斷不會捨我等獨自逃生之理！沒說的，你不去直說好了，二牛可是去定的了！」

李二牛立定了主意，便十條水牛也拉扯不動他，他也不管司馬福瞪眉張目，向悶悶不樂的賴布衣走過來，輕輕一笑，道：「賴先生！二牛知你為何事苦悶矣！」

賴布衣一怔，奇道：「二牛知道甚麼？」

李二牛道：「火龍獸虹珠，為何千年一收一放，天地輪迴，眞箇不能倖免？先生心中所欲解究者，此也！」

賴布衣的心事被二牛一言道破，不禁微微一笑，道：「好啊，二牛近日也懂得動腦筋也，正是此意！但我欲追踪探源，重返粵川羅浮山，卻艱險重重，你兩人可敢冒險？如若不願，我亦不敢相强，這可是生命攸關之事也！」

李二牛一拍胸口道：「二牛不怕！但賴先生去的，上刀山下火海，二牛誓死追隨！不過，有人或許便沒這份膽量……」李二牛說着，向司馬福斜瞟了一眼。

賴布衣微笑道：「然則司馬兄意下如何？」

司馬福怪笑一聲，喃喃的低聲自言自語了幾句，這才一拍手掌道：「好！好！好！司馬福方才已默默預祝了後事，此行便一命嗚呼也無所遺憾也！」

賴布衣奇道：「司馬兄怎的了？此行雖有兇險，但尚不致必死無疑，你作出赴刑場之狀怎的？」

司馬福哈哈一笑道：「這就叫先置之死地而後生哩！」

賴布衣一聽，不禁莞爾一笑。因此重返粵川之意已決。

數天後，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三人，便折轉身一路向北而行。一路曉行夜宿，也無甚風波，半月後，不知不覺已重臨粵川廣府地域。眼前忽爾聳起一座大山，滿目蒼翠，與後面的白雲山雲霧瀰漫別有一番景緻。

李二牛道：「那白雲山我是認得的，這眼前一座，卻叫甚名堂？」

司馬福仔細辨認了一會，沉吟着道：「據老夫所知，廣府地域，白雲山延綿南來，到城北聳起為堯山，向南落面為禺山，又再落為番山，堯、禺、番合稱為廣府三山。禺山迤北，番山迤南，堯山巍然獨峙於中央，三山延引如大漠長城，到珠江而止，實為廣府之天然屛障，與廣府血脈相連也！」

李二牛饒有興趣，問賴布衣道：「司馬叔所言當眞麼？」

賴布衣微笑點頭，道：「正是！正是！司馬兄所言丁點不差，且合吾道中以山為屛之說也！但堯山又稱越王山，山上據聞有朝漢台、五石羊等仙跡，而廣府亦因此得名為五羊城哩！」

李二牛一聽，喜道：「好啊！賴先生！既有這等好去處，這便上去瞧瞧也！」

賴布衣見司馬福也甚有興緻，便點點頭道：「我等也不急着上羅浮山去，這便上越王山瞧瞧也吧！」

三人爬上山去，半日工夫，便上了山頂。但見山體東西綿延三里，滿山遍野，充盈葱蘢瑞氣。

李二牛這半個月來，可把他悶得慘了，上了山頭，登時活躍起來，他一把扯住司馬福，嚷道：「在鄧哥兒家這日子，你這老兒可把我害得差點悶出病來也！」

司馬福嚇了一跳，眼下荒郊野嶺，是這楞小子的天下，自己這副老骨頭可鬥他不過！這般轉念，便連忙擺手搖頭道：「不關我事，不關我事！是賴先生不讓你知道，不讓你跟着他！不信你問問他！」

賴布衣笑道：「二牛休要胡鬧，這不關司馬兄事，你還是少知為好也！這幾日也着實把你悶得慌了，這樣吧，我說一段五羊城來歷的故事你聽聽，解去你的悶氣，如何？」

李二牛一聽，樂了，登時眉開眼笑，便司馬福亦知賴布衣所說的故事非比尋常，內裏必定隱有玄機，因此也凝神側耳傾聽。

賴布衣在一塊大石上坐下，李二牛、司馬福便分坐在他前面的山地上。賴布衣沉吟半晌，方神往的道：「這事說來話長，距今據說已有千年，賴某也是從曾祖口中所聞。當時，此地尚處大海邊，當地南粵人在這個波濤洶湧之南海濱，用石頭築起一座小小的南武城。有一年，這兒發生了一次大旱，大半年光景，竟滴雨未下，農夫種下的莊稼全部旱死了。在坡峯腳下，住了父子兩人，租了幾畝地種穀為生，碰上這個大旱年頭，莊稼都死光了，那來穀物交租？地主便告官，官府把老父親捉了去，說如果三天之內交不出穀租，便把他打死，用骨頭抵租，當時他的兒子只得十四歲，父親被捉了去，他一個小孩子，那兒去找穀物交租贖父？他又飢又渴，又記掛着在獄中的老父，便日夜痛哭，哭得死去活來，眼看已到第三天了，少年自忖今回已沒了生路。但就在第

三天早上，少年的屋外突然有五個長鬚老人，穿着五種不同顏色的衣服，騎着五隻顏色不同的羊，紅、藍、白、青、紫，猶如五朵彩雲冉冉從雲際間降下。這五位老人，每人手中都抓着一束稻種，走進屋內，對少年人道：『莫哭！莫哭！這些稻種能救你父親！你只要不怕艱苦，把它種入地裏，天一亮，便有穀拿去交租！』五位長鬚老人把稻種遞給少年，眨眼便失了踪影……」

李二牛忽然叫道：「一夜光景便長出稻穀，這伍位長鬚老人不是老得痴了，便是活神仙臨凡也！」

司馬福怒道：「故事，故事，乃過去的事！你管他是眞是假的？」

賴布衣笑笑，續道：「這少年人亦心想：半天一晚工夫，那會長出稻穀？但他又無法可想，便姑且一試。他把五束稻種插入田裏，又把家中僅剩下的一瓢水澆在土裏。說也奇怪，稻種竟嘩啦一聲向周圍擴展開去，眨眼工夫，田裏綠油油一片，到天快亮時，稻穀竟掛滿了串串。少年人大喜，馬上收割了一片，湊夠了租數，便挑去官府，把父親贖了出來。他和父親返回坡山，那一片金黃的稻穀突然凝聚成堆，再一變成了五頭顏色不同的羊，每隻羊嘴裏均含着一束稻種，一隻鬍子最長的黃色羊突然作人言道：『四束稻種你等拿去辛勤耕種，吾等將長留此地，保你等歲歲豐收！』說罷，其餘四隻羊把嘴一鬆，掉下四束稻種，五羊即騰空而起，飛到坡山南面的峯頂，凝住不動了。為首一隻大黃羊，嘴裏依然含着一束黃澄澄的稻穀……」

「此後，這兒便成了魚米之鄉，鄉民說，這多虧了那五隻仙羊，因此此地便叫做五羊城也！」司馬福忍不住，興緻勃勃的接過賴布衣的話題道。

李二牛正聽得津津有味，見司馬福插嘴打斷了賴布衣的話題，便有點生氣，他瞪了司馬福一眼，道：「是這樣麼？賴先生？」

賴布衣點頭道：「司馬兄所言不差，正是如此。」

李二牛眨眨眼，忽爾道：「那現下這五隻羊尚在麼？」

賴布衣微笑點頭，道：「這倒還有跡可尋，但仙家之靈，不外托形於物上罷了，也不必過於執着於形跡也！」

李二牛笑道：「南粵之人，均說賴先生你有奪天地造化，巧鬼斧神工之能，這五羊既有形跡可尋，賴先生如能令它等開口說幾句話，也不枉我等上廣府一場！」

李二牛這一說，正中司馬福之懷，他亦正有此意，不過他是鬼靈精，樂得讓二牛說出口，他知賴布衣對二牛有點偏愛，必不忍拒絕，聞言便連忙笑着插口道：「賴兄，我亦有此意，正欲開口相請，倒是二牛口快搶先了！」

賴布衣見他兩人對此皆極感興緻，一時心動，果然點頭答應。

三人上了坡山南峯，只見在南峯平台處，果然立有五塊形狀似羊的石頭，最奇的是，站在前面的一塊石羊口中，果然含了一條黃澄澄的石條，就恍似大黃羊嘴裏含了稻種。

賴布衣望了望天時，見天時已近晚，便取出羅盤，算準了方位，他站在石羊像前，對司馬福、李二牛二人道：「等會剛踏三更時份，你二人便分站我之左右，權充護法，無論有甚驚險，均不許移動半步，否則兇險重重！切記！切記！」

司馬福隨賴布衣上白雲山，施移形換位大法時，見過厲害，這時自然不敢怠慢，忙搗蒜似地點頭。李二牛素來敬重賴布衣，見他滿面肅然，吩咐下來，如何敢有半點輕慢？也忙點頭答應了。於是，賴布衣等三人，企立於黑沉沉的坡山南面峯頂石羊前，肅穆莊嚴，只待三更一到，便看賴布衣施法。

剛交正三更時份，賴布衣突地沉喝一聲道：「你二人仔細了！」說罷，便面向石羊拜祝起來，拜了一番，賴布衣輕喚一聲，道：「石羊！石羊！有靈有聖！在下賴太素，適逢其緣，謹恭請現身相見……請了！請了！……」

賴布衣話音剛落，突聽坡山南峯石羊像上空，響起一陣叮咚仙樂，恍似珠落玉盤，清脆悅耳。隨即，在黑沉沉的夜空中，一道五彩光華劃過天際，隨又凝聚成團，冉冉降下，賴布衣已知是仙靈現身，心頭一陣喜悅。

五彩雲團降近石羊上空三丈之際，在北面突發一聲尖厲嘯叫，聞之刺耳，震人心魄。賴布衣尚能自持，但司馬福、李二牛兩人一聽這嘯叫，即突覺心頭一震，恍惚有一股極强力量欲把他兩人提離地面，他兩人不禁左右搖擺起來。

賴布衣一見，大吃一驚，他意料不着，在這仙家之地，竟會出現此等絕惡兇兆！他深知若司馬福、李二牛二人一旦不支倒地，便立遭邪毒入體，命喪當場！他正要發聲示警，着司馬福、李二牛二人小心，突地，在尖嘯響起之處，飛出一道黑影，其形猶如巨蟒，卻有九個蛇頭，張牙舞爪的直撲過來！

司馬福、李二牛兩人目睹此物，那兒還能按捺心神？他兩人大叫一聲，便即飛身而逃！

賴布衣心內又驚又急，他深知事有蹺蹊，也顧不及其他，決定先弄清眼前兇兆再作打算。他疾速掏出四支鐵釘，迎住九頭蛇的身形，飛擲而出，恰恰把九頭蛇的身形釘在半空之中，再也不能移動！

賴布衣深知這九頭蛇百年難遇，不出猶可，每一出世，世間那地便有一場血光之禍。他馬上把左手中指頭咬破，一道血箭，射向石羊……

說時遲，那時快，原來離地僅三丈，被九頭蛇阻住去路的五彩雲團，便冉冉降下，落在那五塊石羊像上，只聽一聲輕響，那五塊石羊，竟騰空而起，飛落在賴布衣的面前。

爲首一頭大黃羊竟把頭連點，隨即發人言道：「太素公遠道而來，吾等早已知曉，故借公同伴之口，把先生引上此地相見！」

賴布衣定了定神，忙俯身一揖，道：「在下賴太素拜謁仙靈！但不知引在下上此地所爲何事？」

大黃羊點點頭，道：「吾等乃此地守護神也！此地面臨大災大劫，急欲尋一解人能救。素知太素公心懷濟世救民心腸，且具通天尋龍本領，正是千載難逢的恰當人選也！但望太素公俯允！」

賴布衣微笑道：「在下尚未知何事，便如何答允？」

大黃羊把頭一昂道：「太素公何必太謙？方才目睹九頭蛇現身，想必已知其中因由矣！」

賴布衣點點頭，道：「這九頭蛇現世，在下亦知世間日後多事，但蛇頭卻不滴血，不知何因？」

大黃羊道：「九頭蛇世人相傳百年一現，每現但見蛇頭滴血，世間便立有血光之災，但此傳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須知世事多變，天機亦有逆轉之日，更何況區區兇兆之物？九頭蛇出而不滴血，正是碰上太素公之故也，可知這場大劫，非太素公不能解救也！」

賴布衣道：「請尊神道其詳也！」

大黃羊道：「以下四句偈語，請太素公謹記，日後自會靈驗！」大黃羊道出四句偈語來。

賴布衣默默牢記了，他想了想，又道：「然則在下兩位同伴吉兇如何？」

大黃羊微笑道：「太素公身懷堪輿絕學，難道竟被眼前幻像迷惑了麼？」

賴布衣肅然一聽，忙道：「是！是！生死皆由心生，又何必太過執着……尊神之言，在下謹記在心，這便請回吧！」

賴布衣話音剛落，那五隻石羊又騰空而起，降回原來之位，眨眼間，那五朵雲團，連同那條九頭蛇的身形，竟一道逝去不見。漫山遍野，月色如水，冷寂淒淸。

但賴布衣耳邊似乎仍在迴響那大黃羊留下的四句偈語，說的是：「……白鵝潭畔血汪汪，翠亭一隅細參詳；風捲火輪輪流轉，珠江口外水流長……」

賴布衣心道：「『白鵝潭畔血汪汪』，這一句當指廣府白鵝潭，將有血光之災，且死亡人衆，血染白鵝潭畔……『翠亭一隅細參詳』，這一句自然乃指有一處叫翠亭的地方，值得去仔細參詳；『風捲火輪輪流轉』一句，火輪者，乾坤也，這即意指乾坤有一場大變動；但素聞火輪千年一轉，輪流轉者起碼指兩轉之謂，如此豈非千年復千年之後的乾坤大事麼？這豈非與虹珠寶地千年一輪迴有莫大干連？但爲何又道『珠江口外水流長』，珠江口外即粵川僻南之地，亦即現今的虹珠降臨之地，既是水流長，水者，財也，這豈非暗示兩千年後，珠江口外僻南之地，其財源將如流水源源不竭長久永流麼？這與虹珠寶地千年一輪迴豈非矛盾之極？難！難！難！這千年復千年之偈語，委實難於悉數參透也！」

賴布衣歎了口氣，轉念道：「既然如此，倒不如先考究近在眼前之事吧了！」

賴布衣心性豁達，這麼一想，心下便豁然開朗。想到眼前之事，他猛然醒起，司馬福、李二牛兩人被九頭蛇現形嚇跑後，至今仍不見踪影！他兩人這一去，定然兇險重重，如不及時解救，只怕生命難保！

這一想，可把賴布衣嚇出一身冷汗來，他也顧不得自己又疲又餓，連夜跑下山來，四處奔走尋找。

在廣府四鄉周遭轉了三日三夜，但司馬福、李二牛兩人依然踪跡全無。這下子賴布衣心下更爲着忙，他拚命的强逼自己冷靜下來，仔細想想，猛然想起當晚司馬福、李二牛兩人是跑向南面躲避九頭蛇追撲的，於是便轉頭改向南面追尋。

× × ×

賴布衣這一路向南，竟然又來到白鵝潭畔，一條大江擋住了去路，只好租了一條快船沿着這條大江沒日沒夜的往南追去。

第三日傍晚，客船突地在江邊停住了，船老大道：「客官，前面再無路可行矣！」

賴布衣奇道：「這江水正寬，怎說前無去路？想必是你把舵累了，想收船不幹吧？」

船老大搖頭道：「我等做水上生意的，但有錢賺，那管累與不累？但此處再向南，不出半里，便是珠江臨海之口，那汪洋大海，這條小船駛出去啊，準得一道去喂大王八！你不怕死，我怕死哩！客官這便請上岸，另租大船再往前行吧了！」

船老大說着，已把船駛靠岸邊，催賴布衣上岸。

賴布衣眼見這條快船，確實出不了大海，無可奈何，只好結了船資，上岸而去。

這時，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時值盛夏之際，那草地叢林之間的蟋蟀、蟈蟈、叩頭蟲叫得甚歡。樹木茂密，最奇特的是那開滿倒吊金鐘形紅花的參天大樹。

賴布衣見天色漸黑，在這荒郊之中，也不知隱了甚麼兇險物事，心中着忙，跌跌撞撞的直往前闖。走了約莫一里來路，他見一位鄉農模樣的人，正在一條小溪旁的空地上種菜澆水，便上前問路。從鄉農之口，賴布衣才得知這兒原來是臨近珠江出海口的一個小鎮，鎮名便叫扶胥。

賴布衣一聽，又驚又喜，道：「這兒莫非便是南海神廟所在的扶胥鎮麼？在下屢聽傳聞，早欲到此拜訪，不想今日誤闖誤撞，果眞到臨此地！」

這鄉農一聽賴布衣之言，登時眉開眼笑。粵省人大多極愛自己的本土鄉地，一聽人贊賞，便加倍的熱情。鄉農笑道：「是極！是極！南海神廟，天下聞名！先生既有緣到此，倒該前去參拜參拜！喏，這兒一直向北走，不到半里，有衆多紅花樹深處，便是神廟所在地！」

鄉農正說得高興，見賴布衣沉吟不語，以爲賴布衣怕黑，不敢獨自趕路，便把水桶一扔，拍拍手掌，道：「好！好！老夫便陪你一道走走好了！」

賴布衣不禁莞爾一笑。心道：「素聞粵川人愛鄉之心極重，果然！果然！但也難得這位老哥待外鄉人如此熱誠！」心下對這鄉農頓生好感。

鄉農熟路，那消片刻工夫，便把賴布衣引領到一座神廟，這便是歷代著名的南海神廟聖地。

南海神廟果然氣派非凡，面向波羅江而立，門前是一大片盡情吐放大紅花朵的參天大樹，這大樹當地人稱「紅棉樹」，又稱「英雄樹」。滿樹的紅花，老遠便教人想到在大紅花樹掩映下的南海神廟雄姿。在廟前，豎着一塊兩人高的石牌坊，上書四個金字：「海不揚波」，四周廟牆環繞，樓宇巍峨，猶如一座王府，裏面東西長廊，繞以紅石欄杆，當中一大片庭院，大得可以走馬。正殿、寢殿，供着兩尊神像，一尊是「火神祝融」，另一尊卻是女裝打扮，稱爲「明順夫人」，神像端坐正殿，大有王者之風。正殿外面，庭園兩角有兩棵挺立直上的老木棉，和廟後的兩株互相對稱。古祠、高樹、紅花，相映得雄偉異常。

賴布衣細覽一番，連聲讚道：「好去處，好氣派……」

鄉農得意的道：「當然！當然！這處神廟，是四海之首哩！」

賴布衣見這鄉農出言不俗，引起興緻，便有心考他一考。賴布衣道：「請教老哥，你既說此地是南海神廟，位居天下四海之首，當眞如此麼？」

鄉農朗聲道：「四海以南海爲尊，自然南海火神比之東方青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還要高貴，這四海之首一說，可沒半點誇張！」

賴布衣笑笑，道：「老哥此言不差，南海神廟果然稱得上是四海之尊，但老哥又知這位尊神來歷？」

鄉農一聽，不加思索，便朗聲答道：「這尊神叫祝融，乃一位火神爺爺哩！」

（未完・三）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0013165-3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0013165-3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上文提要: 徐君毅因受了狠山三兇老大郝剛的毒掌而重傷,由章立勇救走送去表姑媽家裡,自己去找解藥爲他治傷,狠山三兇的老二樊大雄,和老三秦莽找到徐君毅,正想將他殺掉,爲郝剛報仇,幸得董小鳳相救,還將秦莽殺死……章立勇爲了找尋藥物救治徐君毅,在路上遇到神農三殘攔截,不幸被捉,帶到一座樹林內……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鳳凰神劍

取回解藥　人去樓空

「你眞的不答應?」顧東風道。

「你想清楚了?」霍朝天着急得用手摸摸禿頭。

「我想清楚了,不答應!」章立勇大聲道。

「老大,他不答應,怎辦?」顧東風急得直搓手!

「千千千萬不能殺殺殺死他。」蘇三齒急急道:「殺殺殺了他,我我我們就無無無法得得得到七七七葉半半半枝花花了。」

三個人你望我、我望你,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章立勇看在眼內,感到又好氣,又好笑,但卻奈他們不得。

「快想個辦法,要他答應啊!」霍朝天焦急得直抓頭。

「老三,你一向足智多謀,快動動腦筋啊!」顧東風拿眼看看蘇三齒。

蘇三齒抓耳攢眉的,在想辦法。

好一會,他仍然想不到一個辦法。

「老三,你想到了沒有?」霍朝天不耐煩地道。

「老大,別催他,他一定能夠想出一個好辦法的。」顧東風道。

「有有有了!」蘇三齒忽然一拍大腿。

「快說!」霍、顧兩人急聲道。

「我們們既然不不不能殺殺他,但但但卻可以以脫光光他他的衣服……」

「老三,他又不是黃花大閨女,脫光他的衣服有什麼用,我可沒有斷袖之癖!」霍朝天截斷蘇三齒的話。

「老三,據我所知,你也沒有斷袖分桃之好啊!」顧東風接口道。

「老老老老大、老老老二,你你你你們誤誤會了我我我的意意思了。」蘇三齒起來,顯得更加口吃。「脫脫脫光他的衣衣衣服,不不不一定要强强强姦他的的的啊……」

「老三,你費話少說吧,說主要的。」霍朝天發急地道。

「老老老大,脫脫脫光他的衣衣衣服後,我我我們將他他押到鎭鎭鎭上去遊遊遊街,看看看他答答答不答答答應!」蘇三齒總算將他的意思說出來。

「好啊,這個主意不錯!」霍朝天拍掌道:「老三果然足智多謀,想出這麼個絕妙的主意來!」

章立勇聽在耳裏又急又怒,若他們眞的脫光他的衣服,押到鎭上去遊街,那他以後還有臉在江湖上行走?那簡直比殺了他還會感到難受。

急怒之下,他大叫道:「你們不能這樣做!」

神農三奇怔了一下,同時轉望着章立勇。

霍朝天疾聲道:「我們爲甚麼不能這樣做?」

「你莫非答應了我們的要求?」顧東風接口道。

蘇三齒張口想說,章立勇已說道:「你們不覺得,那樣做太過份了麼?」

「過份?」霍、顧、蘇三人互相看了一眼,幾乎是同聲說出來(這一次,蘇三齒居然沒有口吃,簡直是奇跡),「我說,

你才過份!」霍朝天伸手一指章立勇。

「你不答應我們要求,實在太過份了。」顧東風搖搖頭道。

「你你你既然太太過份,那那那就怪不得得我們也也對你你你過份了。」蘇三齒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

「你們簡直是胡鬧!」章立勇氣怒得嗔目大叫。

「你奶奶才胡鬧。」霍朝天冷笑道:「老二、老三,不要與他再囉嗦,快動手脫光他的衣服。」

顧東風與蘇三齒答應一聲,便向章立勇動手。

章立勇怒吼道:「章某與你們拚了!」不顧一切地撲迎上去。

顧東風嘻嘻一笑,「我才不與你拚。」身形一閃,一腳踢向章立勇的腿腳,同時,右手疾抓向他的左邊肩井穴。

蘇三齒卻沒有閃避,直迎向章立勇。

章立勇怪叫一聲,與蘇三齒過了一招,但卻被顧東風乘機一把抓住他的左邊肩井穴,同時腿腳上也挨了一下,痛徹心脾。

蘇三齒隨即手腕一翻一探,抓扣住章立勇的右手腕。

顧東風跟着疾快地點封了他身上五處大穴。

章立勇頓時動彈不得。

「姓章的,你到底答不答應?」霍朝天走到章立勇的面前,得意洋洋地看着章立勇。

章立勇哼了一聲,閉上雙眼。

「老二、老三,動手脫!」霍朝天冷笑一聲。

顧東風與蘇三齒伸手去扯章立勇身上的衣服。

章立勇張口大叫:「你們不是人,快停手!」

「你答應,我們便停手!」顧東風說話間,一把扯下章立勇身上的外衣。

蘇三齒伸手扯章立勇的褲子。

章立勇急怒得眞想一頭碰死,免受那種羞辱,但他卻動彈不得,只好乾着急。

「刷」一聲,章立勇的褲子已被扯下來。

章立勇長了這麼大,還未遭受過這種羞辱,想死又不能,羞急得他破口大罵起來。

神農三奇卻充耳不聞,笑嘻嘻的,繼續動手去扯章立勇身上的衣衫。

「姓章的,只要你說一聲答應,我們馬上停手!」霍朝天笑嘻嘻地道。

「女人的身子看過不少,男人麼,這是第一次,看來,比看女人的身子還要刺激有趣。」顧東風口裏說着,手卻不停:「嘶」地一聲,將章立勇身上的內衣扯脫掉。

章立勇刹時上身精赤,下身也只剩一條短褲。

蘇三齒正伸手去扯。

章立勇再也無法忍受,大喝一聲:「停手!」

「你答應了?」顧東風馬上停手。

蘇三齒恰好已抓住他下身上的那條短褲,並沒有放手,隨時可以將之扯脫。

「你你你再不答答應,我我我我便不不客氣氣氣了。」蘇三齒直望着章立勇。

章立勇這時又猶豫不決起來。

「快快快拿主主意,否則,我我要要扯扯扯了。」蘇三齒馬上又道。

「我——」章立勇仍然拿不定主意。

不過,若是能夠死的話,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死」這條路。

「快說!」霍朝天疾聲道。

驀地,三點晶光挾着激掠之聲,閃射向神農三殘。

神農三殘馬上驚覺,正欲閃避封擋,卻已來不及,只聽到「噗噗噗」三下疾響聲響起,三殘各自悶叫一聲,身子一晃,跌倒下去。

章立勇乍見神農三殘身中暗器,倒在地上,心中大喜,心想總算逃過一劫,但當他聽到丈許外的一棵樹後傳來一把女子的聲音。「姓章的,你還不快穿回衣服!」他頓時羞臊得手忙腳亂地用雙手捂住自己的身體。

——他長了這麼大,還未在任何女子面前,裸露過身體,眼前的情形,怎不教他像個十八歲的大閨女那樣,羞臊得無地自容。

「喂,你穿好衣服了麼?」那棵樹後又傳出那個女子的叫聲。

章立勇這才省覺到,自己還未穿回衣服,慌不迭蹲下來,抓起地上的衣褲,狼狽地穿回身上。

「喂,你穿回衣服了麼?」樹後那女子不耐煩地問道。

「等一等,快穿好了。」章立勇一邊急急穿衣,一邊說道。

終於,他穿好衣服了。「姑娘,我穿好衣服了。」

樹後那女子卻沒有立刻走出來,等了一會,才從樹後轉出來。

章立勇一看,那個女子原來就是楚如姬。

他的臉立刻紅了。

他是想到,楚如姬向神農三殘發出暗器的時候,一定看到他赤身露體的樣子,禁不住臉上發熱。

「楚姑娘,是妳!」章立勇紅着臉,不敢與楚如姬的目光接觸。

楚如姬的臉上也是紅紅的,她剛才確是看到章立勇的身子,她還是頭一次看到一個男子的身體,那自然感到害臊,幸好,章立勇的下身穿着一條短褲,不然,她眞不好意思走出來,與他相見。

「姓章的,你怎會惹上那三個渾人,落在他們的手上的了?」楚如姬赧然道。

「他們也想得到七葉半枝花,不知怎的,他們知道我正在找那種藥材,硬要我答應他們一找到後交給他們,不然,便殺了我,我堅不答應,他們奈何我不得,想出那種下流辦法……逼我答應了。」章立勇話說出口,馬上警覺到,自己一時口快,說漏了嘴,但話已出口,已收不回,乾脆說下去。

「七葉半枝花?」楚如姬瞥了章立勇

一眼。「這可是解毒藥物，你曾說過，要替姓徐的找一種藥物，莫非他中了毒不成?」

面對着楚如姬，章立勇臉上一訕訕的，既然已被她猜到，他也不想否認。「不錯，徐兄弟確是中了毒——中了天蠍掌郝剛的天蠍毒！」

「他甚麼時候中的毒?」楚如姬好奇地問。

「半個月之前。」章立勇是個直腸直肚，不擅說謊的人，照實說出來。

「聽說，若是中了郝剛的天蠍掌毒，在一個月之內，不能將毒逼出來或是化解，其一身功力便會消散，姓徐的也算得到報應了！」楚如姬高興地道。

「楚姑娘，你雖然剛才曾解救了我，我很感激，但却不准妳說我徐兄弟的壞話！」章立勇怒道。

「姓章的，你比神農三殘還渾，簡直是非不分！」楚如姬也生氣地道：「他先是騙了我妹妹的感情，後來更殺了她，這種人簡直不是人，他中了蝎掌毒，那不是報應?」

「楚姑娘，妳誣蔑徐兄弟！」章立勇固執地道：「徐兄弟不是那種人！」

「事實俱在，你怎麼說，也洗脫不了他的罪孽！」楚如姬激動地道。

「話不投機半句多，妳救了我一次，我會記着的！」章立勇不想再聽到楚如姬說徐君毅的壞話，朝她抱拳一禮便欲離去。

「慢着！」楚如姬急喝一聲。

「楚姑娘，妳不是仍想逼我說出徐兄弟的下落吧?」章立勇直視着楚如姬，一副絕不屈服的樣子。

「你放心吧，本姑娘經過上一次的逼問後，才不會再白費工夫，逼你說出姓徐的下落。」楚如姬抿抿嘴，說道。

章立勇又看了楚如姬一眼，正想轉身離去，忽然一睜眼，疾聲道：「妳一直暗中跟踪着我?」

楚如姬笑了，既不否認，也不承認。

章立勇不是傻子，怎會看不出來，憤然道：「楚姑娘，我本來以為妳是一個……好人，想不到，妳原來如此卑鄙！」

楚如姬臉上笑意倏斂，哼了聲，說道：「姓章的，你眞是狗咬呂洞賓，本姑娘若不是暗中跟着你，你這一次能夠逃過神農三殘的糾纏麼?」

章立勇想想，覺得楚如姬說得也有道理，只好訕訕地道：「楚姑娘，我剛才說錯了，請你不要見怪！」

楚如姬哼了一聲，大聲道：「你聽着，我乾脆坦白告訴你，為了找到姓徐的下落，我會一直暗中跟着你，直到找到姓徐的為止！」

章立勇聽得立時愕了一愕，發急地道：「楚姑娘，妳這樣做，豈不是陷我於不義?」

楚如姬怔了一下，隨即明白章立勇那樣說的意思，抱歉地道：「章立勇，本姑娘不得已，才這樣做，殺妹之仇我一定要報，只有你，才知道姓徐的下落，我只好出此下策。」

頓一下，接又說道：「本姑娘如今坦白告訴你，你大可以想盡一切辦法，擺脫本姑娘的跟踪。」

章立勇聽她那麼說，想了，也是道理，總有辦法可以擺脫她的跟踪的，當下他不再說甚麼，朝楚如姬抱拳道：「楚姑娘，我這就回鎮上去，妳只管跟踪我，我一定想到辦法擺脫妳的。」

「好啊，咱們走着瞧吧！」楚如姬笑笑，瞧一眼地上的神農三殘，說道：「章立勇，你別忘了，還要應付地上那三個渾人！大約半個時辰之後，他們便會醒過來，你自己看着辦吧。」

章立勇一聽，兩道眉頭頓時皺了起來，看了地上的神農三殘一眼，無奈何地道：「我會趁他們未醒過來之前，溜之大吉的，我剛才已被這三個渾人弄得頭也大了，我不想再看到他們。」

「這可簡單了。」楚如姬笑說道：「趁他們昏迷未醒，你大可以一刀一個，結束了他們，那不是從此擺脫了他們的糾纏麼?」

章立勇馬上搖搖手，說道：「怎可以乘人之危下毒手，我不會那麼幹，何況，他們也沒有甚麼惡行，我若殺了他們，就算江湖上的朋友不指責我，我也會內疚不安的。」

楚如姬聽章立勇那麼說，心中暗讚一聲，對他肅然起敬。

「你既然不想殺他們，本姑娘勸你，趁他們還未醒轉過來之前，快快離去。」

章立勇馬上朝楚如姬抱拳一拱，急急向鎮上奔掠而去。

楚如姬看着章立勇迅速奔掠而去的身形，直到看不到，才向鎮上飛掠。

× × ×

章立勇之所以返回南安鎮，而不溜到別處去，那是因為他要找的那種藥——七葉半枝花，就在鎮上的一戶家中，所以他只好返回鎮上。

回到鎮內，章立勇並沒有馬上去找那戶人家，反而一逕走入鎮內那家唯一的妓院——紅花院內。

這個時候，紅花院的姐兒才起床不久，很少嫖客會在這個時候來找姐兒尋樂的，因此，章立勇一頭走進去，馬上引來詫異的目光。

有客人上門，那個鴇母馬上顛着腳，笑臉吟吟地走到章立勇的身前，說道：「這位爺貴姓啊，快請坐，來找個姑娘聚舊啊?」

章立勇却答非所問：「後門在那裏?」

那鴇母聽得怔了一下。「你找後門幹麼?」不明所以地看着章立勇。

章立勇從身上摸出一塊約二兩重的碎銀，塞在鴇母的手上。「快說，後門在那裏?」

那鴇母銀子到手，頓時眉開眼笑。「你往後面走去，穿過一個院子，經過一座樓閣，那便是後院，後門就在那裏。」

章立勇不等那鴇母說完，便急急向後面走去。

那鴇母看着他的背影，嘴裏嘟喃道：「那小子一定是被人追債追急了，借我們這裏溜遁，要是每天有十個八個借這

裏溜遁，每一個給二兩銀子，那一天便可以淨賺二十兩，這種買賣到那裏去找，簡直是無本生利……」

忽然間，他瞥到一個天仙般的女孩子走進來，頓時住口，睜大眼直瞧着那少女。

從來，只有男人到妓院來，還未看過有女人到妓院的，今日居然有一個天仙般的少女走入來，那怎不教那鴇母不詫異得睜大雙眼。

那少女不是別人，正是楚如姬。

剛才，她一直跟着章立勇，看着章立勇走進紅花院內，她氣急得直咬牙，一時間不敢馬上走入紅花院。

畢竟她是個大閨女，而那種地方又是只有男人才去的，這令到她躊躕不決。

猶豫了一會，她終於硬着頭皮走入紅花院。

因為她猜到，章立勇必是欺她不敢走入紅花院這種地方，才想出這個辦法來擺脫她，她要是顧忌，不敢走入紅花院，那就會被章立勇走脫溜掉，因此，她只好硬着頭皮走進去。

「姑娘，妳找誰啊?」鴇母看着走近來的楚如姬，口裏那麼說，心中却想道：「要是院裏有這樣的一個姑娘，那簡直是種了一棵搖錢樹……」想着，她的眼中發出光來。

楚如姬還是第一次走入這種只有男人才來的地方，自不免好奇地東瞧西看，聽那鴇母那麼說，心中靈機一觸，說道：「大嬸，我是來找先一會走進來的那個人的，我是他的妹妹，我娘忽然得了急病，着我來找他回去的。」說着，從身上拿出一錠足有三兩重的銀子，塞在鴇母的手上。「大嬸，我家就只有我哥哥一個男丁，偏偏他不務正業，我若不找他回去見我娘一面，我娘若有甚麼意外，會死不瞑目的！」

鴇母聽楚如姬那麼說，滿腦子希望頓時破滅，雖然大失所望，但手上拿着一錠三兩重的銀子，心裏還是很高興，急不迭道：「姑娘，妳原來是找人的……剛才確有一個人走進來，不知是否你要找的兄長，他由後門溜了。」

「大嬸，他可是還在這裏?」楚如姬急急問。

「相信他已從後門走了。」鴇母對楚如姬越看越愛，恨不得將她留下來。「姑娘，他大概已從後門溜了，妳且坐下來……」

「後門在那裏?」楚如姬疾言截斷鴇母的說話。

那鴇母窒了一下，看到楚如姬嬌靨罩煞，不由心中一寒，急不迭道：

「他……大概從後門溜走了。」

「後門在那裏?」楚如姬疾聲道。

「就在後面……」那鴇母心底一寒，急忙伸手往後面一指。

楚如姬馬上像一陣風般，往後院那邊奔去。

待她奔到後院，找到後門，一頭衝出外面，那裏還有章立勇的影踪。

她不由氣得跺跺脚，罵道：「下流，居然利用這種地方擺脫我！」

眼珠一轉，她忽然又有了主意，往兩邊打量了一眼，身子一轉，往左邊走去。

「那可惡的傢伙這時候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她邊走邊嘀咕一句。

× × ×

章立勇這時候已來到鎮東頭一戶人家大門前。

他確定了楚如姬沒有跟踪他，才舉手拍門。

屋內立刻有人應道：「誰啊?」

章立勇道：「我姓章，你家主人在麼?」

大門隨即打開來，一個老僕人探頭朝章立勇張望了一眼，馬上朝他躬身道：「原來是章少俠，我家主人在家，你請進來。」偏讓開身子，讓章立勇走進去了。

章立勇才走入大門內，那個老僕人馬上將大門關上，帶他往客廳走去。

請章立勇在客廳上坐下來後，老僕人道：「章少俠，你請稍坐一會，老僕到裏面請主人出來。」

章立勇忙道：「有勞你了。」

老僕人口裏說道：「那裏，那裏。」退出廳外，往後面走去。

片刻之後，那老僕人隨着一個老者走出來。

章立勇立刻站起來，朝那老者抱拳道：「林前輩。」

那老者一眼看到章立勇，頓時臉現笑容。「章少俠，甚麼風吹你來的，快請坐下來。」他自己走到主位前，坐下來了。

那個老僕人馬上獻上香茗。

待章立勇喝過茶後，那老者才說道：「章少俠，未知找老朽有何事幹?」

章立勇馬上道：「林前輩，晚輩特來求你替晚輩做一件事的。」

「只要是老夫辦得到的，老夫一定竭盡全力，替你去辦。」老者一口答應下來。

「林前輩，晚輩想請你老人家，將神農三殘捉起來，關押十天八天，然後才放了他們。」章立勇道：「還有一個叫楚如姬的女子，晚輩也想您一併將她捉起來，關她幾日！」

「章少俠，小事一件，老朽答應你。」老者爽快地答應下來。

但他隨即又道：「章少俠，你惹上了神農三殘那三個渾人?」

「不是。」章立勇道：「是他們纏上晚輩。」

「可以說出因由讓老朽聽聽麼?」

「當然可以。」章立勇馬上將神農三殘纏上他的原因說出來。「林前輩，晚輩之所以不揣冒昧，請你幫忙，是怕神農三殘與那個姓楚的丫頭，像陰魂般老纏住晚輩，令到晚輩不能及時將藥帶回去，給我那位徐兄弟服下，以致他成了一個廢人。」

「原來是這樣的。」老者肅然道：「章少俠，你放心吧，老朽一定會竭盡全力，將神農三殘制住，暫時將他囚禁起來，好讓你盡快將藥帶回去給你那位徐兄弟服食。」

「林前輩，謝謝您。」章立勇離座抱拳，朝老者行了一禮。

老者擺擺手，道：「章少俠，別多禮，老朽理該幫忙的。」

聽老者這麼說，莫非他曾對章立勇許下甚麼承諾不成？不然，他怎會那樣說。

原來，那老者確是曾對章立勇的師父許下一個承諾，在他有生之年，只要他兩師徒來找他幫忙，而又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會竭力幫忙。

這就怪不得章立勇會來找他，而他也一口便答應的原因。

至於那老者爲何對章立勇師徒許下那個諾言，章立勇却不大清楚，因爲，他師父一直沒有告訴他，他也是在師父臨死前，才知道那老者許下這個承諾的，而這一次，是他第一次求那老者幫忙。

「林前輩，別忘了，還有那個姓楚的丫頭，也要煩勞您老人家『照管』她幾日。」章立勇恐怕老者忘記了還有一個楚如姬，特別提醒他。

「章少俠，你說的那個姓楚的丫頭，可知道她的來歷？」老者謹愼地問道。

「只知道她叫楚如姬，人很美。至於她的出身來歷，晚輩一無所知。」

「她也是爲了七葉半枝花，找上你的麼？」

「不是。」章立勇道：「她是爲了找晚輩那位徐兄弟，才找上晚輩的。」

「既然是爲了你那位徐兄弟，她怎不去找姓徐的，却找上你？」

章立勇苦笑一下，「林前輩，因爲只有晚輩，才知道我那個徐兄弟的下落，所以，她便找上我，逼晚輩說出徐兄弟的下落。」

「嗯，老朽會依你所說，制服她，將她關禁五七日的，你放心吧。」

跟着又道：「神農三殘與那個姓楚的丫頭，現在那裏？」

「相信這時候他們都在鎭上，四處找尋晚輩的下落。」

「好，你先走吧，待會，老朽會去找他們。」老者道：「老朽從未見過姓楚的丫頭，你可否將她的樣貌及衣着，向老朽描述一下。」

「可以。」章立勇馬上將楚如姬的樣貌、衣着，向老者描述一遍。

待章立勇說完，老者站起身，道：「章少俠，救人如救火，老朽也不留你了。你快去找七葉半枝花吧。」

章立勇站起來，抱拳道：「林前輩，晚輩告辭了。」

「阿福，你帶章少俠從後門出去。」老者朝客廳外面叫道。

那個老僕人應聲從廳外走進來，對章立勇欠欠身道：「章少俠，請跟老僕走。」

章立勇又朝老者行了一禮，才跟着老僕人走出客廳。

「阿福。」老者忽然將老僕人阿福叫住。

阿福馬上停下來，躬身道：「主人，有甚麼吩咐？」

「你送章少俠出鎭吧。」老者道。

「是！主人。」

老者揮揮手，阿福便帶章立勇往後面走去。

老者重又坐下來，嘴裏嘟喃道：「二十年前，曾與神農三殘交過一次手，想不到二十年後，又與他們三個渾人動手，眞是異數。」

跟着，又自語道：「楚如姬，這個丫頭又是甚麼來歷？」

× × ×

章立勇說的沒有錯，神農三殘這時候已在鎭上，有如沒頭烏蠅一樣，在鎭上到處亂鑽，找尋章立勇的下落。

三個渾人找了好一會，也找不到章立勇，却累得出了一身臭汗。

三個渾人看到前面有一家酒鋪，都不由嚥了口口水，不約而同地互相看了一眼，異口同聲道：「找不到那小子，不如去喝杯酒！」

跟着，三個渾人哈哈笑了幾聲，向那間酒鋪走去。

走入那家酒鋪，三人找了一副空座頭坐下來，霍朝天馬上拍着桌面，招呼店家過來。

店家看出三人不是好惹的，急不迭走到三人的面前，說道：「三位大爺，要喝些甚麼酒？」

「來十斤女兒紅，一盤鹵牛肉，一隻燒鷄，五斤饅頭！」顧東風一口氣將要的東西說出來。「酒先來！」

那店家迭聲答應，轉身去拿酒。

轉眼間，那店家已將一罈十斤重的女兒紅送到三人的面前。

三人同時伸手去拿那罈酒，但馬上又同時急不迭放開手，同時說道：「你斟吧。」

結果，三人誰也不肯拿起酒罈倒酒。

三個人就那樣看着那罈酒，直吞口水，但誰也不想吃虧，替另外兩個倒酒。

足足坐着瞧着那罈酒有一刻鐘，老大霍朝天終於忍不住，開口說道：「我是老大，老二、老三，你兩個該替我倒酒。」

「老三，你最小，該你替我與老大倒酒。」顧東風昂昂頭道。

蘇三齒立時漲紅了一張臉，口吃地道：「老老老大老老老二，我雖雖雖然雖是老老老三，但但但但我我們，一一一向是是平起起起平平坐的，爲爲爲甚麼麼要要要我替替替替你兩兩兩個倒倒倒酒……」

「因爲你最小！」霍、顧兩人同聲道。

「這這這這不是以大大大欺小小小麼？」蘇三齒越急，口吃更厲害。

「老三，你這麼說，難道要我替你倒酒不成？」霍朝天帶點怒氣道。

「老三，你不是也想我替你倒酒吧？」顧東風也瞪眼道。

「我我我我怎怎敢……」

「既然不敢，那就快替我倒酒！」顧、霍兩人同聲截斷蘇三齒的說話。

蘇三齒知道自己說不過霍、顧兩人，只好沒好氣地拿起那罈酒，替兩人倒

酒。

霍、顧兩人得意地笑看着蘇三齒替他們倒酒。

驀地，「啪」一下激响，蘇三齒手上的那個酒罈碎裂開來，四濺的酒液射得三人一身一臉。

三人又驚又怒，霍然站起身來，一邊用袖子擦抹臉上的酒液，一邊往店門口那邊望去。

因爲，他們看出，是從門口那邊猝然激射過來的一塊銀子，將那罈酒擊破的！

三人馬上便看到一個人自店門口那邊向他們走過來。

「林森，是你！」霍朝天脫口失聲叫道。

「他不是於十二年前，退隱江湖了麼？」顧東風道。

「他他他怎會會在這這這裏的？」蘇三齒接口說道。

從店門口走向神農三殘的人是一個年紀在六十多七十歲的老者，正是章立勇在一個時辰前去拜訪的那個老者。

原來這個老者叫林森。

林森這個名字在十數年前，在武林中乃是响噹噹的招牌，幾乎沒有甚麼人沒有聽聞過。

當年，林森的名頭與鳳凰山莊主董仲寧不遑多讓，但在十二年前，他忽然退隱江湖，從此，便沒有人看到他在江湖上出現，想不到他原來隱居在這小鎭上，爲了章立勇的請求，又在江湖露面了。

百變神掌林森。

× × ×

林森走到神農三殘的面前，打量了三人一眼，含笑道：「三位，想不到二十年後，在這裏又遇到三位，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林森，原來你躲在這裏，我還以爲你魂歸地府了！」霍朝天想起二十年前敗在林森掌下的恨事，心中恨意陡出。

「林森，你擊破我們的酒罈，是甚麼意思？」顧東風朝林森直翻眼。

「你你你欺欺人太太太甚甚……」蘇三齒不甘落後，顧東風才說完，便立刻接上口。

「三位請息怒。」林森朝三人抱拳一拱。「老朽忝爲地主，難得三位故人來到這裏，因此，老朽想請三位到舍下喝杯水酒，聊表老朽一點心意。」

「林森，我們不會領你的情。」霍朝天重重地哼了一聲，別轉頭。

「霍兄，請賞老朽一個薄面。」林森一點也不動氣。

「我們就是不賞面！」顧東風道。

「林森，你你你你葫葫蘆蘆裏究究究竟竟竟賣甚麼藥？」蘇三齒根本不理會別人耳朵難受，一有機會便說話。

「三位莫非還記着二十年前那件事？」林森道。

「當年挫敗之辱，我們一輩子也忘不了。」霍朝天怒道。

「要我們忘記，除非我們都死了！」顧東風接口道。

蘇三齒立刻開口道：「二二二二十年前我我我們敗敗敗在你的手手手下，那那那簡直是是奇奇奇恥恥大大大辱，又怎怎怎能夠夠夠忘忘得了？」

「這麼說，三位是不肯賞面了？」林森掃了三人一眼。

「當然！」霍朝天道。

「就算你說破嘴皮子，我們也不會改變初衷！」顧東風一昂頭。

「你你你還是是留留留留着自己己己喝吧！」蘇三齒翹起了的上唇道。

林森待他們說完，忽然嘆了口氣。「唉，老朽本以爲以禮相請，杯酒言歡，與三位冰釋前嫌，那知道三位敬酒不喝，却要喝罰酒，沒奈何，老朽只好動手請你們回舍下！」

「嘿嘿，林森，我一早便知道你不會安着好心的了。」霍朝天怒視着林森。

「林森，事隔二十年，你以爲我們還是昔日之吳下阿蒙？」顧東風立刻擺開架式。

「林林森，你你你既然要要動手，我我我我們正正正好討討討回二二二十年前前的那那那筆賬！」蘇三齒一掌推開身前的桌子，一副隨時準備動手的樣子！

「三位，老朽是情非得已，得罪了！」林森說話聲中，身形疾欺而進，但見掌影錯落幻佈，罩向神農三殘。

神農三殘各自發出一聲叱喝，身形閃晃，掌勢急展，招架林森攻過來的掌勢。

「一別二十年，三位果然非昔日之吳下阿蒙！」林森掌勢變幻莫測。「幸好老朽這二十年來，藝業亦有寸進，不然，可要丟人現眼了。」

店家與其他的客人眼見四人動上手，都嚇得慌不迭躲避開去了。

就在這刹那，神農三殘驀地發出一聲悶哼，錯落繽紛的掌勢猝然一斂，只見林森卓立在倒在地上的神農三殘之間，神態從容，彷彿剛才根本就沒有動過手。

神農三殘倒在地上，神農羞愧，不敢看林森一眼。

林森含笑看了三人一眼，轉頭對那個剛從櫃枱下探起頭來的店家道：「王老闆，剛才在你店內動手，很對不起，這裏是十兩銀子，就算是賠償店內損壞的物件之數，請收下！」話落，伸手將那錠銀子抛向店家。

跟着，他掃一眼地上的神農三殘，含笑道：「三位，老朽仍然要請你們回舍下喝杯水酒。」說完，轉頭朝店外叫道：「阿福，快進來替老朽請一個回去。」話落，他已一手一個，提起顧、蘇兩人，往店外走去。

那個老僕人阿福應聲自店門外走進來，一手提起地上的霍朝天，跟着林森走出店外。

那個店家與其他的客人都看得傻了眼，怔怔地看着林森與老僕人阿福，像提着三隻小鷄一樣，走出店外。

他們都認識林森與那老僕人阿福，却從不知道，這兩個年紀快近七十的老人，有一身如此高明的武功，當他們看到後，怎不驚愕得目瞪口呆。

× × ×

楚如姬在掌燈時分，也在一家客棧的門前，被林森找到了。

楚如姬自從在紅花院被章立勇溜脫後，便一直找不到章立勇的影踪，氣惱得她一直在心裏咒罵章立勇下流。

一直找到掌燈時分，仍然找不到章立勇的下落，她便決定先找家客棧租個房間，待明天再繼續找尋章立勇。

她不相信章立勇能夠逃得過她的手掌。

她正想去鎮上那家泰安客棧，却猛地被一個老人堵住了，幸好她反感夠快，身手又敏捷，不然，眞會一頭撞在那老人的身上。

阻住她去路的不是別人，正是百變神掌林森。

林森上下打量楚如姬一眼，心裏暗讚一聲：「果然有如天仙化人般，章少俠沒有言過其實。」

楚如姬見堵在面前的，是一個七十左右的老人，頓時氣消，抱歉地道：「老人家，你沒甚麼吧？」

林森搖搖頭，說道：「姑娘，妳叫楚如姬？」

楚如姬驚詫地看了林森一眼，說道：「老人家，你怎會知道我的姓名的？」

林森眨眨眼，含笑說道：「是一個人告訴老朽的。」

「是誰？」楚如姬猜疑地看着林森。

「一個姓章的年輕人。」林森道。

「章立勇？」楚如姬疾聲道。同時間，兩道目光左瞥右掃，以爲章立勇就在附近。

林森道：「正是他。」

「他如今在那裏？」楚如姬急聲道。

「他早已走了。」林森不急不慢地說道：「姑娘，他要老朽好好地招呼妳在舍下住幾天，老朽一口便答應了他，妳請隨老朽到舍下住幾天吧。」

「他往那裏走了？」楚如姬心急地道。

「這個麼，老朽倒不清楚。」林森道：「是老朽的僕人阿福送他出鎮的，妳想知道他往那個方向走去，妳請跟老朽回舍下去，問阿福吧。」

「姓章的是你甚麼人？」楚如姬瞪着林森。

「他是老朽昔年一位朋友的弟子，說起來，他算得上是老朽的世姪。」

「你又是誰？」楚如姬含怒道。

「老朽林森。」林森淡淡地道。

楚如姬一聽，俏目倏睜，失聲道：「林世伯，原來是你！晚輩曾聽我娘提起過你！」

「你娘是誰？」林森老眼大睜，從頭打量楚如姬一遍。

「我娘昔年稱天姬女俠……」

「姑娘！原來妳是秦女俠的愛女！」林森驚喜地道：「想不到，在這裏見到故人之後。」

跟着又道：「楚姑娘，妳娘與妳爹都好麼？」

楚如姬之神色一黯，說道：「林世伯，我爹在五年前，因病亡故了，我娘還健在。」

「想不到，楚大俠竟然比老朽先走一步，眞教人唏噓。」林森感嘆地道：「想當年，老朽與妳爹娘曾聯袂在江湖上闖蕩，何等快意，轉眼間，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今回想起來，恍如昨日！」

「林世伯，我爹在生時，時常與我娘說起你，你老人家爲何不到我家去，與我爹娘暢聚？」楚如姬天眞地道。

「楚姑娘，老朽在十多年前已退隱在這裏，不想再在江湖上走動，也就懶得到你家去與你爹娘暢聚。」林森微微吁了口氣。

「林世伯，我爹與我娘還以爲你……」楚如姬忽然將下面的話咽住。

「是不是以爲老朽遭到甚麼意外，死了？」林森替楚如姬將下面的話說出來。活到他這個年紀，早已百無禁忌了。

楚如姬點點頭。

「楚姑娘，請到老朽舍下，待老朽稍盡地主之誼，好麼？」林森忽然道。

楚如姬點頭道：「林世伯，姪女兒打擾了。」

「那裏，那裏。」林森高興地道：「妳娘好麼？」

「林世伯，我娘托賴，身體還好。」楚如姬答道。

「姪女兒，妳長得比你娘年輕時還要好看。」林森讚道：「看到故人之後出落得有如天仙一樣，老朽眞是老懷大慰。」

「林世伯，你太誇讚姪女兒了。」楚如姬羞喜難禁地道：「娘常說我長得像隻烏鴉那樣呢！」

「姪女兒，妳若是烏鴉，那世間上的女子，都是母夜叉了！」林森呵呵笑道：「妳娘嘴裏說妳是烏鴉，心裏可當妳是鳳凰。」

忽然抬手拍一下腦門，說道：「老朽只顧與妳說話，忘了招呼妳回蝸居，眞是老懵懂了，姪女兒，快請隨老朽返回蝸居，讓老朽好好地招待妳。」

楚如姬謝道：「林世伯，姪女兒先謝了。」

「呵呵，老朽還未招待好，妳便先謝了，妳眞乖巧！」說着，招呼楚如姬跟他往家中走去。

× × ×

章立勇心情輕鬆，脚步輕快地往前走，嘴裏還哼着小調兒。

也難怪他那麼輕鬆愉快的，原來，他已找到七葉半枝花，加上又已擺脫了楚如姬與神農三殘的糾纏，黃昏時便可以趕回那個小村子，讓徐君毅服下七葉半枝花，那時候，就不怕楚如姬與神農三殘的糾纏了，這教他怎不渾身輕鬆？

想到神農三殘與楚如姬這時正被林森關禁起來，他樂得笑出聲來。

在前面的一個墟集上吃過午飯後，他加快脚步往前走，在黃昏時分，終於趕回那條小村子。

還未走到徐君毅養傷的那間屋子，他已放開喉嚨叫道：「徐兄弟，我回來了。」

屋內却沒有人應他，也不見他的表姑媽從屋內走出來，他本是一團高興的

，頓時冷了下來。

他不是不高興沒有人理睬他，而是頓生思疑：「徐兄弟，表姑媽，你們在麼？」他脚下加快，口裏又高叫一聲。

那兩間屋子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莫非徐兄弟與表姑媽出了甚麼事？

這個念頭陡地從他的心中升起，他的心頭陡地一緊，飛撲入屋內。

才撲入屋內，他整個人仿似掉落冰窟般，渾身冰冷，整個人僵住了。

屋內床塌桌毀，凌亂不堪，地上還有一灘血漬！

這情形，擺明了屋內曾有人打鬥過，而徐君毅就在屋內養傷，與人打鬥的肯定是徐君毅，他身上掌毒未清，內力無法提聚，仿如普通人一樣，若與人打鬥，吃虧的一定是他，換言之，地上那灘血，極可能是從他身上流下來的。

章立勇想到徐君毅可能遭到不測，心裏仿似被猛刺了一刀般，忽然像一陣風一般，衝出屋外，撲向他表姑媽住的那間屋子。

「表姑媽！」他雖然明知表姑媽不在屋內，或是……但他仍然禁不住在撲入屋內時，叫了一聲。

屋內一個人影也沒有，物件沒有損毀，看來並沒有人在屋內搜查或打鬥過。

他那顆抽緊的心頓時放鬆了一點。

——說不定，表姑媽躲到別的人家中。

此念一起，他立刻急急走出屋外，欲到村中別的人家去問一下這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以及他表姑媽的下落。

他一頭才走出屋外，一條人影驀地閃掠到他的身前，冷不防之下，他吃了一驚，疾退了一步。

他還未看清楚那人的模樣，那人已開口道：「章立勇，原來姓徐的就躲在這裏！你想不到本姑娘會在這裏出現吧？」

章立勇一聽，不用看，他已聽出，站在他面前的人就是楚如姬！

抬眼一看，面前站着的，果然就是楚如姬。

「是妳！」章立勇仍然大感愕然。

因爲，這是他意料不到的。

他怎也想不明白，她爲何沒有被林森關禁起來，却原來一直暗中跟着他。

對於林森的武功修爲及爲人，他絕對信賴得過，那麼，楚如姬絕對不可能在他的掌下逃脫的，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章立勇，本姑娘要找的是徐君毅，不是你，快讓開！」楚如姬說着欺前一步。

跟着，又抿嘴笑笑：「好多謝你幫本姑娘找到姓徐的。」

章立勇疑惑地道：「妳……怎會……暗中跟着我的？」

楚如姬先是呆怔了一下，隨即嬌笑起來：「章立勇，本姑娘告訴你一件事，你就會明白，本姑娘爲何沒有被林前輩抓起來，關禁在他家內。」

章立勇睜大眼，呆呆地看着楚如姬，等她說出來。

「你一定想不到的，」楚如姬臉上現出捉狹的神色，「你猜猜好麼？」

章立勇遲疑了一下，道：「我才不相信妳能夠從林前輩的掌下逃脫！」

「本姑娘還沒有那個能耐。」楚如姬笑說道。

「我沒有心情和你玩猜謎遊戲，妳自己說出來吧。」章立勇賭氣地道。

「好，就讓本姑娘告訴你知道。」楚如姬得意地道：「林前輩乃是我娘的故交，當年，他曾與我爹娘聯袂在江湖上闖蕩過一段日子，你說，當他知道本姑娘是故人之後，他還會難爲本姑娘麼？」

章立勇聽她這麼一說，頓時明白箇中因由。

「這眞是想不到的。」章立勇不由嘆了口氣。

「現在你知道了因由，那就快快讓開，好讓本姑娘進去找姓徐的算賬！」楚如姬說着又迫前一步。

章立勇馬上讓開身子，說道：「楚姑娘，妳自管進去找他算賬吧。」

楚如姬嬌軀一晃，掠入屋內。

章立勇不再理會她，逕自快步向最近的一間村屋走去。

才去了幾步，背後便响起楚如姬的嬌喝聲：「章立勇，快站住！你將姓徐的收藏在那裏？」

章立勇停下來，扭轉身，慘然苦笑道：「要是我將他收藏起來就好了，告訴妳，我也在找他！」

「姓章的，你別想騙本姑娘！」楚如姬盯視着章立勇。「本姑娘明明聽到你大叫『徐兄弟』的！」

「楚姑娘，你既然一直跟踪着我，而且還聽到我叫『徐兄弟』，那一定看到我的舉動，我也是剛剛才回來，根本就沒有時間收藏徐兄弟，就算有，也逃不過妳的雙眼，妳自己想想吧！」

楚如姬想了一下，釋疑道：「你說得對，是本姑娘多疑，然則，姓徐的在那裏？」

「他本來是在這裏養傷的，但現在，我也不知他在那裏，是生抑或死了！」

「你這麼說，可是說姓徐的遭到意外的事故？」

章立勇用力點一下頭：「楚姑娘，妳讓我到那間屋看一下。」跟着向對面那間屋子去走。

楚如姬跟在他身後。

才走入屋內，楚如姬一眼看到屋內的情形，便知道屋內曾發生過打鬥。

章立勇指一下屋內凌亂毀塌的床椅等物，說道：「徐兄弟本來是在這屋內養傷的，如今却不見了，妳自己看看吧。」

「地上有血！」楚如姬看到地上那灘血漬，失聲驚叫起來。「莫非姓徐的曾跟人打鬥過？」

章立勇神色沉重地道：「極有可能，否則，地上怎會留下一灘血？」

跟着又道：「他中了天蝎掌毒，內力無法提聚，若是與人打鬥，吃虧的一定是他。」

「你這麼說，可是說，他極有可能被人殺了？」楚如姬不由擔心起來。

「極有可能……」章立勇雖然極之不願這麼想，但却忍不住那麼說。

「他若是死了，本姑娘豈不是無法再找他報殺妹之仇？」楚如姬順口道。

原來，她是擔心不能手刃徐君毅，替乃妹報仇！

「楚姑娘，妳的心腸眞狠啊！」章立勇忽然怒罵一聲。

「姓章的，你憑甚麼說本姑娘心腸狠毒？」楚如姬嬌叱道。

「妳一心只想找徐兄弟報仇，一點同情心也沒有，還說不狠毒？」章立勇氣呼呼地道：「莫說徐兄弟是否眞的殺了妳的妹妹，就算是，他如今不知所踪，生死不明，換轉是別人，也會心生惻隱的，妳却只顧着報仇，妳——」下面的話，他忽然咽住。

楚如姬被章立勇說得一時間無話可說，呆了一會，才說道：「他殺了我妹妹，難道本姑娘不該找他報仇麼？」

「是妳親眼看到徐兄弟殺了妳妹妹的麼？」章立勇忿然道。

楚如姬頓時語塞，好一會，才說道：「本姑娘雖然不是親眼目睹，但報信的人對本姑娘說，是他親眼目睹的，那當然是姓徐的殺了我妹妹，本姑娘不找他報仇，找誰？」

「那個報訊的人是誰？」章立勇仍然不相信，因爲，他對徐君毅的爲人太了解了。故此，他深信徐君毅不會做出那種辣手摧花的惡行。

「是周中信周前輩！」楚如姬脫口說出來：「周前輩在武林中極受同道推崇，爲人正直不阿，你不是懷疑他說謊，誣蔑姓徐的吧？」

章立勇一聽是周中信說的，頓時啞口無言。

因爲，周中信在武林中不但是一個响噹噹的人物，而且，聲譽極佳，爲人正直不阿，嫉惡如仇，極受武林同道敬重，章立勇對他也極爲敬重，這麼樣的一個人，又怎會說謊話，誣蔑徐君毅？

但他仍然不肯相信，徐君毅會殺死楚如姬的妹妹。

「怎麼樣？你現在相信了吧？」楚如姬看到章立勇默然不語，不禁冷笑一聲。

「不，我不相信徐兄弟會殺死令妹。」章立勇固執地搖頭叫起來。

「這麼說，你是說周前輩誣蔑徐君毅了？」楚如姬語氣咄咄逼人。

章立勇頓時說不出話來，一會，才吶吶地道：「就算是徐兄弟殺死了令妹，令妹必然幹了甚麼該死的事，徐兄弟才會殺她！」

「你簡直是强詞奪理！」楚如姬怒叱道：「舍妹若是做了甚麼該死的事，那就是她不該愛上姓徐的那個惡徒！」

章立勇默然了好一會，才語氣稍緩地道：「楚姑娘，妳認識徐兄弟麼？」

楚如姬搖搖頭：「這種人，不認識也吧。」

「楚姑娘，妳對徐兄弟的成見太深了。」章立勇透口氣：「他不是妳想像的那種人。」

「本姑娘連他的樣子是怎樣的，也不知道，怎會對他有成見？」楚如姬不以爲然地道。

「但妳因爲聽了周前輩的話，便對他先入爲主，認爲他是一個十惡不赦之徒，是麼？」章立勇尖銳地道：「老實說，我與徐兄雖然相交只有五六年，但我却很清楚他的爲人，當年，他爲了救一個毫不相識的人，勇鬥秦嶺三虎，將我從秦嶺三虎的刀口下救出來，但結果，他却身中七刀，血流滿身，幾乎送掉一命，妳說，他肯捨命救一個毫不相識的人，會是一個十惡不赦之徒麼？」

頓一下，激動地道：「打死我也不相信！」

這一次，輪到楚如姬默然無語。

因爲她覺得章立勇說的，未嘗沒有道理。

章立勇忽然像被人刺了一針般，整個人驚悸了一下，疾聲道：「楚姑娘，我不想再與妳爭論下去，我還要去向村中的人查問一下，我表姑媽與徐兄弟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抛下楚如姬，繼續向最近的那間村屋奔去。

楚如姬猶豫了一下，急急跟上去。

× × ×

原來，就在前一晚，大約二更左右，村民被一陣叱喝呼救聲及打鬥聲驚動，大膽的偷偷走出屋外一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結果，他們看到在章立勇的表姑媽屋的那兩間屋子前，有人在打鬥，忽然間，屋子前面打鬥的人就像鬼魅一樣，閃沒不見，令到那些村民疑神疑鬼，足足等了半個時辰，才有兩個膽量極大的村民，走過去看一下……找遍了兩間屋子，連一個人影也不見，就連章立勇的的表姑媽也失了踪，只在一間屋內發現了一灘血漬，與損毀的床椅等物。

至於章立勇的表姑媽及徐君毅的生死下落，那些村民都不知道。

章立勇雖然早已猜到，但在聽了那些村民的話後，仍不免呆住了。

他在想，既然發生了打鬥，而徐君毅根本不能提聚眞氣內勁，那麼，屋內留下的那灘血漬就極有可能是從他身上流下來的，也就是說，他極有可能兇多吉少，這怎不教章立勇心頭有如壓了一塊大石般。

要不是楚如姬開口說話，他還是呆怔怔的。

「章立勇，聽那些村民那麼說，姓徐的可能兇多吉少了。不過，也有可能他命大，那灘血不是他流的，他與你表姑媽逃匿到別的地方去了。」

章立勇深吸了口氣，道：「楚姑娘，妳別安慰我了，我表姑媽一點武功也不會，又是個婦人，而徐兄弟由於傷毒未除，與普通人無異，若有人要殺他們，簡直易如反掌，表姑媽與徐兄弟又怎能逃得過那些人的毒手，看來，表姑媽與徐兄弟是兇多吉少的了。」說完，頹然嘆了口氣。

這時候，倒輪到楚如姬開解章立勇，「章……在未找到你表姑媽與姓徐的屍體之前，他們還有一分活着的希望，你也聽說過，生要見人，死要見屍這句話吧？」

被楚如姬這麼一說，章立勇頓時又生出一種希望：「對！說不定他們吉人天相，逃過大難！」

頓一下，又道：「既然還有一綫希望，我馬上去找尋他們。」

他可是說走便走，但却被楚如姬攔住：「章立勇，天已黑了，急也不在一時，還是找個地方歇一下，弄點吃的，待明天才去找你表姑媽與姓徐的不遲。」

章立勇被楚如姬一說，才發覺到天已黑下來，在黑夜中確是不宜找人，遂點頭道：「嗯，地方倒是現成的，就在我表姑媽那間屋子睡一晚好了，但吃的，那就要想辦法了。」

「那好辦。」楚如姬眼珠轉了一下：「找一戶人家，給他們一點錢，叫他們替我們弄一頓吃的，那不就解決了麼？」

「好，待我去找一戶人家，叫他們替我們弄一頓飯。」章立勇贊成道：「楚姑娘，妳先到我表姑媽那間屋子去，找一盞油燈，點亮了，我馬上回來。」

說完，他便向一間村屋走去了。

楚如姬也轉身走向章立勇的表姑媽所住的那間屋子。

× × ×

徐君毅與章立勇的表姑媽果然吉人天相，仍然活着。

其實，兩人能夠逃過大難，全憑董小鳳救了他們一命。

那一晚，他們確是遭到襲擊了。襲擊他們的人一共是兩個。

那是兩個幪着臉的人。

那兩個幪面人顯然料不到多出一個人——董小鳳，結果，不但殺不了徐君毅與表姑媽，其中一個還傷在董小鳳的鳳凰神劍之下，要不是那兩個傢伙見機得快，立刻撒腿便溜，只怕都走不了。

不過，董小鳳也受了一點傷。

本來，他們不想離開的，但當董小鳳包紮好傷口，走出屋外扔掉擦抹過血漬的布塊時，發覺附近有人影閃沒，馬上警覺到這裏已被人監視着，說不定，已被人包圍了。留在屋內，始終不安全，立刻返回屋內告知徐君毅。商量之下，決定偷偷溜走，躲匿到別的地方，於是，三人立刻偷偷地溜出屋子，在表姑媽的指引下，從一塊瓜田溜走，幸好並沒有被別人發現。

這時候，他們已躲在距那條小村子約三十里外的一個村莊內的一座屋子內。

屋子的主人，是表姑媽的一個遠房親戚——她的表弟。

表姑媽的表弟名叫余子安，世代務農。

鄉下人好客，看到多年不見的表姐來看望他，熱情地招呼三人在他家住下來。

表姑媽照着他們在路上商量好的話，對余子安說出來，余子安一口便答應讓他們在他家住一段日子。

原來，表姑媽對她謊說，村子失火，全村的房屋都被燒光了。她一時無處可去，所以，便到這裏來暫住幾日，待屋子起好後，便返回去。

至於徐君毅與董小鳳兩人，她謊說兩人是她死去的丈夫的遠親，特來探望她的，不料遇上火災，便跟她來這裏暫住數日。

余子安爲人忠厚老實，對於這位多年不見的表姐所說的話，深信不疑。

本來，在溜出村子後，董小鳳一再要徐君毅到她家中暫住，一來可以躲避那兩個幪面人的襲擊，二來，好讓她爹替他將體內的毒逼出來，正所謂一舉兩得，但徐君毅却不肯到她家暫住，所說的理由是：萬一章立勇找到七葉半枝花趕回來，找不到他們，那豈不是害他擔心他們？

董小鳳拗不過他，只好依從他的意思，到這裏來暫住數日。

至於那兩個幪面人是何許人，徐君毅一無所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那兩個幪面人是衝着他來的，目的就是要殺他！

徐君毅想了一晚，也想不出那兩個幪面人是甚麼來歷，只好不再想。

在余子安家住了一日，第二日，徐君毅便請董小鳳偷偷返回那個村子，打探一下，章立勇是否回來了。

董小鳳吃過早飯之後，便離開村莊，趕返小村子，看章立勇是否已返來。

董小鳳偷偷返回小村子的這一日，章立勇與楚如姬一大早便離開屋子，四出找尋徐君毅與表姑媽的下落，因此，董小鳳偷偷潛回屋子，自然看不到章立勇。

本來，她若是找村中的人問一下，便會知道章立勇曾返來，偏偏她又擔心會因此而洩漏了行踪，不敢去找村中的人打聽，結果，她在村子附近守候到黃昏日落時分，仍然看不到章立勇返來，便一逕趕返那個村莊。

徐君毅聽董小鳳說，章立勇仍未返回小村子，心裏不禁大爲焦急，因爲，還有五天，若是在這五天內，他仍未能將體內的毒逼出來，或是服下七葉半枝花，將掌毒化解，他的一身功力便廢了，從此以後，他就等於一個普通人那樣，別想再在江湖上走動。

對於一個練武的人來說，一身功力盡毀，那簡直比死還難受。

五日，說長不長，眨眨眼便會過去，那怎教徐君毅不心急呢？

翌日，他也顧不了傷毒在身，堅持要與董小鳳返回小村子，看看章立勇返來沒有。

× × ×

章立勇根本就不知道表姑媽在三十里外的一條村莊內，有一位表弟，因此，他與楚如姬只是在附近數十里的鎮集上找尋。

因爲兩人猜測，徐君毅與表姑媽若是還活着，那一定不會走得太遠的，極可能會在附近的鎮集躲起來，好讓章立勇返回小村子不見他們後，會很快便找到他們。

章立勇與楚如姬之所以這麼猜，乃是因爲兩人認爲，徐君毅既然等着章立勇找到七葉半枝花回去給他服食，解去體內的天蝎掌毒，那一定不會躲匿得太遠的，好讓章立勇能夠盡快找到他。

（未完・二）

上文提要： 拼合好的地圖，擺在桌上，翻板翻動，地圖跌落地室內，武老大、秦正器、宋堅等撲下去，那些鐵片拼合的地圖已不知所踪，循地道的出口至海邊，一葉小舟正向大海划去，武老大認出其中一個是玉龍，衆人想不到會是武老大的兒子，其中還有紅紅，鳳棲梧也想不到表妹紅紅也在這裡，雖和小倩勸喻他們，亦無濟於事……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火鳳凰

水陸部署　跟踪監視

「對啦——」武老大大笑。「既然已成為過去，還說來幹什麼。」

宋堅厚着臉接建議。「由現在開始我們最好走在一起，免得中途再出亂子。」

武老大又笑了。「現在開始要大家不小心互相照顧才奇怪。」

沒有人再作聲，他們都明白武老大的說話，也明白那是事實。

江湖上的九帮十八會於是就這樣再團結起來，變成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這時候若是有人要分開他們，絕對可以肯定他們一定會齊心合力，奮戰到底。

大變之後的安定，正是更需要錢銀周轉的時候，封神無忌若是明白他們的心態，一定會罷手，不再理會這些人。

只可惜他知道的並不多，江湖人在他的心目中始終是一羣很危險的人物，最好能夠將他們的鬥志完全打碎。

他並不知道他們對抗元的鬥志早已崩潰，現在唯一的鬥志就是保護財富的鬥志。他打那批財富的主意反倒是將他們的鬥志燃點起來。

九帮十八會動身的消息收到，他亦動身，以他消息的靈通，十二連環塢內出亂子當然清楚，他在玉龍上船開始便已在水陸兩路部署好一切，再監視九帮十八會等人，可以說是更加安全，萬無一失的了。

當然，監視九帮十八會更加容易，那之內有他的人，而且目標那麼大，不容易失掉。

玉龍的大船當然也是一個很容易追踪的目標。

九帮十八會要追踪玉龍無疑有些困難，天下之大，都是皇土，以大元國師的身份，能夠調動的人力物力何等龐大，即使不動聲息，要監視玉龍一夥實在太簡單了。

玉龍一夥也絕無疑問是一個不會分離的整體，他若非以眞誠對待手下，那些手下也不會誓死為他效忠，這當然最重要是他明白他一個人絕對花不了那批財富，也明白必須一羣人的帮忙他才能夠在異域揚威立足。

這也是他從武老大那兒得來的經驗，武老大自小教他做人做事，雖然意志已消沉，仍然希望兒子成人中之龍，創一番事業。

玉龍能夠得到一批那麼忠心的下屬，武老大的教導實在功不可沒。

看着大船遠離十二連環塢，沒有人從後追踪他才安下心，仍然吩咐全速航行。

一切安排好，他才放心進入船艙將那些鐵片拼合起來，一雙栩栩如生的鳳凰於是重現。

他的手下也有些對天文地理頗有研究，立時明白地圖的方位，知道正確的路綫。

紅紅一旁當然是興緻勃勃，在她來說跟着玉龍比跟着鳳棲梧刺激好玩得多了。

「你以為他們會不會追上來？」她對這個問題當然很感興趣。

「他們當然希望追上來，可是大江一瀉千里，岔路又多，除非清楚我們要到

什麼地方，否則天下之大，如何追踪？」

「我看他們會追上來的。」紅紅好像突然省起了什麼。

「這些鐵片在拼成地圖之前已落在我手上，他們那兒再找一張地圖追踪前來？」

「這些鐵片他們都收藏多年，你以為他們會不會擔心失去，有空都多看幾眼，甚至將鐵片上的紋理臨摹下來，以防萬一？」

玉龍怔一怔，紅紅沉吟着。「以我看，他們都已熟悉鐵片上的一切，只要齊心合力，不難再弄出另一張地圖。」

玉龍不由點頭。「我沒有想到，你實在很聰明。」

「我只是想着他們如何才能夠追上來，怎樣才刺激好玩。」

「當眞是當局者迷。」玉龍苦笑：「我現在實在慶幸將你帶到這兒來。」

「能夠帮忙我才放心，否則是一個沒用的負累，可眞難過死了。」

玉龍想一想。「我現在唯一放心的只是他們是官府通緝的人，不敢明目張胆連羣結隊上路，總會比我落後很多。」

「我看就不是了。」

「你看怎樣？」

「他們既然是官府通緝的人，那麼多人聚在一起又怎會不惹起官府的注意？」

「那應該採取行動的了。」

「我若是官府中人，一定會看看他們到底在進行什麼事，絕不會那麼快驚動他們，以免惹起他們的警戒，有所改變。」

「有道理——」

「說不定在他們動身到了目的地，取到了收藏的財富，官府中人才會採取行動，一網打盡。」

「也許——」玉龍沉默了下去。

「你應該是一個敢於面對現實的人。」紅紅笑了笑。「我不會看錯的。」

「我却是看錯了你的聰明才智，竟然是——」

紅紅又笑了。「我不是認眞的，只是在想着怎樣才更加緊張刺激。」

「現在已經夠緊張刺激的了，非但九帮十八會的人，鳳棲梧也會追上來的。」

「我看見他，可是他不是九帮十八會的人。」

「沒有關係的，以秦正器的信譽，無論他帶什麼人到十二連環塢大家也不會過問。」

「你現在怎樣打算？」

「除了盡快趕到收藏財富的地方，你以為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暫時沒有。」

「想到了告訴我。」玉龍無可奈何的。

「一定的。」紅紅隨即穿花蝴蝶的奔向艙外，一面叫：「我去看看兩岸的景色。」

玉龍苦笑着坐下來，重覆將紅紅的說話思索一遍，但除了更覺有道理之外，並沒有想到有什麼不可能。

除了盡快趕到收藏財富的地方，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解決的辦法。

* * *

航行於是更迅速，日以繼夜，由於已經準備了足夠的食水乾糧，無須再泊岸。

玉龍以下，大家的心情都顯得有些沉重，只有紅紅，仍然是那麼的活潑，大船上上下下她全都認識了，也從他們口中聽到有趣的江湖故事。

說的人實在已提不起興趣的了。

武老大一夥也是在日繼夜趕路，他們走的是捷徑，雖然要小心元朝官兵的注意，到底並無發現，很自然的逐漸趕急。

一切都在封神無忌的計算中，令他唯一意外的是玉龍那樣的日以繼夜的趕路。

消息一次一次的送來，玉龍正在迅速將他們之間的距離拉長，明顯的不眠不休趕路。

「國師，他們是否發現了我們的追蹤？」他的心腹手下不能不這樣的懷疑。

「他們日以繼夜趕路，怎會知道我們在後面追蹤？」他顯得異常冷靜。「以我看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們的存在。」

「即是發現了武老大他們的追蹤？」

「那應該是估計。」封神無忌沉吟着。「這樣日以繼夜趕路，大家都很辛苦。」

「國師不是有什麼妙計良策？」

「若是清楚收藏財富的地方，我想以我們的勢力，應該有辦法走得舒服一些的。」

「這其實不是問題。」

「我也不是貪圖舒服，只是趕得太倦，對你們並不是一件好事，我們不能排除有腹背受敵的可能。」

「那眞的要跟我們的人聯絡一下的了。」

「只是兩個字——小心！」封神無忌一再叮囑：「千萬小心！」

他事實是一個很小心的人，所以考慮到會腹背受敵，他們是元人，對方是漢人，到某種環境，漢人聯結起來對付元人是可以理解的。

他也念念不忘那些是江湖人，目無法紀，自以爲是的江湖人，絕不會因爲開罪官府中人而害怕。

當然，身爲國師的他從來沒有這樣來趕路，有可能當然希望走得舒服一些，這樣子急趕，在他來說有生以來還是首次。

* * *

趕了三天三夜的路，武老大他們並沒有多少倦容，他們這時候都在船上，一隻更大的船，可以舒舒服服的卧着，他們大多數的時間是卧着，盡量爭取休息的機會。

這羣江湖人不約而同都有一種不大吉利不大舒暢的感覺，在他們來說，有事發生的時候才會有這種感覺。

到底是來自玉龍方面的壓力還是什麼，抑或完全只是因爲日以繼夜的趕路影响所致，他們不能夠肯定，却是有一種必然的反應，就是養足精神，以便應付突然而來的變化。

江湖人到底是江湖人。

* * *

正午，船入水鄉，速度不能不慢下來，周圍都是船隻穿梭，要快也快不來。

不少小船載着水菓食物泊近來兜售，叫賣之聲不絕。

這是水鄉的特色，衆人雖然心裏着急，也無可奈何，他們若是不顧那些小販的安危，快船疾衝過去，不難引起公憤，接而驚動官府。

大船徐徐前進，小船也就越聚越多。

一個賣梨子的小販揚着梨子一面嚷。「樹上熟的天津梨子。」

「這個好吃——」宋堅自言自語的，隨即把手一揚。「來三斤樹上熟的梨子。」

那個小販一陣忙碌，以小竹筐盛了三斤梨子捧起來，向上擲送，宋堅左手一接下，右手將一錠銀子抛進小販的手裏。

小販收下銀子，接又大叫販賣。

誰也沒有在意接過小竹筐那刹那，宋堅已然從竹筐底下將一片有如竹片的字條收進手裏。

事實也沒有人想到宋堅與封神無忌早已勾結在一起。

這所以宋堅份外緊張那些財富，封神無忌答應他的條件也實在太優厚。

他與玉龍的爭地盤也是經過刻意安排，目的也就是使其他人相信他仍然是一個江湖人，一直在做着江湖人的賣買。

當然，他怎也想不到玉龍的胃口比他還要大，與他爭地盤同樣是掩飾一項更大的行動。

若不是那樣做，玉龍帶着那麼多人出入一定會引起別人的懷疑。

宋堅也已考慮到那樣日夜趕路，封神無忌一定不習慣，那麼多的江湖人聚在一起，要將消息留下也是不容易，可是他仍然以相約好的方式將消息留下來。

那個小販的出現他意料之內，封神無忌要他留下最終的目的地也是在他意料之內。

這他早已想過，唯一的辦法就是將地圖臨摹一份，送到封神無忌手上。

地圖放在當眼的地方，他却是缺乏臨摹的天份，這的確是天份的問題，有些人絕對是天才，但連畫一樣最簡單的東西也畫不來。

宋堅就是這種人。

他保持那塊鐵片事實他恐怕失去，一次又一次重複默寫出來。

一份已經是這樣，再加二十六份他實在應付不來，而沒有地圖，以言語實在難以形容收藏九帮十八會財富的所在。

那是在東海之東，出海之後，地圖顯示的便是一個個奇奇怪怪的島嶼。

無數的島嶼中要找到收藏九帮十八會財富的島嶼，沒有一份精確的地圖，談何容易。

所以在宋堅面前，眞正的解決辦法，其實就是將那幅地圖偷走，交到封神無忌的手上。

這是絕沒有可能的事，他本領雖然不錯，但比起武老大已有所不如，何況還有那麼多的帮會頭兒。

他只有苦笑。

那個小販沒有發現他的神情變化，就是發現也未必明白。

他却是相信封神無忌一定明白。

那三斤天津梨子在他手上送到的時候，那塊竹片已經在他的手上變成粉碎，洒落在船艙上。

只有一個人在意。

小倩在宋堅離開後一會才移步到船艙附近，以指甲挑起了一些粉末才轉到一旁。

鳳棲梧與她走在一起，儘管她裝作若無其事，還是有所發現。

「宋堅有問題？」他問得很直接。

「你也留意到了？」小倩有些佩服的看着鳳棲梧。

「方才只是宋堅一個人站在這兒。」

鳳棲梧的回答在小倩意料之外。

她尷尬一笑。「有些事其實很簡單，就是給我想得複雜了。」

鳳棲梧搖頭。「你只是忘了我對他們還很陌生，並沒有多大認識。」

小倩目光一轉。「宋堅是不喜歡吃梨子的，一路上他要買什麼，也只是吩咐手下的人，他其實是一個頗重階級觀念的人。」

鳳棲梧點頭。「不喜歡吃梨子又注重階級的人竟然親自去買梨子，的確奇怪。」

「所以他買梨子的時候我已經在意，那個小販的眼神與他的眼神有些異樣，之後他顯然從竹筐底下拿了什麼出來。」

「我什麼也沒有發現。」

「那是一片竹子，現在已變成粉末。」小倩很肯定的。「我懷疑竹子上寫了一些什麼，而最安全的方法也就是以內力將之震碎。」

「非常合理。」鳳棲梧目光轉向水面，那個小販已徐徐划開去。

「可惜我沒有辦法將竹片還原。」小倩突然一笑。「即使還原相信也不會有多大發現。」

「以這種方式傳遞消息的人當然會考慮到竹片可能會落在別人手上。」

「我看不出那個小販是什麼人，也不能把他抓起來細問清楚。」小倩想想。「這件事我在考慮是否應該告訴爹爹。」

「若是你覺得有此需要便去做好了。」

「也許是另一些事，可是我們還是要小心。」小倩接問：「由現在開始你會帮助我小心宋堅的行動吧。」

「在船上反正閒着。」鳳棲梧移步到船舷。「我有一種感覺，那個小販不像是江湖人。」

「我也有種感覺，他甚至不像一個小販。」小倩沉吟着。「會有什麼人對九帮十八會的財富引起興趣？」

鳳棲梧嘟喃一聲。「敢與九帮十八會作對的江湖人應該不會有的了。」

「官府中人？」小倩脫口問。

鳳棲梧沒有作聲，目光漸漸的亮起來，那的確是唯一的可能。

「他不會是這種人。」小倩突然又一句。

「你能夠肯定？」

小倩沉默了下去，她當然不能夠，時移世易，宋堅是否當年的宋堅，實在難以肯定。

* * *

武老大也一樣不能夠肯定，聽完小倩的話，沉吟了片刻。「宋堅應該不是這種人，但人心思變，又有那一個能夠確定？」

「爹的意思是……」

「沒有確實的証據我們是不能夠對他採取什麼行動的，唯今之計就是加以監視，到找到了足夠的証據才將人拿出來，再看大家的意見。」

「只怕到時候我們已經無能爲力。」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這也是。」小倩看着武老大。「爹對江湖眞的已完全絕望了？」

武老大笑笑。「這樣的天下，江湖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的，爹唯一可惜的就是你出來的不是時候，現在未能領略到眞正江湖人的生活趣味。」

小倩搖搖頭。「每一個人都在變，現在的江湖眞正令人心寒。」

「連天下也變成了蒙古人的天下，怎能夠不變？」

「這種情形到什麼時候才會終結？」

「很難說，總有一天又會出現另外一批人以血重建江湖人的天下。」武老大又笑了。「這一天相信不是我能等得到的了。」

小倩聽得出武老大說話裏的悲哀，她雖然年紀還輕，沒見過多少世面，但總覺得現在的江湖人實在不像是江湖人，一切唯利是圖。

老一輩的也在變，又何況年輕一輩的。

* * *

宋堅並不知道小倩鳳棲梧在監視，事實上，船上人那麼多，範圍都有限，要監視一個人而不被發覺並沒有多大的困難，何況鳳棲梧小倩都是那麼精靈。

宋堅在船舷附近的時間無疑是多了一些，有時很明顯的給人一種感覺是若有所待。

那個小販並沒有再出現，也沒有其他人再與宋堅連絡，這從宋堅的意態亦可以看出來。

大船出海，宋堅顯然若有所失，不知道如何是好的。

這也是事實，宋堅有空便看那份收藏九帮十八會財富的地圖，默記在心，將出海後的部份盡可能默寫下來，在他這當然是很辛苦的一回事，却不能不做，功名利祿都在這件事的成敗了。

封神無忌只要目的地所在，這麼簡單的一回事若非親歷其境，實在難以相信竟然會說不出來。

連宋堅若非看見那麼一幅地圖，一樣不會相信，所以他才這樣緊張。

也因此可以看出他完全已被封神無忌控制，已甘心效命封神無忌的了。

以他這樣的一個人匆匆臨摹出來的地圖難免錯漏百出，他却已然盡心盡力

去做。

有些事並不是一個人盡心盡力就能夠做得好的。

* * *

封神無忌很清楚宋堅的爲人，手下回報，他便立即下令放棄追踪武老大一夥，全速前進，要趕在武老大等人的前面。

他知道以宋堅的爲人，若是已知道目的地所在，應該立即讓那個手下知道，若是仍然不知道，那麼必定是一份詳細的地圖才能夠找到去，以宋堅的能力，應該是弄不出那樣的一份地圖的。

若是將原圖偷出來，亦是沒有可能，九帮十八會的頭兒都齊集在大船上，那麼重要的一幅地圖要偷到手談何容易，宋堅也絕不可能將九帮十八會的頭兒擊倒。

封神無忌也一樣沒有這種把握，他要取到那幅地圖也就是要搶在九帮十八會之前趕到目的地，甚至趕在玉龍等人之前先行部署好一切。

若是他將九帮十八會的財富弄到手，第一件他要做的事就是離開，沒有了財富，九帮十八會即使不互相猜忌火併，也不會幹出什麼來，然後他個別擊破，沒有了江湖人，天下便更太平。

他已經着人監視玉龍紅紅，若是只對付玉龍紅紅等人他當然信心十足，之前他原也以爲玉龍紅紅安排得那麼好，一定會將九帮十八會的人遠遠拋離，先行將九帮十八會的財富弄到手，可是九帮十八會的人那麼快動手，他便知道其中有問題。

証實九帮十八會的人與玉龍紅紅所走的路綫完全一樣，封神無忌更加確定，所以他才要找宋堅問清楚，現在他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在玉龍將財富弄到手之後出其不意出手，當然一心緊追在玉龍後面。

而知道玉龍的船要出海，遠離陸地，他當然又另有安排，那到底已經在他能力控制的範圍以外，他能夠帶去多少人就是多少人的了。

在他來到海岸之前他已經八百里快馬去通知準備好船隻，到他趕到岸邊，一切已經準備妥當，監視玉龍的人亦已陸續回報，確定玉龍那條船的正確去向了。

蒙古人無疑以騎兵最好，但以一國之力，能夠準備好的水師亦絕不會差到那兒去，封神無忌以國師的身份，當然能夠徵集附近的水師全力以助。

水師船堅炮利，八艘大船同時開出，當眞是聲勢浩大，封神無忌恐驚動了其他人，又作了相當的改變，令那八艘大船看來並不像官府所有。

他當然不知道這樣改一改，簡直就像變成海盜了。

八艘大船一半搶在玉龍的船隻前面，選擇適當的海島遙遠監視，到底是水師的精兵，所有做來都極有計劃，也不易發現。

玉龍等人到底都是旱鴨子，更重要的是他們僱用的船家都是在內陸謀生，並沒有航海的經驗。

那些船家也根本不想出海，可是面對玉龍等人又如何敢多說話，出到了海上，經驗又不足，能夠找到正確的航綫已經很了不起，又如何發現得到封神無忌等人的追踪。

船到了海上，已沒有在陸地上的平穩，在武老大來說當然沒有多大影響，十二連環塢原就是一個水寨，武老大的一半天下可以說是從船上打出來的。

其他不熟水性，船也沒有坐過多少回的却是不舒服之極，有些更不由嘔吐起來。

然後他們開始埋怨，但沒有一個退出，他們所知的已毫無保留的說出來，現在退出即使武老大有什麼承諾，他們仍然有一種將財富放棄的感覺。

他們已不再信任任何人。

武老大也沒有叫任何人退出，他完全明白這些人的心態。

「很快便會習慣的了。」他只是這句話。

這也是事實，他們都是練家子，內功很好，很快便能夠適應。

出海第三天，船上已沒有人嘔吐，但由於合作得並不好，已比玉龍那邊落後了很多。

武老大並不知道，也並不在乎，他很多時間在甲板上，對海上的風光似乎有些偏愛。

這一次的出海在他來說只是一種交待，心情也所以比其他人輕鬆得多。

地圖上並沒有証明航程要多少天，離開了陸地，已沒有地方名稱，只有一些島嶼的形狀。

他們也就只有靠日間的太陽，夜間的星宿來辨認方向，出發的時間正好與當年于廷文相同，這種辨認方向的方法也總算仍然有效。

船家也幸好有這種經驗，一直沒有走錯方向。

* * *

玉龍的準備當然充足，武老大手上的那塊鐵片是收藏財富的所在，雖然沒有地方名稱，却已是清楚指示出那是一些島嶼。

既然是武老大的兒子，玉龍當然見過那塊鐵牌，他幾乎立即肯定那是在海外。

內陸雖然不乏大湖，但沒有人居住的島嶼可以說甚少，要將財富收藏在那些島嶼上而希望安全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于廷文小心謹慎，當然不會冒這個險。

在玉龍來說，這簡直因利乘便，開鑿那條地道他需要船隻幫忙，知道還要出海，當然準備一條更好的大船，一批更優良的水手。

一個他這樣聰明的人，無論找來什麼人都一定有辦法加以控制的。

亂世之中一心求財不惜鋌而走險的人原就多得很，但沒有相當的本領手段要控制這種人却是不容易。

玉龍也許因爲是武老大的兒子，一脈相承，再加上耳濡目染，自然就有一種梟雄的氣勢。

之前他與宋堅爭地盤，原就是要樹立威信，好讓手下信服，現在追隨他的人可以說是死心塌地，不會隨便變心的了。

在他來說，應付這些人實在沒有應付紅紅的困難，紅紅純粹是覺得好玩跟來，加上出身背景特殊，完全就不知天高地厚。

她也是急性子，開始的幾天，在船上東跑西奔，還覺得有趣，到了海上，看來看去都是海與天，難看見一個島嶼，難免覺得逐漸乏味。

她開始有這種感覺，神色便現出來，玉龍也立即察覺，却也是無計可施。

還要在海上多少天，紅紅終於提出這個問題。

「不知道。」玉龍回答的也是實話。

「地圖上繪畫的島嶼還沒有出現。」

「那個不是？」紅紅隨手指向不遠處的一個頗大的島嶼。

「不是——」玉龍頭也不回。

「也許畫的人看錯了，其實就是那樣子。」紅紅瞇着眼。「你再看看清楚。」

「目的地是八個島嶼有如七星伴月。」玉龍笑了笑。「開始感到乏味了？」

紅紅沒有回答，只是看看那邊的島嶼，玉龍看看她，笑了笑。「怎樣看那個也不是。」

紅紅搖頭。「我知道不是，可是那個島上有光閃亮。」

「陽光在石塊上的反射。」

「我看不是，你看，光又在閃動了。」紅紅手指那邊叫起來。

玉龍有意無意望去，在他的視綫移向那個島同時，果然瞥見亮光一閃。

那絕無疑問不是石塊反射，玉龍當機立斷，立即向船頭掠去。

不用聽到他吩咐，紅紅也知道玉龍一定會着船駛向那邊一看究竟。

「最好島上是眞的有人。」她其實也不能肯定。「那會是什麼人？海盜？」

她說着奔過去，玉龍這時候已吩咐妥當，回過頭來。「我看就是海盜。」

「你不希望是你爹爹帶人追到來？」

紅紅笑着。「你當然不希望的。」

玉龍沉吟了一會。「他們應該不會這麼快追上來的，而且他們也不會用這種態度。」

「對啊，他們都是獨當一面的江湖豪傑，絕不會這樣子躲躲藏藏的。」

「那該是海盜。」

「沒有人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玉龍搖頭。「大家都是第一次到這地方來。」

他的目光隨即轉回島的那邊，變得很尖銳，相距那麼遠，他當然看不透，但他眞的希望那是海盜。

他也久聞沿海一帶常有海盜出沒，但都是烏合之衆，他有足夠信心應付。

若非海盜那便大有問題了。

* * *

事實上那是封神無忌的手下，他們將船泊在島的另一邊，隨即派人在島上石塊後遙遙監視。

相距那麼遠，監視的人當然在毫無顧忌的談笑，還拿刀出來拭抹。

用刀的人大都有抹刀的習慣，尤其在無聊的時候，他們並沒有考慮到刀鋒反射陽光會那麼閃亮，老遠都看得到。

刀鋒的閃光也與石壁不同，石壁是不會移動的。

到他們發現船向這方向駛來不由嚇一跳，急忙往下跑，這實在大出他們意料之外，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唯有急報下去。

島上還有其他的探子，有些亦發覺大船向這邊駛來，其餘沒有看見的亦急急往船上跑。

封神無忌就在這艘大船的船艙內，聽得嘈雜聲，並沒有離開椅子，也沒有張開假睡的眼睛。

「國師——」消息立即報進來。「船向這個島駛近，也許東西就藏在這個島上。」

「不可能——」封神無忌搖頭，在船泊近之前他已看透這個島，他看不出這個島有人逗留過的痕跡，也推算出玉龍的船不會靠近，所以他才會泊在這個島後面。

「船却是向這個島接近。」

「問發現的探子幹過什麼事。」封神無忌的情緒迅速穩定下來。

去問的人迅速回報。「兩個探子只是在島上抹刀。」

「該死！」封神無忌長身而起。「刀光遠遠可見，這也不曉得，殺了！」

所有人齊皆動容，却沒有一個敢上前領命，封神無忌一向令出如山。

「立即開船，離開此島。」封神無忌再吩咐。

「對方只要登上此島，不難就發現我們的船隻。」

「不是不難，而是一定會發現。」

「那如何是好——」

「難道你可以將船隻弄走。」封神無忌面容深沉。「立即依我吩咐，不必多言！」

看見他這種神態，又還有那一個敢再說話。

* * *

船未泊岸，玉龍已離船，飛燕般落在岸邊的岩石上，隨即往島上掠去。

紅紅是第二個，然後就是玉龍的四個心腹，他們都追不上紅紅。

論輕功紅紅畢竟比他們高明，知道可能會出事，當然更賣力，全力施展，並沒有落後玉龍多少。

島上岩石崢嶸，並沒有道路，可是以玉龍的身手，一樣如履平地。

掠上了大半，他的身形才緩下來，雖然藝高人胆大，他仍然選擇安全的路綫。

紅紅緊隨在他的身後，到他們上了最高的岩石，便看見那時正在遠離小島的大船。

玉龍雙眉不由自主皺起來，脫口一聲：「果然是有人監視我們。」

「這還不多謝我？」紅紅眞的心花怒放，一直以來她都是在爭取表現。

玉龍雖然知道她瞎打瞎撞，但事實是因爲她才有所發現，不能不說一聲：

「多謝。」

（未完・十）

上文提要：余修竹爆出一句莫名奇妙的「左至陰」激發了余青玉的聯想而將金甲神苗常青打敗，再想及莫干山一幕，余三開始懷疑其父投靠蓋天幫的眞正用意……余青玉等人趕回凰鳳寨後，一切部署妥當，未幾，有探子回報蓋天幫已派出大批人馬向山寨進發，東郭西城更派出銀髮婆婆、孟俊飛、布天虹、洗鐵鏡等人分頭突襲，金空空接到報告，檑木、滾石、箭雨齊出，形勢緊張……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圖·飛可



爭霸

頑石點頭　令人驚詫

金空空大吃一驚，急道：「快將他放下來，立即請趙大夫過來！」他飛身躍上山坡，有兩個蓋天幫幫徒以爲有便宜可撿，迎了過來，却讓金空空一掌一個解決了，道：「梅堂主請休息一下，待老夫來會他！」他雙掌一錯，便將梅飛雪及銀髮婆婆分開。

梅飛雪跳後幾步，喘着氣道：「護法須小心這老妖婦的毒鏢毒散！」他略爲歇一歇，揮劍向蓋天幫幫徒殺去，舉目一望，見兒子無碍，才稍稍放心。

銀髮婆婆帶來的人，大都是昔日五毒教的女教徒，都擅射毒鏢，故此凰鳳寨的人心生顧忌，形勢甚劣，梅傲華的對手乃銀髮婆婆的首徒林飛霜！林飛霜武功在其上，有心戲弄這小伙子。「你看見姑姑，還不趕快跪下！」

「呸，你到我莊內做丫環，也嫌你太臭。」

「哼，你爹叫飛雪，汝叔叫飛雨，姑奶奶叫飛霜，還不是高你一輩？」

梅傲華大怒，極力爭取反攻，反露破綻，幾乎爲林飛霜所乘。梅飛雪急道：「華兒，快沉住氣！」他衝殺過去，接下兒子。

林飛霜心裡有點吃驚，却仍笑嘻嘻地道：「這是什麼世道，大哥打起妹子來了！」話音未落，「嗤嗤」連聲，她左手已發出三朵淬毒金花鏢！

梅飛雨就是傷在銀髮婆婆的金花毒鏢之下，是故梅飛雪早有提防，金光一閃，他長劍驟起，一陣「叮叮」聲响，金花已落塵埃，但林飛霜的刀已砍至梅飛雪脅下！

梅飛雪猛喝一聲：「妖女不得放肆！」他身份地位均在林飛霜之上，只許勝不許敗，是故攻勢一浪高過一浪，果然三十招過後，林飛霜已漸不敵。

梅飛雪道：「妖女趁早投降，饒你一條小命！」話音未落，林飛霜左袖一拂，袖管內湧出一股七彩繽紛的烟霧來，梅飛雪大驚飛身急退！

烟霧中，隱見金光閃閃，梅飛雪閉住呼吸，斜飛八尺，長劍向一個五毒教的女教徒刺去，待她斜閃，左掌五指早已候着，急抓住其腰帶，輕輕一送，將之投進烟霧中，但聞一聲慘呼，那女教徒落地，不能動彈！

林飛霜道：「再試姑奶奶的手段！」左袖再一拂，梅飛雪再閃，不料她竟是虛招，林飛霜標前幾步，再度拂袖，這次方是眞的，但烟霧則色作灰黑！

梅飛雪向五毒教女弟子羣中衝去，那些女弟子監於剛才的情況，忙不迭閃避，梅飛雪猛追逐，林飛霜格格大笑，在後苦追，不斷發射毒烟。

誰知梅飛雪正要她如此，忽然袖管向後一拂，兩柄小飛刀穿霧而入，林飛霜根本料不到梅飛雪有此一着，加上灰黑的烟霧影响了視線，待她發現，只能閃開一柄，「噗」的一聲，第二柄釘在其脅下，險險栽倒。

梅飛雪見人便殺，有機會便發射飛刀或梅花針，心中暗自慶幸：「幸好一早準備了這些暗器，否則今日不堪設想！」

忽然有人呼道：「教主不好了，師姐

受傷了！」

與此同時，前寨那裡响起了銅鑼聲，金空空心頭暗驚，銀髮婆婆的龍頭拐，十分沉重，又擅施毒，他不敢冒險强攻，心頭大急，忽然銀髮婆婆一甩頭，髮髻突然散開，似瀑布般瀉下。

金空空一望即知對方此舉必有原因，暗中戒備，激戰中，銀髮婆婆一拐橫掃，力蘊千鈞，金空空赤手空拳不敢硬接，斜退一步，銀髮婆婆標前一步，龍頭拐突然化掃爲戳，金空空仰身一讓，龍拐在其胸前三寸戳空！

那個銀髮婆婆，一扭頭，銀髮合成一束，如拂塵般急掃金空空的胸腹，同時張口一噴，一股白烟由一隻小銅管中噴出！

金空空當年敢與瀟湘子爭一日之長短，自非省油燈，一讓過龍頭拐，雙脚猛地一頓，身子如矢倒飛。

銀髮婆婆大喝一聲，標前舉拐又打，金空空雙臂早已注滿眞力，雙掌迎上，兩股掌風如狂飈降地而出！

銀髮婆婆見狀吃了一驚，連忙住步斜閃，不敢與對方硬拚。與此同時，寨內湧出一批男女寨兵，原來是原本在前寨的寨兵，吃過晚飯過來接班。這批生力軍一至，金空空恐怕他們未知底細，連忙開腔提醒他們：「這些乃原日之五毒教，大家須提防她們的毒鏢毒烟！」

語音未落，銀髮婆婆再甩一甩頭，銀髮中突然又冒起一股白烟，金空空大吃一驚，忙不迭飛身倒退，他無意之中，吸進了一點毒粉，立即感到一陣暈眩，脚步亦輕浮起來，心知不妙，趕緊閉住呼吸。

銀髮婆婆目光何等銳利，不肯放過此良機，飛身追前，龍頭拐急掃，金空空氣壓丹田，不敢硬拚，不斷後退閃避，梅飛雪心思仔細，見狀知道有蹺蹊，又見林飛霜已倒地，便上前接了金空空。

銀髮婆婆冷笑道：「不知羞耻的匹夫，用車輪戰法！」梅飛雪不敢吭聲，閉住氣啞鬥。銀髮婆婆身懷絕技，佔盡優勢，不斷出言相譏，幸好金空空吸進的毒粉極少，因此運功迫了一陣毒，便已無礙，他重新上前戰銀髮婆婆，梅飛雪忙退開換氣。

銀髮婆婆帶來的人雖然都是五毒教的精銳，但凰鳳寨上下連月來進行艱苦的訓練，且又輪番休息，因此逐漸抵擋不住，且由前寨退下來的都是神箭手，五毒教的毒鏢雖然厲害，但遠距離不如長箭的威力奇大，五毒教女弟子在被箭雨射殺了二十多個人之後，士氣大失，不斷後退。

銀髮婆婆鬥不過金空空，知道再纏下去，對己方更加不利，只好發嘯通知手下退下，等機會再來。金空空也不追趕，只吩咐弓箭手，再送她們一程，一陣箭雨過去，五毒教又丟下幾具屍體。

金空空道：「大家不可大意，先拾回長箭，再搜索屍體身上的毒箭，以便趙大夫檢驗。還未吃飯的，如今立即去吃飯！梅堂主，你再佈置一下暗樁，提防她們去而復返，有情況隨時發嘯聯絡！」

言畢向前寨方向馳去。

當金空空到達那裏，見妻子姬蘭君正與布天虹鬥得難分難解，而蓋天幫已突破最後一道防線，雲開和藍鳳也被人圍住厮殺，聚義廳之前，到處都是捉對厮殺的人，幸好寨兵們久經嚴格訓練，並無亂了陣脚，金空空投入人叢中，見到蓋天幫的人便是一掌迎過去。

眨眼之間，金空空已殺了六七個人，他正想過去接下妻子，再鬥布天虹，忽聞下面傳來一道綿實的嘯聲，嘯聲未了，下面喊殺聲震天價响，不問而知，東郭西城大軍已至，他亦忙發出告急嘯聲。

姬蘭君道：「空空，你只須守住大寨路口就行！」金空空依言跑前，才發現暗樁埋伏了不少刀斧手和神箭手，心中才稍稍放心，他放眼望去，只見東郭西城一馬當先而上，豪與逸飛。

「金空空，余青玉不在，寨內空虛，你還是趁早投降吧！」東郭西城道：「你看，老夫帶了幾千人馬，壓也可將凰鳳寨壓平！」

金空空冷笑一聲：「少吹牛皮，兵多將微，徒增傷亡，今日是誰勝誰敗，如今言之過早！」他手臂順勢一揮，暗處立即有五枝長箭射去。

東郭西城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芒！」雙袖一展，兩枝長箭未曾近身，已跌在塵埃中，可是另外三枝，却射殺了他兩個手下，東郭西城怒道：「兒郎們衝呀！」

話未畢，背後的是蓋天幫弟子，已如潮水般衝出，金空空再揮臂，又一陣箭雨飛出，將前面那些人射殺。東郭西城虎吼一聲，向金空空飛去，道：「素聞大名，未有緣相識，今日有幸相會，機會難逢，非鬥一場不可！」

金空空冷笑一聲：「論眞實本領，你有資格與老夫一鬥，但口氣這般大，却是狂妄！」他一人站在路口，嶽峙淵停，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

東郭西城立功心切，首先向金空空撲去，同時回頭道：「快通知副總管再發動攻勢，天明之前拿下凰鳳寨！」

金空空喝道：「做夢！先吃老夫一掌！」他雙手齊出，向東郭西城擊去。東郭西城一邊迎擊，一邊又令手下由金空空兩側入寨。

金空空忽然棄了東郭西城，掌脚齊施，「砰砰」兩聲，兩個蓋天幫幫徒，骨斷氣絕，屍體拋下，使得蜂湧而上的人羣，引起騷動，東郭西城知道要順利攻入大寨，必須先纏住金空空，是以又撲上去。金空空雙掌齊出，掌風刮得旁人衣袂獵獵作响，東郭西城提足內功，發出兩掌！

「蓬！」四股掌風接實，發出一道震耳欲聾的巨响，兩人同時向後退了三四步！

東郭西城身材又高又瘦，但內力竟然如此雄渾，大出金空空意料。幾個蓋天幫幫徒見路口有了空隙，又再搶前，金空空回身搶了手下一柄長劍，洒下萬點寒光，「刷刷」兩聲，又添兩具屍體。

他以前苦研劍法，至後來，打通了任督

二脈，內力大增，才棄劍用掌，但在此種情況下，久用掌力消耗甚大，因此改用長劍，比較省力。其實論起內力，金空空仍然比東郭西城稍勝一籌，不過他已久戰，而東郭西城則以逸待勞，此消彼長，故而鬥個平手。

當下東郭西城再度上前，緊緊纏住金空空，他手下終於等到機會進入，不過又紛紛被匿在暗處的神箭手射斃。只是蓋天幫的人多，頗有射不勝射，殺不勝殺之感。

與此同時，寨內的藍鳳因見後寨沒有敵人，因此下令郝龍威留下小部份人留守後寨，其餘的分兩部，支援前寨和左寨，一面又令人大量挖掘沙土，以備撲火之用。

蓋天幫的人一入寨，便找機會噴射烏油放火。那種烏油產自西域，燃燒性極高，一起火便不可收拾，幸好山寨內已有準備，連婦孺也出動撲火。

正在緊張關頭，忽然有人高聲叫道：「總管，不好啦，咱們的營帳也起火了！」

東郭西城喝道：「不得妖言惑衆！」

燕南羣被雲開砍斷了一條胳臂，在手下護衛下，退在一邊包紮，剛包好了傷，聞言立即躍上岩石向山下望去，果見山下營寨起了火，連忙道：「總管，山下營寨已起了火，不立即下去撲救，糧草燒光，後果堪慮！」

金空空估計是賀同安夫婦幹的，哈哈笑道：「東郭老匹夫，你以為只有你才懂得火攻麼？」

千人之飲食問題，不是小問題，若全被燒毀，後果不堪設想，東郭西城又急又怒，只好道：「燕堂主，你率一批人下山救火，其他人繼續進攻，拿下了凰鳳寨，還怕沒飯吃？」

雲開聞言揮刀向燕南羣殺過去，藍鳳亦知機，率七八個女寨兵衝殺過去，不讓燕南羣離開。金空空見狀又驚又怒，暗罵：「都是些飯桶！」又不便開腔提醒他們，只好道：「雲副總堂主，請你過來，先殺入寨的嘍囉！」

雲開瞿然一醒，連忙退開，燕南羣方有機會離開，外面的蓋天幫嘍囉，恨不得找機會溜開，都跟着他下山。

此刻山寨廣場內，喊殺連天，蓋天幫人雖多，但凰鳳寨有所準備，因此未能動其根基，被火燒着的地方，很快就被撲滅。女香主韓香玉知機，着人在蓋天幫幫徒的屍體上，搜索烏油噴筒，共搜得了六七筒，遂取了到寨外，向對方人羣亂噴，再投擲火球！

「蓬」的一聲响，人羣中有人着了火，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秩序大亂，凰鳳寨的神箭手，乘機發箭，剎那間慘呼聲四起！

雲開高聲呼道：「大家沉住氣，他們一夜未吃過飯，支持不了多久，何況山下的糧食都已被燒光了！」

蓋天幫幫徒回頭望向山下，但見濃烟沖天，火光熊熊，鬥志登時渙散，相反乾坤盟上下鬥志更盛，不分男女均勇敢殺敵。

東郭西城見戰不下金空空，又沒有進展，更不見左側銀髮婆婆的訊號，心中暗自尋思：「不好！那老虔婆莫非故意要讓老夫吃癟，好坐上老夫這個位子？」此念一起，他再也躭不住，連忙發嘯下令撤退。

剎那間，蓋天幫走得十分乾乾淨淨，金空空又令神箭手「送」一程，最後下令收掃戰場，又親自去寨左。

寨左十分平靜，梅飛雪道：「金護法，銀髮婆婆適才再出現，但被咱們的滾石檑木打得夾着尾巴溜了，前寨那邊情況如何？」

金空空將情況告訴他，道：「須提防她們去而復返，也要讓手下輪流休息！」他返回前寨又交代了一番，並令雲開安排手下休息，然後再去右寨觀察。

龍家樓道：「金護法，這邊平靜得很，咱們想殺幾個敵人，誰知竟無機會！」

金空空忙道：「你怕以後沒有機會？如今千萬不可大意，須防對方在此刻由你這邊突襲！」他返回內寨，又把郝龍威喚來。「郝堂主，你帶幾個精銳的弟兄下山打探消息，老夫估計那把火是賀同安夫婦放的，想辦法跟他們聯絡，還有，最好由右側上落，順便探探那邊的情況！」

郝龍威領令而去，金空空馬不停蹄，又到各處巡視，今夜之戰十分激烈，藍鳳報告死了近百人，受傷的也有二三百人，幸好亦殺了對方三百多人，而且山寨未被對方燒毀。

金空空問道：「梅副堂主的毒解了沒有？」

語音剛落，只見梅傲華快步走了進來，悲聲道：「金護法，家叔已經……毒氣攻心而亡了！」

金空空霍地站了起來，問道：「難道連趙學佗也無能為力？」

「趙大夫已盡了力，他從五毒教女弟子身上的毒藥和解藥中，找出了家叔所中之毒，可惜為時已晚！不過趙大夫又說以後遇到這種毒，他已有把握解救！」

金空空急道：「快帶老夫去看看！」

梅傲華引他到內寨趙學佗的房內，果見床上躺着一個人，臉上蓋着一張白布。

趙學佗坐在桌前研究藥物，見金空空進來，長身道：「金護法，在下無能，至令梅副堂主……」

金空空忙道：「這如何能怪得你？」回頭又問：「梅侄，令尊知道否？」

梅傲華低聲道：「家父與家叔情逾手足，屬下尚不敢通知他！」

金空空道：「你去接他的位，再請他來這裏，說本座有事與他商量！」

梅傲華去後，趙學佗又道：「可惜咱們搜到的解藥來得太遲，待趙某找到解藥，梅副堂主已經被毒氣攻心！」

「那老虔婆素以毒馳名，也是本座太過大意，若一早請你們到山左，也許還來得及！」

趙學佗道：「在下想在山寨內挑幾個人協助趙某……」

金空空喜道：「如此正好！只你師徒兩人，實在不足！最好挑幾個女的比較方便！」

「小徒葉逢春已去挑選男的，女的趙

某想在內眷裏面挑選，不過還得請金護法先知會她們一聲！」

「有何不可！本座稍後就去！」

說着梅飛雪已到，他望着床上已知道結果，身子突然一震，便如石像一般不能動彈。金空空忙道：「梅堂主，對於令弟之死，咱們亦十分悲痛，不過人死不能復生，還請你節哀順變，多殺幾個敵人，替令弟報仇，方是正理！」

梅飛雪表現出奇地冷靜，忽然長長一嘆，道：「如此也好，起碼死得轟烈一點！」

金空空一怔，訝然問道：「堂主何出此言？」

「護法有所不知，」梅飛雪慢慢走前，揭開梅飛雨臉上的白布。

趙學佗急道：「堂主請小心，最好不要沾及令弟屍體，以免染上毒素，護法，梅副堂主的屍體最好先火化了再安葬，而且墓穴最好挖深一點！」

梅飛雪續道：「其實舍弟身罹奇疾，他曾有厭世之念，幾番自殺，都讓某救回來，所以……只要他死得瞑目，倒是個解決的辦法！」

金空空道：「令弟有病，為何不請趙大夫醫治？」

趙學佗道：「趙某亦無能為力！他患了先天性經脈錯亂，發疾時十分痛苦，不下於盟主斯時體內的冷熱二氣襲體！盟主之疾是外來引起的，副堂主則是先天性的，古例雖有，却沒有醫例，所以趙某不知該如何下手！」

梅飛雪道：「趙大夫，本座想親自安葬舍弟，該如何進行，尚需你指導！」

趙學佗道：「趙某協助你就是！」回頭又道：「護法請着人立即挑選一批女子準備學習簡單的治療常識！」

* * *

天亮之後，梅傲霜打了個呵欠，龍家樓忙道：「霜妹，你先去休息吧，等下再來接我！」

梅傲霜剛去後不久，忽有個探子來報：「龍香主，下面來了一隊人馬，敵友不明！」

龍家樓大驚，一邊令手下準備，一邊又派人去通知金空空，道：「再去打探，一有新情況即來報！」

未幾，金空空親率一隊人馬來，探子又來報。「啓稟龍香主，原來是自己人！護盟島的弟兄！他們刦了蓋天幫的糧草，放在半山，請咱派人下去搬運！」

金空空大喜，道：「龍香主，你仍然留守此處，待老夫帶人去！」當下百餘人飛奔下山，至山腰已聞打鬥聲。金空空回頭道：「一定是被蓋天幫發現，追了上來，速請雲副堂主帶人接應！」言畢發力飛奔，未幾即見下面有人在厮殺！

金空空見對方的人不多，才放下心頭大石，一見孟俊飛，長笑道：「想不到你偏愛往地獄，今日老夫便成全你！」昨夜那一戰，蓋天幫上下均知他厲害，一見到他便忙不迭避開！

孟俊飛大驚失色，急道：「快截住老匹夫！」他未受傷之前尚不敵，如今新傷未癒，怎敢應戰？顧不得身份，急急收兵而退。

金空空哈哈大笑：「回去告訴東郭老匹夫，叫他速速回去，余盟主已率人去攻打蓋天幫大本營了！」孟俊飛那裏敢應，抱頭鼠竄而去；金空空忙令手下將糧食抬上山寨，回頭道：「今日幸好賀島主來得及時，否則山寨危矣！」

賀同安道：「屬下還怕來遲了，幸好遇到郝副堂主，自其口中知道護法的意圖，料不到不費一兵一卒，有此收穫，正所謂得道多助，連老天爺也保佑咱們，何懼蓋天幫不亡？」

賀同安之妻戚淑英道：「護法，咱們在東郭老匹夫營中搜到一箱噴筒，不知是什麼東西？」她打開一口箱子的蓋，裏面裝了三四十枝烏油噴筒。

金空空大喜，遂將此噴筒的作用告訴他倆夫婦。「將箱內的東西分成兩份，你們帶去一份，一份留給山寨！」

賀同安看了乃妻一眼，道：「護法意思是要咱們回護盟島？」

「不是，仍留在山下！」金空空在其耳邊低語一陣，只見賀同安不斷點頭。金空空又道：「你們先上山，翻過後山，再覓路下去，不過東郭老匹夫有了準備，行動一切要小心，行藏要隱秘，不做無把握的事！」

戚淑英道：「護法放心，彼此之勢力吾等清楚得很，亦深明牽一髮而動全身之理！」

「如此甚好，咱們邊走邊談。對啦，你們可有帶糧食？」

賀同安搖搖頭，郝虎威道：「護法，雁蕩山周圍百里，饒得他蓋天幫人馬，也不能將咱們團團圍住，屬下知道左側有一個山谷，十分隱蔽，賀島主大可以率人到那裏駐紮，如此更加靈活，又不虞被東郭西城發現！」

金空空大喜，道：「你快帶路，把糧食帶一部份去！」當下由郝虎威引路，走了個多時辰，進入一座密林，過了樹林，裏面三面高峯插雲，果然甚是隱蔽。

金空空看後點點頭，道：「好則好矣，不過若讓人發現，堵住樹林通路，則危矣，須得小心提防！」隨即又跟賀同安夫婦商量了聯絡辦法和其他事宜，躭擱了好一陣才回去。

待金空空返回大寨，內外靜悄悄的，原來雲開恐怕東郭西城今晚再來，下令休息，只留下一小部份人巡視各地和注意山下之動靜。金空空將賀同安夫婦等人之情況告訴諸人，問道：「山下可有動靜？」

雲開道：「東郭西城已帶人退走了，屬下派了十多個精細的探子下山打探，至今尚未有人回來報告，料那廝不會甘心失敗，必會再來！」

「不錯，萬萬不能大意！」金空空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寨內的食水可用多久？」

藍鳳道：「昨夜救火用了一部份，如今大概尚可支持七天！」

金空空道：「銀髮老虔婆的毒十分厲害，須防她在水源處下毒，飲用之前，須先讓畜牲試過，後山若有水源，最好取那裏的！」

姬蘭君道：「空空，你認為東郭西城

下次來攻，會由何處來?又會採取什麼手段?」

金空空想了一下，反問:「蘭君，你判斷他們會從何處來?」

姬蘭君道:「小妹恐他們會由後山上來，因為後山的暗道，雖然隱蔽，但既有道路，便難免會被有心人發覺!」

金空空一拍大腿，道:「不錯，由即日起，後山連暗道交由山字堂負責，而後寨則由龍香主夫婦負責，山右改由雲副總堂主負責，山上之暗器和弓箭足夠否?」

藍凰道:「還可以應付。」

「後山暗道須多設暗樁和檑木滾石，教他們上了半山便下不了去!」金空空吸了一口氣，道:「今日且休息一天，明天起加緊準備檑木和重建暗樁!最重要的一點:假設讓對方高手攻了上來，也不能亂了脚陣!」

姬蘭君道:「咱們少了一名高手押陣，否則也不怕他們!」

由蓋天帮反叛過來的香主鄒明忽道:「姬護法，你看廖柏夫用不用得?」

姬蘭君拿眼望着丈夫，金空空道:「待老夫去看看他再說!」他言出即行，與鄒明到地窖，只見廖柏夫豎膝席地而坐，雙眼緊閉，臉上神色甚是泰然，似乎不知道有人來，亦似乎已經慣了囚犯之生活。

金空空首先覺得他似乎有所改變，乃打開鐵柵，剛想跨步進去，廖柏夫雙眼不睜，却開腔道:「金老頭，你為何今日來看老夫?」

金空空暗暗佩服其仔細和聽覺，須知一個人內功練至深處，耳力自然靈敏，並可由脚步之輕重，呼吸之長短緩急，判定來人之武功造詣，但金空空却故意問道:「你怎知是老夫?」

「凰鳳寨人員雖多，除了余青玉和你之外，找不到第三個，余青玉既然已下山，自然是金空空!」廖柏夫張開雙眼，神色不變地道:「鐵冠隨余青玉下山，未知你們是否有找人假扮老夫?」

金空空再一怔，他沉吟了一下，在他對面坐下，道:「有，換作是你，你也會這樣做!」

廖柏夫點點頭，道:「這不是什麼絕活，但却十分有效，最低限度堵絕了老夫之後路，迫使老夫非投降不可!」

金空空道:「遵余盟主之囑，咱們從來未曾求過你投降，只望你能幡然大悟，棄暗投明!」

鄒明道:「總堂主，乾坤盟上下一意望你能投入乾坤盟，共伸正義!」

廖柏夫看了他一眼，回首再望着金空空，問道:「你是老江湖，不是余青玉，怎會相信老夫?」

金空空道:「老夫是眞心實意要扶助余盟主的，說眞的，當初老夫並非為了什麼武林正義，只為了報答余盟主知遇之情!老夫江湖經驗雖然比他豐富，在此之前，若論到武功和地位，亦在他之上，甘願受其驅策，亦只為此!」

「如今又如何?」

金空空道:「如今深覺自己所做的，十分有意義，人亦開朗了許多!」

「恭喜了!」廖柏夫道:「你今日來此大概是來討消息的吧?何不開門見山?」

「還是那句話，希望你加入本盟，則武林幸甚!」

「老夫早已答應過余青玉，但你們仍將老夫囚於此，由此証明你們對老夫還是不放心，否則不會在飯菜中下迷藥!」廖柏夫冷笑道:「今日又能夠相信我?」

金空空頗覺難以應付，半晌又道:「你自問斯時又是誠心投降的?既然不是眞心實意的，又怎能怪咱們?」

「說得不錯，那時老夫確是敷衍你的，打算在你們沒準備的時候，挾持余青玉之老婆下山!」

金空空心頭暗怒，臉上仍不動聲息:「你肯說出實情，証明有改變!」

廖柏夫不答而問:「昨夜上面殺聲透地，未知情況若何?」

鄒明道:「東郭西城率人來攻，但吃瘪而回，丟下了六百具屍體，若有您之助，凰鳳寨更加穩如鐵塔!」

廖柏夫點點頭，道:「凰鳳寨易守難攻，東郭西城鎩羽而歸，絕不奇怪!鄒明，老夫有話與金護法商量，你且回去!」

鄒明望一望金空空，見他向自己打眼色，遂告辭而退，金空空道:「未知你有何高見，可反敗為勝?」

廖柏夫哈哈笑道:「你先把東郭西城帶來的人馬介紹一下!」金空空耐着性子，將東郭西城手下大將描述了一下。廖柏夫又問:「你自比東郭西城如何?」

金空空傲然道:「老夫自信能勝他半籌以上!」

「老夫亦自信能勝得了銀髮婆婆!」

金空空道:「但那老虔婆擅使毒，不好對付!」

廖柏夫道:「老夫學過龜息大法，雖未至爐火純青之境，但惡鬥當中，當可支持半炷香工夫不換氣，如此她之毒氣，又豈奈何得了我?其餘者，尊夫人和梅飛雪、雲開盡可殺得住!所謂兵無將而不行，敵將為我拑制，其兵雖多，不足畏矣!況進攻那一方的人數，必然要倍於防守那一方!」

金空空望着他，語氣帶着幾分疑惑。「你已想通了?」

「是的，老夫起初的確有詐降之意，但這些天來，在地窖裏深思，猛覺昨日之非，頗生後悔，人生匆匆數十寒暑，練成武功，不為武林做點事，白活數十年，有何意思?」

金空空笑道:「你能有這種想法，老夫高興之至!」

廖柏夫目注金空空，道:「就怕你沒有余青玉之雅量，未必肯放老夫出去!」

金空空道:「老夫本無此雅量，但受余盟主之啓發，如今有了，說眞的，老夫在其身上學到很多東西，說起來，眞是丟人!」

廖柏夫道:「此事非同小可，假如老夫騙你，乾坤盟的基業，便將毀於一旦!假如你對老夫尚有疑心，自不能做到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則不放老夫出去還好!你不必急於答覆老夫，最好你細心考慮一下!」

金空空想了一下，道:「老夫已經放心!如今你便可以出去了!」

廖柏夫端坐不動，道:「你憑什麼相信老夫?」

「就憑你剛才那幾句話!」

廖柏夫哈哈笑道:「也許這是老夫故意引你跌下陷阱的!」

金空空亦大笑:「老夫一向自信得很，相信不會看錯，萬一看錯，也只能認命!廖柏夫，還有一點你使老夫相信的，因為當日老夫跟隨余三公子，亦是被迫的，後來却甘心為其所用，當然那是因為他是為公不是為私，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料你亦不會例外!」他長身拉開鐵柵，道:「請!」

廖柏夫大笑一陣才慢慢長身而起，攜着金空空的手，走出地窖，廖柏夫忽道:「老夫如今一身襤褸，怕不好意思與你弟兄見面!」

「是極!老夫先帶你去洗個澡!」金空空引他進內寨，着人準備水和乾淨衣服，問道:「廖兄希望安排甚麼職位?」

「討價還價便沒有意思，即使沒有職位也無所謂。」

* * *

金空空站在門外，等廖柏夫洗好澡，更了衣，然後再引他到大廳，吩咐藍鳳敲鐘召集頭目到廳內商議，未幾，羣英畢集，金空空宣佈廖柏夫誠心加入乾坤盟，羣豪雖仍有疑慮，但廳內仍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金空空續道:「廖柏夫的職位本該由盟主安排和宣佈，奈何正副盟主都不在，故此本座越俎代庖，暫時安排他為本盟護法，若有異議者，可提出反對理由!」

半晌，郝龍威才長身道:「若廖柏夫眞心實意加入本盟，不但贊成他當護法，也誠心接受其領導，怕只怕……」

廖柏夫道:「廖某自知往日罪孽深重，難取得諸位之信任，即使我咒下毒誓，亦未必有效，因此廖某願意接受監督，甚至可以再將某囚在地窖，待大家認為值得搏一搏，才放我出來!」

廖柏夫這幾句話消除了不少人之疑慮，金空空又道:「此事由本座負責，有事唯我是問!今晚大家痛飲幾杯，歡迎廖柏夫加入本盟!」

當下一夜平安，次日開始，金空空帶廖柏夫到山寨各處巡視，廖柏夫提了許多建議，來至後寨則道:「東郭西城那老匹夫，若去而復返，必會由此偸襲，而且必先揮重軍攻前寨，以掩人耳目!」

金空空亦贊同其看法，當下重新研究防範之法，在暗道中佈下天羅地網。一連十天，山寨都十分平靜，誰知到第十一天，探子來報，東郭西城率人來犯，廖柏夫忙問:「人數大約有多少?」

探子道:「約千多個，如今離山下只有七八里。」

金空空接問:「他們在此之前駐紮於何處?」

「分散駐紮，離開此處五六十里，補充了糧食再來。」

「可曾發現有人在另一條路?」

探子道:「小的沒有發現。」金空空令他再去查探。

廖柏夫道:「東郭西城必然等到攻進後山的人到了半山，然後才會展開全面攻擊!這一次他會全面出擊!」

金空空立即又佈置了人手，前寨仍由他負責，左面梅飛雪，右面姬蘭君，後寨雲開，廖柏夫居中策應;薛旗率老弱婦孺，專事撲火運輸，崔翠負責內眷安全。同時又派了郝彪威去通知賀同安夫婦，請他們立即下山埋伏，待進攻後寨的人撤退，才進行攔截。

分配停當，全寨立即進入緊張備戰狀態中，至黃昏，後山已有消息，有十來個蒙面人進山，準備攀登，瞧其武功必是高手。

金空空冷笑一聲，道:「提早吃飯，今晚他們就會出動。」廖柏夫自告奮勇，助雲開把守後寨。

晚飯過後不久，前山又來消息，東郭西城率人已至山下，但兩側則不見有敵踪。金空空根據消息，作了調配，由梅傲華郎舅守左側;郝氏兄弟守右側，梅飛雪守後寨，姬蘭君守前寨。

未幾，東郭西城帶來的人已至寨前里許。金空空不管三七廿一立即着人先放下檑木滾石，弓箭手拉弓先射了一輪箭;但東郭西城已吃過苦頭，早將人馬分成三隊前進。他先率領一隊敢死隊，手持盾牌硬闖，檑木滾石對他們來說，起了多大作用。

金空空下令:「前面弓箭手撤回!停止檑木滾石。」他率領妻子、藍鳳和鄒明，帶了一隊人衝出寨門，迎了上去。

金空空自然找東郭西城:「東郭老匹夫，上次未分勝負，今日無論如何必須判生死!」

東郭西城嘿嘿笑道:「死的自然是你!」他避重就輕，不與金空空硬拚。這次他又帶了些好手來，敢死隊的武功，比凰鳳寨寨兵高出許多，幸好姬蘭君武功又高出對方許多，大發神威，連斃二敵!

那些敢死隊因為與對方近身搏鬥，手上盾牌不方便，有幾個乘機棄掉，誰知却讓乾坤盟匿在暗處的神箭手之冷箭射斃!剎那問，殺聲震天價響。

東郭西城見沒法由前寨突破，不斷發嘯，催促左右兩側的手下加快行動。但藍凰十分沉得住氣，待對方靠攏才下令放下檑木滾石，接着又是一陣亂箭掃射，東郭西城帶來的千餘人，霎時間已丟了百餘個!但戰事仍然未結束，燕南羣和孟俊飛向兩側急攻，乾坤盟守在兩側的人，只好「移船就磡」，換了位置，進行抵抗，是以對方沒有滾石之威脅，鬥志極盛，只一會兒，兩側都響起告急訊號。

後寨的梅飛雪只好帶了九個人馳援左側，敵住孟俊飛，不過梅傲華只能堪堪敵住新傷未癒的林飛霜!

薛旗本來另有任務，時見危急，也顧不得往昔之情，毅然上前敵住燕南羣，燕南羣斷了一隻胳臂，如何抵擋得住薛旗的銅鐧?不過七八個回合，肩上已中了一鐧，連琵琶骨也斷了!他冷笑一聲:「帥帮主請你代替薛某之位置，似乎有欠思量!」

（未完・卅）

上文提要： 錦衣人張玉郎揭穿司馬長虹沒有死，而死者戴着的是人皮面具，查問小桃紅亦推說不知，七鳳和張玉郎暗裡跟踪小桃紅私奔，探知司馬長虹既騙色、又騙財，連小桃紅也殺掉滅口逃去……八虎、小狗子追踪丁八到賭坊見他和莊家暗中交易魔劍，盤詰丁八，知道原委，忙趕去白雲寺觀音菩薩蓮花座下找尋，却找不到魔劍……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鐵小虎

奪劍聲言保管　兇徒應受嚴懲

小虎道：「幹什麼觀音菩薩，連一把寶劍都看不好，假若能順利的找回來，方才罷了，如其不然，小心本少爺將你搬到河裏去，叫祢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小狗子亦道：「或者打成碎塊，蓋厠所，叫祢臭一輩子。」

「阿彌陀佛！」

大雄寶殿之外，傳來一聲誦佛聲。

夜晚寂靜，顯得格外渾厚，洪亮。

慈悲和尚應聲飄然而入，眼見小虎主僕，正在對觀音大士的法身拳打脚踢，忙上前阻止道：「罪過，罪過，對菩薩法身，千萬不可如此無禮。」

小虎挑眉瞪眼道：「哼，觀音大士自己不盡責，休怪本少爺無禮。」

慈悲和尚愕然一楞，道：「菩薩什麼地方不盡責？」

小狗子道：「祂沒有將魔劍看好，該打，欠揍。」

慈悲和尚道：「是兩位小施主，將魔劍交大士保管的？」

八虎道：「那倒不是。」

「如此，與大士何干？」

「是有人藏在祂的蓮花座下的。」

「那一位施主這樣糊塗？」

「劊子手丁八。」

「他將寶劍藏在蓮花座下作甚？」

「以便與人交易。」

「跟誰交易？」

「一個喜歡賭錢的糟老頭。」

小狗子追問道：「喂，你可曾看到一個糟老頭，跑進大雄寶殿來？」

慈悲和尚否認道：「沒有。」

「你敢保證？」

「敢！」

「憑什麼？」

「憑老衲天黑之後，一直在此打坐，片刻之前，才因內急而離開。」

鐵小虎腦中靈光一閃，道：「哈哈，你這是不打自招。」

慈悲和尚一怔神，道：「何謂不打自招？」

八虎道：「那個嗜賭的糟老頭，其實就是你自己。」

小狗子補充道：「也就是說，魔劍早已被你取去，還故意放了一窩小老鼠嚇唬人。」

慈悲和尚聞言大怒道：「荒唐！荒唐！簡直是無中生有，空穴來風！」

小虎虎目暴睜，一瞬不瞬的盯着他，道：「你不承認？」

「哼！」

「那麼，可願意回答在下幾個問題？」

「說！」

「死囚遊街時，你去幹嘛？」

「超渡亡魂。」

「當眞慈悲爲懷？」

「此乃出家人的本份。」

「事後，在丁八的住處，發現一錠銀子上，被人用米粒嵌上去七個字，顯見此人內力深厚，絕非泛泛之輩。」

慈悲和尚滿面不悅道：「娃兒爲何要對老衲說這些不相干的事？」

「本少爺認爲是你幹的。」

「不是！」

「當時，在附近，並無任何武林高人。」

「江湖上人才輩出，娃兒能識得幾人？」

「大和尚認爲是誰？」

「貧僧沒留意。」

「你也沒去賭坊，當莊推牌九？」

「老衲根本不會。」

「然而，本少爺却覺得，越看越像。」

小狗子驚「哦」一聲，道：「我也發覺，大和尚的貌相，跟那個糟老頭十分相似。」

慈悲和尚冷哼一聲，道：「天下相貌差不多的人多的是，何須大驚小怪。」

八虎道：「可是，你湊巧又身在白雲寺，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有何不同？」

「此地乃是丁八藏劍之處。」

「有人藏劍難道就來不得？

「和尚不覺得來得太巧？」

「巧又怎麼樣，白雲寺是老衲捐資興建的，等於是回到自己的家。」

「既是自己的家，爲何放着禪榻不睡，要在此逗留？」

「和尚打坐，就是睡覺。」

「一定要在大雄寶殿？」

「習慣如此。」

小狗子沒大沒小，粗聲大氣的道：「你娘，殺人的藏劍在此，你偏巧一夜未去，明擺着你就是老搭檔。」

慈悲和尚怒眉一揚，道：「除百善先生外，老衲平生不與旁人搭檔。」

鐵小虎跳過神桌，衝到和尚面前去，伸手道：「廢話少說，交出魔劍就萬事皆休。」

「老衲無劍可交。」

「本少爺信不過。」

「慈悲和尚，慈悲爲懷，老衲從來不打誑語，願以信譽擔保。」

「哼，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放眼武林，走馬江湖，找不出幾個好東西來。」

「要怎麼樣娃兒才肯相信？」

「搜你的身！」

「老衲的全部家當，只有手中的這個鐵缽，此外別無長物。」

「口說無憑，搜了才算數。」

「放肆！」

「或者心甘情願的接受攷驗也行。」

「如何攷驗？」

「將血劍抵住你的咽喉，是敵是友，是死是生，一試便知。」

「大胆，貧僧從來不接受威脅。」

「哼，這可由不得你，看劍！」

劍字出口，招已出手，刷！拔劍出招，一氣呵成，但見紅光一閃，劍若靈蛇般，疾向慈悲和尚的咽喉竄去。

迅若奔雷，既快且準，果然是名家手筆，連慈悲和尚忍不住讚了一句：「娃兒好劍法！」

猛地，鐵缽掄了一個半圓，護住全身，陡聞噹！的一聲響，劍缽相撞，火星四濺。

乖乖，好厲害的寒鐵寶劍，精鋼打造的鐵缽，居然被人削去了一大片。

八虎也被反彈之力，震得右臂發麻，虎口隱隱作痛。

慈悲和尚大發雷霆道：「紅小虎，你太狂妄自大，簡直目中無人，如非看在南金的情面，尤其是顧念你對北鐵的情義上，老衲早就將你送上西天，姑且大人不記小人過，放你一馬，再見！」

說走眞走，寬大的僧袍一抖，帶起一陣旋風，奪門如飛而去。

「媽的，慢走！」

「媽的，不要跑！」

「把命留下來！」

「送你回姥姥家！」

八虎、小狗子怎肯就此善罷甘休，立即咬着慈悲和尚的尾巴追出去。

* * *

龍虎小霸王的輕功不弱，與慈悲和尚不過數步之隔，可是一追出白雲寺，便緊急煞車，沒再追下去。

小狗子沒料到他會來這麼一手，煞車不及，衝過了頭，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大叫道：「神經病，在搞什麼鬼嘛？」

鐵小虎道：「不追啦。」

「奇怪，剛才還拚死拚活的要追，現在——」

「現在不追啦。」

「爲什麼？」

「和尚可能沒有說謊。」

「少爺怎知他沒有說謊？」

「魔劍告訴我的。」

「什麼？魔劍會說話？」

「是咱家感覺出來的。」

「它沒有復仇的慾望？」

「連一點意思也沒有。」

「這表示——」

「表示慈悲和尚並非肆虐鐵虎莊的兇手。」

話完，立又振袂而起，箭也似的奔向另一個方向。

小狗子亦步亦趨，緊追不捨，詢長問短道：「八少爺，是不是那條筋不對勁，還是吃錯了藥，幹嘛又要玩命？」

「快，再晚就來不及啦。」

「又要去追和尚？」

「不，去找殺人的。」

「咱們剛從他那兒來的吔。」

「再回去！」

「回去？」

「和尚沒有說謊，那說謊的人一定是丁八。」

「少爺懷疑魔劍還在丁八手中？」

「起碼他知道確實的下落。」

「這話不假。」

「同時，也不允許他再活在人世。」

「殺人者死！」

* * *

對！殺人者死！

劊子手丁八已經死了。

死在他自己的床上。

全身赤裸裸的一絲不掛。

與那華服公子一模一樣，下體剩下一個血窟窿，「那話兒」被人割走了。

牌位搗翻在地，桌子四分五裂，衣服雜物等隨地皆是，室內一片零亂，甚至在地上，都有曾經挖掘過的痕跡。

小狗子氣虎虎的道：「狗娘養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是誰幹的？」

鐵小虎道：「應該是他的老搭檔才對，却又不像。」

「那裡不像？」

「沒有理由割人家的命根子。」

「也許對『人鞭』別有所好，拿去泡酒喝。」

「本少爺倒覺得，花香香的嫌疑更大。」

屋外，突然傳來一陣嬌滴滴的笑聲，花香香的聲音道：「鐵小虎，看來你這個朋友總算沒有白交，一猜就中。」

房子太小，被她堵住出路就麻煩了，鐵小虎反應好快，猛一個大跨步，搶到門外去。

孰料，甫出房門，便跟花香香撞上了。

不是撞上人，而是撞上山——撞上她那一雙特別茂盛的大奶子。

小虎子不由心如鹿撞，耳根都紅了。

花香香却無所謂，故意挺挺胸脯往上送。

出師不利，鐵小虎一上陣打了敗仗，退後三步，縮到門口去。

小狗子看得不順眼，臭罵道：「哼，不要臉的爛貨！」

千嬌百媚花香香以牙還牙的道：「哼，吃不到葡萄說葡萄就酸。」

鐵小虎臉一沉，道：「花香香，我問妳，那位華服公子可是妳殺的？」

花香香倒很坦白：「我不否認。」

「妳好狠毒，人家花了一千兩銀子呀。」

「一千兩銀子太少，只夠跟本姑娘握握手。」

「無論如何也不該置人於死地。」

「怪只怪他貪心不足，握手不算，還想親嘴，還想上床。」

小狗子道：「到底上床沒有？」

千嬌百媚拋來一個媚眼，道：「欲知答案，你可以花一千兩銀子，咱們開一個房間就知道了。」

小狗子作嘔吐狀，道：「臭美，我小狗子還是童男之身，仍『待字閨中』，少拿肉麻當有趣，亂勾亂搭。」

鐵小虎回頭望一眼死在床上的丁八，道：「姓丁的又是什麼地方招惹妳了？」

花香香道：「天下烏鴉一般黑。」

「什麼意思？」

「他很好色。」

「妳也很好色，豈非寶一對，一拍即合？」

「那要看對象，憑他還不夠資格。」

「於是，就把他殺了！」

「這種人渣，留在世上，徒然糟蹋糧食。」

「也不至於非要把他的命根子割掉不可呀。」

「姑奶奶高興！」

說着，從懷裡掏出一條紅繩來，上面一串穿着幾條有乾有濕的「香腸」，面不改容的嬌笑道：「高興收藏這些戰利品，作爲紀念。」

小狗子怒氣冲天的大罵道：「卑鄙！無恥！下流！不要臉！」

千嬌百媚嗤嗤乾笑道：「再罵呀，怎麼不罵了，再不罵等一下就沒有機會了。」

小狗子道：「妳娘，說妳賤，妳眞賤，別急，慢慢的來，遲早會把妳罵爛，罵臭，罵死的！」

花香香道：「只怕時間不多，機會不再。」

鐵小虎道：「本少爺想瞭解，是什麼理由使妳找上姓丁的？」

「咱們的目標一致。」

「妳也是爲了——」

「不錯，也是爲了鐵家的血劍。」

「找到了沒有？」

「如果弄到手，早已遠走高飛。」

「本少爺懷疑，妳與丁八早有勾結。」

「錯！錯！錯！大錯特錯，丁八的老搭檔是那個推牌九的糟老頭。」

「可知此人是誰？」

「不知道。」

「有無將他截住？」

「截住了推牌九的，就不會來找殺人的了。」

八虎沒想到花香香知道的事這麼多，而且如此詳細，雙眉一軒，道：「芳駕究竟是何方神聖？」

花香香嬌滴滴的道：「姑娘姓花，叫香香，又嬌又媚，又香又脆，早就告訴你了，何必故意吃豆腐。」

「哼，少耍嘴皮子，我問妳是何門何派的？」

「無門無派。」

「不是幽冥教的人？」

「不是。」

「妳爲什麼想要爭奪寒鐵寶劍？」

「寶劍神刀，人人喜愛，就好像俊男俊女，那個姐兒不喜，那個哥兒不愛。」

「哼，騷啊，三句不離本行。此乃機密大事，妳的消息是從那裡得來的？」

「姑娘另有管道。」

「什麼管道？」

「抱歉，無可奉告。」

小狗子本待打破砂鍋問到底，千嬌百媚花香香挺一挺胸脯，拋來一個勾魂媚眼，搶先說道：「你們的屁放完了吧，現在該談談正事了。」

鐵小虎一怔，道：「我們之間還有正事？」

「當然有。」

「什麼事？」

「床笫間事。」

「哼，不要臉的女人！」

「坦白說，我花香香對你紅小虎很有興趣。」

「很抱歉，我紅小虎對妳花香香毫無興趣。」

「上了床你就會有興趣的，保証顚龍倒鳳，飄飄欲仙。」

「騷啊，賤啊，爛啊！」

「既不要你的銀子，也不會割你的命根子，從此愛河永浴，比翼雙飛！」

「做夢！休想！天下的女人死光了，本少爺也不會找上妳。」

「你不答應？」

「廢話！」

「可曾想到嚴重的後果？」

「媽的，難不成誘姦不成想强姦？」

「就是這個意思。」

「哼，這可鮮，老子就不信妳是個三頭六臂的蜘蛛精，能把我紅小虎怎麼樣。」

「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事實如何，立見分曉。」

水葱兒似的手指，駢指如戟，指着鐵小虎，忽又嬌叱一聲：「脫！」

說神，眞神奇。

說玄，眞玄妙。

隨着花香香的這一聲「脫」，鐵小虎的一件上衣，立即不翼而飛，飛上了天。

小狗子更慘，脫的是褲子，腰帶無力自斷，褲子落在脚面上，僅僅還剩下一條內褲。

小虎大怒道：「奶奶的，妳要咱們當脫星？」

花香香道：「還要你們跳脫衣舞。」

「妳不是人？」

「本來就不是！」

霎時，本來平整的地面，突然間變得凸凹不平起來，復有無數的石頭、碎磚、瓦片、土塊、蜂羣蟻隊般攻向二人的脚部，爲了閃避這些討厭的東西，自然而然的，手舞足蹈起來了。

一面脫衣，一面跳舞，當眞跳了脫衣舞。

「撤！」

萬般的無奈，小虎一聲令下，立與鐵狗撤至屋內去。

* * *

「胡力何在？」

「玉娘何在？」

「事出突然，變生肘腋，到這時才想到召喚胡力與石玉娘。

實則在八虎發話之前，石玉娘、胡力已飄然而現，跟千嬌百媚花香香幹上了。

可惱花香香的法力業已發動，雖然避入屋內，困厄却依然未解，門窗全被堵死，從屋頂上灌下水來。

大水來勢好猛，眨眼便淹至胸部，小狗子呼天搶地的大叫道：「糟啦，糟啦，俺是旱鴨子，淹到脖子就會翹辮子，胡力，石玉娘，你們再不救駕，我可要罵人啦。」

還沒有來得及開口罵人，猛聽轟！轟！兩聲巨震，牆壁已倒，大水奔瀉，總算有驚無險的逃過這一劫。

穿好衣服，順手在丁八的身上掃了一劍，將血劍還入鞘中，撲出泥濘的小屋時，二人不禁看得一呆。

胡力不見了。

石玉娘不見了。

花香香也不見了。

* * *

並未去遠，就在左前方的城牆脚下鬥法。

以一對二，花香香顯然頗感吃力，屈居下風，苦戰片刻後，頓起退意，沿着城牆向南退走。

孰料，奔沒三丈，被一道無形的牆阻住，心道：「要糟，是『無影壁』。」

急忙轉身回撲，企圖另覓出路，奈何爲時已晚，三面都被「無影壁」困死了。

胡力、石玉娘就站在城牆上，引來護城河裡的水，劈頭蓋面，如天河倒瀉般灌下去，一刹那的工夫，便將千嬌百媚淹沒。

沒有淹死她，她會游泳，又是仰姿，就浮在水面上，舒服而又惹眼得很。

小虎已至，彈身而上，睹狀不悅道：「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酷，爲什麼不用大石頭把她砸扁，砸爛，砸成肉泥巴？」

胡力道：「下面有水，她可以潛入水中，效果不大。」

小狗子也到了，威風八面的道：「一開始就犯了錯誤，根本就不應該用水攻，又給她一個搔首弄姿賣騷的好機會。」

石玉娘委婉的道：「用水攻，是別有打算。」

鐵小虎道：「有什麼打算？」

「想把她冰凍在這裡。」

「好，這法子不錯，快冰呀。」

「現在水太少，可能困她不住。」

「那要等到何時？」

「最好是八分滿的時候。」

無影壁的範圍甚大，距八分滿還早。

河水傾盆而下，似暴雨，更似城牆上掛了一個特大號的蓮噴頭，清涼的河水灑在花香香的嬌軀上，直呼：「涼啊，爽啊，那個多情的小子，下來陪姑奶奶洗個鴛鴦澡吧。」

鐵小虎聽在耳中，一股怒氣直冲腦門子，氣忿忿的道：「這樣太便宜她了，得想辦法給她一些點心吃。」

胡力道：「星君可有高見？」

八虎道：「變幾條水蛇來陪她玩玩吧。」

小狗子道：「最好是鑽到她褲襠裡去咬。」

石玉娘的行動就是最好的答覆，口中唸唸有詞，乍然駢指如戟，一指水面，喝了一聲：「變！」

說變就變，水裡果然平空生出十幾條水蛇來，輕擺着尾巴，蛇信吞吐中，全部游向花香香。

花香香毫不驚慌，依舊仰面而卧，叱道：「哼，雕蟲小技，簡直是班門弄斧。」

口中唸咒，手上作法，立即變出兩隻大水鴨來，將十幾條水蛇清潔溜溜的吃掉了。

猛可間，發動反攻，興起了一陣狂飇，人也振臂騰空而起，意欲突圍而出。

這是不可能的事，胡力、石玉娘早已佈下一道無形的天羅，花香香一觸及天羅，便被反震下去，又落入水中。

花香香銀牙一咬，惡狠狠的道：「死狐狸，臭石頭，你們到底打算把老娘怎麼樣？」

石玉娘道：「好說，先將妳冰封在此，等無根大師來處理。」

花香香道：「住口，河水不犯井水，無根大師老禿驢若是胆敢撈過了界，我師父玄天道長不抽他的筋，剝他的皮才怪。」

「哼，妳那個牛鼻子師父只會煽風點火，惹是生非，怎能與無根大師相提並論。」

「臭石頭，妳少老王賣瓜。」

「癩蝦蟆，妳的末日到了。」

「殺！」

「打！」

花香香又旋飛而起，準備强行闖關，被胡力呼來無數鵝卵石，硬生生的將她打下去，逼得她縮頭縮腦的潛入水中。

片刻，水深已達七分以上，石玉娘及時施法，水面立告冰封。

好奇妙，也好詭異，就像是變魔術一樣，河水一分分，一寸寸的，就在大家親眼目睹之下冰凍下去，不多一會工夫，便變成一整塊透明的結晶體。

花香香的反應也不慢，並未如石玉娘所期望的，將她冰封在大冰塊的正中央，千嬌百媚臨危不亂，一陣掙扎，居然未將她的粉臉冰住，在冰面之上露出一個頭。

＊　＊　＊

八虎睹狀好不興奮，大鼓其掌道：「很好！棒！這個臭娘們，很快就會變成冰棒！」

小狗子道：「可惜不能吃，吃了一定會惹來一身騷。」

小虎道：「這個爛貨，她本來是什麼東西？」

胡力答道：「一隻癩蝦蟆。」

小狗子大笑特笑道：「什麼？是一隻癩蝦蟆？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眞笑死人啦，笑死人啦，哈哈！哈哈哈——」

言吧，一陣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後合，笑得眼淚直流。

胡力對小狗子道：「你用詞不當。」

小狗子眼一瞪，道：「那裡不當？」

「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是指臭男人而言。」

「臭女人也說得通。」

「怎麼說？」

「天鵝不單是母的，也有公的。」

「哦？」

「臭女人想吃的自然是公天鵝的肉。」

鐵狗言之成理，胡力啞口無言。

小虎好奇道：「可否叫她現出原形來瞧瞧？」

石玉娘道：「當然可以，不過——」

「不過怎樣？」

「怕她趁隙逃走。」

「怕什麼，咱們有四個人，八隻眼，插翅也飛不走。」

「另外還需要一樣東西。」

「說清楚。」

「尿，男人的尿。」

此話一出，小狗子差點笑彎了腰，嘻皮笑臉的道：「怪事年年有，就數今天多，許是花香香太爛太臭，合該她註定要喝男人的尿。」

拍一下胡力的肩胛，道：「老胡，勞你的駕，就賞她一泡尿吧。」

胡力搖首道：「我的尿無效。」

「這是爲何？」

「因爲我不是人。」

「一定要人尿？」

「非人尿莫辦！」

八虎略作沉吟，以小狗子對付胡力的方法來對付他，拍拍肩膀，道：「小狗子，別客氣，機會難得，就尿他一下吧。」

可把小狗子給嚇壞了，急聲道：「我還沒有娶媳婦呢，不幹。」

八虎臉一沉，道：「傻蛋，怕什麼，沒有娶媳婦正可以練習一下，『那話兒』遲早要見人的，何況，這也是本少爺的命令，你不尿誰尿？」

少爺令出如山，小狗子不敢違抗，踩踩脚，扭扭腰，心不甘，情不願，老大不高興的問道：「尿那兒？」

胡力道：「尿頭。」

「尿頭？這多難爲情，俺還是不折不扣的童子鷄呀。」

「尿頭的效果最好。」

「能不能換個地方？」

「她全身凍在冰裡，無處可換。」

「總可以換個方法？」

「換什麼方法？」

「譬如，先尿在別處，再撥上去。」

「嗯，這倒可以，只要人尿淋頭，效果還是一樣的。」

鐵狗聞言總算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奔至丁八居處，找來一個碗，避開大家，躲在城垛子後面，拉開褲子，撒起尿來。

小虎看在眼裡，戲謔的笑說道：「哼，沒有出息，這點小陣仗就緊張成這個樣子，將來如何衝鋒陷陣啊。」

鐵狗的尿還眞多，尿了一大碗，端過來嚷嚷道：「誰來澆？誰來潑？」

石玉娘抿嘴笑道：「一事不煩二主，還是你自己來吧！」

小虎見他故意端着碗，往自己面前湊，不悅道：「媽的，少耍花樣，端遠點，多不衞生！」

鐵狗眞絕，湊近自己的鼻子，嗅了一嗅，皺一皺眉頭道：「嗯，是不好聞，辛臭腥騷，五味雜陳。」

前行數步，選一個最接近花香香，又是面對面的地方停下來，道：「喂，爛貨，咱們好歹相識一場，俺小狗子不願欺人太甚，妳說吧，喜歡什麼味道，可以網開一面，替妳加點料。」

千嬌百媚花香香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的道：「臭小子，我警告你，胆敢將尿潑下來，姑奶奶就跟你沒完沒了。」

「娘哩，少撒潑，已是甕中之鼈，還是省點力氣，談談妳喜歡的味道吧。」

「雜種，小流氓，臭小鬼，猪，狗，你——」

「妳不肯說出自己喜好，就保持原味吧。」

「小狗子，你最好當心，當心把你給閹掉。」

「原味也不錯，童子尿，芬芳可口，還可醫百病哩。」

「住手！住手！住……」

小狗子是個鬼靈精，跟她扯皮的目的，就是想激怒她，誘她抬頭，騙她開口，眼見時機業已成熟，倏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趁她吼叫不備間，一大碗的尿，馬上當頭潑下去。

好準，滿頭，滿臉，滿口都是尿。

人尿澆頭，異事立生，千嬌百媚的花香香，馬上現出原形來，果然是一隻雙眼暴凸，馱着一背斑紋，醜陋、笨拙、兇惡、而又惹人厭的癩蝦蟆。

「嘓！嘓！嘓！」

癩蝦蟆體積不大，冰凍的滋味不好受，嗚叫聲中，立如溜滑梯似的，溜到花香香脚部的位置去。

小狗子喜不自勝的道：「很好！好好玩啊，好好玩啊，把妳冰凍在此，看妳還敢不敢再到處賣騷。」

癩蝦蟆太小，現出一個人形大洞來，小虎忙道：「趕快堵起來，用冰封住，凍死她，免得被她溜走。」

石玉娘躬身道：「奴婢正有此意。」立又引來河水，灌進洞穴去。

距料，驀在此刻，空際響起一聲霹靂。

聲音奇大，震耳欲聾，力量奇猛，將整個無影壁，包括裡面的巨大冰塊，全部震碎，癩蛤蟆已化作一道靑光，直上雲端。

在雲端傳來一個蒼勁而又憤怒的聲音：「貧道不願以老欺小，更不願與你們這兩個不成器的妖孽動手鬥法，這筆帳記在無根的頭上，我老人家自會找那個老禿驢討回來。」

發話之初，尚在頭頂不遠，話未說完時，便已消失在夜空中，看在小虎主僕眼中的，不過是幾片雲彩而已。

＊　＊　＊

鐵小虎十萬火急的道：「是什麼人？」

胡力道：「玄天道長。」

「花香香的師父？」

「正是。」

「快去追呀，別發呆。」

「追不上，追也是白追。」

「牛鼻子這麼厲害？」

「厲害得很。」

「比無根大師如何？」

「約在伯仲之間。」

小狗子乃小兒的心性，最喜歡看熱鬧，道：「那就快把老和尚給請來，鬥一鬥老雜毛，一定精彩萬分，好玩又有趣。」

石玉娘淡淡一笑，道：「不必咱們去請，玄天道長的心胸是狹窄，睚眥必報，他自己會殺上崑崙天柱峯，打進無根洞去的。」

八虎靈機一動，神采飛揚的道：「如此說來，玄天道長就是那個幽冥教主？」

石玉娘道：「不是他。」

「那是誰？」

「天機不可洩漏。」

「起碼妳得告訴本星君一件事。」

「請星君示下。」

「花香香爲何要爭奪寒鐵寶劍？」

「她是幽冥教的右使者。」

「哦，原來如此。」

「與左使者張半仙都是玄天道長的門徒。」

「徒弟是魔教的左右使者，老雜毛這個做師父的，必然與幽冥教主關係密切？」

「也許是，也許不是，奴婢不敢妄下斷語。」

「神州怪傑萬事通妳應該知道是誰殺的吧？」

「因爲姓萬的沒有聽從幽冥教主的號令？」

「是的。」

「屠夫侯三又是何人所殺？」

「不是那隻癩蝦蟆。」

小狗子忽道：「我知道啦。」

八虎一怔神，道：「有屁快放。」

「是百善先生。」

「何以見得？」

「道理很簡單，當時在太白居，嫌疑份子一共四個人，神州怪傑萬事通，午夜亡魂，死在花香香之手，且有幽冥令爲憑，鎭八荒杜天雄事後証明，已良心發現，棄惡從善，甘願在公子座前爲奴，剩下來就單單只有百善先生獨自一人了。」

鐵小虎沉思少頃，道：「不錯，論事推理，有板有眼，小狗子，你很有長進，越來越聰明了，眞不愧爲本少爺的狗頭軍師。」

小狗子順着桿兒往上爬，自吹自擂道：「本來就不賴嘛，乃大將之才，是少爺埋沒人才，未加重用。」

＊　＊　＊

行將破曉。雞鳴不已。

東方業已露出些許魚肚白。

響劍司馬長虹身手矯捷，動如脫兔，從城頭掠過，奔向南方。

南方不遠，黑忽忽的有一大片黑森林。

森林深處，有一座紅磚綠瓦的大宅子。

宅子雖大，却無人居住，處處蛛封塵積，一副破落戶樣子。

有人說這裡經常鬧鬼，是鬼屋。

有人說這裡常鬧出命案，是兇宅。

其實，響劍司馬長虹比誰都明白，這是他自己的家。

雖然是自己的家，並未長驅直入，在外面留連半晌，確定無人跟踪時，才踏進一棟大樓去。

「媽的，又玩女人又殺人，折騰了一夜，還眞累，先睡一覺再說，反正司馬長虹已經不存在，即使走在開封大街上，也不會有人認得我。」

樓內有床。

床上有被。

心裡既然這樣想，隨即翻身上了床。

眞放得開，一合上眼，便鼾聲大作，睡着了。

可把鐵小鳳害慘了，她判斷，寒鐵寶劍必定藏在此地，司馬長虹是來此取劍的。

在司馬長虹尚未將魔劍起出，或者弄明藏劍處之前，鐵小鳳自然不便輕舉

妄動。

只好像門神似的守在外面。

司馬長虹睡得很沉很香，鼾聲如雷。

七鳳聽在耳中，十分惱火，暗道：「笨啊，何不先搜搜看，倘若找到血劍，就在睡夢中送他上西天，也免得費時費事。」

心意一決，立即付諸行動。

然而，搜遍了兩旁廂房，却毫無所獲。

而司馬長虹依舊酣睡如故。

天色則已大亮，樹梢頭陽光乍現。

鐵小鳳有點按耐不住了，覺得與其在此苦候，倒不如進去將他生擒活捉，只要將司馬長虹擒在手中，何愁找不到魔劍的下落？

隨即閃身闖進大樓去。

司馬長虹不愧爲是老江湖，老江湖雖在睡夢之中，依然耳聰目明，七鳳前脚甫跨過門檻，便陡地一躍而起，怒目暴睜喝問道：「什麼人？」

鐵小鳳上前三步，從容不迫的道：「姑娘紅小鳳。」

響劍司馬長虹聞言暗自吃驚不少，表面上則故意裝糊塗：「老夫不認識妳。」

七鳳緊追不放：「姑娘我却認識你。」

「不可能，妳我素昧生平，緣慳一面。」

「且報上名來。」

「老夫曲德。」

「哼，你是很缺德，卻不是曲德。」

「女娃兒休得信口開河，注意妳自己的口德。」

「既然敢做，就不要怕人說，小桃紅對你死心塌地，把你當作知心人，你這狠心狗肺的東西，却不但要她的身體，要她的錢財，最後還要了她的命，你還算不算是人？」

此乃機密大事，司馬長虹一聞此言，整個人都嚇呆了，道：「丫頭，這些事妳是如何知曉的？」

鐵小鳳語冷如冰的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隔壁有耳，隔牆有眼，舉頭三尺有神明。」

司馬長虹如遭雷擊，渾身打了一個冷顫，手握劍柄道：「好卑鄙的女娃兒！」

七鳳譏諷道：「兵不厭詐，這並非缺德之事。」

「紅小鳳，妳意欲何爲？」

「姑娘想先弄清楚，閣下是否準備繼續冒充缺德鬼？」

「我——」司馬長虹仍圖支吾其詞。

「少裝蒜，你敢對天盟誓，說你不是司馬長虹？」

「是又怎麼樣？」

「是就好辦，有幾句話要問你。」

司馬長虹臉色陰晴不定，一言未發。

七鳳緊咬銀牙，道：「鐵虎莊的血案你有沒有份？」

司馬長虹斷然否定道：「沒有。」

「你說什麼？沒有？你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自欺欺人。」

「大丈夫一言九鼎，沒有騙妳的必要。」

「哼，大丈夫不會裝死！」

「女娃兒說話該客氣點。」

「大丈夫更不會騙女人的皮肉錢，謀財害命。」

「小桃紅心甘情願倒貼，不要白不要。」

「難道她也心甘情願被你一劍捅死！」

「這是我們之間的私事，妳管不着。」

「不是私事，是公事，姑奶奶非管不可，我問你，你在逃避什麼？隱藏什麼？爲什麼千方百計的想把『司馬長虹』這四個字弄掉，弄死？」

七鳳詞鋒犀利，步步緊迫，絲絲入扣，逼得司馬長虹無詞以對，啞口無言。

鐵小鳳毫不放鬆，繼續乘勝追擊：「我再問你一遍，鐵虎莊的血案你有沒有份？」

司馬長虹模稜兩可的道：「此事與女娃兒何干？」

「是本姑娘在問你。」

「據我所知，多數人皆係被迫參加。」

「司馬長虹，別打馬虎眼，顧左右而言他，說實話你可曾參加？」

被逼急了，司馬長虹遲疑再三後，始不得不坦然承認：「見眞人不說假話，鐵家的血案，我司馬長虹是有一份。」

「幽冥教主給了你多少好處？」

「純粹是抓公差，被人利用，那來的好處。」

「放屁，沒有好處，你會爲人賣命？」

「時勢逼人，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少打哈哈，你敢說未曾分得一柄寒鐵寶劍？」

「既已知道，又何必多此一問。」

「交出來。」

「辦不到。」

「辦不到就要你好看。」

「妳敢！」

「不敢姑奶奶就不會找上你。」

「妳憑什麼？」

「憑手中三尺青鋒。」

「看劍！」

「看劍！」

兩聲暴喝，兩把劍，一縷紅光，一縷白芒。

一樣的快如閃電，一樣的美妙絕倫，都是一等一的劍術名家，任何人皆無法分辨誰先誰後，誰快誰慢？看在眼中只是劍光，根本看不到劍。

司馬長虹人稱響劍，他在護手之上裝了一個鈴鐺，每以飛鳥作爲他練劍的靶，當他拔劍而出，將鳥兒斃於劍下時，鈴鐺始發出響聲。

不是鈴鐺偷懶，太遲鈍。

而是司馬長虹出劍的速度太快太快了。

「噹！」

是兩劍相撞的聲音。

「叮噹！」

這才是鈴鐺的聲音。

司馬長虹拔劍的速度一點不慢。

鐵小鳳也毫不遜色，甚且猶有過之。

尤其，血劍碎金斷玉，削鐵如泥，再加上魔劍本身强烈的求勝復仇的意識，兩劍一撞，勝負立分，司馬長虹的寶劍當場一斷爲二。

這一驚非同小可，猛一個疾轉身，「飛鳥投林」，破窗而出。

不！是有人破窗而入，司馬長虹身形甫起，便被人揮掌發出來的暗力，逼退到原地。

司馬長虹眸中寒芒一閃，掃了來人一眼，道：「你是紅小虎！紅小鳳的弟弟？」

來人冷然一哂，道：「錯，紅小虎比我神氣，我比紅小虎大，在下姓張，叫張玉郎，江南的武林同道送咱家一個『玉面郎君』的綽號。」

司馬長虹道：「張玉郎，你與紅小鳳是一夥的？」

玉面郎君張玉郎哈哈一笑，道：「初交乍識，談不上是同夥。」

「既非同夥，因何插手助拳？」

「非也，非也，只是事情尚未解決之前，不希望有人做縮頭烏龜，打退堂鼓，溜之大吉。」

張玉郎冷嘲熱諷，激得司馬長虹氣冲斗牛，霍地虎吼一聲：「接招！」

朝張玉郎猛攻三掌，復將手中斷劍，抖手擲向鐵小鳳。

距料，只是虛張聲勢，招一遞滿，便即彈身而起，直挺挺的向屋樑飛去。

屋樑之上，別有玄機，血劍就藏在那裡，司馬長虹動作好快，右臂疾探，便操在手中。

「魔劍！」

「魔劍！」

二人同聲一喝，分從左右兩側騰空撲去。

於情於理，司馬長虹必作困獸之鬥，萬不料却拔劍而出，繼續上升，弄破幾塊瓦片，鑿出一個洞來，挺劍往外竄，欲破屋而逃。

「殺！」

「殺！」

鐵小鳳、張玉郎大吃一驚，一個揮劍，一個發掌，卯足勁，猛追不捨。

說時遲，那時快，紅光閃過，骨碎肉裂之聲立傳，張玉郎的身手不凡，及時抓住了司馬長虹的兩隻脚。

只有兩隻脚，沒有腿，也沒有身體。

是被鐵小鳳砍斷的，齊脚踝處與小腿分了家。

不旋踵間，身體也摔下來了，沒有頭。

頭留在屋面之外，正好堵往那個洞。

血劍也在屋面之上，連同兩條手臂。

出手砍頭的人却並非鐵小鳳，也不是玉面郎君張玉郎。

* * *

「什麼人？」

「什麼人？」

屋外情況不明，不敢强行突破屋頂，二人身形疾轉，穿窗奪門飛出，然後凌空一個大廻旋，「一鶴冲天」，上了房頂。

定目處，立見屋面中央，站着兩個人。

一人握劍。

一人執鞘。

握劍的是慈悲和尚。

執鞘的是百善先生。

鐵小鳳冷哼一聲，道：「說什麼慈悲，道什麼百善，原來兩位也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滿手血腥。」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慈悲和尚宣了一聲佛號，道：「女施主說那裡話來，老衲與百善先生，慈悲爲懷，一心向善，乃是替天行道，爲民除害。」

七鳳冷冰冰的道：「知道你殺的人是誰嗎？」

百善先生道：「響劍司馬長虹。」

鐵小鳳道：「因何罪被殺？」

慈悲和尚道：「是鐵家滅門一案的兇手。」

七鳳道：「兩位眞的是想替天行道，積點陰德？」

百善先生道：「罪過，罪過，行善之事是斷斷不可以掛在嘴上的。」

玉面郎君張玉郎插言道：「是不該掛在嘴上，要嘴皮子，而要有具體的實際行動。」

慈悲和尚錯愕一下，道：「施主此話怎講？」

張玉郎仗義直言道：「將寒鐵寶劍交給這位紅姑娘。」

百善先生道：「爲什麼要交給她？」

鐵小鳳道：「因爲鐵家與紅家是生死之交的好朋友。」

慈悲和尚一臉疑惑的道：「妳姑妄言之，江湖中人姑妄聽之，實際上武林中並無紅姓一脈，你們姐弟的身份可疑。」

七鳳一提柳眉兒，道：「那麼，兩位究竟作何打算，可是想要私吞？」

百善先生呼嚕！呼嚕！的抽了幾口旱烟，道：「女娃兒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老夫與慈悲和尚只是打算暫時保管而已，將來還是要交予他人。」

「交給誰？」

「最好是鐵家的後人。」

「假如鐵家沒有後人呢？」

「就交給飛龍，請武林同道公決。」

「你說的可是良心話？」

「老夫句句言出肺腑。」

「好，本姑娘現在就告訴你——」

話被鐵小虎打斷了：「姐，別聽信他的胡言亂語，這個老傢伙滿嘴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的男盜女娼，不是個好東西。」

話未落地，人已飛身而至。

小狗子緊隨在後，寸步不離。

八虎的話太粗野，惹惱了百善先生吹鬍子瞪眼睛的道：「好狂妄的雛兒，今天你要是不把事情交代清楚，休怪老夫要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你。」（未完・十）

上文提要：玫瑰夫人與蝴蝶夫人及一干侍從來到秦豪住處，這兩個美艷尤物施展媚術，用撩人的胴體跳着艷舞，誘惑血氣方剛的秦豪歸順天一會，不得要領之下，聯同四婢合力對付秦豪，結果玫瑰夫人斷去一玉臂，蝴蝶夫人亦被飛去右耳……秦豪來至一小廟中，無聊書生、潘谷、金七等人亦奉命追來，金七還用秦豪的魁星筆先後殺死了無聊書生及潘谷，再與烈火上人對付秦豪……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隱俠華京

熱血青年變痴兒　身心痛苦受煎熬

大廳·端，黑幔低垂，會主每次召見，或太上會主召見，都在幔後，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護法本有七人，「烈火上人」已死。

其餘六人有妙空尼姑（玄眞之師）、「逍遙客」鹿雲、「四不像」喬莊、「移山手」雷猛及鐵蓮。

包括死去的「烈火上人」邱森在內的七名護法，最弱的一個是妙空尼姑，而「烈火上人」邱森還不是最厲害的一個。

至於壇主，有花浪、「東海魔漁」朱天爵、雪嫗、無極眞人、了凡、頑石道人及梅花五等人。

當然還有，如安總管安康，因事外出。這些人在過去有正有邪，現在懾於天一會的淫威，正的也不得不屈服，邪的有了靠山也就更邪了。

在這大廳外面，三死一傷，正在待命候審。

那是不見六陽之首的邱森、潘谷和「無聊書生」及受傷的金七。

幕後剛走出兩童子，一爲小吉子，另一個長得十分清秀，沒有出現過的小柱子，其實都是「生死判」仇通之徒。

小吉子朗聲說：「會主駕到。」

小柱子朗聲說：「肅立致敬！」

所有的人都離座而起，廳內落針可聞。

小柱子說：「會主已就位，金香主有事稟報，就請節省時間。」

「是。」金七門牙掉了五六顆，說話漏風，說：「啓稟會主，卑職和潘谷及『無聊書生』等追踪與二位夫人力戰負創而逃的秦豪，卑職等無能，在破廟中遭遇，沒想到秦豪仍然能重創二位同僚致死，卑職汗顏，當時未能搶救……」

小柱子說：「後去的鐵蓮有什麼說詞？」

鐵蓮站起來說：「啓稟會主，卑職趕到時，『無聊書生』和潘谷已死，金七說是秦豪殺的，但邱護法却說他在和秦豪動手時，金香主有叛意想襲擊他。」

金七大驚，萬沒料到鐵蓮會實話實說。

小柱子說：「那麼邱護法這等高手，怎會死得如此之慘？」

鐵蓮說：「有一高手在外叫戰，邱護法出殿後，只聽到一聲慘叫，就傳來倒地聲，也就變成了這個樣子了。」

顯然，小柱子站在低垂的黑幕邊，會主在幕內低聲說話別人聽不到而由他代問，由此可見，會主必是武林中常見的人。

小柱子說：「金香主，你有什麼答辯嗎？」

金七說：「回稟會主，卑職人微言輕，不便批評上級，可是事實上是卑職和邱護法持相反意見，邱護法脾氣太壞，致誣卑職反叛……」

小柱子說：「金香主和邱護法因何事意見不合？」

金七說：「秦豪那時雖然負創，和邱護法仍然打成平手，卑職怕萬一護法也不敵而受傷，剩下卑職一人，生死事小，誤了會主交待之任務而使秦豪逃走事大，才不顧一切插手，邱護法因而怒惱，以爲卑職弱了他的名頭，形同叛逆……」

小柱子說：「鐵護法，事情是這樣的嗎？」

鐵蓮說：「好像正是爲了此事，金七向邱護法施襲，這事任何人都會以爲走荒天下之大唐……」

小柱子說：「鐵護法，如妳袒護金香主，一旦出事，要負連坐之責，妳想過了嗎？」

「人情似鐵，官法如爐，本會會規雖非官法，却也不遜於官法，卑職所見到的情況的確如此，願負責任。」

小柱子說：「會主准予所請，今後金香主的行爲，鐵護法要負連坐之責。」

鐵蓮應聲坐下。

小柱子又說：「了凡壇主……」

「卑職在。」了凡站了起來。

小柱子說：「會主有令，『蝴蝶夫人』侍婢二人，因傷重復健無望，應其個人之意願，要求人道毀滅，著令你即刻辦理此事回報。」

了凡合什說：「卑職遵命。」

所謂「人道毀滅」只是美其名而已，即是予以殺死，免得勞師動衆地，既要爲她們療傷，還要人照料。

而了凡去執行這種任務，還不能顯示出不忍之色。反之，即有對會主令諭不便苟同的表示，那也是叛逆之罪。

會主宣佈如無要事，立刻各就各位，宣佈散會。

這時「四不像」喬莊和「移山手」雷猛說：「啓稟會主，卑職有關於本會興革大事希望私下啓稟，請賜予個別延見。」

小柱子在幕邊聽了一會，說：「會主准予所請，除喬莊及雷猛二位護法留下，其餘各位散會退席。」

最後只留下了雷、喬二人，連兩小也退了出去。

而且大廳門窗緊閉，房內漆黑一片。

有一種動物名爲「四不像」，但人的綽號怎會叫「四不像」呢？

原來此人是陰陽人，不男不女，由於練的是旁門邪術，頗有駐顏之術，因而雖已五旬，看來仍像是三十來歲的人，所以又是不老不少。

不男不女不老不少，不就是「四不像」了嗎？

但此人的身手，却不遜於邱森。

而「移山手」雷猛，則是天生神力，使用八十九斤的青銅降魔杵，擋者披靡。

此刻幕後傳來了聲音：「那一位護法先說？不要客氣。」語調輕而和藹，就像是錢莊櫃枱二把刀對待老客戶那麼謙恭客氣似的。

雷猛個性粗直，他也不會客套，說：「啓稟會主，卑職以爲，堂堂太上會主的堂客，在外招蜂引蝶，搞七捻三，這成什麼體統？」

此人眞是一根腸子到底，敢作敢爲，居然稱太上會主的夫人爲「堂客」。

這時「四不像」喬莊說：「卑職也有同感，二位夫人夜夜春宵，由於身份超然，屬下壇主花浪就是例子，面首無算，經常換枕邊人。本會肇建之初，豈可如此罔顧風紀，所以卑職斗胆力陳，天一會如欲樹立聲威，四海歸服，似應立刻以鐵腕整頓，寧缺勿濫……」

這人雖學了些邪玩藝，見解却十分正確。

幕後的會主說：「兩位護法的見解很好，這件事本會主必然設法進諫，但二位也不可操之過急，太上會主不管，下面的想匡正就比較困難。」

雷猛說：「太上會主爲什麼不管，難道不怕戴上……」

「雷護法請愼言。」

「會主如不敢往上反應，屬下不怕。」

「雷護法忠心耿耿，本會主十分感激，如果本會中人都像雷護法一樣，本會前途必定大放異彩，雷護法之不顧自身利害，直言上諫之作風，可謂直追唐代名臣魏徵，所以魏徵死後，太宗說：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言罷大慟……」

雷猛說：「卑職是粗人，不敢媲美古人，只希望太上會主夫人能作個好榜樣，別再朝秦暮楚。」

喬莊說：「本會初創，輿論十分重要，爲上不能自重，何以使屬下懾服，部下不服，必然陽奉陰違，人心渙散……」

「喬護法說的也是，可是同樣是人，生性各有不同。遠的且不說，明代大將常開平三日不御女，皮裂血出，所以軍中携妓，明太祖不禁。本朝前儒紀曉風，日必五度，否則即病，所以有『半生非病不離花』之句，年羹堯將軍，嗜食螟蚣，每行軍必帶健婦隨行，如不得則以母牛代之。此乃眞人眞事，史有記載，所以生理不同，需索各異……」

聽口氣，似乎會主知道說了也是白說，世上不怕戴綠帽的男人，太上會主可謂此中翹楚了。

「總之，二位的意見甚好，本會主當俟機進言，但二位千萬不可直接上諫，『文死諫，武死戰』，古例斑斑可考，明哲保身之道，兩位必然知道。」

「是……」

「由於二位對本會之興革有過人勇氣，本會主特別各賞黃金一鎰（一鎰二十四兩）！散會……」

兩護法剛退出，廳門閉上，幕後又出現另一人的聲音：「不知太上會主駕臨，請恕罪，兩位護法雖然放肆了些，但用心良苦，請免於降罪……」

「你處理此事頗合我意。」

「我實在無法責備二位護法，也很難啓稟太上會主。」

「她們兩人的行爲，我也討厭，如今被秦豪一斷一手，一去一耳，代我教訓了她們，也省得我多費唇舌。」

「可是二位夫人未必會就此改變，因二位夫人的影響所及，花浪就不正派，而新入會的朱氏姊妹，本也十分隨便，上樑不正下樑歪，今後恐怕……」

太上會主說：「你本身又如何？過去在原籍不是有個候補道的女兒文卿？你不也派人到百花樓召過十三妹？你不也

雷猛說：「嘉琳，放心回去，我們和花浪以及已死的邱森不一樣，說的話絕對負責……」

嘉琳和趙俏不出聲，以她們二人的實力合擊雷猛或鹿雲任何一個，大致上能勉强打成平手。

但一對一絕對不成。

「嘉琳郡主。」雷猛說：「我們的涵養可有限得很，上墳不帶紙錢——可別惹祖宗生氣，光火起來可不管妳是什麼郡主不郡主。」

「逍遙客」在一邊冷冷觀察，已發現了二人藏身之處，往前一撲，說：「在這兒了……」「了」字還沒說完，一塊泥球正好入口，力道未竟，想吐出來都來不及，竟順喉而下。

雷猛一聽不對，說：「鹿兄，有什麼不對……」

「叭」地一聲一塊雪球射入他的口中，這手勁和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雷猛嗆得咳了兩聲。

「是那個王八蛋暗算老子？給我滾出來！」

這工夫鹿雲也光火了：「媽的，你敢不敢見人？」

「卡察！卡察！」聲中，兩株合抱粗的大樹向雷、鹿兩人壓下，兩人疾退，那援手的人在二女面前探手一指，二女會意向北疾掠。

雷、鹿二人反撲回來，說：「報上名來，咱們見個眞章。姓鹿的見過大風大浪，尊駕身手了得，却也未必吃定了我們。」

「認了吧，老夫看你們與邱森不同，惡性不大，才手下留情，可別高估了自己。」

此人低沉著嗓音又說：「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呵。」

兩人交一眼色，好在林中黑暗，臉紅無人看到，以他們的身份，可還沒有以多取勝，聯手對敵的前例。

只是「移山手」並未撤下八十九斤重的青銅降魔杵，兩人各劈出一掌。

這兩人一剛一柔，一硬一軟，要同時接這兩種掌法，非有深奧的內力，收發自如，圓活無比的潛力不可。

這兩人誠心想一下擊敗這個高人，就算聯手，也還有點面子。那知一剛一柔的掌勁推出，忽感一股螺旋似的暗勁把他們的掌勁攪亂了。

掌勁一亂也就等於力道散了。

兩人心頭一驚，還沒決定如何再次合擊方式，那螺旋暗勁有如排山倒海而來。

兩人各自蓄力以待，但暗勁忽然轉弱，只旋起了林中地上薄薄的一層殘雪，因而二人又散了勁。

那知勁道剛散，那已轉弱的螺旋暗勁突然轉强，而奇的是竟然反其道而轉之。

兩人要運功相抗已來不及，「嗤嗤」聲中，地上殘雪、泥沙，暴捲而起。「卡察、卡察」聲不絕於耳，一時之間地動山搖，海碗粗的大樹最少有五、七株齊腰折斷，不規則地砸下。

當然，這兩個高手已脫出無儔暗勁之外。

然而，當他們發現衣衫敞開，衣扣全被狂飈刮得扯開時，這份尷尬和羞怒是不可言喩的。

＊　＊　＊

秦豪躺在洞內用山籐編結的吊床上，床上鋪著獸皮。他睡得很熟，一個人站在吊床邊，還喃喃自語地撫摸著他的面頰。

秦豪醒來，睡眼惺忪，渾如夢境。

他看了好一會才說：「眞的是嘉琳？不是作夢？」

她搖搖頭，說：「其實夢和人生有多大的分別？」

他首先抓住了她的手，然後箍住了她的柳腰，腰還是那麼細，肌膚仍然那麼細柔膩軟，而且還是「有暗香盈袖」。

其實情感如此之深的男女，又是在這不期而遇的情況之下，夢與眞實確實是難分的。

她知道那位前輩不會進洞，也知道錢、趙二位更不會煞風景，他們盡情地品嚐愛的互饋。

情最爲士大夫推崇。

愛則很少人把他掛在咀上。

慾，那就更不用說了，夫子們認爲那是罪惡的。

但在佛門對這三字的闡釋却是：「慾，屬慾界天，也就是春情發動。」

「愛，屬色界天，它泛指形象、聲音等等，也就是佛教的十二因緣(貪愛)，並不一定有慾存在。」

「情，屬無色天，即已超過形象、聲音之外，『蠟炬成灰淚始乾』、『此情可待成追憶』是情；烈士殉國是情；孔子之仁、孟子之義都是情，也就是從『自我』擴大到『利他』而爲別人著想的境界。」

秦豪與嘉琳的遇合、分離、再相逢，以至於發生小凱的事，這份情又經淬煉，愈來愈純。

他們實已把「愛、慾、情」治融在一起。

他們把自己奉獻給對方，包括身體上每一寸，以及觸之無物、聞之無聲的心靈。

任何一次親吻、一次愛撫，何嘗不是美好回憶的導體？他們盡情溫存、纏綿，天地已縮小到只有這秘洞一隅這麼大了。

「你要建立信心，天下沒有不能克服的困難。」

「妳是指什麼？」

「你體內的逆流和殲滅邪會等等。」

「嘉琳，這體內逆流太怪，我已盡了力，我總以爲當初令師傳我『不封手冊』上的武功……」

「不要那麼說，它畢竟是曠世絕學，即使練出了毛病，也只是始料不及，不必抱怨別人。」

「嘉琳，那位前輩是誰？」

「那並不重要，你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消滅這逆流，或者找到這逆流的成因。」

「也許是因我弒師犯上，合該遭報應劫……」

「不，那已死的『終南居士』和『睡道

糟蹋過不少蓬門淑女、大家閨秀？要不是『一品鍋』的女掌櫃的已名花有主了，趙俏能逃過你的手掌心嗎？」

「是……太上會主，我知罪……」

「所以這只是各人所好之不同，何必苛責？」

會主大概也在暗暗發噱，太上會主這份涵養可眞絕透了。

「是……屬下以後不再多事了。」

「你對秦豪的情況有何看法？」

「屬下以爲他難以逃出生天。」

「果眞如此，我們的想法就完全落空了。」

「但也許還有奇蹟出現。」

「我所期待的就是奇蹟。」太上會主說：「要再次告誡屬下，在武會前夕，不可違背我的前令，除非他死了，即使他走火入魔了！暫時也別動他。」

「是！」

＊　＊　＊

秦豪的情況是令人沮喪悲絕的

這兒是一個隱秘的洞府，一個貌似吳道子筆下的鬼王這麼個老頭，一直在用盡心機調理秦豪的病。

這老頭兒就是殺死「烈火上人」邱森的絕世高手。

如果秦豪此刻是清醒的，而問明了此人的身份，他會驚得跳起來。然而，他現在不會有這些煩惱了。

他現在只有身體上的苦痛。

老頭兒用盡了一切方法，無法使他體內逆衝的血脈消失，如作不到，只有兩個可能，一是入魔，一是死亡。

老頭兒長嘆一聲，看了痴呆的秦豪一會，搖頭站起來喃喃地說：「石崇豪富花丹窮，早運甘羅晚太公；彭祖壽高顏命短，天人俱在五行中……」

這當然是慨嘆宿命註定，造化弄人。

可是人不能不救，救不了秦豪，老頭兒也不甘心。

「秦豪，你要不要重振『紙手銬』的威風？」

「『紙手銬』？那有什麼威風？」

老頭搖搖頭，說：「秦豪，你還記得這兩首打油詩吧？『西去三五里，時在一二更，相對四行淚，血溶數九冰。待月沙渚上，賞雪半捲簾，波蕩舢舨動，疑是玉人現。』」

秦豪突然目蘊淚光，大叫一聲：「夢眞……夢眞……嘉琳……嘉琳呢？」

他抓住老頭兒的雙肩搖撼著，好像老頭兒要負責找到嘉琳郡主似的。

老頭兒說：「秦豪，找嘉琳郡主不難，首先要使你穩定下來，也要治好你體內的逆衝現象，這要你我合作，共同努力才行。」

秦豪似乎精神稍被喚起，一會兒又渙散了。

老頭兒嘆口氣，叫他坐好，說：「秦豪，我要試試幫你治癒體內逆流，以你的內功根基，必能領悟我的指導，你願意接受嗎？」

秦豪說：「你是何人？爲什麼要浪費時間救我這個廢人？」

老頭兒暗暗一嘆，知道他受創頗深，必須喚起他的信心和勇氣，古人說：哀莫大於心死，也正是這意思。

「秦豪，我是誰並不重要，要緊的是你不能死。」

「爲什麼？我的命比別人値錢？」

「因爲你有重責在身。」

「什麼重責？」

「你必須救出嘉琳郡主，你必須殲滅邪會。」

「你能救我，足見你的功力比我高深，你不也可以救人殲滅邪會嗎？」

「渾帳！這是你的責任，男子漢大丈夫，怎可如此沒出息？」

「老頭兒，我都快完了！你又何必？」

「快坐下，心火下降，腎水上湧，忍一時之苦，而享億萬年無窮之福，防危慮險，沐浴心身，鉛汞投而水火交，稍後，混身關竅像豆子一樣一齊爆開……」

秦豪依樣做了，老頭兒一掌放於他的背上說：「舌根下有二穴，左爲肩井，右爲石泉，正是所謂廉泉穴隨脈一齊爆開。

「到此，舌下靈液如泉水一般，臨爐大手之初，地將產生金蓮，天垂寶露，眞汞下降，透心如冰之涼，就運一點神火降之……」

但是由於秦豪心神渙散，缺乏毅力，支持力一散，老頭兒突然「吭」地一聲被震退兩步。

要不是老頭兒以一掌貼在他的背上(如雙掌即須全神加持，必然重傷)，後果不堪想像。

老頭兒面色蒼白，他知道作這事有多麼困難危險。

「秦豪，你要知道，你曾經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青年俠士，只要此心不死，有老夫襄助，必能治癒沉疴，救嘉琳郡主及消滅邪會，必是指顧間的事。」

秦豪憨笑著，好像漠不關心。

老頭兒長嘆一聲躍起，踱了一會，把洞門閉上離去。

大約是午夜，兩女一男自天一會分會中竄出。

爲首的是趙俏，當然她化了裝，中央是嘉琳郡主，後面是錢海。但他們才逃出一里多路，天一會的三個壇主兩個護法就追了出來。

壇主是「東海魔漁」朱天爵、梅花五及無極眞人。

兩個護法是「逍遙客」鹿雲和「移山手」雷猛。

斷後的錢海化裝成一土老人，一出手就把無極眞人砸退三步，加上一個朱天爵，錢海還能應付。

但鹿雲和雷猛去追嘉琳和趙俏，二人進入林中，大氣也不敢喘，因爲嘉琳對趙俏說過這兩個魔頭的厲害。

「嘉琳郡主。」

鹿雲又說：「只要跟我們回去，我們二人保證會主不會責備妳。」

「我只是想出去散散心，會主答應過我，我可以自由的。」

「對，但那也有限度，爲了郡主的安全，讓我們兩人隨從保護妳。」

「謝了，不敢偏勞大駕。」

人』，都是假的……」

「什麼？妳……妳只是在安慰我罷了，像『睡道人』前輩，任何人一看就知道，只可惜我當時居然未想到。」

「不，死的兩人的確是冒牌的，只是他們選的人太像那兩位前輩了，加之『睡道人』的隨時夢見周公，你當時不會想到是假的。」

「眞會是面貌酷肖的人冒充的？」

「千眞萬確。」

「目的呢？」

「造成你在武林中不良的行爲，引起仇殺。」

「這是天一會操縱的？」

「大概是的。」

「會主是誰？」

「我也不知道。」

「他們爲我製造糾紛，樹立敵人，要借刀殺人？」

「不，要使你體內的逆流愈來愈重。」

「以至於最後碎經裂脈而亡？」

「這也許並不是他們的眞正目的。」

「這就怪了，他們不是想要我死嗎？」

「不，他們希望你活著。」

「要我活著受罪？」

「不，要你活著，而且能治好體內的逆流。」

「這……這恐怕太矛盾了吧？」

「不矛盾，將來你如果眞能不死，甚至眞能治好體內的逆流，或者未能治好那逆流但沒有死，你都會發現他們的目的和計劃是十分奇妙的，轉彎抹角，大費周章……」

「聽妳的口氣似乎知道一切邪會中的秘密。」

「不，我只是知道一點，再加以推測演繹而有此看法。」

「嘉琳，是前輩救妳出來的？」

「也可以這麼說。」

「妳以後不再離開我了？」

「你必須全力以赴把那逆流治好。」

「妳如果能在我的身邊，也許還有可能。」

「立刻開始試試看吧。」

「聽妳的口氣似乎還要回去。」

「秦豪，你以爲我的身體重要還是我的名節重要？或者小凱重要些？」

「怎麼？又有人綁架了小凱？」

「還沒有，但對方暗示，必要時仍會故技重施。」

「妳要妥協到何時？」

「秦豪，現在的妥協是一勞永逸的必要步驟。」

秦豪冷冷地說：「妳在那兒作人質，要交換的是什麼？」

「秦豪，不要再問，你只要把自己的困難解決，一切都有了希望，反之，一切都會因你的無望而幻滅了。」

秦豪答應她的要求，再次下決心接受那位前輩幫助，其實這也是老頭兒的最後一線希望。

因爲嘉琳是秦豪的精神寄託。

有嘉琳在身邊，能隨時增加他的勇氣。

錢、趙二人嚴密戒備，算是護法。

老頭兒先講穴道：「人的前身有三田：泥丸、土釜和華池。泥丸是上田，方圓一寸二分，是藏神之處，此穴在眉心，入內一寸爲明堂宮，再入內爲潤房宮，再入內一寸是泥丸宮，即爲上田。

眉心之下，向口中有二竅，即口內上顎，稱爲鼻金樑，又稱爲上雀橋。

舌下也有二竅，下通氣管咽喉，頷下軟骨爲喉，是進飲食之所，有十二節，名爲重樓，直下肺竅而至於心。

心下有一竅，名爲絳宮，即龍虎交會之處，直下三寸六分，名叫土釜黃庭宮，爲中田。

左明堂、右潤房，亦是空閑之穴，方圓一寸二分，乃藏炁之所，煉丹之鼎，外與臍相對，約三寸大，故約天下三十六，地上三十六。自天至地八萬四千里。

自心至腎八寸四分，心三寸六分，地腎三寸六分，中丹田一寸二分，總計八寸四分，合天地之數，人身小天地，即小周天之謂也。」

評說穴道之後（這些秦豪早已學過，但因非同小可，不憚其煩，再述一遍），老頭兒坐在秦豪的側面，一手掌貼秦豪的「玄機穴」，一掌按在他「神道穴」上。

正是一前一後，衆人還未見過這種療傷導引之法。

然後他說：「五龍捧聖，丹經百轉神入定，到此，自然流動而活潑，必上沖於心，心宮不能透，自轉向下田。

前至陽關，而陽關已閉，自轉入後，而沖閭尾不通而奔谷道，如谷道開而未防，即前功盡棄，必須小心，這叫著下雀橋之險。

沖閭尾不透，自上升夾脊，而穿玉枕，直貫頂門，然後再向前下至印堂。阻而不通，應防向界下虛竅而洩，反之，前功盡棄，這叫著上雀橋之險。

到此地步必須以眞意引過印堂，降下十二重樓，古人稱之爲服食：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人……」

這是道家的丹法，老頭兒可以說是冒了最大危險，孤注一擲，他所以把嘉琳接來，一來是徵求她同意，要她作爲他精神的寄託，就像爲嚴重病人用偏方下猛藥一樣，偏方固可治大病，但也危險。

衆人都十分緊張。

因爲生死成敗，大約在兩、三個時辰內就知道了。成則經脈中逆流消失，功力進窺堂奧而大成，敗則重者立死，輕者瘋癲或終生痴呆。

嘉琳必須回去，這也是默契。

及時回去，對方不會動小凱，也不會敗她名節，由錢海守護，趙俏送她回去，到半路即可。

至於秦豪的命運如何？老頭兒即使功參造化，也要有一點運氣吧！

＊ ＊ ＊

華陰縣城不算太大，也不怎麼繁華，但畢竟是一縣的首善之區，由於年關在即，客商很少，倒是武林人物三三五五，絡繹不絕。

這是臘月二十八的晌午，東坡居酒樓上約有三、四成座位，當然，武林人物佔十之八九。

這工夫一個蓬首垢面，一臉油污，一襲藏青色夾袍已破損多處，鞋子已開了花的年輕人上了樓。

任何人只要看一眼，就知道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瘋子，他傻笑著，而且自言自語。

「烤鴨、老酒、炒麵……」

店小二嘲弄地說：「這位客人每次來都是烤鴨、老酒和炒麵，從沒有改變過。」

一個客人說：「我說伙計，待會你給他一盤炒飯，一壺燒酒試試看他要不要？」

店小二果然照辦，掛爐烤鴨未變，炒麵變成了炒飯，老酒變成了白酒，結果這個瘋子是照吃不誤。

這時走過一人，一屁股坐在這瘋子對面，說：「我說秦大俠，你往日的威風那裡去了？」

秦豪向他齜牙傻笑。

這人正是「三手大聖」史立，他向窗口二位文士望去，這兩位文士都是二十五、六，一色的銀鼠披風，已脫下搭在椅上，裡面穿的是墨綠和絳紫色絲棉襖褲。

只不過一綠一紫，更顯得脂粉氣特濃。

顯然，史立的行動是看這兩位華服貴公子的眼色行事的，史立端起杯子說：「秦大俠，我敬你一杯。」

秦豪齜齜牙端起杯子，那知史立的一杯花雕還有點熱，潑在秦豪臉上。

這一手引起其他客人的驚奇和不平，當然也有人以爲很逗樂子而大笑。一件事是否可笑往往因人而異。

秦豪舔舔流到嘴角的酒漬，傻兮兮地說：「老兄……這可是蓮花白？」

史立聳聳肩，站起來回座，在秦豪椅腿上一勾，「匡郎」一聲，秦豪四仰八叉倒臥地上。

於是又是一陣哄堂大笑。

但也有人以爲這是殘忍或愚蠢的行爲，人類對動物尚有愛心，而人類如此對待同類，尤其是一個痴呆的人，是不是已否定了自己是萬物之靈？

小二在拍手大笑，掌櫃的站在梯口處大聲斥喝說：「渾帳，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顧客。」

小二去扶秦豪，這工夫那兩位貴公子打扮的人之一對史立低聲說：「史立，這小子雖已痴呆，讓他洗乾淨，把他打扮起來，應該還是很不錯的，你給我辦這檔子事……」

另一公子說：「玫瑰，一個瘋子，不怕掃了妳的興？」

「得了吧，蝴蝶，妳有了朱保泰已心滿意足，飽人不知餓人饑。風涼話兒誰不會說？」

「好好，妳儘管找他，我可是一番好意，要找個精壯的人還不容易？」

「蝴蝶，我和妳的看法不大一樣，像朱保泰那樣精壯英挺的漢子固然也不錯，但男女間的事，並非銷魂即可，還要顧到一點靈性和情趣。」

「喲……找個小公雞還有這麼多的講究呀！」

那位文士沒有再說什麼。

他內心却在說：大匠能予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這工夫秦豪已爬了起來，正在撕那烤鴨往嘴裡送。掌櫃的已下樓而去，所有的人都在望著這個懵然不知的呆子。

秦豪仍在撕啃烤鴨，大口灌酒，酒漬自口角流出，用衣袖去擦，好像好幾天沒有吃東西了。

在兩個文士背後桌上有兩個人，一個是中年婦人，一個是土頭土腦的鄉下楞小子，兩人見此情景，淚光流轉急忙忍了回去，而兩位文士已經離去。

這工夫秦豪站起來，一手拿著一隻鴨腿，一手掏銀子，說：「伙計，算帳。」

小二說：「一共是一兩銀子。」

但秦豪身上只有三錢銀子。他有點茫然，似乎記得不只這點，應該還有，再掏，還是一樣，又不敢確定到底身上有多少？

「一兩。」小二大聲說：「不是三錢銀子。」

「能不能先給我掛上？我有很多銀子，存在錢莊裡……」

「看你這鳥架子，你會有錢？」

秦豪嘿嘿傻笑著說：「不信跟我去拿……」說著就要下樓。

史立揚手比劃了一下，小二揪住秦豪的衣領，抬膝砸向他的腰眼，那知砸中之後痛得他單腿跳著尖叫。

而秦豪也痛得撫腰齜牙咧嘴地哼哼。

這工夫食客中又竄過一人，對小二說：「讓我揍他一頓，這筆錢我付了。」

「你？」小二一看，正是那一老一少的土氣小子，說：「你認識這個瘋子？」

「不認識，我以爲這人也許只是混吃混喝，我最瞧不起這種人，年輕輕地不務正業……」說著就在秦豪肚子上砸了兩拳，也踹了三腳。

這次土小子並未呼痛，大聲說：「這點錢我是代你付了，如果下次再遇上你騙吃騙喝，可沒有這麼輕鬆，滾……」又在秦豪屁股上蹬了一腳。

秦豪收勢不住，滾到樓梯下去了。

於是又有人大笑。

樓下的秦豪半天沒有爬起來。

史立和那土小子也都站在梯口處下望，史立大笑，楞小子沒有笑，只是他的表情肌在抽搐，眼睛在努力睜著。

秦豪爬起來之後，還有點跛，俯身找了半天才找到了那支尚未啃完的鴨腿，又繼續啃著走出東坡居，而史立及那中年婦人和土小子也跟了出去。

但秦豪又在一家燒賣羊肉粥的小館門前停下來說：「掌櫃的，來一碗燒羊肉粥。」

似乎這小館子也認識秦豪，伙計揮揮手，說：「小買賣，不施捨，到大館子去。」

「掌櫃的，作生意可不能這樣啊！」

掌櫃的說：「把客人剩下的集中一碗給他……」

伙計照辦，端了一碗張羅出來，秦豪伸手去接，也許是伙計嫌他的手髒，縮手太早，「啪」地一聲，連碗帶殘粥都在地上砸破濺開。

伙計惱火，秦豪似乎也不高興了，泥人兒還有三分土性哩，他嚷嚷著說：「掌櫃的……嫌我窮是不是？窮人吃東西也會付錢哪，喏！這不是銀子……」又掏了那三錢銀子。

伙計打破了碗無法向掌櫃的交待，撲上來就要抓人，秦豪掉頭就跑，伙計追了一陣沒有追上。

秦豪轉入另一條街，這兒是騾馬市。

在關口外及蒙、藏運來的牲口馬匹，都在這兒買賣。

這些牲口販子粗卑不文，但出手都很大方，所以這兒的生意別具一格，供應的飲食、牲口用具配件、騾馬店，甚至於婊子及半掩門等等，也都和中心區的風格不同。

這兒固然有抽長烟管的東北大姑娘，也有來自蒙、藏的妞兒，像其他行當一樣，有賣的就有買的。

鴨腿啃光了，隨手一丟，用衣袖抹抹嘴，打了兩個飽呃，就哼起小調來了：

「正月裡來正月正，
帶著妹妹看花燈，
花燈實在好，
不如妹妹俏嬌客。
……
二月裡來龍抬頭，
就等妹妹拋繡球，
妹妹手要準；
莫讓無賴拔頭籌。
……
三月裡來三月三，
老柳古槐抽芽尖，
妹子愛唦酸；
相對抱怨偷嚐鮮……」

這時來到一個小胡同口處，胡同內第一家，「吱呀」一聲門開一縫，一個臉上的粉像糊墻似的年輕女人向秦豪直拋媚眼。

「幹什麼？」秦豪楞楞地說。

「喲……你裝什麼蒜？」

秦豪搔搔頭皮，說：「我說這位姑娘，咱們見過嗎？」

「怎麼？才半個月就不認識啦？可眞是太過份了。都說婊子無情，戲子無義，我看你們男人哪，才是無情無義哪。」

秦豪傻笑著：「男人無情無義？不會……不會，請問姑娘妳是……」

「賣的。」

「賣的？噢，賣的……對啦，妳好像是花名叫什麼……『金喇叭』的是不是？」

「虧你還能想起我來。來嘛！」

「『金喇叭』是什麼意思？」

「死人，你嚼什麼舌頭？還不是那些趕牲口的缺德鬼給我起了這個名字，你到底是來不來嘛。」

秦豪搔搔頭皮，說：「能不能掛帳？」

「掛帳？去你的，幹這行還掛帳。」「金喇叭」低聲說：「錢不夠好好商量，我算你便宜點，反正這是今天的第一檔子買賣嘛！」

秦豪傻笑著，掏出三錢銀子托在掌心上。

「金喇叭」眉頭一皺，說：「多少？」

「三錢多一點。」

「三錢哪，你還是留著買張草蓆包你的屍體吧！」

「怎麼？三錢不夠？」

「活見你的大頭鬼，你以爲騾馬市的窰姐兒就那麼不值錢？倒霉，遇上你這個『大拉酥』！」「匡郎」一聲把門閉上了。

秦豪喃喃地：「算了，這三錢銀子還能吃一個火燒和一碗牛雜湯哩。」

正要離去，那小門又開了一縫，說：「姓秦的，反正今天是第一檔買賣嘛。」

「怎麼？便宜賣？」

「門兒也沒有，開盤七錢銀子，開門一兩，你要是開盤，另外四錢銀子給你掛帳好啦。」

秦豪掂掂掌心的銀子，說：「我說『金喇叭』，只要走進了這個門，一個火燒和一碗牛雜湯就完哩，這可要好好酌量酌量……」

「死鬼，你到底是進不進來？可別以爲我看上了你這三錢銀子？我只是以爲你是老客人，可以馬虎一點，說出去人家同行會笑掉大牙的。」

秦豪憨笑著說：「能不能通通掛帳，這三錢銀子暫時留在身上？」

「金喇叭」似乎倒抽了一口冷氣，說：「你既然窮得到了『一舖一蓋，兩條蓆袋』的地步，還到這兒來幹什麼？」

「不知不覺就來了嘛！」

「好吧！快進來吧！你這塊料呀！可眞是馬尾拴豆腐——提不起來呀……」

秦豪傻笑著進入小門，胡同口轉角處的史立冷冷一笑說：「玫瑰夫人還以爲這小子痴呆了，身子還是乾淨的呢！哼！原來比我還濫……」

此刻在屋內，秦豪傻兮兮地說：「『金喇叭』，炕熱不熱？」

「怎麼？像你這種三流嫖客，還要爲你燒炕？」

「這種大冷天，被窩裡涼颼颼地……」

「金喇叭」在窩前及門口傾聽了一會才低聲說：「秦豪，我是石筠，那楞小子是小鎖子。」

「妳……妳說什麼？」

「我是石筠，本是來參加武會的，在這兒遇上了你，你難道不認識我了？我是石問天的女兒，你的表妹呀！」

「石問天是誰？」

「我是德威武館的石筠，我是你的表妹，你少裝蒜。」

「表……表妹？」他揮著手：「我……我怎麼會有個賣的表妹？」

「啪」地一聲，她摑了他一個大耳光，秦豪原地轉了一週，說：「『金喇叭』、妳敢打嫖客？我不要了！」

「不要了？那可由不得你。」

「怎麼？我沒有開盤，也……也沒關門，妳想誣詐我這三錢銀子？反了……反了……」

一個人影鬼魅似地消失在屋脊上。

* * *

「啓稟夫人，卑職發現已痴呆的秦豪，並不是夫人所期待的那種可以寄情的人。」

「有什麼發現？」

「他也不是個忌腥吃素的傢伙。」

「世上本就沒有一個你說的那種男人，相反地，如果眞有，任何女人也不會喜歡那種男人的。」

「啓稟夫人，他的作風，辜負夫人的厚望。」史立把所見的事說了。

「什麼？半掩門？」

「夫人，要是大鎭甸的高尚半掩門，那還情有可原，可是這一個，却是騾馬市附近，成天送往迎新，每日接客不下數十個的爛貨。」

「你是說秦豪最後還是進去了？」

「豈但進去，聽那半掩門說，他們還是老相好的。」

「在東坡居樓上，你不是把他口袋中的銀子都掏光了，只留下約三錢銀子嗎？」

「是的！本來那個賣大炕的不願意，後來又說是今天的第一檔子買賣，所以破例掛帳。」

「玫瑰夫人」笑了起來，說：「這個窰姐兒可眞會委曲求全哪！」

「回稟夫人，年關在即，客商都回家過年了，除了武林人物，十棧九空，像那種三流窰姐，恐怕連一日三餐都混不出來。」

「這麼說，此人也不是什麼正人君子了？」

「當然不是的，夫人。」

「既然如此，此人必然不是眞的痴呆或瘋子了！是假的。」

「這倒不然。」

「怎麼？一個痴呆漢還知道逛窰子？」

「夫人，這件事可是自始至終都是那個叫『金喇叭』的半掩門勾搭的，秦豪連她的名字都忘了。」

「那你怎麼說，他還要留下三錢銀子吃火燒及牛雜？」

「是有這麼回事呀！痴呆的人，不會連吃喝都不知道，果眞如此，似乎本會早就不必暗中監視他了。」

「嗯！是的，就連瘋子也知道餓了要吃，渴了要喝。」

「玫瑰夫人」說：「在你離開時，他們……」

「啓稟夫人，他們已經那個了……」

「玫瑰夫人」一臉悻悻之色。

事實上史立說了些謊，他明明聽到石筠自露身份，而秦豪却仍是不識，證明秦豪復原無望了。

史立不把眞相告訴「玫瑰夫人」，說是他們已經那個了，是要把秦豪這偶像擊潰，使「玫瑰夫人」對他徹底厭惡。

然後，他希望他能取而代之。

他以爲這二位夫人也會像花浪一樣，有奶便是娘，只要是男人就成，但他失望了，「玫瑰夫人」揮手斥退了他。

* * *

又是一個夕陽如血，無風無雪的夜晚。

在這民宅中，四個人正要邊飲邊談。

那是錢海、趙俏、石筠和小鎖子。

「關於石師傅的事，郡主和秦豪過去都說過，他們感到內疚，儘管石師傅他……」

「當然我也不能諒解。」石筠說：「可是事後我知道，家父晚節不堅，確曾向金燕西的師爺莊易屈服，且有洩露秘密的事，所以……」

趙俏說：「石姑娘深明大義，我們都十分佩服，尤其配合演戲，不記前嫌更是令人感激，史立回去報告，却未必能使天一會的人全信，而從此不再監視。」

「趙姐姐。」石筠說：「請問，秦豪是裝的抑是確實如此？」

錢海喟然說：「那位前輩只會成天嘆氣，我們也不知道詳情，我猜想不是裝的。」

石筠說：「如果是裝出來的，基於什麼理由？」

趙俏說：「郡主仍在天一會手中，尚不知天一會會主的眞正面目及意圖，所以在未知之前，秦豪要裝。」

石筠搖搖頭說：「以秦豪的身份和他的個性，要他扮演一個瘋子，受小二及史立的侮辱而不能還手，這恐怕不可能。」

「我也這麼想過。」趙俏說：「然而，在非常時期，一切都要忍耐是不是？」

「忍耐也該有限度。」

錢海說：「石姑娘，這些揣測我們已談了多少次了，無法得到答案，要說那位前輩已治好了他，實在不必等武會再動手，因那時天一會已是萬事俱備，羽毛已豐。」

「是的，要說秦豪已經瘋了，那位救他的前輩也不該虎頭蛇尾，撒手一走了之，應該把他帶走，覓地重行治療才對呀！」

趙俏說：「所以我們眞是摸不透。」

趙俏又說：「以那位長輩的身份，似不該半途甩手不管，我總是往好處去想，也許老前輩有他的想法。」

錢海說：「我們的責任是暗中保護秦豪，反正不過半個月左右，武會就開始了，這段時間內，也要小心自己。」

「是的。」

趙俏又說：「天一會似也在監視、觀察他，像史立那種身手，已不簡單，比他高明的人物多得很，我們要化裝易容，時時應變，別落入他們的手中。」

石筠說：「二位見過郡主，她怎麼說？」

「她說不知天一會會主及太上會主是誰。」

趙俏又說：「石姑娘妳一定不信吧？」

「是的，如果郡主在天一會中根本沒有自由，那也可能，即有某種限度的自由，她似該知道某些秘密。」

錢海說：「有些事即使郡主沒說實話，我們也該原諒她，她是絕對不會出賣我們，更不會出賣秦豪的。」

石筠說：「這一點我信。」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眾人正在追查了因，誰是幕後主使人，了因畏罪自殺，無法追踪，此時草坪上來了五個白袍道人，還來了桃花雙妖，雙妖見丁小鳳是岷山神尼的弟子，只打了幾招便退走；白袍道人果然是白蓮教的餘孽，經過一番搏鬥，其中的白袍道人白石子戰死，白岳子對姚淑鳳，丁仲謀對白雲子，丁季友對白壺子，易天心對白登子，戰情激烈……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餘孽未肅清　戰鬥仍繼續

白登子這一劍原是試探性質，很快就收了回去，左脚向側跨出一步，身向右側讓過劍勢，心中止不住暗暗驚凜，剛才對方蕩開自己長劍，雙劍交擊之際，對方劍上好像含蘊着一股極爲陰柔之氣，這一瞬間，自己劍上眞力，好像無從發揮，但這種感覺一下就過去了，若是換一個人，絕不容易發現。

自己這一門，練的是玄陰眞氣，難不成對方練的也會是什麼陰功不成？心念轉動，抖手發劍。

這回他已經試出易天心的路數，就放手施爲，劍勢乍展，但見劍光如銀蛇亂閃，銀雨繽紛，飄洒不絕！

易天心同樣展開劍法，依然一路以攻還攻，以快打快，和對方全力搶攻。

一個平日一向認爲只要白衣五子聯手，武林中無人能攖其鋒，自然不能輸給一個婆娘。一個當着這許多人，也要爭一口氣，除了這次有機會出手，以後未必會有出手的機會，自然也不能敗給白登子。這一戰，可說各盡全力，十分激烈。

第五對是艾大娘和無垢和尚。艾大娘出身峨嵋，一手「亂披風劍法」，使得極爲精純，把一柄長劍，舞得像風吹柳條，千絲萬縷，凌空翻飛，看去凌亂如麻，不成章法，實則虛實互生，精妙之處，全在令人不可捉摸。

無垢和尚使的是一柄戒刀，你別以爲他被李玉虹一記「飛星掌」就制住穴道，那就把他看扁了，要知無垢和尚乃是金鉢禪師門下二弟子，（大弟子朱天壽）一身功力，足可列入江湖一流高手十名之內，他會被人家一招制住，當眞是陰溝裡翻船，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這回他仗刀奔來，心頭就有着無比殺機，早就存下了遇上一個殺一個的決心，出手自然全力以赴，每一招都挾着濃重殺氣，刀光耀目，凌厲已極！

若非艾大娘一手「亂披風劍法」東一劍，西一劍，出沒無常，不可捉摸，早就敗在他刀下了。現在艾大娘所憑恃的只是劍法輕靈，和她練劍數十年的經驗，才勉强支撑下來。

無垢和尚一連劈出了九刀，依然未能得手，心頭更是怒不可遏，口中大喝一聲，手中厚背戒刀，向空連劈兩刀，到第三刀時口中突然「呀」聲，一道刀光化作尋丈銀虹，有如匹練橫空，朝艾大娘激射飛捲而來，森寒刀風，凌厲無匹，這一刀聲勢之盛，就可以看出他一身功力有如何的深厚了！

艾大娘覩狀大吃一驚，急急後退了兩步，長劍疾舉，凝神以待！

池秋鳳也看出對方這一招，艾大娘只怕未必能接得下來，急忙閃身而出，叫道：「伯母，還是由侄女來接他一招吧！」說話之時，長劍也同時舉起！

就在她說話之時，陡聽無垢和尚大叫一聲，一道激射而出的匹練，中途陡然斷折，耀目銀光倏然隱沒，森寒逼人的刀風，也在刹那之間烟消雲散！

這下自是大出艾大娘的意外，急忙定睛看去，只見無垢和尚業已撲倒地上，一動不動，地上還有一灘鮮血，敢情是從口裡噴出來的，一把厚背鋼刀也丟出三數尺外，看情形似乎已經死去，心不禁大爲驚異，忍不住道：「這是什麼人把他殺死的？」

池秋鳳道：「這種人死有餘辜，大概是遭到天譴了！」

無垢和尚一身武功，遠在艾大娘之上，何以會突然死去的呢？原來他被李玉虹「飛星掌」制住經脈，後來雖經李玉虹給他解開穴道，但「飛星掌」仍是極厲害的旁門掌功，並不是點穴手法，點穴手法，目的只在點穴，別無副作用。

飛星掌原本掌中夾雜暗器，藉掌力送出，李玉虹在無意之間領悟了老道長的話，以眞氣代替暗器，掌勢出手，就有十幾縷眞氣隨着掌勢激射出去，（一般掌力，拍出去的是一道掌風，飛星掌就是把一道掌風練成無數縷眞氣，其理則一）制住穴道是十幾縷眞氣，但飛星掌的目的，並不是制住別人穴道，它的終極目標，就是這十幾縷眞氣像飛星一般，穿入經穴，破壞敵人經絡。（也就是破了氣功）

無垢和尚雖經李玉虹解開穴道，但主要經絡業已遭到嚴重損傷（被掌力摧毁），這一點，李玉虹不知道，無垢也不知道。（只有金鉢禪師知道飛星掌的特性，才要李玉虹對付姬七姑，破她陰極眞氣）

這回他持刀上陣，和艾大娘動手，在這一刀上，他提聚十成功力，悉數運集到戒刀之上，這一提聚功力，原先已經傷得不輕的經絡，如何還能承受得起，眞氣一經鼓動，幾條主要經絡立時爆裂，才會大叫一聲，口噴鮮血而死。

閒言表過，却說艾大娘和池秋鳳退下來的時候，也正是丁少秋替李玉虹運氣完畢，柳青青道：「娘，妳把那賊禿解決了？」

艾大娘含笑道：「說來也眞險，這賊禿刀法厲害，娘已經有些接應不暇，不知甚的，他大叫一聲，撲倒地上死了。」

李玉虹道：「一定有人暗中助伯母一臂之力了。」

艾大娘道：「這也不像，他口噴鮮血，好像是重傷致死的，並非傷在暗器之下，好像是內家掌力震傷的，但又沒有人欺近身去發掌，當眞使人想不通……」

柳青青叫道：「大哥、二姐、三姐、四姐，我們快過去看看，有沒有我們出手的機會，也讓我們過過癮呢！」

這時戰況已經有了極大變化，和丁仲謀動手的白雲子因對方「南離眞氣」始終威脅着自己的陰功，心頭漸感不耐，口中大喝一聲，左手掄處，揚手一掌拍了過來，只見他掌心微凹，揚手之際，冒出絲絲黑氣，和方才白石子的掌功，完全相同。

丁仲謀不認得「黑死掌」，但對方發掌擊來，自己豈會懼你？同樣嘿了一聲，左手一抬，伸出一隻色呈暗紅的手掌，迎着對方掌勢推出。

白雲子雖已發現對方練的是離火門的功夫，是旁門陰功的尅星，但他自恃功力深厚，並不在意，怎知丁仲謀練成了南離門最上乘的火功「鑠金掌」，這眞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等到雙掌乍接，「黑死掌」經火氣一逼，悉數消失，一陣熾熱無比的無形燄火，透體而過，但覺心頭一寒，就無聲無息的往後倒去，一個人登時變成了灰燼，經掌風吹過，四散捲飛，活生生的一個白雲子，轉眼之間，就沒了踪影！

和丁季友動手的白壺子，差不多也同一時候，使出了「黑死掌」。

丁季友豈會讓他發掌，不加還擊？於是北海「玄冰掌」也出手了，一道奇寒澈骨比冰天雪地還要冷上十倍、百倍的掌風，迎着白壺子捲撞過去。

白壺子先前雖已發現丁季友劍上不時發出陰寒之氣，還當對方練的只是旁門陰功而已。

如論旁門陰功，自以「陰極掌」、「黑死掌」爲第一，諒你强煞也勝不過自己，他怎知丁季友練的竟會是北海「玄冰掌」，等到發覺對方掌風有異，已經遲了，再待後躍，周身血脈已經凍僵，絲毫動彈不得，「玄冰掌」寒風拂體，一個人早已化作冰人，僵硬如石，屹立不動。

白雲子和白壺子一身功力不可謂不高，只是他們遇上了武林南北雙極的門人，這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事，「鑠金掌」和「玄冰掌」會同時在武功門的丁家兄弟手上使出來。

和姚淑鳳動手的白岳子，激戰之中，驟覩兩個師弟同時被丁氏兄弟不知用什麼武功所害，心頭悲怒交迸，目眥欲裂，大喝一聲：「你們統通該死！」

左掌驟發，一記「黑死掌」猛向姚淑鳳劈面擊出。

此時也正好是丁少秋和幾位姑娘一同走出。丁少秋大聲叫道：「大伯母，小心……」

心頭一急，話聲出口，人已一晃到姚淑鳳身邊。

姚淑鳳伸手一攔，柔聲笑道：「少秋，不要緊，他已經被我制住了。」

原來他在白岳子的手抬起之時，已經打出了三支「度厄神針」，一下制住了他三處穴道。

接着回頭朝丈夫說道：「你去叫易女俠他們也可以住手吧！」

丁伯超頷首，走上兩步，大聲道：「易女俠，妳叫他該住手了。」

易天心和白登子激戰未休，聞言刷刷兩劍，把對方逼退一步，然後長劍一收，冷聲喝道：「你聽到了，還不住手？」

白登子急忙收劍，回頭瞧去，大師兄神情木然的站在那裡，心頭一驚，趕忙掠了過去，說道：「你們把大師兄怎麼了？」

姚淑鳳纖纖玉手一抬一拂，已從白岳子身上起了三支銀針，冷然道：「憑你們白衣五子這點能耐，要和各大門派作對，還差得遠哩，你們去吧！」

白岳子一臉獰厲之色，突然瞋目大喝，左手一記「黑死掌」，猛向正在說話的姚淑鳳當胸擊來。

丁少秋就站在大伯母身邊，看得雙眉一挑，口中喝了聲：「該死的東西！」

長劍倏然出手，寒光一閃，已把白岳子一隻左手，齊肘削斷。

兩人出手都逾閃電，白岳子臉紅如血，仰首發出一聲淒厲的長笑，突然回首道：「五師弟，你速回白登山去，庶可保全咱們白衣一脈……」

白登子一怔道：「大師兄……」

他底下的話還沒出口，白岳子右手倏擧，一掌擊向自己天靈。

白登子大吃一驚，急急叫道：「大……師兄……」正待撲去！

「噗！」白岳子一掌擊碎天靈，往後倒下。

白登子忍不住淚如雨下，單膝一屈，跪倒白岳子身邊，說道：「大師兄，你這是何苦？」

站起身，把四師兄白壺子和無垢和尚兩人的遺體抱了過來，(白雲子身中丁仲謀「金鑠掌」，整個人化爲灰燼，已無屍體)掘了一個坑，把三人埋了，才暗暗咬牙的離去。

謝傳忠看着白登子後形，說道：「下次如果再有白蓮敎的禍亂，就是此人門下無疑！」

丁南屏看看天色，已是四更光景，這就說道：「現在已經四更天了，大家坐下來歇一回吧，天都快亮了呢！」

大家都在一棵枝葉茂盛的大樹下，圍着坐下，稍事休息，過沒多久，東方漸漸吐露魚肚白，不久就天色大亮。

這時正有一條人影沿着山徑，奔行而來。

花字門前衞劉寶香手下兩名女弟子迎上去，喝道：「來的是什麼人，還不站住？」

來人穿的青布短衣，年約三十來歲，聞言趕忙站住，抱抱拳道：「在下丐帮南昌分柁名下王飛，奉白柁主之命，來給丁老爺子送信的。」

兩名花字門女弟子還了一禮，說道：「你跟我們來。」領着青衣漢子一直朝丁南屏走來。

丁伯超問道：「什麼事？」

一名花字門女弟子道：「回丁總鏢頭，這位是丐帮南昌分柁名下，奉白柁子之命來跟丁老爺子送信的。」

丁伯超含笑點點頭道：「好吧，兩位姑娘請吧！」

花字門女弟子躬身退去。

丁伯超抱拳問道：「白柁子有什麼消息嗎？」

丁南屏道：「大概幾撥人馬有消息了。」他和謝傳忠並肩走來。

青衣漢子慌忙拱拱手道：「在下王飛，見過丁老爺子，謝老鏢頭，柁主命在下趕來報訊，就是第二撥和第三撥人現在已在九仙陽會合，希望老爺子這一撥也趕去會合。」

丁南屏頷首道：「如此就好，多謝王壯士了。」

王飛抱拳道：「丁老哥，此處離九仙陽少說也有兩天路程，事不宜遲，咱們用過早點，就得上路了。」

一行人匆匆用過乾糧，就立即上路，直到第二天傍晚才趕到九仙陽，老遠就看到丐帮柁主蒼鷹白仰高率着兩名弟子在山麓間等候，丁南屏、謝傳忠急忙當先迎了上去。

蒼鷹白仰高看到衆人，含笑迎着，抱拳道：「兄弟預計丁老爺子一行，這時候也該來了，所以在這裡恭候。」

「白柁主好說。」

丁南屏也抱抱拳，問道：「會長他們人呢？」

白仰高道：「他們都在九仙觀落脚，離這裡還有兩里來路，兄弟給諸位帶路，到了九仙觀再歇息吧！」

當下就由他領路，朝北首一條山徑走去。兩里路並不遠，但翻山越嶺，走在叢山之間，也頗費時間，不多一回，但見羣山環抱中，展露了一片盆地，修篁萬竿，中間起了一座道觀，看去大概有兩三進，不下一二十間屋宇。

現在一行人已經到了，兩扇大門上方正中豎立着一方紅底金字的匾額「九仙觀」三個大字。

白仰高領着衆人進入大門，一面回頭道：「這裡觀主和兄弟極熟，所以把第二進全撥給咱們使用，會長他們全在第二進大殿上。」

進入第二進大天井，採薺叟、洞庭釣叟、松陽子、仲子和、萬天聲等人全迎了出來。

採薺叟含笑道：「丁老哥、謝老哥諸位路上辛苦了。」

丁南屏連連拱手道：「諸位老哥久候了，咱們在凋港躭擱了一個晚上……」

松陽子道：「師弟，是不是中了賊人埋伏？」

丁南屏道：「說來話長……」

採薺叟道：「大家到這裡坐下來說。」

大家登上大殿，丐帮弟子已經搬來十幾條長櫈，白仰高叫大家落坐，又有幾名弟子倒上茶來。

丁南屏就把在凋港發生的事詳細說了。接着仲子和、松陽子也各把第二撥和第三撥的人遇上的事故，各自述說一遍。

丁南屏憬然道：「由此看來，這件事果然全由金鉢禪師在幕後操縱了，唉，難怪他當日要把天南莊的鐵衞武士全數放走，實則由他暗中命徒弟收容了去，也只有他知道咱們的實力，才揑造少林有變，好讓咱們分撥上路，他可以各個擊破，唉，這眞是人不可貌相，看他一臉慈悲，像個有道高僧，竟是如此鬼域居心！」

李鐵崖怒聲道：「由此可見白蓮敎餘孽，沒有一個好東西。」

謝傳忠遲疑的道：「那麼咱們要不要去少林寺呢？」

採薺叟道：「現在金鉢禪師尚未露面，咱們也得不到什麼消息，不知少林寺有沒有事，不過據老朽推想，以金鉢禪師所約的帮手，如果沒有咱們三處搏戰，確實可以威脅少林寺，目前他實力大損，對少林寺已不構成威脅，咱們去不去少林，也已並不重要，但對咱們却有着極大的威脅……」

萬天聲道：「會長的意思是……」

採薺叟道：「天南莊一百二三十名鐵衞武士，只損失了一部份，還有百來名之多，金鉢禪師是姬七姑的師兄，武功

之高，只在姬七姑之上，不在姬七姑之下，咱們大夥在一起，當然不怕他什麼，但咱們總有分散的時候，他可以慢慢的等，再個別解決，不出半年，就可以把咱們這些人一一解決，那時再以他現有的人力，也足夠把各大門派逐個擊破……」

李鐵崖道：「會長說的也有道理，咱們最好能夠把老賊禿找出來，才可消除後患。」

洞庭釣叟道：「所以老朽的意思，不如依然趕去少林寺，這一路上，金鉢禪師可能還有什麼花樣，他已把咱們視作眼中釘，決不會就此罷休，說不定咱們不去找他，他也會和咱們孤注一擲。」

李瘦石道：「這確實也有可能，如果他武功眞的還在姬七姑之上，就會不把咱們這些人放在眼裡，自然要儘快解決咱們不可，不可能隱匿一些時候的，再說，咱們如果沒遇上他，少林寺也不會白去，至少可以告訴他們白蓮敎這次的陰謀，和通濟大師和天寧子遇害之事，好讓少林寺有個準備，當然也希望少林、武當兩派，參加咱們的行動，俾使整個武林，一起搜索，金鉢禪師和他幾個徒弟，就無所遁形了。」

姜長貴走進來道：「會長、諸位掌門，晚餐已經開在膳堂裡了，大家請去用餐了。」

晚餐之後，姜長貴早已分配好了衆人的住處，男的住右手兩排八間雲房，女將門住在左手兩排雲房，丐帮三十名弟子則住在大殿前面兩側廂房。

一晚過去，第二天早晨大家用過早餐，又在大殿上集會，決定了兩件事情，一是依原定計劃，趕赴少林寺，午餐後出發。二是把三撥人合併，大家一起上路。

三撥人雖然合在一起，但也分配了各人的任務，丐帮長老姜長貴担任食宿，柁主白仰高担任各地消息的連絡工作，花字門四衞担任警戒工作，丁伯超、丁仲謀、丁季友、丁少秋、白仰高五人率丐帮弟子八人爲先鋒。

大家計議妥當，午餐之後，先鋒隊先行出發，大隊人馬也跟着出發。

這大隊人馬別說都是江湖知名人物，光是許多老頭和幾十名衣衫襤褸的化子，和幾十個花不溜丢的姑娘們走在一起，就已經夠使人覺得驚奇的了。

江湖上人，看到這份陣仗，也大感驚異，尤其有些地方上的人物，聽到消息，都會趕來接納，甚至設筵以待，表示自己和這些頂尖人物都有交情，藉以抬高他的身份。

東海採薺叟本來不想和這些人周旋，但丐帮帮主李鐵崖說得好：「少林寺大概已不需咱們趕去支援了，但咱們依然趕赴少林寺，目的就是把金鉢禪師引出來，萬一他隱匿不出，準備等咱們分開之後個別擊破，天下之大，咱們是很難找得到他的。這回咱們一行人目標浩大，沿途有這些人送往迎來，他們不是一方土著，便是這一帶的知名人物，他們慕名前來，咱們只要稍加辭色，他們就引以爲畢生之榮，那麼只要這一帶發現賊黨踪跡，他們就會趕來報信。

「而且江湖上消息傳遞最快，咱們這一行動，也正要他們傳遞出去，江湖各大門派，業已展開聯合行動，搜索白蓮敎餘孽金鉢禪師，只要消息傳開，各地都知道了，金鉢禪師就隱匿不了了。」

東海採薺叟聽他這麼一說，連連點頭道：「李帮主卓見極是，這確是最好的堅壁淸野之法，也是最好的攻心戰術了。」

就這樣，一路所經之處，各路英雄，莫不紛紛趕來巴結，採薺叟以江南武林聯合會會長的身份，歷數白蓮敎爲禍武林的事實，和金鉢禪師僞裝正義，除去姬七姑，及以圍攻少林寺爲名，設計殺害少林通濟大師和武當天寧子，以及對自己等三撥人分別展開攻擊，企圖各個擊破的陰謀，一一公諸於世。

這一來，江湖上果然迅快的傳播開去，整個江湖武林，都掀起了同仇敵愾之心，痛斥白蓮敎餘孽，也把金鉢禪師的相貌，繪聲繪影的傳了開去，只要金鉢禪師所到之處，就會有人認得出來。

這天早晨，他們從汝南(河南縣名)出發，中午在唐橋打尖，丁伯超兄弟三人和丁少秋、白仰高等人先行，(其餘的人還沒動身)出村不過里許光景，就看到遠處路中間站立着一個黃衣老僧。

這老僧白髮披肩，白髯過腹，慈眉善目，臉色紅潤，雙目微垂，右手橫胸，撥着一串黑黝黝的唸珠，他赫然正是金鉢禪師！

丁少秋目光看得較遠，一下就認出是金鉢禪師，口中咦了一聲，叫道：「大伯父小心，前面是金鉢禪師！」

丁伯超口中啊了一聲，因相距較遠，還看不淸面貌，一面低聲問道：「少秋，你沒看錯？」

丁少秋道：「小侄不會看錯，是他！」

丁仲謀道：「那是衝着咱們來的了。」

白仰高聽說前面是金鉢禪師，立即轉身朝一名丐帮弟子低低囑咐了兩句，要他立即回去通知後面的人盡速趕來。

那名弟子不敢怠慢，立即轉身飛奔而去。

丁季友目光一陣打量，此處東爲雙合砦，北面橫着一條大江，西北是郾城，正西是郭店，中間這一片橫約十二三里，直有七八里的地方，是沒有人烟的荒野，只有從唐橋通郾城一條小路，也人迹稀少，如此看來，他是有意選擇在這裡，和自己一行人動手的了，但他怎會只是一個人的呢？心念轉動，就低聲道：「此處地勢隱僻，他大概想和咱們一決勝負呢！」

丁伯超爲人持重，沉吟道：「二弟、三弟、咱們要不要上去？還是等爹他們來了再說？」

丁仲謀道：「他已經看到咱們了，咱們如果不上去，還當怕了他呢！」

丁季友：「二哥說得不錯，他武功再强，也不是生了三頭六臂，就要動手，咱們也未必就會輸給他。」

白仰高道：「兄弟覺得還是等一等的

好，兄弟已要敝幫兄弟趕去報訊，不出頓飯工夫，後面的人就可以趕到了。」

丁少秋道：「大伯父，小侄覺得與其待在這裡，不如先走上去，反正他也早已看到咱們了，如果他想趁咱們人手不多，對咱們先下手的話，只需一兩個飛掠，就可以掠到這裡，上去和停在這裡，遠近都是一樣。」

丁伯超道：「好，咱們上去。」

丁少秋又道：「大伯父，待會和他當了面，你老和二叔、爹都不用開口，先由小侄和他答話。」

丁伯超朝二弟、三弟看了一眼，問道：「你們的意思呢？」

丁季友道：「咱們都沒有和他打過交道，少秋會去過咒鉢寺，就由少秋去和他招呼好了，反正爹他們也會很快趕來了。」

當下乃由丁伯超為首，繼續朝前行去。

金鉢禪師好像並沒理會，依然雙目微闔，一手撥着唸珠，屹立不動。

現在雙方漸漸接近，丁伯超走到距他還有三丈光景，就停下步來。

丁少秋立即朝前跨上一步，朝金鉢禪師抱抱拳，朗聲道：「老禪師請了，想不到咱們會在這裡見面。」

金鉢禪師雙目徐徐睜開，藹然微笑，點頭道：「你們來了，老僧已經在此等候多時。」

丁少秋道：「老禪師在此守候，不知有什麼見教？」

金鉢禪師深沉一笑道：「你不是已經有人報訊去了嗎？不如等大家到齊了再說不遲。」

丁少秋看他如此說了，只得點點頭道：「好吧！」

話聲堪堪出口，突覺幾縷急勁如針的陰寒之氣激射如電，一下襲上自己「膻中」、「中庭」、「鳩尾」、及左右「將台」、「期門」七處穴道，立時感到這七點陰氣，攻入穴道，竟然凝結如珠，奇寒澈骨，堅如金鐵，忍不住打了一個冷噤！

心頭也不禁猛吃一驚，舉目看去，金鉢禪師已經微微闔目，臉含藹然慈笑，手撥唸珠，作入定狀，心頭暗暗怒惱，忖道：「好個老賊禿，果然慈悲外貌，蛇蠍居心，方才差幸自己擋在大伯父面前，否則大伯父就遭他暗算了。」

一面急忙暗暗運起「乾天眞氣」，把侵入體內的陰氣化去。一面以「傳音入密」和爹說道：「爹，這老賊禿方才乘說話之際，暗暗以陰氣襲擊孩兒前身七處大穴，他練的陰氣，凝結如珠，不但奇寒無比，而且堅如金鐵，防不勝防，爹趕快告訴大伯父、二伯父，待會爺爺來了，務必注意，唉，其實他暗中彈指，根本看也看不到，無法可以防範……」

丁季友聽說兒子中了對方暗算，心頭一急，急忙以「傳音入密」問道：「你不要緊吧？」

丁少秋道：「孩兒已把它化去了，不過目前孩兒仍要裝作受制模樣，爹和大伯父、二伯父最好仍作不知道，這樣待會爺爺和他說話之時，孩兒就可以專心注意他的行動，出其不意，可以使他減少防範之心。」

丁季友道：「你小心些。」

丁少秋道：「孩兒知道。」

丁季友隨即把這些話，以「傳音入密」告訴了丁伯超和丁仲謀。就在此時，採蕣叟、洞庭釣叟、丁南屏等人，業已聞訊趕來。

丁伯超迎着老父把丁少秋被金鉢禪師暗算之事，低聲的告訴了大家。

姚淑鳳急急問道：「少秋沒事吧？」

祝秋雲看大嫂關心少秋，不亞於親生之母，心中自是十分感動。

丁伯超含笑道：「妳放心，少秋早就把它化去了。」

李玉虹等四姐妹聽說大哥遭老賊禿暗算，心中自是十分氣憤，四人暗暗商量，要以對付姬七姑的方法，來對付他，就是大哥一出手，她們也跟着上去，聯合施展「崆峒九劍」中的七劍，(這幾天她們又學會了兩招劍法)因此她們搶先擠了上去，站到大哥身後。

採蕣叟和洞庭釣叟並肩走出，兩人身後跟着各大門派的人，一起走到前面。

採蕣叟朝金鉢禪師拱拱手道：「老禪師在此相候，想必有什麼話要和大家說了？」

金鉢禪師淡淡一笑道：「諸位一路北來，把老僧視作頭號敵人，意欲誅之而後快，所以老僧親自送上門來，不知諸位要如何處置老僧，也只好悉聽尊便了。」

話雖說得婉轉，但骨子裡却說：「看諸位能奈我何？」

仲子和憤然道：「你說得倒是好聽，難道要了因遠來報訊，說少林寺被白蓮教圍攻，好使咱們分撥上路，你好埋伏人手，分頭狙殺，不是你在暗中主持？可惜你邀請來的幾路人馬，並不管用，你一個人前來，又想使什麼陰謀了？」

金鉢禪師微哂道：「你們對老僧誤會眞有如此深嗎，竟把老僧說得如此壞法？」

萬天聲大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老禪師假丁少秋、李玉虹二人之手，誅殺姬七姑，又裝作慈悲為懷，釋放天南莊所有附賊之人，當時咱們一時不察，遂受你蒙蔽，你以為咱們還會相信你嗎？」

金鉢禪師微微頷首，森然一笑道：「諸位不相信老僧，又如何呢？你們人數雖然不少，也未必放在老僧眼裡，若是眞要和老僧作對，只怕諸位都將死無葬身之地！」

說到這裡，接着兩道炯炯目光一下轉到丁少秋臉上，嘿然微笑道：「丁小施主不用再裝作了，凡是中了老僧七記『寒冰指』力之人，全身經絡早就凍僵，氣絕多時，那裡還能站着不動就算了？小施主年事不大，能夠不動聲色，化去老僧凝結不散的指力，已是十分難能可貴了。」

丁少秋被他一語道破，自然不用再裝作下去，聞言朗聲一笑道：「由此可見，老禪師一身功力，縱然了得，也有人能破，老禪師年逾九旬，還有什麼事想

不通的？何苦為了白蓮教，和天下武林為敵，自古邪不勝正，當年徐鴻儒尚且失敗了……」

「住口！」金鉢禪師忽然臉現怒容，沉聲道：「先師創立白蓮教，若非少林寺强自出頭，聯合各大門派，和本教作對，本教會失敗嗎，哈哈，少林、武當、各大門派，沒一個不該死的，老僧立誓要替先師雪此大恨！」

他越說越怒，一張本來看去慈眉善目的臉上，也在這一瞬間變得獰厲可怖！

採蕣叟大笑道：「你果然原形畢露……」

金鉢禪師目光如刀，獰笑道：「你們大概沒想到今天都要畢命於此！哈哈哈哈！」

在他裂帛的笑聲中，突然從東南西北四方，殺出一羣人來！這一羣人，敢情預先埋伏在遠處草叢之中，聽到金鉢禪師的笑聲，才同時站起，殺奔而來。

他們分作四個方向奔來，北面、(也就是羣俠的正對面)由朱天壽(金鉢禪師首徒，咒鉢寺護法會總管事)和飛魚馮五二人率領三十名鐵衞武士。東面，由祁士傑和徽幫之主楊三泰二人率領三十名鐵衞武士。西面、由白靈風(嶽麓觀觀主常清風師弟)率領三十名灰衣仗劍道士。南面(是衆俠身後)由斷了右腕的公孫軒率領三十名鐵衞武士。

這四面衝來的人，一下就把衆俠包圍在中間，不，他們更不打話，衝來的人，舉刀就砍，攻勢兇悍無比！

金鉢禪師就在發出裂帛大笑聲中，右手忽然揚起，本來一直在撥動的一串唸珠，猛地脫手飛出，一百單八顆黑黝黝的唸珠突然在空中爆散開來，宛如一蓬急驟的雨點，朝衆俠立身之處閃電般激射過來！

這一百單八顆唸珠，每一顆都貫注了金鉢禪師的陰寒勁力，剎那之間，當眞有如一陣寒風驟雨，飄洒而至！

丁少秋看到金鉢禪師右手揚起，一串唸珠凌空飛出，口中急忙喊了聲：「大家小心！」

衆俠也看到了，本來聚集在一起的人，立即紛紛散開，各自揮動兵刃，朝急襲而來的唸珠磕去，這一瞬間，登時響起了一陣陣密如連珠的噹噹金鐵擊撞之聲！

試想金鉢禪師年逾九旬，功力何等深厚？武功稍差的人就算你看準了用刀劍去磕，也未必能把它磕得飛。

衆俠之中像丐幫三十名弟子，護花門九名女弟子，花字門四衞手下三十二名女弟子，幾乎全被唸珠擊中，無一倖免，只要被唸珠擊中的人，無論你中的是不是要害，立即感到全身發冷，止不住一陣顫抖，隨着跌坐下去。

這時對方衝來的人，已經揮刀攻上，雙方大戰迅即展開。金鉢禪師擲出唸珠，已從寬大僧袍中取出一柄黝黑的量天尺，雙足一頓，人如大鵬凌空，朝採蕣叟撲來，喝道：「今天老僧要大開殺戒了。」

採蕣叟大笑道：「你掌殺通濟大師、天寧道長和他們隨從的弟子，早就開了殺戒，今天眞正要開殺戒的乃是我了。」

長劍揮起一道長虹，朝上激射出去。

丁南屏急忙朝丁少秋叮囑道：「你要盯着他，萬一會長不是他對手，你和李玉虹就聯手上去，不用和他講什麼江湖規矩。」

丁少秋點頭道：「孫兒知道。」

姬青萍接口道：「老爺子放心，我們會帮大哥的。」

洞庭釣叟也怕採蕣叟不是金鉢禪師的對手，是以雙方激戰乍起，他還是站立不動，雙目一霎霎的盯着交手的兩人。另外就是丁少秋和李玉虹、姬青萍、池秋鳳、柳青青五人，是奉爺爺之命，監視金鉢禪師的。

敵人分四面殺來，羣俠們也迅速分成四組應戰。北面、(是羣俠的正對面)由丁南屏為首的丁家班擋着，那是丁伯超、姚淑鳳、丁小鳳、丁仲謀、何香雲、丁季友、祝秋雲等人。(他們本來和採蕣叟等人站在一起的，在丁南屏叮囑丁少秋之時，由丁伯超為首，分出人手來抵禦北首敵人)丁伯超奔出之時，丁仲謀搶先截住朱天壽，把飛魚馮五讓給大哥。姚淑鳳、丁小鳳、何香雲、丁季友、祝秋雲五人迎戰三十名鐵衞武士。

南面、(是羣俠的後面)由松陽子迎戰公孫軒、齊逸雲、齊少雲父子、夏天放、仲子和、萬天聲、李瘦石等六人迎戰三十名鐵衞武士。

東面、由丐帮帮主李鐵崖迎戰祁士杰，向鳳亭迎戰楊三泰，白繼善、王有福、姜長貴、白仰高四人迎戰三十名鐵衞武士，還要照顧三十名被金鉢禪師唸珠打中穴道的弟子，人手就嫌不夠，差幸羅天義、畢友三、宋德生三人及時加入，替下王有福、姜長貴，負責守護三十名負傷弟子。

西面、由易天心迎戰白靈風、護花門的任香雪、謝香玉、峨嵋派的艾大娘、花字門的左衞魚巧仙、右衞白靈仙等六人迎戰三十名灰衣道士，謝傳中和前衞劉寶香、後衞沈雪娟三人守護護花門九名女弟子和花字門三十二名女弟子。

逢天游本來和仲子和、宋德生等人在一起，因不放心花字門的人，才從人叢中擠到了西首，眼看大家正在動手，各自有對手，自己反而沒事可做，不由大喝一聲，掄起闊劍朝正在激戰的三十名灰衣道士衝了過去。

這一場激戰，刀光劍影，當眞慘烈無比！天南莊的九十名鐵衞武士，本來就是黑道中人，一身武功，原已不差，再經天南莊予以集訓，才號稱鐵衞武士。

但他們雖然久經訓練，總不能和羣俠中的人相提並論，因為羣俠中的每一個人，不是一派掌門，至少也是一門名宿，武功自然高過他們甚多。

怎知這回一交上手，發現士別三日，居然要刮目相看，這些鐵衞武士(包括嶽麓觀三十名道士)使展出來的刀法，竟然狠毒慓悍，凌厲無比，比之當日在天南莊時，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羣俠方面縱然五六個人迎戰對方三十個，(等於一個人敵五個)却絲毫佔不到上風，有時還因對方人多，感到壓力奇重。

這自然是金鉢禪師在最近期間，親自加强對他們的訓練，才有如此成績，或者是給他們服了某種葯物，激發戰鬥意志所致，反正這些人個個都如兇神惡煞，對敵搶攻，奮不顧身，悍不畏死，幾乎就像機械人一般，血流如注，他也毫不在乎，依然揮動朴刀，非得先把你殺了不可，這場搏鬥，也因此倍感慘烈，而且還籠罩了一層恐怖氣氛。

採蘋叟今年九十有一，童身學武，一生精練一套劍法——「東海劍法」，在中原武林中，可說是首屈一指年高德劭的長者。年高的人，武林中縱然還有不少，但到了八九十歲，仍然沒有放下武功，而且功臻上乘的人，却只有採蘋叟一個。

他一手「東海劍法」，淳樸博大，爐火純青，和獅王苗飛龍交手之際，任你獅王力撕虎豹，威猛絕倫，他都能從容應付，綽有餘裕，但現在和金鉢禪師動手，情形就不對了！

金鉢禪師年逾九旬，可能在九十五六之間，論年齡和採蘋叟不過大了四五歲而已，論功力，雙方都是童年練武，你有八十年以上的功力，我也有；但問題却出在一正一邪這兩個字上！

要知武功一道，名門正派，自始至終都講究按步就班，循規蹈矩，不可有一絲越規，就算你練到最上乘，也還是如此，這和孔老夫子說的一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到從心所欲，還不能踰矩。

旁門左道的邪派，就不同了，天下邪派，都是一樣，練功的目的，講求效果第一，所以和正派練功，一起步就大不相同，正派易練難精，邪派易練易精，中途出岔的比例更高，就算你練到登峯造極，也仍然隨時有走火入魔的危機，(正派練到豁然貫通，走火入魔的機會就極少了)如果他並未走火入魔，同樣的功力，邪派就比正派要强得多，這就是所謂道高一尺，魔(指邪派)高一丈的道理。

明白此理，就可知採蘋叟何以會不如金鉢禪師的道理了。採蘋叟和金鉢禪師打到二三十招以後，就已感到不對了，自己畢生勤練的「混元一炁功」(即童子功)竟然敵不住對方旁門陰功，但覺對方量天尺上陰寒之氣愈來愈盛，自己長劍受到陰氣的阻礙，本來精純流暢的劍法，漸漸有碍手碍脚，滯鈍艱澀之感。

不；這不是劍法不如對方，有什麼破綻，而是自己功力不及對方，護身眞氣承接不了對方極陰寒之氣的强大壓力，抵抗不住，被一絲絲的侵入體內，身上愈來愈冷，氣血不暢，影響到運劍不能瀟洒自如。

心頭這份焦急，當眞不可言宣，說不得只好孤注一拚，因爲再支撑下去，情勢可能會更壞，一念及此，猛吸一口眞氣，暗暗提聚眞氣，口中大喝一聲，左手揚處，一記「混元掌」凌空朝金鉢禪師迎面擊了過去。

金鉢禪師却也不敢大意，同樣左手一舉朝前迎擊出去。雙方這一掌出手均快，但聽啪的一聲，雙掌擊實，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採蘋叟陡覺從對方掌上傳來一股極陰極寒之氣，禁不住打了一個冷顫，心頭一驚，急忙往後疾退了兩步，運氣抗拒。

金鉢禪師沉笑一聲道：「姜老施主敢不敢再接老衲兩掌？」

他口中說着敢不敢，人却突然欺了過來，左掌一翻，又是一掌凌空拍來。

站在採蘋叟身後的洞庭釣叟靚狀大怒，喝了聲：「站住！」

抖手之間，把八尺釣竿朝前洒出一片丈許方圓的綿密細影，宛如一片極大的八卦，把金鉢禪師欺來的人攔得一攔。

丁少秋急忙閃到採蘋叟身邊，低聲問道：「老前輩可是中了他的陰功，再晚練的是乾天眞氣，可要助老前輩一臂之力？」

採蘋叟苦練的是童身「混元一炁功」，很快就把侵入體內的陰寒之氣，逼出體外，聞言微笑道：「還好，老朽沒什麼……哦，四位姑娘怎麼搶出去了，你快叫她們回來！」

原來李玉虹、姬青萍、池秋鳳、柳青青四位姑娘那肯閒着，就在洞庭釣叟洒出一片竹影之際，早已一齊搶了出去，分作四個方向把金鉢禪師圍在中間。

金鉢禪師欺來的人，陡見一片竿影攔在面前，這片竹影使出來的竟是「顛倒八陣圖法」，施展開來，足有尋丈方圓，佈滿了剛中有柔的一片勁氣，一時倒也不敢小覷了它，立即刹住身形。

就在此時，四位姑娘也如燕子趁風，翩然飛出，一下落到了自己四周，大有和自己動手之意，不覺微微一笑道：「徐璜還可以接老僧幾招，妳們四個女娃兒趁什麼熱鬧，快退下去，免得丟了小性命。」

李玉虹站在他正面，冷然道：「老禪師，你曾傳我練氣之法，助我誅了姬七姑，我心裡本來對你十分感激，也極爲敬重你這位有道高僧，但最近一連串發生的事故，和你今天在這裡現身，終於証實你只是利用我殘殺同行，好掌握白蓮教的一干賊黨，我眞想不到外貌仁慈的老禪師，竟會是一個包藏禍心的大魔頭，我當日雖被你利用，但總也曾經蒙你救過性命，因此，我要奉勸老禪師幾句話，今日之局，你決無勝算，自古邪不勝正，老禪師能夠在此存亡於一線之際，及時回首，立地可以成佛，還望老禪師三思。」

她說得言詞懇切，義正而嚴！

金鉢禪師被她說得怔怔的望着她，然後藹然一笑道：「女施主，老僧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今天……這是一場殺劫，女施主還是及早離開的好。」

李玉虹道：「我不會離開的。」

金鉢禪師道：「那麼老僧更不會離開的了。」

柳青青哼道：「這叫做自作孽，不可

活！」

金鉢禪師突然量天尺一指，沉喝道：「乾脆，你們六個一起上好了。」

他指的是採蘋叟、洞庭釣叟，和四位姑娘。

採蘋叟大笑道：「你有此能耐嗎？」

金鉢禪師道：「不信你們上來試試！」

洞庭釣叟朝李玉虹、柳青青等人含笑道：「四位姑娘且請退下，等咱們兩個老頭接不下來的時候，妳們再出手不遲，老實說，老朽這支釣竿，足有八尺來長，施展開來，就要一丈方圓，人多了，老朽就施展不開手脚來。」

李玉虹道：「好吧，三位妹子咱們退下去。」四人迅即翩然退下。

採蘋叟喝道：「老朽那就不客氣了。」身形側上，刷的一劍朝金鉢禪師右側攻去。

洞庭釣叟笑道：「姜老哥，咱們兩人從沒聯過手，這倒好玩得很！」

口中說着，釣竿嘶的一聲，一條細長竹影，直往金鉢禪師當頭抽落！不，釣竿落到金鉢禪師頭頂五尺光景，突爆出無數枝竿影，像網罟般罩下，這一手中途變招，出招甚爲奇詭！

金鉢禪師避招還招，一支量天尺得寸進尺，絲毫不肯放鬆，近攻採蘋叟，固然招式凌厲，但洞庭釣叟竿長八尺，站在八尺開外，就可揮灑攻擊，照說金鉢禪師量天尺只有三尺長，是萬萬攻不到洞庭釣叟的，怎知金鉢禪師量天尺指劃之間，嗤嗤有聲，一道接一道的陰寒勁氣，從尺頭上激射而出，同樣可以攻到洞庭釣叟身前，逼得洞庭釣叟不停的挪移身形。

三人就像走馬燈一般，此去彼來，打得十分激烈，十幾二十招下來，不僅採蘋叟又和方才一樣，漸漸陷入困境，就是洞庭釣叟也同樣感到寒氣逼人，釣竿使得沒有先前的靈活了！

南首、松陽子獨戰公孫軒，此時已打出五六十招，雙方依然難分軒輊，邵南山是替松陽子押陣，換句話說，他是在監視公孫軒不讓他再有逃脫的機會，衝過來的三十名鐵衛武士，就交給萬天聲、李瘦石、仲子和、齊逸雲、齊少雲、夏天放等六人去料理，不用他分心。

三十名鐵衛武士雖經金鉢禪師短期訓練，刀法狠毒，慓悍無倫，但他們遇上了萬天聲等六人，其中除了齊少雲年事尚輕，其餘五人都有數十年修爲，縱然鐵衛武士人數較多，在衝上來的時候，刀光如雪，氣勢極盛，不消一回工夫，就落了下風。

萬天聲大喝一聲，劍勢乍展，第一招上，就使出「萬流歸宗劍法」，揮出十七八道劍光，擋者披靡，慘嗥也跟着響起，一下就放倒了最先衝上來的八名武士，劍光如輪，又是刷刷三劍，每一劍出手，都有十七八道劍光飛出，三招之間，又劈倒了五名。

仲子和、李瘦石、齊逸雲、夏天放四人也在幾招工夫，刺翻了八個。只有齊少雲和一名武士相持不下，但也佔了上風。

三十名鐵衛武士雖然看到同伴紛紛飲劍而亡，但他們還是視若無覩，奮不顧身的撲攻而上，揮刀砍來。

三十名武士已經去了三分之一，餘下的人自然更不足道了，不過三五招，就已全數解決。

齊逸雲眼看少雲依然和一個武士相持不下，左手振腕一指，使出華山絕技「穿雲指」，凌空朝那武士後心點去，口中喝道：「少雲，可以住手了。」

那武士只「呃」了一聲，應指倒下。

萬天聲、仲子和、李瘦石、齊逸雲父子、夏天放等人立即分散開來，朝公孫軒四周圍了上去。

仲子和喝道：「公孫軒，今日看你還能飛上天去？」

萬天聲笑道：「仲掌門人說話聲音小一點，別讓公孫軒分心，死了也不甘心。」

公孫軒和松陽子已戰到五六十招，對方功力深厚，無懈可擊，邊上還虎視眈眈站着一個武功門的掌門人，心頭業已預料今日之局，只怕未必能有勝算。

如今驟聞仲子和、萬天聲兩人的話聲，顯然三十名鐵衛武士已被對方解決了，心念一動，忍不住掄目四顧，這一看，但見對方幾人已自四面八方把自己圍在中間，不消說志在截斷退路，不讓自己有突圍的機會！

高手過招，有不得絲毫疏忽，他這一掄目四顧，劍勢不覺一緩，松陽子長劍一轉，劍使「白鶴刷翎」，噹的一聲把對方長劍封出，身形疾進半步，左手化爪，一記「白鶴亮爪」，五指伸展如爪，一下朝公孫軒右肩抓去。

仲子和大笑一聲道：「不錯，生擒公孫軒，來，諸位道兄大家助松陽子道兄一臂之力。」

他在說話之時，右臂一振，駢指點出一記「金剛指」直取公孫軒左首「肩禹穴」。

齊逸雲早有此心，右腕抬處，一記「穿雲指」凌空取公孫軒後方「鳳眼穴」。

李瘦石更不怠慢，也以一記「六合指」取公孫軒右耳「藏血穴」。這三位以指功著稱的名家幾乎是同一時間出手，三縷强勁指風從不同方向閃電般激射過去。

但指風越强勁，就越會發出嘶然破空細响，這要換了另一個人，自然無從閃避，公孫軒可是一等一的高手，他吃虧在左腕已斷，只剩了一條右臂，長劍被松陽子一下封出，對方(松陽子)五指如鈎一下朝右肩抓來，身形迅速一偏，正待翻劍反削出去，耳中聽到三聲極細的指風從不同方向襲來，一時臨機應變，立即放棄了反削對方手腕的念頭，好在三縷指風都襲向上身，他不假思索一個仆步，身子朝下一蹲，正好避過，同時由仆步迅速變成掃堂腿，右脚向横掃出去。

松陽子沒想到他反應有如此快法，只好向横裡躍退。

公孫軒緊跟着一躍而起，沉笑道：「諸位要一起上，就……」

話聲未落，陡覺一團强勁無匹的拳

風，無聲無息撞到胸口，這一記不用說是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發出來的「百步神拳」，公孫軒一個人被震得往後撞退了三步，但覺喉頭發甜，血氣翻騰，他強壓着一口眞氣，雙目盡赤，狂笑一聲道：「想不到你們這些平日自命名門正派的一派掌門，原來個個都是只會偸襲的卑鄙無恥之徒，來呀，你們怎麼不一起上？公孫大爺不在乎你們人多，乾脆一起上，和大爺分個生死存亡。」

松陽子畢竟是白鶴門一派掌門人，被他說得內心深感不安，不覺停劍不發，微微一怔。

公孫軒豈肯放過這一機會，口中接着喝道：「怎麼，你們不敢上嗎？」

他在喝聲中，長劍疾發一招「聲東擊西」，劍光乍閃，朝松陽子「將台穴」疾刺過來。

萬天聲叫了聲：「道兄小心！」

松陽子急忙舉劍封格，已是遲了半秒，對方長劍已經刺到衣衫，噹的一聲，劍是架開了，但劍尖已從左肩劃過，肩頭被劃破了三寸長一道血口，鮮血滲出。

邵南山不待對方發第二劍，立即閃身掠出，一劍逼退公孫軒，忙道：「道兄快退下去，由兄弟來領教他幾招。」

松陽子不好多說，只好退下。

公孫軒一退即進，大笑道：「就算你們用車輪戰，大爺也不在乎。」

他眞怕對方倚多爲勝，圍攻上來，故而拿話擠兌，同時刷刷數劍，緊逼而上。

萬天聲道：「此人狡獪如狐，今天決不能讓他再逃出去，乾脆把他放倒算了，還和他講什麼江湖規矩？」

松陽子早已上了刀創藥，肩頭也包紮好了，聞言接口道：「萬莊主說的原也不錯，但咱們總是江湖人，反正他也未必逃得出去，貽人口實，總是不好。」

仲子和原也有意大家合力把公孫軒放倒了再說，但經松陽子這麼一說，心知這位老道長一向規行矩步，不肯放棄原則，也就不好再說。

北首、由丁伯超迎戰飛魚馮五，一個使的是長劍，一個使的是鋼叉，兩人旗鼓相當，不相上下。

丁仲謀迎戰朱天壽，一個是南離門的高弟，一手「離火劍法」使得如火如荼，凌厲無前。一個是金鉢禪師的首徒，還自稱是朱明之後，又是咒鉢寺護法會的總管事，企圖以前朝王孫的身份蠱惑敎徒，但他一手鐵如意，開闔生陰風，完全出自乃師量天尺的招式，也深得乃師七八成火候。

這兩人的戰況，要比丁伯超和飛魚馮五那一對驚險得多。

至於衝過來的三十名鐵衛武士，有丁南屏、姚淑鳳、丁小鳳、何香雲、丁季友、祝秋雲六人接住。

丁南屏是武功門的名宿，姚淑鳳、小鳳母女則是岷山神尼的記名弟子，丁季友北海高弟，何香雲、祝秋雲都是花字門的高手，以六敵三十，等於每個人要力敵對方五個武士。

實則雙方才一接觸，姚淑鳳、小鳳就揚手打出「度厄神針」，（極細銀針）一下就制住了首先衝上來的十幾個人。

丁季友更不客氣，揚手打出一記「玄冰掌」，一道奇寒澈骨的掌風，應手而生，橫掃過去，至少也打傷了三五個人。

等到刀劍接觸丁南屏手仗長劍，左手更不時打出「百步神拳」，姚淑鳳、丁小鳳使的「千手千眼陀羅尼神劍」，丁季友的「北海屠龍劍法」，何香雲、祝秋雲「青衣劍法」，都各有精擅，任你鐵衛武士刀法狠毒，久經訓練，也無濟於事，差不多就在南首諸俠解決三十名武士的同時，這邊三十名武士，也悉數解決了。

朱天壽眼看三十名武士全被肅清，心頭自是又驚又怒，左手疾發，豎掌朝丁仲謀當胸推來，掌心微凹，飛出絲絲黑氣，正是白蓮敎最厲害的陰功「黑死掌」。

丁仲謀出身南離門，南離門以離火爲主，正是各類旁門陰功的尅星，眼看朱天壽對自己使出旁門陰功來，豈不太不自量？口中輕哼一聲道：「原來你還會旁門陰功。」

左手緩緩抬起，當胸豎立，直等對方掌勢快和自己手掌接近，才默默運起「鑠金掌」，朝前推出。

等到朱天壽發覺對方掌心暗紅如火，灼熱之氣逼人，已經遲了，雙掌乍接，他口中只發出一聲低啊，全身衣衫立成灰燼，人也隨着倒下。

只有飛魚馮五仍和丁伯超激戰未休。丁伯超一支長劍展開「武功劍法」，劍光大開大闔，宛如一道銀虹，上下飛舞，一招一式，莫不氣勁勢厲。

怎奈飛魚馮五一柄鋼叉在功力上和他毫無遜色，同樣攻中有守，威猛無匹，尤其他神志受迷，奮不顧身的一味搶攻，有時還逼得丁伯超非退讓不可。

這時，北首只剩了他們兩人依然相持不下，姚淑鳳悄聲朝小鳳道：「妳爹久戰不下，還不知道要打多少招才分得出勝負來呢，不如由妳出手，給飛魚一針，也好讓妳爹早些歇息了。」

丁小鳳道：「爹不會怪我吧？」

姚淑鳳微笑道：「由妳出手，妳爹不會怪妳的。」

丁小鳳答應一聲，左手揚處，一支銀針脫手打出。

丁伯超和飛魚剛打到八十七招，一劍把對方鋼叉封出，突覺飛魚忽然間怔立不動，一時機不可失，右手疾發，一下連點了他三處穴道。

丁小鳳急忙飛掠而出，喜孜孜的道：「爹把他生擒了！」

舉手在飛魚身上輕輕一拂，暗中起下了銀針。

丁伯超返劍入鞘，問道：「小鳳，是妳把他制住的？」

丁小鳳道：「沒有呀！」

丁伯超哼道：「妳手中是什麼？」

丁小鳳左手一攤，說道：「眞的沒有呀？」

丁南屏道：「擒下了就好，此人可能被白蓮敎下了迷神藥物，先把他押下去。」

接着朝丁仲謀、何香雲、丁季友、祝秋雲四人道：「你們四人快支援西首。伯超夫婦和小鳳隨爲父去增援東首。」

大家答應一聲，北首八人立即分作兩組，分頭朝東首、西首兩處掠去。

東首，李鐵崖迎戰祁士杰，李鐵崖一支精鋼打狗棒使得盤空匝地，風聲呼呼，着着俱是進擊招式。

祁士杰長劍流動，劍光綿密，兩人以攻還攻，最是激烈，打到五十幾招，兀是難分勝負。

李鐵崖身爲一幫之主，竟連一個白蓮敎匪徒都久戰不下，不覺打出火來，左手嗆的一聲拔出長劍，居然左劍右棒，一齊施展，顯露出他丐幫幫主數十年勤修苦練的功力，果然不同凡响，江湖上還沒有兩件兵刃同時施展的人！

這下祁士杰果然立時被逼落了下風，但祁士杰也不是弱手，豈肯示弱？長劍連揮之際，左手「黑死掌」也隨着出籠，一記又一記的朝李鐵崖雙臂擊過去。

李鐵崖看他掌風出手，陰寒無比，豈肯和他硬拚，因此每遇對方發掌，就迅即避開，這一來，方才搶到的上風，又漸漸扯平。

向鳳亭迎戰楊三泰。楊三泰雖是徽幫幫主，但他世代經商，武功平平，如論眞實功夫，可能還不及一個鐵衛武士！因此，以丐幫首席長老身份的向鳳亭和他交手，那眞是輕鬆得很，不過四五個照面，向鳳亭以一記擒拿手法，就把他凌空抓了過去，一下摔到地上，楊三泰已經承受不起。

向鳳亭冷哼一聲，右脚一下踏在他胸上，喝道：「你出賣徽幫，投靠白蓮敎，如今白蓮敎完了，你是附匪之徒，該不該死？」

楊三泰恐怖的叫道：「不要……不要……」

正好丁南屏率同丁伯超、姚淑鳳、小鳳三人奔了過來，忙道：「向長老手下留情，楊幫主極可能是被白蓮敎下了迷神藥物，迷失本性，才會甘心附賊的。」

說話之時，暗暗使了一個眼色，這是暗示向鳳亭，徽幫在長江上下游勢力不小，楊三泰總是他們的幫主，如果說他被白蓮敎使用藥物迷失本性而附賊的，就可使徽幫不至大失面子，楊三泰也有了落場，丐幫也不至於得罪徽幫了。

向鳳亭自然聽得出他的言外之意，連忙點頭道：「丁老爺子說，在沒有解藥之前，只好先閉了他穴道再說。」立即手起指落，連點了楊三泰五處穴道。

由丐幫長老白繼善，南昌分柁柁主白仰高和淮揚派掌門人羅有義、通臂門掌門人畢友三、形意門掌門人宋德生等五人，迎戰衝上來的三十名鐵衛武士，另由王有福、姜長貴二人守護三十名負傷的丐幫弟子。

對方衝上來的三十名鐵衛武士，正面雖由白繼善等五人擋住，但仍有十來名武士越過五人，朝王有福、姜長貴兩人衝來。王有福，姜長貴也只好揮動打狗棒，和衝過來的人動手了。

前文已經一再提及，這次鐵衛武士，在沒有被天南莊收編之前，原來已是武功不弱的黑道人物，經天南莊收編訓練，成爲鐵衛武士，刀招更爲凌厲，既能單獨作戰，又擅聯手戰術，已經足可稱得上一把好手，天南莊覆敗之後，繆千里率着他們投到金鉢禪師門下，金鉢禪師命大弟子朱天壽加以訓練，加强刀招威力，因此比之當日的鐵衛武士，又高出甚多。

白繼善、白仰高，是丐幫中的一流高手，羅有義、畢友三、宋德生等三人，則是一派掌門，衝上來的鐵衛武士，每個人論武功縱然不如他們，但這些人個個都被迷失神志，在他們的意識中，只知服從和殺敵兩句話，是以衝上來見人就砍，奮不顧身，形同拚命。眞所謂一人拚命，萬夫莫敵，譬如本來只有二等身手的人，這一拚上命，就和一等身手的人差不多了。

現在白繼善、羅天義等五人力戰衝上來的鐵衛武士，連守護傷患的王有福、姜長貴也動上了手，等於一個人要力敵刀法凌厲、鬥志慓悍而又失去神志的四個鐵衛武士，自是十分吃力之事。

（讀者也許要問，這裡「東首」的鐵衛武士武功有如此厲害，何以南首、北首兩處的三十名鐵衛武士會被消滅得這麼快呢？這一點作者必須解說淸楚才是，南首，有一位黃山世家的萬天聲，精擅家傳「萬流歸宗」劍法，傳說一劍之中，最多可以劈出九十九劍，至少萬天聲在一劍之中，劈出十八劍之多，由他領頭，一擧就擊殺了衝上來的三十名武士三分之一的人，不消幾招，就可全數消滅，何況還有其他的人共同出手。北首的呢？有姚淑鳳、丁小鳳兩人使出岷山神尼的「度厄神針」，擧手之勞，就把衝上來的人悉數制住了。所以鐵衛武士人數雖衆，看去就覺得稀鬆平常了，其實鐵衛武士豈會如此不堪一擊。

這一戰，各憑眞實功夫，刀光劍影，一招一式的拚搏，可說慘烈無倫，畢友三赤手空拳，力敵四名鐵衛武士，左手施展空手入白刃，奪下一名武士的朴刀，右臂突然暴長，一記「通臂拳」擊中對方胸口，把一名武士凌空摔出去一丈多遠，首創紀錄。

接着白繼善一棒攔腰擊中一名武士，在慘嘷聲中倒地。羅天義、宋德生也不後人，各自刺翻了一名武士。但儘管你把聯手圍攻的四人，消滅了一個，其餘三人依然毫不在意，攻勢絲毫不減。

這時也正是向鳳亭生擒了楊三泰，丁南屏率同丁伯超、姚淑鳳、丁小鳳趕來支援，平添了五個生力軍，投入戰場之中。

姚淑鳳朝女兒吩咐道：「小鳳，妳快去支援王、姜二位長老，別讓賊人傷到丐幫弟子。」

丁小鳳答應一聲，縱身朝後掠去，口中叫道：「王長老、姜長老、我來幫你們。」

聲到人到，左手已經打出九支「度厄神針」。

王有福、姜長貴力敵九名鐵衛武士，他兩人是負責守護三十名負傷弟子的，自然不能讓敵人衝進來。（未完・卅八）

上文提要： 快活仙婆和嚴霜回到馬家渡的店房，又講起梅莊的故事，故事說完，快活仙婆不敎功夫，只敎坐功，每七天一次，習以爲常，嚴霜亦不知其所以然的，除此之外，師徒豪飲。離開馬家渡，師徒又回到峨嵋雙飛橋，一年遨遊時光限期到了，快活仙婆要履諾言，要嚴霜跳落雙飛橋下，再將她救起，才說出她就是梅莊僅存的孤女……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黑木令橫行三峽　藍衣漢仗義巫山

接着，進來了一個三十上下的中年人！

這人身上揹一柄寶劍，兩道一字眉，大眼，雙頰略瘦，模樣並不難看，但那雙眼中，却有淫邪之光！

姓潘的看到這個人，立即住了口，慌忙上前含笑道：「二當家你來了。」

劉胖子也變了笑臉，道：「二爺您好！」

這位二當家好大的派頭，祇嗯了一聲，邁步到了艙中間，目光首先瞥向正好爬起來的船老大，立刻問道：「是怎麼回事，難道海鎭江敢動手？」

劉胖子搖搖頭道：「他那有這個胆，是他進艙告訴客人們小心風浪，正趕上船停了，他想出去，小潘摔了他個『狗吃屎』！」

二當家又嗯了一聲，道：「你們把話可曾向客人們交待清楚？」

劉胖子道：「交待清楚了。」

二當家的說了聲「好」，接着狂傲的吩咐道：「叫他們快些獻出來，一個子兒也不准留！」

說着，他目光一閃，看到了那位雲紗遮面的姑娘！

一字眉變成了兩條蛇，上下舞動起來！

淫邪的雙目，瞇成了一線，嘴角掀起怪狀的笑意！

兩大步，已站在了這位姑娘的身前，雙肩因微笑而聳動，右手慢慢探出，摸向姑娘那遮臉的雲紗，適當此時……

那潘姓漢子，身形一閃到二當家的身旁！

二當家的霍地把頭一歪，雙目射出凜人的寒光，道：「你想找死！」

潘姓漢子竟然一改適才的恭敬神色，冷冷地說道：「二當家的可能容潘銘把話說完了再死！」

二當家沉聲道：「潘銘，別看你是當家的親信，二爺……」

潘銘竟敢抗聲接話，道：「二當家的這話不嫌說多了些？」

二當家的眞火了，厲聲道：「滾開！」

話說出口，他左手五指業已暴然擊出！

五指所抓的部位，眞夠狠，直取潘銘的雙睛和額頭！

這變化，非但使滿艙老少十三乘客驚駭而詫異，就是那胖子劉斌，也楞在了一旁不知如何才好！

劉斌深知二當家的心黑手辣，更知道二當家的這「五鬼抓魂」，是百無一失的歹毒功力，不由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

豈料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就在二當家的出指已到潘銘的面前時，潘銘一聲冷嗤，竟微揮右手道：「這算什麼，難道二當家的就不容人講話？」

潘銘之敢於揮手相格二當家的殺招，已使劉斌驚上加驚，但還有更使他駭然震凜不能自已的事呢！二當家招出，潘銘微格，看似輕描淡寫，那知道一格之威，非但化解了危險，並將二當家的斜震出去了兩步！

劉斌眞的傻了，傻得活像個呆瓜！

他什麼夢都作過，就是沒作過今天目睹的這個怪夢，平常慣受人氣，功力還低於自己的潘銘，會突然變了！變得不但功力高得怕人，氣勢竟也不容人侮！

二當家的心頭震撼更到了家，一格之下，二當家的大夢醒矣，在除掉當家老大外，功力從不作第二人想的他，如今是凉透了心！

不過，二當家的有他下台的辦法，神色一變沉聲叫道：「潘銘，你說我不容你講話，好，你就講個清楚，話說完了之後，我再問你這抗上的罪名！」

潘銘冷冷地說道：「這次當家的下手此船，是接獲了『第一站』的密報，專爲二當家面前這妞兒來的，並……」

二當家的接了口：「就算如此，莫非二爺我還看不得？」

潘銘道：「二爺本是赴他處公幹的，又怎會適巧來到？」

二當家的眉頭一皺，道：「潘銘你配這樣問我？」

潘銘道：「內有別情，故而斗胆相詢！」

二當家的雙眉挑起，道：「日昨接得大當家的『十里火令』……」

潘銘的胆子，是越來越大，他竟打斷二當家的話鋒道：「這就對了，可知當家的爲何下這『十里火令』？」

二當家的一愣，道：「這祇有當家的知曉！」

潘銘聳眉一笑，黃臉泛出亮光道：「我就知道！」

二當家的心頭一震，道：「潘銘這些話在此地怎能亂講！」

潘銘橫掃了艙中客人們一眼，道：「放心，滿艙的人，除了這妞兒和劉胖及我潘銘外，都已是在閻老五那兒掛過號的了！」

二當家的聞言，面色頓變，心頭亂跳不已！

他沉思了刹那，冷冷地說道：「你這話中，似有用意！」

潘銘冷諷道：「二當家的一向明智見稱，好像不該不知道吧？」

二當家的雙眉一沉，道：「潘銘，當家的何時到？」

潘銘道：「快了，人在『風箱峽』！」

二當家的一笑，道：「按你所說，對這隻船是早該下手了？」

潘銘道：「二當家的聖明，猜得一點都不錯！」

二當家的陰陰一笑，道：「祇爲等我上船？」

潘銘嘴角一掀，道：「越來越對！」

劉斌這時已聽出端倪，悄然一步步的向後退去！

二當家的話鋒已起，道：「當家的要在這條船上，處治了我？」

潘銘道：「好像是這樣吧！」

二當家的哈哈笑了起來，道：「潘銘，這樣容易？」

潘銘此時臉色一變，道：「拜天臣！你認爲很難？」

二當家的拜天臣，沉着的說道：「我是在問，爲什麼？」

潘銘道：「三個原因！」

拜天臣道：「說出來聽聽！」

潘銘道：「第一、四個月前，你去了趟湖北大洪山，爲什麼？第二、當家的那個侍婢『小香』，藏在何處……」

拜天臣不待潘銘話罷，沉聲道：「夠了！」

潘銘嘿嘿笑着，道：「姓拜的，是自己了斷，還是要我動手？」

拜天臣道：「首先我要看看你的『黑木令』！」

潘銘陰森的露齒一笑，探手抖腕，「噠」的一聲那艙柱之上已多了一面三角形的烏黑木令！

木令上，除了個雪白的鏤銀骷髏外，別無他物！

當「拜天臣」說出「黑木令」三字時，雪紗蒙面的少女，似是輕「哦」了一聲，因爲聲音太低，沒人注意。

在木令釘於艙柱之上的時候，少女抬頭又掃了木令一眼！

適時，潘銘開口道：「拜天臣，現在你該沒有話說了吧？」

拜天臣反而變作十分冷靜，淡然說道：「我要等着當家的來！」

潘銘却一笑道：「不必了吧？」

拜天臣道：「我另有申述！」

潘銘道：「當家的既然下了『黑木令』，你該知道就等於宣佈了你的叛帮罪行，何必還要多掙扎呢？」

拜天臣道：「我說的明白，內中另有別情！」

潘銘冷笑道：「索性我全對你說了，也好使你死心，到大洪山下書的那個小子，已被當家擒住，昨日活埋於大寨了！你那封信，現在當家的手中，『小香』也叫當家的又擒了回去，賞給了前寨十八名兄弟，因而樂死在風流陣上！」

拜天臣這時再也耐不住了，雙目噴着兇狂的怒火，回手撤出了背後的寶劍，大吼一聲仗劍撲向潘銘！

別看潘銘說得輕易，心中却不敢小看拜天臣，不錯，他的功力高過拜天臣一些，但大意之下同樣會喪命當場！

因之當拜天臣猛撲而上時，潘銘一閃避過，接着，他以迅捷無倫的手法，取出自己的兵刃！

潘銘的兵刃，夠絕，是一對有着寸餘裂口的鋼環！

環大如海碗口，裂口地方，蹺出四隻獠牙，牙長三寸，尖利無倫，環邊是鋸齒形狀，都是鋒刃！

拜天臣乍睹潘銘這對怪絕的鋼環，恍然大悟！

這對兵刃，拜天臣是第一次看到潘銘用，但拜天臣對這對兵刃，却是知道得非常清楚，名爲「陰陽雙絕環」！

於是拜天臣猛的收勢，沉聲道：「原來你就是黑老兒的小師弟，『黑手雙絕』！」

潘銘道：「就爲你，小爺裝了一整年的窩囊廢，受了整整一年的窩囊氣，如今，哼哼！咱們好好的算次賬吧！」

話聲中，潘銘雙環一震，反撲上去！

拜天臣劍尖一劃，身形退到遠處，他決對不敢叫潘銘攻到近前，貼身相搏，長劍就成了廢物！

潘銘正是要拜天臣暫退，他首先要收回那支「黑木令」！

拜天臣飄退，潘銘左手絕環挺腕套起，空了的五指，看都不看，摸向那插着「黑木令」的艙柱之上。

那知一摸之下，心胆俱寒，明明釘在艙柱上的「黑木令」，此時竟化作煙霧，消失無踪！

艙中，除了他和劉斌、拜天臣外，餘者都是等死待宰的羔羊，自始至終，沒有一人挪動過地方！

劉斌早已躲在了艙角上，拜天臣也沒有欺近過那艙柱附近，「黑木令」不翼而飛，豈不悚然怪哉！

拜天臣也看到了這稀罕事，立即計上心頭，揚聲道：「潘銘，遇上鬼了吧？」

潘銘臉色已變，轉對劉斌喝道：「胖子，沒看見那『令』？」

劉斌搖頭道：「沒有，我沒動過一動！」

潘銘目射兇光，掃着拜天臣道：「是你搗鬼？」

拜天臣冷冷一笑，道：「二太爺也不是省油的燈，此地早就埋伏了高手！」

潘銘目光橫掃了艙中羣客一眼，怒哼一聲道：「我就不信這邪事，擒住你再說也是一樣！」

話聲中，他雙環震處，發招欲攻！

適時，海鎮江猛地自地上爬起，往艙外奔去！

潘銘要攔他，拜天臣卻獰笑一聲出劍刺到，逼得潘銘只好舉環扣接，二人立即搏戰一處！

潘銘在搏鬥下，沉聲對劉斌喊道：「胖子你是死人，不攔着海鎮江？」

這聲高喊，驚醒了劉斌，這才縱步追上。

此時海鎮江已將艙門拉開，劉斌也正好追到，他暴出右手，抓向海鎮江後腰紮帶並沉喝道：「滾回來！」

「來」字出口，果然有人滾了，人影猛地倒飛而起，摔在艙角之上，但却不是海鎮江，而是胖子劉斌！

艙中旅客正驚愕間，艙門口有人說了話：「船老大，甲板上我都替你肅清了，你那四位好助手，也平安無事，快去掌舵，艙裏有我！」

話聲中，艙中平添了一個人，正是坐在甲板上據說有點「鬼風疙瘩」小毛病的藍衫公子，不知何時進入艙中！

海鎮江這時早已闖出了艙去，作掌船催舟的準備了！

藍衫公子根本看都不看動手的兩個人，對衆客道：「就要開船了，諸位仍請抓緊了扶手，對別的事不必過問！」

說着，他大步向潘銘和拜天臣而去！

動手的兩個人，雖然心無旁顧的拚搏，但劉斌倒飛摔昏，和海鎮江出船艙之事，却都看在了眼內。

藍衫公子走近他倆，他倆都想罷手暫退，但因誰也不敢先避，所以祇好仍然拚命的相攻相格！

潘銘此時正好是個攻勢，左手絕環斜砸拜天臣右肩，右手絕環却橫裏遞出，直扎拜天臣心腹！

拜天臣劍化一道劍幕，格阻潘銘的兩招殺手！

藍衫公子恰在這個當空，一步到了兩個人的中間，那抱着小胖的男人，雙手不由一緊，硬把兒子擠的哭出聲來！

「小胖」因痛而號，場上奇變亦起，藍衫公子在三般兵刃無心攻圍之下，竟哈哈長笑出聲！

笑聲中，藍衫公子雙臂倏忽一揚，耳邊祇聽到幾聲金鐵交震之音，接着潘銘凜然暴退，拜天臣悚而住步！

潘銘手中空了，拜天臣寶劍亦失，三般兵刃，在稀奇古怪莫名其妙之下，竟到了藍衫公子的手中！

祇見藍衫公子冷哼一聲，雙手互碰，寶劍在幾聲輕響下，斷作了七截而墜落在艙中地上！

潘銘的雙絕環，也沒完整，成了四分五裂，藍衫公子揚手處，幾聲敲木之音傳出，都釘入艙柱之中！

潘銘轉身就跑，藍衫公子沉聲叱道：「你跨出艙門一步則死！」

潘銘手已拉着了艙門，聞言倏地停步不敢再動！

適時，船身猛地一震，藍衫公子向乘客們說道：「船要開動了，諸位仍請抓好扶手！」

說着，船身又是猛地一震，動了，一擺一晃，似是打了橫，艙中人不由自主的都開始東倒西歪起來！

小胖的母親，一個手沒抓牢扶手，滑了下來，不由哎喲出聲，所幸身旁蒙面的少女扶了一把，沒有摔倒。

當這婦人哎喲呼喊之時，藍衫公子不禁向前搶救，潘銘見有機可乘，悄然滑開艙門，飛縱而逃！

豈料潘銘身形剛起，藍衫公子沉叱之聲已到——「是你自找罪受！」

「受」字出口，藍衫公子凌虛出指，潘銘立覺全身一麻，雙腿一軟，由艙門旁滾了回來，動不能動。

船又恢復了原狀，但却搖擺得十分厲害，隔有頓飯光景，才漸漸平靜了下來，業已渡過了險灘！

艙中沒人開口，藍衫公子就站在中央，任船盪搖，他却像雙足生根般，一動沒動過！

此時，艙門又開，海鎮江又進了艙。

他首先對着藍衫公子納頭便拜！

藍衫公子一把拉起他來，道：「老丈，這可使不得。」

海鎮江激動的說道：「公子，我那幾個孩子，都對我說明了經過，小老兒早就想進來叩謝救命的大德大恩，祇因船行險灘……」

藍衫公子接口道：「這算不了什麼，何況我們是同在一條船上，救人也是救己，望老丈不要掛在心上才好。」

海鎮江道：「是是，剛才我那大兒子說，公子事前吩咐過，到了能停船的地方，先把船停下，現在是不是……」

藍衫公子道：「好，靠個邊兒停！」

海鎮江笑應着，出艙而去！

藍衫公子却對劉斌喝道：「你過來！」

劉斌顫抖着兩條不大聽話的胖腿，哆索的走到了藍衫公子身前，語難成句，抖着說道：「你……吩……吩咐，吩咐……」

藍衫公子冷冷地說道：「說實話，你殺過多少人？」

劉斌頭搖得像「貨郎鼓」，道：「沒有殺，沒有殺過人，我不敢殺人！」

藍衫公子轉向拜天臣道：「這人會是你的手下，由你說吧，他殺沒殺過人？」

拜天臣道：「你這是多此一問，綠林中人能不幹殺人的勾當嗎？」

劉斌急了，對拜天臣道：「二當家的，說話要憑天地良心，我敢殺誰，在當家的和你的吩咐之下，要我殺，我又怎敢不殺……」

他這句話，說笑了艙中的乘客。

他嚇得已經語無倫次了，胖臉上沒有一絲血色！

其實這也難怪，手辣心黑的惡徒，個個都是怕死的儒夫，殺別人時，英雄一世，被人殺時，却會親娘祖奶奶的亂喊！

藍衫公子此時冷哼出聲，道：「你不會就叫『胖子』吧？」

劉斌神早已失，胆也早喪，點着頭道：「我叫胖子，劉胖子……」

藍衫公子道：「沒名字？」

劉斌這才回神過來，急忙道：「有有，我叫劉斌！」

藍衫公子目光在劉斌手中一瞥，劉斌立刻把手中的斧子抛在了地上，胖臉哆索直抖，說道：「這……這東西今後我保證不碰它！」

藍衫公子一步上前，拾起斧頭，道：「好鋒利！」

說着，右手持斧，竟向自己左臂砍去！

在全艙乘客驚疑下，斧鋒已經砍在了臂上！

怪也！怪也！

藍衫公子原來生成一條鋼鐵的左臂，利斧非但沒有將左臂砍斷，反而被他的左臂將利斧震碎成四片！

接着，藍衫公子出手揑住了劉斌的「肩井穴」，手指一連三彈，然後聲調威稜的說道：「我僅僅毀去你的一身功力，但未受傷，不過你這同伴却傷得很重，當然，他是不會死的！「等一下船就停了，你們上岸，今後吉兇禍福生死存亡，全看你們自己的作爲而定，再想爲惡是辦不到了！」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至於你們幕後的那個當家人，我自會找他，別無所囑，祇再對你們說一句話，想活下去，最好別回山寨了！」

正好這個時候船靠了岸，藍衫公子喊一聲「滾」劉斌背着仍昏死未醒的潘銘，上岸而去！

藍衫公子這時轉對拜天臣道：「輪到你了！」

拜天臣如今倒很光棍，道：「我本來可能死在潘銘手上的，你等於救了我，如今不論怎樣發落，我毫無怨言，任憑閣下！」

藍衫公子道：「好，但是你該知道，我不會饒了你的！」

拜天臣道：「我說過了，大不了算我已經死啦！」

藍衫公子道：「你聽明白，我要你先辦件事，爲了這件事情，我必須暫時保留着你這一身功力，不過……」

拜天臣接口道：「我懂，你要用別的手法，封我某處穴道！」

藍衫公子搖頭道：「不是，我另有辦法，祇要你帮我辦完那件事，而不想中途逃遁，就死不了，否則可別怪我！」

拜天臣道：「可能聽聽什麼事？」

藍衫公子道：「事情十分簡單，帶我去你們的總寨！」

拜天臣一笑道：「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藍衫公子道：「那就好，你答應了？」

拜天臣道：「答應了！」

藍衫公子點點頭，凌虛出指，點向拜天臣「氣海穴」！

接着正色道：「現在走吧，咱們也上岸了，等事情辦好，我也祇廢掉你的功力，保證絕對不傷你毛髮！」

拜天臣道：「我能不能問問，閣下這手法在何時……」

話沒說完，藍衫公子已接口道：「你放心，半個月之內，不會發作的！」

拜天臣放了心，一拍手道：「那就好，我可以看到黑老兒遭報……」

藍衫公子皺眉道：「你指着那個說的？」

拜天臣道：「今日之前我那總當家的！」

藍衫公子道：「他姓什麼？」

拜天臣道：「姓黑！」

藍衫公子一愣，道：「黑白的黑？」

拜天臣道：「好像百家姓上，祇有這麼一個黑！」

藍衫公子似是自語般道：「莫非是黑東川？」

拜天臣接話道：「正是他！」

藍衫公子冷哼一聲，道：「原來他躲在此地，還不安份！」

拜天臣心中一動，別有居心的說道：「難道閣下認識這個老兒？」

藍衫公子却淡淡地說道：「與你無關。」

話鋒一頓，接着冷冷地說道：「該走了，你在前面！」

拜天臣嗯了一聲，驀地想起了潘銘在艙柱之上，突然失去踪影的「黑木令」，於是愣了一愣！

藍衫公子看在眼中，立刻道：「你還有事？」

拜天臣想說，但腦海中閃過某種意念，終於一笑道：「我是想起了剛才在艙中發生的一件怪事。」

藍衫公子哦了一聲，道：「什麼怪事？」

拜天臣早已決定，暫不說出所疑，遂聳聳肩頭道：「事雖怪，但不關緊要，

現在還是找黑老兒去吧！」

說着，拜天臣當先拉開艙門走了出去！

藍衫公子也就沒再多問，隨之而出。

海鎮江早將跳板搭好相待，見藍衫公子出來，他父子五人立即擁上前去，海鎮江開口道：「一切照公子吩咐辦了！」

藍衫公子頷首道：「多謝老丈。」說話間奔向了跳板！

海鎮江誠摯的邊送邊道：「小老兒深知對公子空言說謝無益，祇望公子能夠答應示下尊姓，暇時，萬望能再來……」

藍衫公子接說道：「海老丈，這條路我會常常走的，你放心，每次來往準會拜望老丈安康，至於小可姓氏，此時還不便相告，老丈多諒。」

海鎮江知道勉强無用，祇以感激的眼光看着藍衫公子，直到拜天臣和他走過跳板，走向遠處始罷。

海鎮江這次是死裏逃生，喟嘆着和大兒子雙雙動手，才要抽回跳板，開始動程，突然有人嬌聲喚道：「船家且慢！」

海鎮江抬頭處，看清了是那位蒙着雪紗的少女，略略哈腰，然後非常客氣的問道：「姑娘有何吩咐？」

雪紗蒙面的少女道：「剛才那位走時，可曾說過什麼？」

海鎮江暗地裏一皺眉頭，心中想：「一個姑娘家，問起人家公子的事了，眞是……」

於是把頭一搖道：「沒說甚麼！」

少女「哦」了一聲，又問道：「你好好的想想，當眞沒留什麼話？」

海鎮江道：「我還騙姑娘不成？」

少女搖頭自語似的說道：「這不像他！手法不像，再說他決不會辦事管前不顧後的，豈有此理！」

海鎮江那個小兒海長東，年紀最輕，因之脾氣也算他最暴，聽少女這樣說話，不由把眼一翻道：「姑娘說誰，豈有此理？」

少女道：「我說那位蒙着頭臉的藍衫公子！」

海長東哼了一聲道：「姑娘，外面的風大，要開船了，妳還是請進艙吧！」

他不便直接和這位女客頂撞，但氣又出不來，所以借了別的因由，很不客氣的請少女進艙！

少女哼了一聲，道：「你好像不高興我這樣批評他？」

海長春道：「當然，他救了滿船客人和我們父子的命，姑娘在背後這樣議論他，我當然是不高興了！」

海鎮江要開口罵兒子，少女却已接了話道：「救沒救我們全船性命，現在還言之過早！」

海鎮江也有些心不服了，道：「姑娘妳明明看見的，若不是人家這位公子，那幾個黑心賊，怕不早把我們扔到江裏！」

海長東揚聲道：「姑娘別忘了人在船上，說話該多想想！」

少女道：「要多想想？」

海長東道：「姑娘憑什麼說，我們仍然難免要……」

少女冷笑一聲接口道：「我問你，一共就來了三個賊？」

海長春道：「一共七個，外面四個被那公子都打落水去了！」

少女哦了一聲，道：「此處江洋飛賊，就祇有七個人？」

海長東道：「誰說的，七十個都不止！」

少女道這：「就是了，那藍衫公子，祇打落水中四名，擒了三名，就上岸走了，此去水程遙遠，前途你能保無事？」

海長東傻了，沒能答上話來！

少女却已接着又道：「他上岸之前，似乎應該想到這一點才對，結果他却連話都沒有交待，設若巨盜復仇，該怎麼辦？」

這一來，連海鎮江都傻在了一旁！

少女搖了搖頭，似自語般道：「我本想上岸找他帮個忙，如今祇好作罷了。」

說着，身形一轉，婀娜的又回到艙中！

海鎮江看看四個兒子，低聲道：「這位姑娘埋怨那位公子，故然不當，但是姑娘說的話，却是實情，快些抽回跳板來，立刻開船！」

爺兒五個，七手八脚的忙開了，刹那，一切妥當，重又啓船而行，他們全賣上了力，使船行走如飛而上！

* * *

是黃昏，船到了川東邊陲的「巫山縣」！

這裏必須停泊一夜才行，因爲此處算是到了「瞿塘峽」的終點，再下去，是險而更險的巫峽了！

船要在此地備置物品，況夜間行船「巫峽」，那是存心要去找閻老五共桌把盞，誰也不想幹！

不過海鎮江父子今夜停泊此地却提着心胆，那位雪紗蒙面少女說的話對，這羣殺人連眼都不眨的大盜，是不可能就此罷休的！

果然！船剛旁岸，就來了人！

巫山縣，是個藏在深山中的小縣，但因這條水程是往來必經之地，因此十分繁榮。

巫山四山多是梨園，產梨極豐，做的「梨膏精」，眞比最好的蜂蜜還好還香，價格更是低廉！

此地還盛產好茶，並且因有域西的「泉井」好水，所以泡出的茶來，奇香撲鼻，清心潤胃。

船泊此地，罕有不購買這兩樣土產的乘客，因之祇要船到，船停，就有人背負着木盒登船來做生意。

海家的這條船，自不例外，如今船乍停，就圍上了一堆人，個個背負着特製的木盒，等跳板擺好就上船！

那知就在這個當空，突在人堆中出現了四個面生的小販，一字兒排開，正擋着跳板的通路！

當時，海鎮江就發覺了不對，有心不放跳板，把船再搖外一點停下，但他轉念一想，又作了罷！

他知道，要是人家找定了你，除非

飛上天，要不怎麼說也逃不過去，岸邊船多，或許能平安渡過這一夜！

因此當他孩子們要安放跳板的時候，他阻住了，道：「等等，等我的話再放！」

說着，他轉身步向了船艙。

在他還沒拉開艙門的時候岸上有人嚷了！

「我說『海老頭兒』，怎麼，幹什麼不放跳板，讓我們上船做點生意？難道你想……」

一個嚷，十個就喊，這個說──

「海大叔，是我，小么呀！」

那個叫：「海哥兒，好意思不叫我做點生意？」

海鎮江久走江湖，這點可懂，他明白了，第一個嚷的人，準是生事的，但是他却不能不解釋了。

於是海鎮江回到甲板，對岸上之人喊道：「老鄉們靜靜，聽我幾句話！」

人羣靜了下來，海鎮江接着又道：「老鄉們，今天船上有客人不太舒服，跳板還是放，我要先到艙裏面說一聲，免得客人受驚！」

岸上的人聽說跳板一定放，自然沒有再多話了，海鎮江遂大步而行，拉開艙門進了艙！

他進了船艙，可也沒有主意啦，說什麼好呢？

說嚴重了，非嚇得客人們在巫山下船不可，下船還不要緊，若是下船的客人遇了難，這孽他可造大啦！

若不說明白了事態的經過，萬一出了問題，誰又負得起這個責任呢？因此他十分爲難。

恰在此時，那雪紗蒙面的少女開了口，道：「有事？」

海鎮江期期艾艾的說道：「是……是岸上……岸上來了……」

少女接了話，道：「剛才在停靠前，我們大家爲了白天發生的事，就商量過了，你不用爲難，平日該如何你今天就如何！我們也沒有人中途下船，走在外面，就祇好處處認命，你們不是有句俗話，說『是禍躲不過』？我們也都想開了！」

海鎮江嘆息着說道：「我實在有說不出的難過，但願逢兇化吉，遇難成祥，好在此處人多，大概還不會發生問題！」

那抱着小胖的中年文士，道：「船家用不着嘆息，吉人自有天相，放心吧！」

海鎮江答應着去了，可是那顆心却仍然緊在一堆！

跳板放落了，怪！岸上祇剩了那四個面生人！

海鎮江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悄聲問長子道：「這是什麼回事？」

海長東却接話低聲道：「爹，這四個小子不是好來路，也不知道用什麼辦法，三言五語的就把所有的鄉親們嚇跑了！」

海鎮江急忙道：「別再開口了，就拿他們當做做生意的人看！」

說着，四名面生的漢子，除留下一個，站在跳板口端阻住其他的人上下外，其餘三名已邁過跳板上了船！

他們仍按做小生意的規矩，先向海鎮江打招呼道：「謝謝啊船老大！」

就這麼一聲，然後一擁進了艙！

在艙中，他們除掉那六隻賊眼東溜西瞧外，倒還規規矩矩，裝作得十分像是做小生意的人模樣。

他們盒裏的貨品，是剛剛多花了不少錢，購自眞正小販的手中，所以貨色都是一百一的道地。

艙中的乘客，本就是早有打算，在「巫山縣」站，購些土產回去，不論送人抑或自用，都是便宜。

因之現在他們也暫時拋開心中憂愁，各挑各的，並且比早經決定要買的數量還多了不少！

這却有個原因，假如萬一變生不測，命苦能留下的話，怕身畔的金銀也非飛掉不可，買點東西就是賺的了！

這三個小子，六大盒物品貨色，刹那銷了個淨光。

就在結算銀子的時候，他們露出了本性！

錢──當年叫它作銀子，這玩意從不知那位聖人發明了之後，天下方便多了，可也就骯髒多了！

父因貪而背母！夫因貪而欺妻，母因此而迫女，女爲此而「賣身」，貪！貪！貪！遂有了「人爲財死」的警句！

這三個小子，平日裏缺不了銀子，但是詐自良民手，却送進毀人坑，總不大夠花銷用的。

如今，這是「外快」，有道說：「馬不吃野草不肥，人不得外財不富！」

今天所賣得的銀子，姑不論多少，全是他們的，他們算過賬了，詐多些的話，「老二賭場」能混上幾宿！

手氣要再好些，說不定「水蜜桃」和「騷花鞋」這兩個臭娘們兒，能連上三夜來個「鼎足而立」，皆大歡喜。

所以在賬算的時候，他們黑下了心！

他們那對照子又明又快！

俗話說：「臘月天吃柿子」──檢着軟的捏！

首先他們對付上了幾位行商客！

一個漢子，被稱爲小李的，嘻笑着對一位行商道：「你是買了四罐『梨膏精』和斤半『葉子』，最好算賬啦，梨膏一罐五兩銀，四五二十兩銀，茶葉一斤是六兩銀……」

叫小李這麼一算，行商要付二十九兩銀子才行！

這位商客火了，他忘記面對的不是小販，而是隨時隨地就能索人性命的閻王爺了！

於是他把眼一瞪，道：「多少銀子？」

小李仍然嘻嘻笑着道：「一共二十九兩，你出門在外，準沒有零錢，咱們見面就是有緣，這樣吧，你就大方些，給三十兩整數好了！」

這位商客姓關，出了名的方正，聞言大搖其頭道：「眞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也是生意買賣人，從學徒到如今，還沒有見過像這樣的……」

小李把臉一綳，道：「別廢話，你給

不給銀子?」

關老客搖頭道：「好在我還沒動你的貨色，我不要了!」

小李牛眼一翻，道：「不要了?那麼簡單，告訴你『貨物出門概不退換』!」

關老客却不吃這一套，道：「從學生意的那天起，掌櫃的就教我們『童叟無欺』、『謙恭對人』，沒聽說『貨物出門概不退換』的!」

小李冷笑一聲，道：「年頭變了，朋友!」

關老客哼了一聲，道：「再變，也變不了規矩，除非是『內掌櫃』教的!」

小李手一插腰，道：「怎麼說都行，祇要拿錢來!」

關老客搖頭道：「對不起，我沒帶着這麼多銀子!」

小李眼裏冒了火，道：「你姓關，是布行，這次身邊少說有千兩銀子，在這兒要是再捨不得用上點兒的話，朋友，前途想用怕也沒地方用了!」

這話說得十分明顯，這句話，他提醒了關老客!

關老客暗嘆一聲，無奈何的說道：「好好，算我命好，才能吃這樣高貴的梨膏!」

說着，掏出銀子，整整數了三十兩。

那知他要把銀子遞交小李的當兒，小李却搖頭道：「多少?」

關老客道：「你不是要三十兩嗎?」

小李哼了一聲，道：「三十兩不錯，那是剛才，現在漲了!」

關老客牙一咬，才待發火，小李竟把小衣襟一掀，赫!露出來斜插在腰帶上的「彎匕首」!

關老客嚇得全身一抖，火沒了，低聲道：「那現在是多少?」

小李道：「你耗了我不少時間，費了我半天的口舌，加倍!」

關老客嘴巴抖動着，似欲有言，小李已接着說道：「再多說下去，還要加倍!」

關老客牙咬得直響，雙手抖個不停，取出六十兩銀子來，小李嘻嘻笑着，伸出枯爪般的黑手就拿!

適當此時，艙外跳板上，出了奇事!

首先聽到船老大海鎮江的歡呼——「哎呀公子，你又回來啦，謝天謝地，謝謝神佛!」

接着是那裝成小販，嚴守跳板的匪徒，道：「喂!喂!哥子別硬往前擠!」

繼之，一個爽朗的聲音道：「你是下船，還是上船，做生意站在跳板通道上，阻住上下，我還沒見過你這種生意人呢!」

匪徒喲了一聲，道：「哥子，這跳板不是你哥子的吧?」

爽朗的聲音道：「我要上船!」

匪徒道：「現在船上滿了客……」

海鎮江開了口：「喂，人家公子是從起站就上了船，中途下去辦事啦，說好的再從這巫山站登舟，你請閃開點!」

海鎮江的這句話，聲高音響，艙裏客人都聽了個清楚。

於是大家臉上現出了笑容，這關老客手眞快，颼的一聲又把銀子收回囊中，把頭一仰對小李道：「在前面打傷那個劉胖子、打昏那姓潘的小子，押着什麼拜二當家的下了船的那位公子回來了!」

這句話，把艙裏的三個假小販，嚇得臉全變了顏色!

關老客却接着又道：「你這些貨色，對不起，我決定不要了!」

艙中的乘客，紛紛接上了話道：「對，我們全不要了!」

小李還沒想出對策來，艙外已經起了變化。

那阻路的匪徒，此時口出不遜，道：「玩船的，你『狗養的』少開口!」

接着爽朗的話聲道：「很好，公子爺倒要看看你能攔多久，躲開!」

匪徒哼了一聲，道：「作夢!」

接下去是另一聲「躲開」，和一句「狗養的」，繼之一聲呼喊，和「噗咚」聲響，就沉寂了下來。

艙中的三名匪徒，聞聲知警，都撲向了艙門!

詎料適時艙門嘩啦一聲，被人拉開來，日間剛剛離開的那位藍衫公子，這時邁步進了船艙!

艙中乘客，除了位雪紗蒙面的少女外，俱皆自動含笑起身!

三名匪徒被這藍衫公子阻住了退路，一個個退步不迭，尤其是小李，他的手已經摸在了那柄匕首之上!

藍衫公子冷哼一聲，道：「此處江水很涼，三位可要和同伴一樣，洗個澡?」

小李目射兇光，道：「你是……」

藍衫公子道：「少廢話，都給我滾!」

說着，他在旁邊一閃，讓出了退路!

這三個小子成了喪家犬，連食盒也不要了，撒腿就跑，一溜煙似的跑沒了影子，惹得衆乘客大笑起來。

藍衫公子依然是日間的打扮，大概他那「鬼風疙瘩」的小毛病，還沒有好，仍舊用個紗口袋套着頭臉!

不過有點不同的，是他換了蒙頭紗罩的顏色，這次是個淡藍的，日間却是杏黃色，當然，這沒有什麼關係!

藍衫公子掃了衆客一眼，客氣的說道：「諸位坐，我……」

他話沒說完，海鎮江已在艙門露了面，道：「公子，勞駕高昇一步。」

藍衫公子適時正好掃視到少女身上，似乎微微一愣，耳聽海鎮江招呼自己，遂收轉目光出艙而去。

艙外，早已設了座位，海長東並且泡了新茶。

恭請藍衫公子入座後，海鎮江誠懇的說道：「公子你眞是我這條船的救星，自中途你押着那姓拜的二當家下船之後，小老兒就始終提心吊胆……」

藍衫公子啊了一聲，道：「慢些，老丈說什麼中途?」

海鎮江道：「就是白天，在剛過『風箱峽』時……」

藍衫公子擺擺手，道：「老丈，你是說白天見過我?」

海鎮江聞言微微一愣，道：「公子是怎麼了，從起站上船，公子就在……」

藍衫公子再次接口道：「那時我也蒙着臉?」

海鎮江道：「是呀，你說你起了一身『鬼風疙瘩』，所以用……噢!白天你是用杏黃罩着頭臉的，現在……」

藍衫公子哦了一聲，接話道：「也穿着這件衣服?」

海鎮江道：「沒有錯，正是這一件!」

藍衫公子一指腰間懸劍，道：「還有這柄劍?」

海長東接了話，道：「不錯，有一柄劍。」

藍衫公子把右足伸出，道：「難道鞋子也一樣?」

海長東插口道：「我沒注意。」

海鎮江却看了看伸出的鞋子，道：「不會錯的，是『福字履』!」

藍衫公子把頭一搖，道：「但是那人却不是我!」

說話出口，海家父子五個傻了，個個目瞪口呆!

藍衫公子接着又道：「不過我也正在船上，而是由巫峽來此，傍晚前才到巫山一站，我乘的那條船，就停在不遠地方!」

海鎮江眉頭皺了起來，道：「公子，你是當眞……」

藍衫公子道：「自然眞的!」

海鎮江道：「那……那公子怎會登上小老兒的這條船呢?」

藍衫公子道：「我在前面『太白居』飲酒，聽到幾個江湖客，在用特殊的語言，談着老丈這條船，和船上的姑娘及金銀!他們還說，已經派出人去，裝成小販上了船，旨在先看看有沒有溜掉的，尤其是關心那位姑娘……」

海鎮江這次聽明白了，接話道：「於是公子你起了仗義俠心，故意登舟看看?」

藍衫公子頷首道：「不錯!」

海鎮江道：「公子既敢出頭仗義，必然也有一身好功力……」

藍衫公子接口道：「談不到仗義二字，祇會些兒的防身劍法而已!」

海鎮江看看這位藍衫公子，搖搖頭道：「公子是要去何處?」

藍衫公子道：「青城山。」

海鎮江道：「是去辦緊要的事?」

藍衫公子道：「是去找一個人!」

海鎮江道：「事情急不急?」

藍衫公子沉思了片刻，道：「老丈爲何追問不休?」

海鎮江長嘆一聲道：「小老兒久行長江上下，見的人多了，由公子神態談吐中，看出公子必是一位身懷奇技的少年俠士……」

藍衫公子接口道：「是又如何?」

海鎮江道：「公子剛才自己說過，在酒樓之上，聽到某種江湖行話之後，方始管此不平而來，由此可見……」

藍衫公子再次接口道：「我有他事要辦，望老丈言簡!」

海鎮江嗯了一聲道：「是這樣的，小老兒這次水程，目的之地尚遠，如今既知匪類已起惡念，又知公子，足可却敵，是故……」

藍衫公子哈哈一笑，道：「老丈想我留下?」

海鎮江道：「小老兒是爲全船十幾條生命，懇求公子!」

藍衫公子低下頭去，看樣子是在沉思能否答應。

半晌藍衫公子緩緩點着頭道：「好吧，命裏該當要往返千里，祇好認了!」

海鎮江大喜，撲身而拜，藍衫公子一把扶住。

接着藍衫公子低聲問道：「白天那位身穿藍衣的公子貴姓?」

海鎮江老臉一紅，道：「小老兒問過，那位公子沒說。」

藍衫公子一笑道：「那我也學個樣兒，不言名姓了。」

海鎮江道：「小老兒不問就是。」

藍衫公子道：「老丈，這條船不小，有後艙吧?」

海鎮江道：「有，當然有。」

藍衫公子道：「艙裏一個姑娘，一位少婦和那個孩子，是該好好休息一宵的，我想老丈最好安排一下。」

這句話，提醒了海鎮江，立刻答應連聲，站了起來。

結果，出人意料，那位姑娘和小胖母子，睡前艙，其餘男客心甘情願去後艙休息。

剩下的祇有那藍衫公子了，海鎮江於是往請道：「公子，小老兒已在後艙乾淨處，代公子安置……」

話未完，藍衫公子已搖頭道：「我已經自己選好了安歇處!」

海鎮江詫然道：「什麼地方?」

藍衫公子又搖搖頭道：「不必問。」

話鋒一頓，又道：「老丈，夜已深了吧?」

海鎮江道：「還早，剛剛定更。」

藍衫公子一笑，道：「今夜的晚飯，老丈準備什麼時候開呀?」

海鎮江老臉又泛了紅，道：「該死，眞該死，客人們八成都餓壞了，都是那羣混賬小子擾的，連我都昏了頭，忘記……」

海長東用肘一碰老父，接口道：「爹，咱們快點去做吧!」

海鎮江點點頭，父子兩個下了廚艙。

好在一切都現成，剎那都已弄好，擺在前艙。

飯後，乘客們略事休息，還彼此談了幾句閒話，方始由海鎮江帶路，男客們全到後艙安歇，前艙留下了姑娘和那位婦人及小胖。

這樣一忙一亂，沒有人注意到藍衫公子，等所有的乘客都睡下並熄了燈，海鎮江這才想起來，半天好像沒看見藍衫公子!

他立刻前後看了一遍，怪了，就沒找到他要找的人!

爺兒五個傻了，彼此愕怔的看着!

最後還是老么海長東開了口，他道：「爹，咱們抽回跳板來睡吧，我敢保，

人家公子還在船上，祇是不想叫我們知道罷了！」

海鎭江瞪了么兒一眼，道：「好像就算你聰明，我從來就沒疑心公子是離開了船，祇是天夠涼，他又沒有行囊，我不放心……」

海長東接口道：「爹你眞是的，孩兒聽人說，一個身懷很高很高功力的人，不怕熱，也不怕冷，所以……」

海鎭江叱道：「你不小了，怎麼還這樣不懂事，難道公子不怕冷，我們就該連問都不問一聲？這是待客的禮數？」

海長東沒了話，自動的去抽回了跳板。

跳板抽去，船離岸就有了兩丈稍多一些的距離，普通人若想上船，自然是辦不到了。

當然嘍，要想憑這兩丈稍多些的距離，阻止那些無惡不作的江洋大盜，實在等於說白日夢！

海氏一家五口，睡了，就睡在甲板上，他們泛舟浮宅爲生，已成習慣，不覺其苦反而怡然自得其樂！

他們儘管一肚子的心事，但經過了一日的辛勞，人睡下就見了「周公」，這個呼嚕嚕，那個鼾如雷，比上了賽！

＊　＊　＊

夜！

肅煞！涼薄！沉寂！

相距「巫山」水道岸邊里許地方的旱邊旁，出現了幾條黑影，他們彳亍着，不時向遠處眺望。

片刻之後，蹄聲震動，灰龍由遠而近，來了一隊標悍的人馬，爲數近十，霎霎眼到了先來的幾條黑影彳亍處止步！

頭前一匹白馬，因天黑地暗，無法看清馬上人的面目，但由其餘衆人對他的恭順看來，他是此行之首。

先來的黑影中，這時有人越衆而前，若近看這個人時，你就立刻能夠認出，是那曾在船艙發過狠的小李！

祇聽到白馬上爲首者，戒嚴的說道：「船何在？」

小李恭敬俯首道：「在，屬下曾化裝小販，上過船，那位姑娘還在船上，不過船家海老兒，已有警覺，並且……」

話沒說完，白馬上的人已叱道：「太嚕嗦了！」

接着，馬上就要揮手示令餘衆前行！

小李却揚聲喊道：「當家的且慢，船上另有高人……」

白馬上的當家人，聞言目射寒光，道：「什麼人？」

小李道：「是個藍衣的蒙面客！」

當家的一愣，道：「你看得好細？」

小李道：「絕沒有錯，這人就是日間『風箱峽』中，毀去潘爺和劉爺功力，挾二當家的離船他往的那個小子！」

當家的沉思起來，刹那之後，冷哼一聲，道：「正好！日間老夫因有他事，晚到『風箱峽』片刻，被其僥倖兔脫，傍晚接報，這小子竟已進了大寨！

「自然這是有拜老二引路的關係，如今大寨已毀，老夫趕應不及，正想辦好此地的事，迎上他去，如今……」

話沒說完，他身後一匹黃馬上的人，接口道：「大哥，由大寨到『巫山』站，旱路祇有一條，這小子除非是肋生雙翼，否則怎會比我們來得還快？」

當家的聞言一呆，頷首道：「對呀！」

接着怒目對着小李道：「果是白天船上的小子嗎？」

小李道：「屬下白天沒有見過這小子，但由『信報』上所述各點，和海老兒話語中聽來及看來，確實是他！」

當家的哦了一聲，刹那之後，冷哼聲道：「反正賬要算，仇要報，管他是與不是，走，走！」

一聲說走，當先催馬馳下！

餘衆騎馬疾隨，塵土如灰龍重起，刹那到了停船岸旁！

一干人飛身下馬，靜靜觀望！

小李等一行，是以夜行輕身功力疾縱，慢些，但不大的工夫也來到了岸邊，小李首先一指海鎭江的船道：「就是這一條！」

其實，他不說當家的也不會找錯，海家船那大大的兩隻「龍魚眼」旁，漆着斗大的「平安」二字誰也看的見！

船上，除桅頂上那一盞「氣死風，恨煞雨」的紅油綢子燈外，再也看不見一絲絲燈亮！

全船靜悄悄的，毫無聲響。

當家的兩條殘眉，挑動不已！

片刻過後，當家的開了口：「登舟，不准出半絲聲音，提上錨，悄催船，到江心去，若有人阻攔，給我宰了扔在江中！」

話出口，他已飛身而起，此賊不虧是羣寇之首，好高的功力，一拔五丈，斜出疾射似箭，已飄落船頭！

這艘船，平空加了個自天縱落的人，竟然動都沒動！

其餘羣盜，個個身輕如燕，魚貫縱落甲板之上。

當家的一揮手，羣衆悄悄行動起來。

他們拉上鐵錨，用長篙支開了這條船，竟然無人驚覺，睡在船頭甲板上的海氏一家，仍在夢中！

船到了半江心啦，當家的破開嗓子，沉聲喝道：「抛落鐵錨！」

咕咚！鐵錨抛到水中，船身定住了！

當家的接着喊道：「點亮所有的燈火，叫醒海老兒！」

羣盜各出千里火，找到所有的船掛燈，紛紛點燃。

至於海氏一家，不用叫醒，經當家的兩聲狂吼，早已把夢還給了「周公」，愕而楞傻的坐了起來！

前後艙的客人，全醒了！

前艙中傳出小胖的哭聲！

當家的再次沉聲下令道：「搜！先搜那個小兔崽子！」

羣盜開始到艙搜索起來，適時，一聲長笑自天而降，劃破了寂靜的長空！

長笑聲，震動天地，鏗鏘如同金鼓齊鳴！

接着，在桅杆頂端，有人朗朗說道：「是找小可？」

話聲中，勁風天降，倏地，在當家的面前僅有五尺的地方，多了一人，正是那藍紗罩頭的藍衫公子。

藍衫公子落地之後，立刻又道：「當家的何必驚動大家呢？」

當家的聞聲知人，就憑人家剛才這聲長笑，已然足證內功修爲的罕絕和高深了，因之他心頭微泛寒意。

那雙兇睛，不由得盯在藍衫公子的身上！

此時，去後艙的人，業已折返，他們都聽到了桅杆頂上的話聲，自然不必再虛耗一趟去找！

但那去前艙搜索的兩名高手，却因前艙距離極近，早已走進艙中，不過怪的是他們到現在反而沒了聲息！

當家的此時不顧得這許多，祇是面對着強敵，心中不停的思量着對手的來歷，和功力的高低。

刹那！當家的開了口，冷酷而傲慢的說道：「白天就是你壞了老夫的大事？」

船上如今燈明火亮，業能看清楚這位當家的面目了。

此人年約五旬，身材不矮，一身玄色長衫，背後負劍，一張臉尖而瘦，雙目閃光，沒甚麼出奇的地方！

但是他若拉下臉來，目光立轉兇煞！

藍衫公子本來不是白天的那一位，但是事情太巧，巧到了使任何人都無法相信，他也就懶得分說了！

當家的發問，藍衫公子冷冷地答道：「是怎樣的，否又如何？」

當家的獰哼一聲道：「你不敢承認？」

藍衫公子一笑，道：「反正你已拿我當了寃家，承不承認還有兩樣？」

當家的聳肩冷笑着說：「你很聰明，人呢？」

藍衫公子道：「人？那個人？」

當家的沉聲道：「拜老二拜天臣！」

藍衫公子已聽海鎭江父子說過日間之事，聞言道：「你最好先談現在的事情！」

當家的冷哼一聲，道：「好，你先報個出身名姓！」

藍衫公子道：「小可不想和當家的論交情，名姓免提了！」

當家的怒聲道：「你可有甚麼不見得人的事？」

藍衫公子道：「祇有一件！」

當家的殘眉一挑，道：「那一件？」

藍衫公子道：「見不得像你這樣的東西，還活在世上！」

當家的那些黨羽紛紛怒吼，藍衫公子却冷哂道：「一羣狐狗爪牙！」

當家的對手下一揮右臂，阻住了手下，冷冷地說道：「你仔細看看，這是個甚麼所在！」

藍衫公子故作不解，道：「長江的海家船上呀！」

當家的嘿嘿兩聲道：「再仔細看看四外，可還有其他船隻？」

藍衫公子當眞顧盼着說道：「就祇這一條船，其餘的全靠岸泊停！」

當家的點頭獰笑一聲，道：「可知道這是爲了甚麼？」

藍衫公子淡淡哼了一聲道：「小可看得清楚，是你上船之前，就已下了命令，你手下這些狐狗，起錨的起錨，撐篙的撐篙，把船停在此處！當時小可也正有此意，故而樂得借用你這些狐狗的笨力氣，辦我要辦而還沒有辦的事情……」

話未完，當家的已接口道：「你也想把此船獨置於江心？」

藍衫公子頷首道：「然也！」

當家的沉聲道：「何故？」

藍衫公子道：「原因與你此舉相同，但目的却有天地之別！」

當家的冷哼一聲道：「老夫的目的，你能猜到？」

藍衫公子道：「此處不靠他船，下起手來乾淨俐落，再說，也不慮乘客呼喊，對小可來說，四面是水，逃已無路……」

當家的獰笑連聲接口道：「夠聰明，老夫正是此意！」

藍衫公子冷冷的說道：「祇是『黑老大』：你却忘記了一件事！」

當家的一愣，道：「你知道我的姓氏？」

藍衫公子道：「當家的威名，在這長江三百里險灘狹峽中，是赫赫震人的，小可雖然出道未久，然知之甚詳。」

當家的殘眉一鎖，道：「也知道老夫的名字？」

藍衫公子道：「江湖中，若提起『黑木令主』黑東川，怕……」

黑東川厲聲道：「如此說來，你是明知而伸手過問此事的了？」

藍衫公子道：「黑當家的豈非多此一問？」

黑東川道：「那你是有心找老夫來的了？」

藍衫公子搖頭道：「這却不是！」

黑東川哈哈大笑起來，道：「既然惹事，則當不能怕事，何必否認？」

藍衫公子道：「小可自宜昌乘船之時，業已偵知黑當家的獨霸水域，無惡不作，心肝恰似尊姓，無處不黑！那時，小可曾自作忖量，青城之行後，再來找黑當家的，替屈死於長江激流中的無辜，討些兒公道！不過以當家的這點威名來說，還値不得小可放下另一件大事，先去找你，所以此次僅是巧合！」

黑東川怒滿胸膛，叱道：「小娃兒口齒很利，報名出來！」

藍衫公子道：「當家的眞想知道？」

黑東川道：「少說無用的話！」

藍衫公子道：「小可名姓你不必多問，有個外號倒可以告訴你！」

黑東川道：「講！」

藍衫公子道：「祇有三個字，叫作『惡人愁』！」

黑東川嘿嘿獰笑，道：「很好，老夫倒要看看，你能叫老夫怎麼愁法！」

藍衫公子道：「當家的祇顧將船撐到此地，隨心所欲，但却忘了天下事有其利則必有其弊，便宜了小可！當小可推

測當家的將會來此時，曾十分難過一陣子，生怕一雙手，宰不盡你這些狐狗，如今……」

話剛說到裏，一名悍匪悄然由後欺上，一柄三尖兩刄分水刀，猛地刺向藍衫公子的後心！

刀到藍衫公子後心，不足寸遠時，藍衫公子尚未警覺，仍然以他那種不慌不忙的語調，接着道：「如今船到江心……好！」

「好」字出口藍衫公子身形祇是一個，左手向身後一探一偏，看也不看，已將這名悍匪的左腕捏了個結實！

但却話也不停，道：「正好誰也休想活命，爾輩慣於殺人之後，棄屍江心，順水而流，使母盼子，妻望夫，子思其父！今夜，小可也叫爾輩嚐嚐屍浮江心，水流千里的味道，也許來生變成犬馬，多替世人分點勞苦！」

話一停，冷哼出聲，對被擒的悍匪道：「你算是第一個吧，鬼門關前，昔日慘死爾手的那些屈魂冤鬼，已在等候，去吧，別讓他們久候！」

「候」字出口，右手輕輕已印在這名悍匪的「印堂」之上，這輕輕的一掌，却已令羣寇魂飛魄散！

船燈照明之下，大家看的仔細，祇見這名悍匪在藍衫公子輕輕揚掌一印之下，額骨立碎，發出怪聲！

那柄刀，鬆落在甲板之上，七竅透滴出了鮮血！

藍衫公子左手隨着一抖，軟軟的屍體斜飛出去兩丈，「噗咚」一聲，落入江心順水而去！

羣寇肝胆已碎，那位雪紗蒙面的少女，却坦然走了出來，她就站在艙門口，好像專爲看這場熱鬧而來的！

黑東川雙目射着寒光，沉聲道：「小伙子不含糊，難怪你敢出頭管老夫的閒事，原來就仗着這手『佛門』的『大禪慧掌』！」

話鋒一頓，目光掃向蒙面的少女，又道：「不過，小伙子，單憑這手玩意兒，怕還唬不住老夫，最好你再能露出幾手能使老夫心服的絕藝！」

藍衫公子道：「當然嘍，一式禪掌怎會嚇得住當家的，何況黑當家的自認所習『乙木神掌』天下莫敵呢？」

黑東川一楞，不由暗中自忖：「這小子是什麼來頭，怎對老夫的事情，這般清楚？」

思索間，有心試藍衫公子的虛實，道：「你越說越是有心人了？」

藍衫公子把頭一晃，道：「俗話說的好，『道是無心却有心』，我趕上了！」

黑東川殘眉揚飛，道：「很好，話已經交待的夠多了，老夫看你身上攜劍，必是對劍法有些精明招數，撤劍一搏吧！」

藍衫公子搖搖頭，冷而簡捷的道：「你不配！」

黑東川這一下可眞氣火了，他七竅煙冒，道：「老夫還不配和你撤劍相搏？」

藍衫公子又說出一句更氣人的話來，道：「差得遠！」

黑東川猛一跺脚，祇震得全船抖盪，道：「那一個配！」

藍衫公子道：「武林少有能令小可撤劍而搏的人！」

黑東川氣稍平了一些，道：「原來是個狂妄小子！」

藍衫公子道：「小可承認是後生小子，當家却是先生老賊！」

黑東川怒厲極，聲向手下喝道：「汝等守住四面，莫讓這小子由江中逃遁！」

話聲微停，手指藍衫公子道：「老夫先掂掂你這小子，有多少份量！」

說着，左掌一揚，凌虛而下！

雙方僅距數尺，黑東川凌虛一掌，威力無倫，但却祇是小試而已，頂了天，他才用了四成眞力！

藍衫公子哈哈一笑，道：「用四成力就想屈人，豈非作夢！」

果然，藍衫公子身不動膀不搖，不格不架，就像是根本沒有看到黑東川已出掌攻擊似的！

如此，黑東川這一掌，當然是毫無阻攔的擊中了藍衫公子！

奇事來了！

黑東川這一掌以四成功力所發之一掌，竟如「泥牛沉海」，沒了影子，連藍衫公子的衣襟都沒有吹動！

黑東川臉色變了，驚訝道：「你……你竟有『佛門』的『大慧禪定神功』護身？」

藍衫公子頭上罩着紗罩，外人看不到他面目的變化，但是黑東川叫出神功名謂之後，他却也不由暗自變了臉色！

薑是老的辣，這話是經驗談，藍衫公子收斂了三分傲氣，在語調上，也不像先前那麼輕蔑了！

於是藍衫公子神色一怔，接了話：「黑當家的不虧名震天下，小可……」

黑東川却中途接口道：「難道你是『木尊者』的門下？」

藍衫公子搖頭道：「再猜？」

黑東川皺眉道：「總不會是『鐵筆峯』上上神尼的傳人吧？」

藍衫公子哈哈一笑，道：「又錯了！」

黑東川冷哼一聲道：「武林中，身具這降魔絕學的高人，祇有三位，除了上面說過的兩位外，還剩了『糊塗和尚』……」

藍衫公子接口道：「黑當家的眞不含糊，這次對了！」

黑東川再次失色，退了一步！

但在退步之後，突有所悟，沉聲道：「據老夫所知，那和尚不收徒……」

藍衫公子朗朗笑着，接口道：「那就算是小可緣至，偷學到手的吧！」

黑東川殘眉挑動，道：「年輕朋友，老夫要說上幾句交待話，望你能夠三思，姑不論你是誰的門下，對老夫說來，都是一樣……」

藍衫公子接口道：「剛才當家的就說，廢話已完，如今却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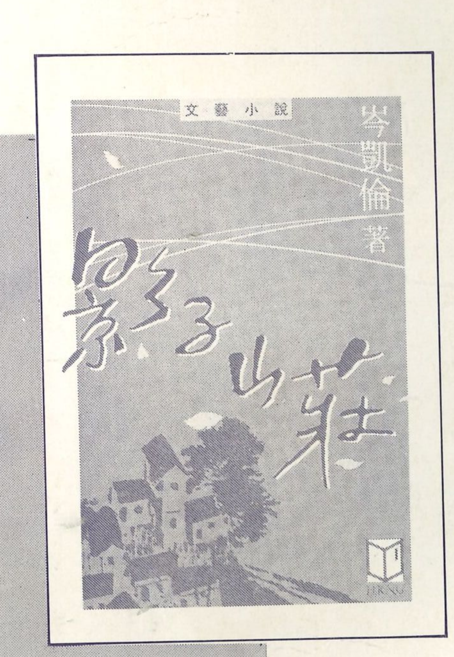
黑東川道：「這不是廢話！」

藍衫公子道：「官家斬決死囚，依例還要賞以酒食，准其遺言或留些遺書，小可自然也該聽聽你這死前的聲明！」

（未完・廿一）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影子山莊——岑凱倫



她曾經在這山莊有過一段甜蜜的日子，並且結婚生子。

但，事後她竟然不知道這是個山莊。影子？還是個夢？

每本港幣＄22.00



各大書局、屈臣氏、超級市場、萬寧、香港電視服務站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